

追殺令(赤手空拳走天涯故事之二)馬雲·新著 古代一個組織爲了淸除一名內奸,爾虞我詐,弄得 鷄犬不寧,血鬥連場,武林中人亦爲之震驚不已!赤手 空拳的俠客劉郎插手其間,令到事情更加複雜化。

這是"赤手空拳走天涯"第二個故事,內容完全獨 立,情節更加緊凑,敬請切勿錯過!



961

編後話 今期巨型小說是選利馬雲先生別創新 思後第二個簇新作品——赤手空拳走 天涯故事之[追殺令],是篇爲一部由頭到尾充滿 窮追猛打氣氛的刺激小說,內容曲折離奇,情節高 深莫測,主角人物身份神秘傳奇,行踪飄忽,個性 嫉惡如仇,他在本故事裡渾身解數,拚盡所能,奸 臣辟易,元兇授首!保証令你閱後拍掌稱快……

司馬紫烟的し紅粉金剛「與蕭逸之」鶴高飛「 今期均告完滿結束,以上二篇故事在壓軸情節裡有 出人意表的驚人發展,幸勿錯過。蕭逸君繼し讀高 飛〕後續有新作武俠長篇し殘山俠隱〕在下期裡連 載刊出,蕭君的作品素以描述細膩精湛見稱,刻劃 入微,行文流暢,深受讀者們多年來愛戴,編者保 証是篇爲他更進一步的最新佳作,敬希垂注。

下期巨型特稿選利原野游龍傳奇故事し飛燕游 龍门,這是武俠名宿伴霞樓主最新之作,故事內容 把武林上的恩怨讎仇,兒女私情……描述得淋漓盡 緻,也把湖海中的荊棘險惡揭露無遺,幸勿錯過。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追	殺	令	(2	赤手	空拳对	E 天涯	E故事)		
									走南	
							-		祖烈,過	
		張,			1 10					
以情	中	篇	專	合 古	女 事					
邊	城區	具具	(1	夾義体	專奇古	女事)	4-	•		

3

天涯淪落人 相逢亦相識…………高 皐35 風 起 雲 湧 (一月完俠義中篇) ◀一▶ 揚45 人間安樂境 陡忽起風雲………朱

髏(驚魂六記故事之四)◀二▶ 鷹55 奔雷董千戶 毒龍十一刀………… 黃 絕(民間技擊鬥智小說)

羽65 神秘蜘蛛網 驚破橫財夢………朱 黑 心 尤 物 (司馬洛傳奇故事) ◀二▶

暗中放冷槍 殺人以滅口…………馮 大地飛鷹(新穎俠情中篇)

欲擒反先縱 搜尋狡冤窟……… 古 紅粉 金 剛 (俠艷奇情小說) ◀續完▶

因責任而死 為正義而生…………司馬紫烟87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未央劍

竹劍退羣賊 痴情動芳心……件霞樓主97

鶴 高 飛 ◆大結局▶

縱火焚淫窟 快意了恩仇……蕭

黑吃黑的武林高手(真人真事)麥海雲63 鐵橋龍虎鬥(武林軼事) ……希 華94

督印人:羅 威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計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 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 嘉 大 厦 十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ED

>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60.00 一年港幣 \$ 118.00 台灣:半年港幣\$ 68.00 一年港幣\$134.00

郵: 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讀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 怡 出 版 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龍81

門市部:中華商塲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 -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武侠世界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冷槍狂人 1.80 借屍還魂 2.00 金鏤玉甲 1.80 滴血丹青 2.00 電腦奇劫 1.80 撒旦信徒 2.00 罪惡之城 1.80 挑戰死神 2.00 長壽鑰匙 1.80 洪門豪傑 2.00 獨眼神尼 1.80 太陽電池 2.00 桃色活靶 1.80 蛇蝎春心 2.00 問題人物 1.80 神奇旅程 2.00 換腦刺客 1.80 佛國尋兇 2.00 謀人寺院 1.80 危險人物 2.00 瓦斯夫人 1.80 金字塔頂 2.00 靈符毒咒 1.80 業餘劫匪 2.00 天外飛屍 1.80 天蝎星座 2.00 特務學院 1.80 地獄無門 2.00 罌粟大軍 1.80 嬉皮公社 2.00 銀城飛狐 1.80 怪屋驚魂 2.00 閻王請帖 1.80 飛賊花貓 2.00 御用殺手 1.80 魔鬼火燄 2.00 蓋世太保 1.80 最高機密 2.00 香橙皇后 1.80 殺手傳奇 2.00 超人奇談 1.80 金甲天神 2.00 變形怪物 1.80 半把古劍 2.00 魔鬼笑聲 2.20 挪亞方舟 2.00 死神之箭 2.00 可憎雪人 2.00 玩命的人 2.00 亞當二世 2.00 客串兇手 2.00 清理門戶 2.00 新方程式 2.00 傳心奇術 2.00 風雲變色 2.00 桃花使命 2.00 名流夫人 2.00 追殺密令 2.00 無音奇簫 2.00 大通緝 犯 2.00 心狠手辣 2.00 夜鶯計劃 2.00 愛情神魔 2.00 特種部隊 2.00 回旋飛刀 2.00 軍火拍賣 2.00 十八羅漢 2.00 海上女神 2.00 毒網擒龍 2.00 蒙娜麗莎 2.00 格殺勿論 2.00 空城夜雨 2.00 皇牌槍手 2.00 吉卜賽人 2.00 幸運鈔票 2.00 騎士銀幣 2.00 翡翠佛像 2.00 恐怖聯盟 2.00 能原之秘 2.00 酋長首級 2.00 試管暴徒 2.00 地獄邊緣 2.00 兩棲蛙人 2.00 心靈間諜 2.00 招財進寶 2.00 刦雲奪雨 2.00 註册兇手 2.00 萬能血清 2.00 通靈使者 2.00 犯罪代價 2.00 末日天堂 2.00 北京人骨 2.00 女奴市場 2.00 山崩地裂 2.00 黑海禁令 2.00 白令海怪 2.00 化身大盗 2.00 冰河秘境 2.00



其筆下之名著"鐵拐俠盗故事"一直是由 "武俠世界"獨家刊登。單行本行銷海內 外,至今已先後出版了百餘集。電台、電 視台亦紛紛搬上廣播,備受歡迎!

全書142頁定價 HK\$2.00















環球出版社印行

香港上環新街五至十三號A新報大厦 ☎五一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第96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月黑風高夜

搖蕩,深秋的天氣,尤其是在黑夜中更令 月黑風高,室外風聲虎虎,屋內燈光

此人的最後訓示。 **特發,他們正站立在一個人的面前,聽從** 三名已經穿上了夜行衣的大漢,束裝

好,總之阻止我們這次行動的人,你們便 很權威地發佈命令。「不管他們是公差也 ,假如有人阻擋,一律格殺勿論!」那人 「無論如何,你們一定要將此人殺死

追殺殺人犯

照殺可也!」

便是這大宅的天井。 三名殺手應了一聲,倒退幾步 ,後面

三條人影在夜色之下迅速消失於屋頂

之上。 三個人心裏都明白他們要殺的人是誰

流高手。他們也自信可以完成這項使命。 殺任務自不容易,然而這三個兇手全是一 也明知此人囚在獄中。 獄中除了獄卒之外還有公差,這項暗

> 主人對他們作出的保證。 的代價亦十 况這位「主人」的身份特殊,付出給他們 當然,做殺手的怎麼會沒有信心?何 分之高。除此之外,就是那位

甚至真的殺了公差,也可以保證他們沒 這種「保證」包括了一切責任與後果

此人到底是誰?爲什麼他要殺死 一個

囚在獄中的人?

廷裏的大官

忠於這位主人。那是有代價的效忠· 一知道的,就是取得合理的代價,以及效 三名殺手都沒有追究以上的問題,唯

更鼓响了三遍

任何人要闖進這裏,絕不容易。 縣衙後面的獄中,警衞森嚴 公差在

然而就在公差剛剛經過的地方,出現

那人影只一閃,轉眼已經不見了

極不穩定。在那種情况底下,相信公差們那麼大,大得把燈籠吹得左搖右擺,光綫 發覺他,因爲他的行動是那麼快,而風又 也只以爲眼花而已 此即使公差剛由這兒巡過 ,恐怕也不容易 因

上他只是高來高去,已不只一次地,避過那人穿堂入室,如入無人之境。事實 了巡邏的公差,以及各處的守衞

目的地終於到達了

・文

馬盧

令

那是重犯的囚室。 囚室內外有守衞,室內也有

只一 個,總共是四個。 ,而且

門外兩個,室內兩個。雖然時在深夜

此人身手不凡,將一名獄卒擊倒了,那個人不是這兒的獄卒,亦非公差。

另一名則早巳躺在一旁 剛才的聲浪就是那獄卒的佩刀墮地所

造成的 那人急急衝至牢門之前,輕巧地將牢

赤手空拳走天涯傳奇故事

在他的手中折斷 門的鐵鎖開啓,扣住魯雨雙足的鐵鍊 也

人要來此將你殺死!」 他簡潔地對魯雨道。「快逃命吧」

友,請留芳名! 來頭,一邊跟他闖出去,一邊問道。「朋 魯雨是湖海中人,一看巳知此人大有

命要緊,三名兇手就快要: 話猶未完,那邊已經傳來人聲與兵器 那人不在乎地說:「不必嚕囌了

我由這兒走! 交加之聲。 那人立即低聲對魯雨說道。 他們來得眞快一 「快些跟

是這點已經值得信賴了 是誰,最少也知道他是來救自己的。 魯雨只好聽從吩咐。他雖然不知此人 單單

死去。 名的衙差巳倒下了三個,當三名殺手的劍還未出手,一隊爲數六 出鞘,另三名衙差巳經血洒當場, 人也

費時間,所以三把劍也迫住一齊揮動了起 來 名衙差,相信亦非其敵手 就憑這三名殺手的武功 但他們不想浪 ,就是再多六

現在他們走向了最後目的地

明白,他們現在所看守的犯人的重要性 ,他們都不敢偷閒小睡。四個人心裏同樣 那犯人年僅三十左右。 反而獄中的犯人早巳呼呼睡去。

也不錯,可惜此時此地,已無用武之地 他叫魯雨 ,在江湖上有點名氣,武功

他殺的是個非常重要的人物,一名朝 他是個重要犯人,罪名是殺人。

裏進一步的指示 他只是暫時被囚禁在這裏 等待朝廷

他的自願,可能另有同黨,所以要澈查此嚴密偵訊,因爲有關方面懷疑此事非出於 據說,朝廷裏正派人南下 對他展開

事

人要到獄中刺殺他。 就是連他發夢也只怕想不到 ,竟然有

他知得太多,一定無法入睡。 全,最少他以爲這兒已經够安全了。 他睡得很甜,因為他無須担心他的安 假如

驚醒。憑他的經驗,那是一張刀。 忽然之間,他被一種金屬墮地之聲所

現在却担心被殺。 因爲在此之前,他用慣了那些東西 的是,以前他可以用那些利器去殺人, 這些日子以來,他對刀劍份外敏感

所以對於 殺人者死一 ,特別敏感。 他眞担心有一日被斬

他揉揉惺忪睡眼,彷彿見到一 一樣, 個

儘管他睡意正濃,但刹那間的驚惶却

獄門外面,光綫昏淡,一隻燈籠墮在 然而他們還未入內 ,心裏已感不妙

見到二名倒在地上的獄卒的影子 就憑室內透射出來的光綫,他們可以

地上,裏面的燭光巳告熄滅。

七豎八的睡在地上。 二名獄卒不似在睡覺,沒有人這樣橫

又是兩個獄卒倒在地上。囚籠的門已 於是三名殺手急急闖入獄內。

經打開了。 至此他們知道來遲了一步,而且無須

問 多問,也知道剛才發生過什麼事,就是要 ,也不知道應該問誰才好。

黑夜的郊區,沒有月色,甚至連星光

鹿,可能比鹿走得更快。 也沒有,只有蟲聲唧唧。 兩個人影,彷彿原野上奔馳中的梅花

談話 他們在高速奔馳中 仍然氣定神閒地

「朋友,你要帶我到何處去?」 問話

的是剛被救出來的魯雨 答話的自然是救他出來的人: 「我想

,我應該讓你明白一件事。 「什麼事?」

先讓我明白一件事。 「在我未讓你明白那件事之前 你應

的? 「就是誰主使你殺死巡按大人顏仲軒 「什麼事?

地反問:「你到底是誰?」 魯雨差些兒完全停止了前進。他吶吶

K 4

牢獄

「至今爲止,還沒有什麼人可以主使 「別開玩笑,你是受誰人主使的?」 「呆子。就叫我呆子好了。」

「但你救了我,顯然也有目的。因爲 「因爲我不想你死得不明不白 _

却想知道你何故殺死巡按大人。」 在此之前,我們從未見過。」 「我的目的本來只爲了救你,但現在

「不!你可以不說,但剛才那三名殺 「這也算是交換條件之一?」

想, 廷官員,難逃一死,但仍然有人嫌你死得 太遲,這是什麼道理?」 手的身手,你也見過了。你最好能多想 他們爲什麼要在獄中殺你?你殺死朝

着。 早就放慢了,這一次却差些兒停止前進。 救他的人也放緩步伐,與他併肩兒走 」魯雨的脚步不由自主地

思。」 魯雨說道: 「我仍然不大明白你的意

「人家叫我呆子,

我也覺得自己够呆

想不到你比我更甚。 「你的意思可是,有人担心我說出幕

後主使我的人是誰?」 「不錯。正是如此!」

日子 樣不顧道義?」 ,受人錢財,替人擋災,我怎麼會那 「我姓魯的,在江湖上巳闖蕩了不少

「那麼,我似乎浪費氣力了 「你說什麼?」 「我花費了整晚工夫,只能爲你續命

停止在兩者之間等待。

勢

担心自己會說多錯多。 魯雨不能停下來,也不敢多說話,他

」是什麼意思。

魯雨更靈也明白對方所謂「露出馬脚

問, 同樣危險。 假如他停止前進,也容易引起一番質

唯一的方法只有繼續走,無論走上那

時之間,他也想不到如何爲自己申辯。

即使想得到,只怕對方也不會讓他說

,三把劍,儘管在黑夜之中亦覺寒光

一條路走,所以對方才有此一說。可惜一

他心裏也明白:金沙鎭一定不是由這

一條路都好 忽然有人叫住他。「停步!」

魯雨一陣驚愕•「什麼事?」 「是的。」魯雨反問他道•「有什麼 「你要趕路麼?」爲首一人問。

閃閃

「我想知道你要到何處去!」那人問

道 「金沙鎭。」魯雨只能順口答了

實在應該走那條路才對 他只知道金沙鎭就在附近,却不知道

易見。

退化,也可以應付一陣。

但是,形勢對他非常不利,却是顯而

功自有相當根底,儘管牢獄生涯令他感到

三劍一刀就此在黑夜之中展開厮殺

魯雨被迫採取行動。

魯雨能够有資格被人收買作刺客,武

不敵,魯雨就要死於亂劍之下。

突然之間,大道之上,又多了一個人

三劍輪迴進攻,單刀處於下風,眼看

雨, 你終於露出馬脚了! 豈料對方却是一陣冷笑··「好一個魯

影

魯雨還是無能爲力。 時他還勉强可應付得來。但現在就不能。 魯雨明白到眼前的形勢,以一對三,在平 別說以一對三,即使以一對一,只怕 「你們攪錯了,我不是什麼魯雨。」

加令人驚奇不巳。

此人不但來得突然,身手之敏捷,更

化 令到一個人意志變得懦弱,身體的機能退 牢獄,不但令人失去了自由,還可以

作响的古怪聲浪,彷彿有一棵小樹自四個

苦鬥中的四個人只聽到一陣「沙沙」

人打鬥的塲地下面突然生長起來。

留心到他手上所持的是何種武器。

沒有人知道他從何處閃出,也沒有人

儘管不弱,經過一段頗長時間的囚禁之後 ,也開始變得軟弱。 武功是須要不斷磨練的,魯雨的身手

,也失掉了信心 魯雨面對三名强敵,不但失去了勇氣

K 6

幾個時辰,似乎有點不值!」 「你放心,我離開牢獄之後,便沒有

人能够殺我了。」 「問題是你不相信我的話,遲早總會

的人說到這裏,突然又頓住了! 送上門去被他們殺死一 一」自稱「呆子」

曉蹊! 魯雨從他的語氣中可以察覺得到事有

刀是他逃離獄中時,順手由地上檢獲 他立刻摸摸背上插着的刀

的。 然而救他出來的人却手無寸鐵。 那是獄卒的刀。 「呆子」又怔怔地說。「我看你也無

須自行送上門去!」 「是否他們已經追上了我們?」魯雨

該聽得到一些對方的動靜。 自問功力還追不上那「呆子」,否則他應 「我會盡我力量阻止他們,你可以趁

的禮物,珍惜你的生命吧!朋友。」 機逃命,剛才那一番忠告,算是我送給你 那「呆子」突然站住了脚,回轉身來

,屹立不動。 魯雨十分驚奇,他很想知道那人是誰

讓他知道,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但對方却「施恩莫望報」,連姓名也不

拚命地往前飛奔。 魯雨迫於形勢,也無暇追問,他儘管

這三個人過不去。 儘管星月無光,人影仍然依稀不辨。 大道上有三條人影疾馳而來。 那「呆子」呆立道中,顯然是存心跟

》,他們想像到其中有一個可能是魯丽那三個人剛才離遠還可以見到有二個

,因此才匆忙趕來。

問道。

「呆子」一言不發,直朝三人狂衝過

去

話 也不由自主地吃了一驚!因爲對方既不打 ,亦未見拔出刀劍來。

,可惜那人影轉眼之間已消失於道旁樹林 三人只感到一陣狂風乍起,紛紛拔劍

要上當!裏面可能有埋伏!」 餘下一個說道:「往前進吧!魯雨可 但頭腦冷靜的一個却說••「小心,不 胆子較大的一個說道。「快追!」

於是三名殺手,提劍直奔向前

×

走。

住他,但他無暇去想。 刻也不敢停留。 雖然此際腦海中,有太多的問題困擾

利

但是,可惜他有些力不從心。 一因時在黑夜,二因肚子感到飢餓

三因這一段日子以來在獄中囚禁得令他雙 足發軟。所以他越是想快,反而覺得慢

他回頭張望,黑夜之中還可以隱約他已聽到後面有人追來。

「你是誰?」三個人之中,爲首一人

三名殺手均非善類,但在此情形底下

之中。 三名殺手有如見鬼似的,呆了一陣。

能不致逃得太遠!」

魯雨有如驚弓之鳥!他一直往前飛奔

後面有人追來,這三個人肯定對他不

至幻想到希望自己長出一雙翅膀來。 他拚命的逃,盡可能將脚步加速,甚

路。

對方三人立刻又對他展開了包圍之攻 動 ,而且快得出奇。 三名持劍的大漢先後被擊倒,魯雨則

乘住混亂中逃去。

丘之上,那是金家堡。 一幢堡壘式的大宅,豎立在一處小山

金家堡自然是屬於姓金那家人的

以按照墟期來此購物。 然而金沙鎭却是一處墟場,四鄉村民可 金家堡距離金沙鎭不遠,只有幾里路

六,九」的。 四,七」,「二,五,八」或者「三, 「爐期」有分雙單日的,亦有分「

鎭上購物。 即使不是「墟期」,也常常有鄉民到

則一定會有麻煩。 但是,金家堡却不可以隨便闖入!否

,也得遠遠繞道而行 他們不想惹麻煩。 附近四鄉村民,有時非取道經此不可

有人敢來惹他,即使是地方官。 堡外四周,不分晝夜,經常都有人巡 金家堡堡主金毛虎,有財亦有勢,沒

條人影 邏 即將是五更天時份,堡外突然來了三

很快就有人追上去。但這些人沒有阻

三個人一齊進入堡內 止他們,因爲那三個人都受傷了。 負責巡邏的人之中,甚至有人陪伴這

待 堡主金毛虎沒有睡,他正在焦急地等

削光了枝葉,只留下一枝光秃秃的樹身

樹幹也有手臂一般粗大。

在一個人的雙手之上揮

刹那間,一棵像人那麼高的小樹,被 刀劍所砍着的,盡是樹葉和小枝。

這時他聞訊出到了大廳,見狀十分生

到後面三個人影。

之所在。同時,隣近亦無處可躲。 他能够見到對方,對方自然更可以見到他 他想躲起來,無奈這段路太過畢直

將他包圍 兩個人過了他的頭,一個殿後,在大道上 魯雨不敢先動手,因爲衆寡懸殊之勢 轉眼之間,對方三人巳衝到了跟前

方面的朋友?」 巳成,他吃虧定了 他只能在黑暗中問道•「你們是那一

人反問。 「廢話少說,你可見魯雨?」其中

在下姓丁,正要趕路!」 不 你們找錯人了!」魯雨道。

魯雨只能暗中提防,仍然不敢動手 三人半信半疑。

看來他們已相信魯雨的謊言,所以撤

三人聚在一起,耳語一番,然後往前

下他不再理會。 不敢越過他們。 魯雨悄悄舒了一口氣!乘機尾隨其後

那麼快。 三名殺手走得不快,最少已不像剛才

怕引起對方的疑心 魯雨不敢迫得太近,也不敢停步,只

有這樣才可以順理成章的避開他們。 前面不遠之處,果然出現了一條分岔

那麼,三名大漢走向東,他就走向西。只

他恨不得前面快些出現一條分岔路

三名帶劍的大漢巳到了分岔路路口

氣:「你們太不濟事了,這成什麼話了」 他越獄?」 當我們去到衙門時,魯雨已越獄而去!」 ,並非我們沒有用,只是此事說來話長。 三名大漢中,爲首的一個道。「堡主 「什麼?」金毛虎不大相信地說。

「是的……」三名大漢於是七咀八舌

的低能與技不如人。 的,說出了經過。 唯一改過的,就是掩飾了他們三個人

道。 「嗯!他顯然是有人協助。」金毛虎

「是的,可能有人蓄意刦獄。」其中

一名大漢道

金毛虎面色一沉。 「那究竟是誰走漏

了風聲?」 三名大漢你眼望我眼,無人敢作聲。

霍文達,四十左右。 這三名殺手之中,年紀最大的一個叫

還有一個三十餘歲的阮昌順 他們都身受輕傷,所以無法把遇襲的 年紀最輕一個,是二十餘歲的徐勇

一段事實抹煞。 「我臨出發之前,才知道此行的任務

聲 徐勇說道,「所以决不會是我走漏風

我們三個之外 霍文達反

及?」 問金毛虎··「請問堡主還有沒有對別人提

絕對沒有!」 「沒有。」 金毛虎斬釘截鐵的說:

阮昌順道。「會不會是事有凑巧?」 金毛虎喃喃地說:「希望只是事有凑

前是,以後也是,又怎麼會出賣你?老實 說:我担心堡內有奸細。」 巧,否則,誰出賣我們,都不得好死!」 霍文達道·「我們一向效忠堡主,以

K 7

我一直保密,只有我自己知道,直至出發 咬咬咀唇,沉思着說:「事實上,這件事 ,我才告訴你們三人此行的任務。」 「誰?」金毛虎瞪住他。 「我忽然想起一個人。」霍文達說。 「是的,我也懷疑有內奸。」金毛虎

當的傢伙,我一直很懷疑他!」 「劉郎。」霍文達道,「那個吊兒郎

裏仍懷有仇恨。 「嗯!」金毛虎自然也明白霍文達心

事情開始在不久之前。忽然有一天

此人就是劉郎。

止他進入的人,被打得七顛八倒。 金毛虎終於接見劉郎,才知道這個赤 劉郎求見堡主,但爲人所拒,結果阻

手空拳的江湖流浪漢,此來目的無非爲了

堡內一班江湖中人,他們都是效忠金毛虎 投靠金家堡。 當時陪伴住金毛虎接見劉郎的,都是

霍文達在內。 的,自然有些人看不過眼。 那些人要試劉郎的身手,其中包括了

身邊不帶任何兵器。 劉郎還是像從前一樣,赤手空拳而來 但是,他們都紛紛敗在劉郎的手上

管是徒手過招,還是用兵器攻擊他,都無 儘管如此,還是沒有人可以勝他!不 以把他制服。最後還是由金毛虎揚聲

明白?」 兵千日,用在一時。』這話的意思,你可高强,我早巳看在眼中。俗語有道:『養

可是有什麼差事吩咐下來?」 劉郎瞪住主人家,反問道。「金先生

「吩咐則不敢,只是有件事煩你帮帮

忙。」金毛虎道。

「我要你追殺一個人。」

的意思?」

「一個逃犯。」

「由官府逃出來的犯人?」

官府張貼出來的緝拿令之上,亦將會有犯 剛逃脫的,官府明日即將公佈,屆時相信 人的繪像畫出來。」 「正是。」金毛虎道,「他是今晚剛

「他叫魯雨。」

乎在那裏聽過。」 -」劉郎沉吟道•「這名字似

「他是殺人犯。」

人顏仲軒的重犯。」 我記起了,他就是殺死巡按大

的武士。

「對了,就是那個江湖敗類。」

府? 「金先生可是要將他捕捉之後,送歸官 「是的,他的確該死!」劉郎又問道

道,「我們必須搶在官差之前,將他殺死 ,絕對不能讓官差將他抓到。」 「不!我的意思剛好相反。」金毛虎

定要他死?」 劉郎有點莫名其妙地問。「爲什麼一

K 8

金毛虎面露不悅之色··「我這裏的規

此也不必讓他們再鬥下去了。 喝止,表面上是主人家生怕「兩敗俱傷」 ,實則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誰是高手!因

主金毛虎的收留。 劉郎就憑自己的不凡身手,獲得了堡

然而現在,爲什麼霍文達會對劉郎生

疑?

,但霍文達則另有解釋。 金毛虎以爲他對那次的失敗含恨在心

他說。「我記起那厮了,他不喜用兵

來 器 ,令到金毛虎也不得不懷疑了。 ,我們遇上的神秘客也是一樣。」 他的話獲得其餘二人的證實。如此

劉郎居住的地方。 於是各人立刻衝到後面一間房。那是

霍文達走到窗口那邊,那兒對住天井 金毛虎親自敲門,但裏面沒有反應。

來,而不會由房門這一邊。 。假如劉郎要出去,十之八九由窻口爬出

都住滿了人;那些人都跟劉郎的身份一樣 ,在這裏替金毛虎做事的。霍文達等人也 因爲走廊之上有許多房間,每間房中

見不到有人。更加令他心裏生疑。 是 霍文達當時就探首望向窓內,他似乎

蚊帳在幌動! 房內一片黑暗,霍文達彷彿見到那幢 那邊金毛虎很不耐煩地敲門。

誰?」 重的脚步,一邊走向門後,一邊問道:「 有人在伸着懶腰,打着呵欠!拖着沉

正濃,滿臉充滿了驚奇的神色一 金毛虎看見開了門之後的劉郎,睡意

早已向你聲明過了。」短就是不准過問太多;關於這點,我似乎

幾時出發?」 「是的,對不起。」劉郎又問。 「我

「越快越好。」金毛虎道。

魯雨的人,可得黃金一百両。你可明白我「我這裏有個賞格,凡是能及時殺掉 「那麼,天亮之後我就去!」

未捉到魯雨之前,是嗎?」 「你所講的『及時』,就是要在官差

金毛虎點點頭。

間房 他向劉郎道過晚安之後,也離開了那

劉郎再次關上房門去睡覺。

走廊之上遇上兩個人。 金毛虎正想步返自己的房間,忽然在 ×

這兩個都是中年人,其中一個是霍文

的地位都是一樣,他們同是金毛虎所收容 達,另一個是任大魁。 任大魁與霍文達、劉郎等人在金家堡

過 他以爲有刺客,所以一度提劍衝出,但却 是今晚半夜時份有人在瓦面上走動,當時 見不到有人。後來他以爲是貓兒在上面走 任大魁向金毛虎口述了一件怪事,就

得未必就是貓兒。 直至現在聽見各人吵吵鬧鬧的,他覺

长能亂扯。現在我要求大家爲我去做一件 面有內奸,但在沒有足够證據之前,我們 金毛虎道·「我也懷疑我們金家堡裏

> 麼事? 劉郎揉着雙眼問道。「到底發生了什

不起,吵醒你了!」 「我們正懷疑可能有刺客偷了入來。眞對 金毛虎想想也覺得過份,抱歉地說。

看見劉郎這副樣子,真的是不知好氣還是 霍文達這時也由天井那邊繞了過來

手空拳的神秘客,可惜月暗星沉,他們都 劉郎,所以憎恨劉郎的,不只他一個人 今晚,他和徐勇等人又遇上了一個赤 當日他不敵劉郎!這裏許多人也不敵

情。 個睡眼惺忪的人能够到外面去做這許多事 在看來又不似;最少金毛虎就無法相信一 是劉郎,然則劉郎就是「內奸」了。但現 看不見對方的樣子是怎樣的。 他們都以爲那武功高强的神秘客可能

意 ,但在霍文達這班人聽起來,難発就有妬 金毛虎以主人的身份道歉是有理由的

能保護堡主?」 刺客摸了入來,你還熟睡如豬,試問如何 「像你這種人,怎配得上在這裏混?有霍文達終於也忍不住以諷刺的語調道

醒過來。」 除非那刺客真的摸了入來,到時我自然會 我是更夫麼?」劉郎又打了一個呵欠,「 「晚間本來就是要來睡覺的,你以爲

如此熟睡,如果真的來了刺客,你又怎會 真動聽啊,剛才我們這麼吵吵鬧鬧,你還 霍文達仍然語帶譏諷地說:「你講得

一百両。但要記住,這是密令,我不想在將他殺死;誰最先將此人殺死,可得黃金人犯!但是,你們必須在官差找到之前,事,我要大家一齊去追殺魯雨——那個殺 這件事上面負上責任。」

一密令,你們可以趁此機會偵察誰是內奸金毛虎又說:「這裏的武士都接到同 ,只要證據確鑿,我會另有賞格 任大魁和霍文達都表示明白

程」 因爲只有他們三個人才能明白「失敗的過 的房間之內,把那二名較年青的人吵醒 只有霍文達,他却跑到阮昌順和徐勇 任大魁領命之後,獨自回房休息。

二名拍檔共商對策一 霍文達晓得明天又要出發了,他要跟

情十分之矛盾。

之後,霍文達更加肯定下來一 疑劉郎是「內奸」;經任大魁剛才那 在這三個人的心目中,本來就一直懷拍檔共商對第一

比較談得 由於二人年紀相差不太遠,所以平時也 阮昌順和徐勇二人是同睡在一間房的

可以睡得入眼了 他們被霍文達吵醒了之後,再也無法 阮昌順忽然由床上跳起來。 「喂!

徐 紮起來: 徐勇給他嚇得一跳,也由另一張床上 「什麼事?

麼?。 「你可還記得 ,魯雨說過要到那兒去

「對了,金沙鎭距離這裏不遠,我們 金沙鎭。」

> 鬧,我才懶得去理,因爲明知你們不可能 鬧鬧呢?」劉郎道,「正因爲你們吵吵鬧 是刺客嘛! 「眞正的刺客又怎會像你們這麼吵吵

等人爲之啼笑皆非,只是在主人家面前 無可奈何而已! 劉郎這副懶洋洋的神氣,令到霍文達

客 ,怕你早就完了。」 霍文達不服氣地說: 「如果我們是刺

訴你,我這雙耳杂就是習慣了聽一些鬼鬼試試來行刺我,但後果我不負責。老實告 會。 劉郎却嬉皮笑臉道•「那麼,你不妨 我這雙耳朶就是習慣了聽一些鬼鬼

得在旁的霍文達等人,很不舒服。 劉郎這一番說話,似乎別有用心,聽

不從。 睡覺,一切留待明日再說。各人自然不敢 毛虎遣返各人的房間裏去,着令他們快些 霍文達等人想說什麼,但被主人家金

毛虎却尾隨而入。 劉郎也返回他的房間裏去休息,但金

劉郎感到又驚又奇!

說。反正你已經醒來了,阻你片刻,相信 一邊說道··「對不起,我有幾句話要跟你 你也不會怪我。 金毛虎 一邊親自代劉郎將房門關上

亮,然後示意劉郎坐下來細談 金毛虎由他手中的燈籠引火將油燈點

經戰戰兢兢地說:「金先生可是怪在下失 金毛虎這位主人家還未說話,劉郎已

金毛虎輕輕一笑。「非也!閣下武功

何不趁早先去看看?」

「你以爲他會講眞話麼?」

得急起來。 身不由主地講眞話, 「可能會的 話,他當時就是被我們問。一個人在情急之時,會

霍文達。」 意外收穫。」徐勇又說••「我們快去通知 「那麼, 我們快些去看看,也許會有

道。「而且,霍文達是個老奸巨滑,跟他 金由兩人分,總好過三人分吧。」阮昌順 「傻瓜,爲什麼要通知他?一百両黄

在一起,我們還得處處小心提防呢。」 霍文達的房間就在隔隣,所以徐勇心 二人於是悄悄離開了那間房。

動? 了他們二人,他們又豈可以悄悄地獨自行 霍文達漏夜將堡主金毛虎的賞格通知

找他同去吧,多個人好帮手! 說着,他的手已伸到霍文達的房內去 因此,徐勇對阮昌順示意道。「還是

了

個人,小的住 這走廊上的房,有大有小,大的住兩 一個人。

了他一個人。 霍文達這一間就是較小的。所以只住

豈料當徐勇的手上觸及房門 ,門巳洞

開

原來房內沒有門上

二人摸入去呼叫了一聲 「他獨自去了! 「房間裏沒有人。」 ,沒有反應!

「我是說過,他是個老奸巨滑,想獨

I 9

天還未亮 許已經起床,但還沒有在街上走! 十分焦急地在大街走動;街上就 ,但也快要亮了;幹早活的

否則就非光顧不可。 兩眞的來了這兒,除非他有親人在這裏 所以他們知道鎭上只有一間客棧;假如魯院昌順和徐勇都常常到這小鎭活動,

鴻圖客棧巳關上了大門。

身男子 着並不光鮮,在半夜時份才來此投宿的單質姓名在此投宿,所以他們只說:一個衣匠徐二人都明白,魯雨不會愚蠢到用 後來才知道他們要查探一個人客的下落 的是賬房。他還以爲二人是過路客投宿,阮昌順拍門,過了一會兒,出來應門

的把握,因爲魯雨未必真的在此投宿! 但想不到那位賬房先生略作沉思,便 這只是試探,事實上二人也沒有絕對

客 回答二人道:「是的,的確有這麼一位人 間房內旁邊掛了一個木牌,上面正是寫 ,他就住在小店後面的『寅』字房。」 當他們經過天井時,二人已見到那邊 賬房先生爲二人引路到後面去。

了一個「寅」字。 ,我們是朋友,讓我們自己找他!」 於是阮昌順對賬房說。「不必勞煩你

在他們的想像中,魯雨經過了整夜奔馳 這時候一定疲極,睡得像豬一樣。 二人的目的,是不想太過驚動魯雨

以當他紮醒了之後, 但是,黑暗中他却看見二個人影,正 他紮醒了之後,立即提刀下床。像他這種人,難冤有如驚弓之鳥!所

在糾纏之際 另一個冲口而出。 一個悶叫了一聲,倒了下去! 刀光突然一閃! 「快些逃命吧,別

跃在這裏等死了 當時魯雨並不知道對方是誰,那聲音

又是那麼的陌生。

這已經不是頭一次被人追殺! 然而魯雨却知道自己危在旦夕!因爲

深 到底是誰要殺死他?魯雨的確諱莫如

限度也不必一夜數驚魂。 獄 中。雖然留在獄中還是一樣要死 如果早知如此 ,他就寧願留在 ,最低

他想去找一個人,但刹那間又改變了 魯雨逃出了客棧 頓感前途茫茫!

定的主意,就是有些事情令他感到可疑! 算要去見那個人的:現在他所以改變了原 他到金沙鎮來留宿一晚 ,本來就是打

朝廷派來的大官,的確是非同小可。 敢出面。這也難怪, 按大人殺死了,滿以爲可以獲得巨額酬勞 ,然後遠走天涯,從此過着安逸的生活。 他不久之前接受一個人的差遣,將巡 但是,他不幸失手被擒,那人始終未 因爲他這次殺的是個

也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 列爲重要犯人之一,即使有人要探望他 入獄後,一直沒有人探望過他。他被

毫無疑問,收買他的 人,目的旣達

> 邊繼續去尋好夢。 他也樂得再爲二人引路,正想折返賬房那 尤其是在這段應該睡覺的時間之內。因此賬房先生也是人,人總是要睡覺的,

極 不尋常的 但是,就在這刹那之間,他發覺一件

另 一角落。隨即見到阮徐二人一齊拔劍衝 首先是他聽到了一些異聲來自天井的

傳出了異聲,還隱約可以見到一個人影。;阮徐二人比賬房先生更早發覺那邊不但 帶劍的 人,一般的反應都較常人爲快

劍也都垂了下來一 然而,當他們衝了過去之後,手上的

店裏一個侍役。 賬房先生此時亦已過來,他發覺那是

上了 一團破布。 人被人用繩子綑綁起來!口 裏還塞

出一些異聲藉以引人注意。 些異聲藉以引人注意。 剛才他拚命掙扎 叫不出聲音:但 弄 却

寅 他抓住;他要我帶他去找一個人。就是 字房的人客。」 這驚魂未定的店小二說。「有個幪面 賬房先生爲他解開繩子,問他原委 天井跳下來,當時我剛起來小解,被

阮徐二人聽到這裏,又是身不由主

誰比他們更先到這裏來?

二人衝至「寅」字房之內

是他的化身了。他無非想獨吞那一百

定是霍文達。那個「幪面人」一

一 黄 定

金

加渴 些什麼地方;只知道肚子有些餓,口更 他不知道走了多遠,也不知道走到了魯雨越想越糊塗,腦筋有些亂。

前面是個小市鎮,他决定要在那兒歇

在那邊張貼告示。 但是,突然之間,他看見一隊官兵

在人堆後面經過。 他心感不妙,立即將帽舌拉低, 然後

徵的顯示正是自己。 他發覺那些告示附有繪像,輪廓和特

得官銀千両云。 若能通風報訊,而令魯雨再次被捕者, 告示略謂。魯雨殺人越獄,任何人仕 可

「你到底是什麼人?」

去 魯雨這一驚非同小可 ,他立即匆匆離

人聲將他叫住。「慢着!請留步。」 魯雨正在脚步加速之際,突然背後有 他整個兒呆了下來。

種情况底下,都難免大吃一驚! 飛奔,因爲對方並無惡意;但任何人在這 魯雨沒有採取反抗行動,也沒有拔足

論身裁打扮,都跟自己差不多的人。 魯雨慢慢回轉身來,發覺那是一個無

低 那 ,所以他根本見不到對方的面孔;然而 人已經慢慢地走了過來。 由於那人也是頭戴一頂竹帽,帽舌很

竟然也跟他的一模一樣。 魯雨非常留意他那把刀,因爲那把刀 那人沒有拔刀。

是什麼意思? 裝扮,衣着和兵器都是一模一樣 ,這

們可以見到房內一切景物 天色漸亮,光綫由窗外投入,令到他 門只虛掩,裏面似乎沒有人。

那人動也不動一下,必然是凶多吉少了。使未將蚊帳揭開,他們也可以想像得到, 那幢蚊帳低垂,床上躺了一個人;即

人已先見到了一灘血 二人走到床前,將蚊帳揭開,未見其 當他們放眼望向那死者的面部時,却

主金毛虎

嚇得僵了一陣! 原來躺在床上的死者,正是那個「幪

面 甚至看得出他是誰一 **幪面,他們也可以想像得到**

用手把黑巾扯下 爲了進一步確實死者的身份,阮昌順 來

果然是霍文達

將他活活殺死? 霍文達爲什麼會死?魯雨那像伙也能

達的武功都比他們高。 在阮昌順和徐勇二人的心目中,霍文

的印 在事實却是剛好相反。 霍文達將魯雨殺死倒還有些道理;然而現 能正在「倦極睡去」的情况之下。 死;何况一個是「有備而來」,另一個可 象,魯雨無論如何也不能將霍文達殺招,魯雨的功力也有相當,但憑當時 在分岔路口相遇時, 他們曾跟魯雨過 如果說

去! 賬房先生匆匆入來,阮徐二人急忙離

人沿途遇上好一些金家堡武士;他們有些在趕返金家堡途中,阮昌順與徐勇二

走吧。」 他聽到那人說。「別大驚小怪,跟我魯雨在無限驚奇中,惟有暗自戒備!

「你是誰?」

我才可以救你。」 雨,還知道你被人追殺;現在相信也只有 人一邊走一邊說道,「我不但知道你是魯 「別管我是誰,先管你的性命。」 魯雨問道。 那

楚此人的企圖。但如此一來,他幾乎站在 -」魯雨一時之間也無法想清

那兒不動。 去等殺頭,否則你一定要聽我說 那人却催促他••「除非你想回到獄中 0

「我不須要你來救我,你快快給我滾 「救你的人。」

說時遲那時快,那邊突然有一條人影 「對不起,太遲了。」

明的,打扮與他一模一樣的神秘客 放在眼內;但他必須考慮身邊那個來歷不 閃出,轉眼已衝至二人跟前 魯雨發覺對方只有一個人,自然不 會

偽裝;他不能讓最接近他的人有機可乘。 個有經驗的殺手。因此他明白一切奸詐與 那方面的朋友?請報上名來。」 他能够成功地刺殺巡按大人,自然是 然而那人却首先代他發問。「來者是

両。」 也只是多餘,老子反正只可以拿官府 也只是多餘,老子反正只可以拿官府一千。「聰明的你快給老子滾開,否則你陪葬 」那大漢身高六尺,面肉橫生,冷冷地說 「你不是魯雨,沒有資格跟我對話

> 們都是趕着去追殺魯雨的 聯羣結隊,有些單人匹馬。毫無疑問,他

意外,他們必須回去將此事報告堡主。 這班人更早一步行動起來。但是現在事出 他們還沒有進入堡內 本來阮徐二人也要去,甚至他們比較 ,已經遇上了堡

們此後更加要小心了!」 霍文達漏夜出堡去,却未想到他如此不濟 不過由此可見,魯雨亦非等閒之輩,你 金毛虎說。「我只 知道有人告訴我

霍文達的?」 阮昌順道: 「你也相信是魯雨殺死了

就有一副好身手,否則又焉能刺殺巡按大 人?」 金毛虎道: 「這有什麼稀奇?他本來

金家堡。 交代過之後,阮徐二人也匆匆離開了 二人無話可 說

命 的微笑!他想不到會有這麼多人背爲他賣 金毛虎瞪住他們的背影, 發出了 會心

他究竟是誰? 爲那些黃金而已! 這班人到底所爲何事?說穿了無非因 然而此中却有個奸細

魯雨本來想好好的找個地方先睡一大 切留待明天天亮後再說

覺

妙地被人苦苦追殺 那晚他莫名其妙地出了獄,又莫名其

來還是沒有一覺好睡 他滿以爲一切巳成過去,想不到到頭

他只記得在熟睡中被人吵醒

,對方亦未必可以聽到 彼此相距仍遠,所以神秘客低語之聲

逃,一個向西走,務求擾亂他的視綫。你 可明白我的意思?」 。等會兒我們一齊動手, 神秘客低語道:「朋友,看你的運氣 然後一 個向 東

他的人,咀裏也低聲問 機會自當圖報。」 「既然你帮我, 魯雨眼睛盯住那追殺 可否留下大名?他

什麼。你儘管逃命去吧。」 「你不必知得太多,我亦無須你報答

來。魯雨也惟有與他一齊動起手來。 那神秘客話猶未完,手中刀巳揮舞起

也無心戀戰,想殺了 追殺者以一對二人,頗感吃力;魯雨 他就走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 ,有人吆喝一聲:

「讓開!等老子來抓住他! 苦纏中 的三人均覺驚愕之際,一個滿

腮于思的人出現眼前 他左右張望,發覺有兩個 時

切賞賜平分好不好? 假,就讓我倆一齊來動手殺了他們, 也有些詫異。「這是怎麼一回事?」 第一個追殺者道。「兩個之中, 一眞

每人也有五十両啊! 鬍鬚漢道·「妙極了 ,一百両,平分

第一個追殺者道。「什麼五十両,老 「我說的是黃金!」 ,每人五百両才是。

「我說的是白銀!」

色一沉,語氣亦隨即改變,「朋友,你攪我指的是金家堡堡主的賞格。」鬍鬚漢面 「我明白了,你說的是官府的賞格。

「你說什麼?」 ,他是我的人,你走吧!」

「我要將他殺死,我們不能爲官府辦

「我不明白!」

的 你快快給我滾!」 「那管你明白不明白,這個人都是我

得好好的,怎麼忽然又反悔?」 「你這傢伙真的不知好歹,剛才還說

和他的替身乘機溜去。 二人你一言我一語的吵了起來,魯雨

方面的朋友,快點給我讓開,否則休怪無 截住去路。「誰是魯雨,給我們站住。」 魯雨不作聲,他的替身道。「是那一 但他們走不上幾步,又被另外兩個人

堡的殺手任大魁。 「好大的口氣!」 說話的人正是金家

說:「少跟他講廢話,動手吧!我們殺多 一個和殺少一個並無大分別!」 另一名殺氣騰騰的殺手胡桐不耐煩地

的替身被迫應戰。 話猶未完,兩劍齊齊殺上,魯雨和他

面紅耳熱之際,見狀也跑了過來。 那一邊,滿面鬍子的大漢與人正吵得

雄 大鬍子却是金家堡的殺手之一,他叫郝天 。熟悉他的人只叫他「大鬍子」。 那個年青人是爲了官府的賞格而來

當時任大魁與胡桐見了他也揚聲叫道 郝天雄却像開玩笑似的說··「他媽的 快過來帮手!」

一百両三個人如何分得勻?」 他回頭又對身邊的年青人道:「看見

,

續爲官府辦事還是加入我們?」 了嗎?他們與老子也是同道中人,你想繼

有聲音傳來•「志興,別聽那大鬍子胡扯 ,大哥來了。」 郝天雄還得不到對方的答覆,後面又

風似的,飄至二人跟前。 一個年約三十餘歲的劍客,像一陣輕

事的? 郝天雄呆了一呆: 「你也是爲官府辦

來人道:「不!我們並非官府的人,

興的兄長。 但官府要活捉逃犯,我們盡點力罷了。 此人叫何向隆,是剛才那年青人何志

費雙倍的氣力呢?」 郝天雄道·「殺了他豈不乾脆,何必

「生擒活捉才可以見到眞本領,你們

團 沒有種,滾開吧!」何向隆道 何志興有人壯胆,立即拔劍,加入戰

眈 失!何况還有個大鬍子郝天雄在旁虎視眈 難解難分之際,何氏兄弟一插手,均勢頓 任大魁與胡桐二人正和魯雨他們殺得

出包圍圈以外。 魯雨的替身,一聲暗號,二人立即跳

」住魯雨和他的替身,以免他們被殺。 齊動手時,何氏兄弟也表現得處處「維護 ,一帮要殺,一帮要捉。所以當大家 兩帮人本來就各懷鬼胎,意見無法統

盾 ,闖出了重圍 魯雨和他的替身,也就是利用這種矛

兩帮人心有不甘,卿尾追去! 魯雨當初還十分懷疑他替身的企圖

望他落入官府之手,也不想他被殺。 但現在他絕對相信這個人,最少他絕不希

等會兒我們逃向樹林裏面去,然後朝不同 的方向跑,你朝東,我朝向西 那替身還一邊逃,一邊對魯雨道。

聲,脚步加速,闖進了樹林中去。 魯雨在急急奔逃中「嗯」的回答了一

好?二 先把人抓下來,彼此再憑利害分道理好不 然呱呱大叫道:「我們暫時不要分敵我 「大家小心聽着!」大鬍子郝天雄忽

快些分頭包抄! 魯雨和他的替身這時已經分成兩路 何向隆立刻作出反應•「一言為定!

朝不同的方向飛奔

雨 手則奔向西。他們都不知道誰是眞正的魯 ,只賭賭自己的運氣而已。 何氏兄弟二人竄向東,金家堡三名殺

半截面 模樣的人——他們的打扮完全與魯雨一樣標追殺之際,突然之間却出現了數個同一 : 靑衫,竹帽 樹林中 ,兩路人馬正分別朝向不同 ,帽舌垂得極低 ,掩蓋了上

的人都大感驚愕。 那些人有如鬼魂一樣出現, 令到追踪

者的耳目,令他們無所適從 朝不同的方向逃走,目的顯然是要亂追踪 那些青衫客只以背部示人,他們分別

都弄得頭昏眼花。 果然,何氏兄弟和金家堡的殺手們

爲目標太多,追踪者只得五個人而巳 刹那間,他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0 9 因

嗎? 胡桐道:•「你說過讓我走的,可不是 「是的,我的確說過,如果你說出誰

有人要保護他,看來顯然是兩帮不同派別一方面有人急於要殺他,另一方面又但他已經歷了數番追殺。這班人又是誰?際上計算起來,也只不過幾個時辰而已,

主使你來殺我,我就放你一條生路,但是 你沒有說,是我自己猜測的。」

「金毛虎爲什麼要殺死我?」 「但你猜中。」

的確由他訂出來。」 「我不知道,但一百両黄金的賞格

格的引誘?」 「除了你之外,還有多少人受到這賞

去,巳聽到一聲吆喝,一條人影自樹林中 殺手!」胡桐剛說到這裏。他還沒有說下 ,他們都與我一樣,在金家堡作客,身爲 「我不知道,相信最少也有二三十人

功比起眼前三名替身還高。 胡桐連還手的機會也沒有, 同一式的打扮,同一樣的鋼刀 便血洒叢 ,但

林, 去保護他!」那突然殺出的人命令着說 臥屍於草地之上。 「快走吧,魯雨在西北方 我們快趕

冤家被 路 逢 見 面 不相識

間會出現這許多替身? 連魯雨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刹那之

方百計要保護自己,然而這個人一 人爲什麼還不露面,在他的想像中 人最少也要召見他才是。 有人將他自獄中救了出來,又有人千 這種後

他出獄之後只不過短短一段時間 魯雨實在想不通。

,實

來;除了分散他們的注意力之外,還要以 危險的事,因爲對方的佈局,分明有備而 五個人如果分成五路去追,那是非常

,就此分五路人馬去追。 然而這五個人竟然信心十足,自命不

逃走;甚至有人回頭走,總之四方八面, 各不相同 十個以上。他們分別朝十多個不同的方向 但是青衫客却不只五個,足足超過了

只可以追踪其中五個。 因此,何氏兄弟和金家堡的殺手們,

是極費心機。 這五個可能全是替身,那時他們自然

們亦非魯雨的敵手。 即使五個之中有一個是真的,只怕他

踪跡 只要他們再慢了少許,對方便會失去了 因爲時間上不許可他們慢慢的去討論了 儘管如此,他們並未考慮得那麼詳盡

然而他們要找的只是一個人。 樹林中展開一塲捉迷藏式的追踪,五

知真正的魯雨只有一個 他們要找的是殺人犯魯雨,他們也明

有的人早已集中在一起,只追踪其中一人 一個真正的魯雨,確非一件容易的事。但要從十多個同一打扮的人之中,找 沒有人知道那一個是真的,否則,所

十個同一打扮的替身,令到各人爲之由於事情來得突然,樹林之中刹那間

時 却將他的衝動性格馴服了許多, ,他氣得呱呱大叫 人在鬥法 魯雨是個相當魯莽的人,但牢獄生 當初入獄生涯

加上了鐵鍊, 然而獄卒並未理會他 不讓他吃飯, ,基至將他雙足

喝 魯雨更野蠻也無法闖出重圍 他就像

野獸一樣,被人馴服下 那一段日子 ,他的確受够了 ,一個失

去了 因此,當他被救出獄之後 自由的 人,對自由份外渴望。 無論如何

也不希望重返獄中

原是褐色的衣服,但那晚在客棧的床上,青色衣服,他由獄中逃出來時,身上穿的白,但現在却明白了一些兒,例如身上的 他却發現了這套青色衣服,於是他匆匆換 原是褐色的衣服,但那晚在客棧的床上 被救了出來之後, ,再戴上掛在牆上的一頂竹帽 他有許多事情不明 0

得他,更有人與他同一 他當然希望改頭換面 魯丽由獄中逃出之後有如驚弓之鳥, 裝扮 但現在竟然有人認

穿戴,這帮人也就是目前與他站在 人事先放置在客棧房間內的,目 ,那些青色衣服和竹帽是有 I的是等他 一起的

魯雨武功更高,也難獨力擺脫這許多他們若非消息靈通,又怎麼會追殺而來? 但另一帮敵對的人,看來亦非弱者,

只屬平平而已,但是在他的急急追趕之下 他們根本亦無從細認,就去展開行動。 忙忙去選擇的,因爲對方正在急急奔逃, ,那人已經顯得有點上氣不接下氣。 不知那是眞正的魯雨還是替身。總之 在金家堡一班殺手之中,胡桐的武功 胡桐追上了其中一個。 他們只選擇其中五個,而且還是匆匆

金毛虎那一百両黃金的賞格。當然,他殺 手 他的脚步已開始放慢下來。 ,只要他能殺死對方,他就有機會獲得 胡桐十分高興,因爲他是金家堡的殺

的人一定要是真正的魯雨那才可以。

另外二個同一打扮的人。 他還沒有喝停那個人,附近已出現了 可惜胡桐的高興只是短暫的。

他二人攔住去路。

也可能三個同屬替身。 三個人之中可能有一個是真的魯雨

三個聚在一起呢? 人朝着不同的方向逃走,怎麼會忽然之間 不久之前胡桐明明白白看見他們每一個 三個人同時出現,看來絕非偶然的事

將他團團包圍住。 胡桐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對方三人已

地問·「你想活命麼?那麼,快說眞話吧 ,誰派你來追殺魯雨的?說啊。 那三個人擺開了陣勢,其中一人冷冷

而來,又怎麼會怕你,不過,你想知道是 誰派我來的 胡桐毫不示弱地說•「我敢單獨追殺 ,也不是一件難事。你先告訴

我

總共便是十二個之多。這也難怪各人根本眼花繚亂;加上先前那二個一眞一假的,

了反應。「我也是。」 其中一人首先回答:「我是魯雨。 胡桐剛望向那人,其他二人同時作出

是魯雨,究竟誰眞誰假。」 胡桐冷然一笑,道:「你們三個人都

有那個是假的。」爲首一人道。 「可以說沒有一個是真,也可以說沒

怪我不客氣了。」 胡桐道:「你們旣無誠意,那就不要

他的武功造詣,實感吃力。 三個人之中,爲首一個人功力深厚 三把刀一齊揮動,胡桐單劍迎敵,以

二人見狀,也懶得動手,退過一旁,採監 三招兩式,已迫得胡桐喘不過氣來;其他 視之勢。 胡桐不敵,虛發兩招,想逃,但被其

爲首一人道:「是誰派你來追殺我的?」 他只可以看見那人半截面,那人輕輕 胡桐一怔·「老兄果真是魯雨?」 ,熙熙頭。 「想逃也可以,但必須交代清楚,」

算我倒霉吧。」 胡桐半信半疑。 「爲什麼?」 「你如果真的是魯雨

我正是爲此而來。」 「我還以爲值一千両白銀。」 「因爲你這條性命,值一百両黃金

猜對了沒有?」那人說了之後,一陣格格 「金家堡堡主金毛虎派你來的,我可 「那是官府的賞格,我却是一

大笑;其他二人也在旁笑了

K12

齊加援手 攻他之際 甚至有人能分辨得出眞假時,紛紛圍 ,其他身穿青衣的人 ,也會紛紛

圍困。 魯雨於是一次又一次的 ,突破了重重

後 ,他還是忐忑不安。 這是他無法獲得解答的問題 他非常震驚,即使闖出了重重圍困之 ,爲什麼

令他感到萬二分震驚的事。 會有這許多人要殺死他? 難道是江湖上的人認爲他做得太過份 這也是足以

?還是怪責他因財失義? 無論如何魯雨已下定决心去找一個人 那就是收買他的人。

巡按大人顏仲軒 他爲了那個人的驅使,他才會殺死了

即使他不幸失手被擒,還是守口如瓶。 畢竟也是個江湖人物,他很講信義,所以 魯雨雖然爲了錢而去殺人,但是,他

他身邊却有許多青衣客。 種情况之下,他也不能說出此人的名字。 因爲他跟那個幕後人有約在先,無論在何 現在魯雨要去見那個幕後人,但是, ,這也是爲了個人的利益設想:

們全心全力去保護他 身邊的靑衣客都不知道他的心事,他

的眞正身份 但是,魯雨至今爲止 仍未知道他們

他終於有機會可以悄悄舒一口氣了

,離開了樹林地帶 他已被數名武功高强的青衣客護衞着

那 方面的朋友? 他向身邊一名青衣客。 「請問你們是

」沒有人回答他

截面孔 每個頭戴竹帽的人,帽舌都遮蓋了半他左張右望,那些人個個毫無反應。 ,所以魯雨也無法看出他們的眼神

會設法逃走,他很須要單獨去見那個幕後 人 就憑肉眼所見,那些人毫無表情 魯雨 心裏有數,只要一有機會 ,他就

他又試探地問: 「我們現在要到何處

身邊一 你,自然不會加害你 「你儘管跟我們去,不會令你吃虧的 個靑衣客終於說話了 「我們

爲什麼不讓我知道你們的身份,這令我感魯雨感激地說:「謝謝你們,但是, 可以呢。」

「我們也是受聘而來,受人錢財,替人擋 ,這也沒有什麼值得誇耀的 「你無須報答我們 那青衣客道。 _

魯雨又問: 「然則,你們受了誰人的

衣客,看來可能是首領。 「朋友,你問得太多了 , 說話的

除了他之外,其他人都不作聲

的追踪。否則,魯雨的危險仍未解除。外一班人,那班人顯得已制止了那班殺手外了眼見這一班人之外,後面還有另

各人來到了一處農莊。

這兒備了十多匹駿馬,每一匹均巳配

魯雨在各人的示意和監視下

其中一匹馬的馬背之上。

數目是剛剛足够,一匹不多一匹也不少。

與他併肩前進,前面有人帶路,其他人在 青衣客的主意;那個像是首領的青衣客,

後面監視 魯雨 一心以爲等機會,但現在看來

殺出來

魯雨又將會陷入另一次危機之中,那時 但是,萬一眞的中途有一彪人馬殺出

爲另外一個必是他們「自己人」。

二人之中有一個是魯雨,亦無須担心

之中有一個是魯雨,亦無須担心,因在他們各人的想像中,即使已登岸的

馬隊穿過一

一陣陣水花四濺,有些人的衣服已經

被衆多的青衣客包圍住前進 就在 快馬涉水飛馳而過之際

的 ,總之不是魯雨自己。 「拍」的一聲,也不知是誰鞭打下去

騎上了

魯雨 人馬緊隨二三位之間 ,這也是那

雨

跌落河中,也有人急急奔馳。究竟誰是魯

從,因爲馬羣之中一度混亂之後,有人 監視魯雨的人,一時之間也不知道何去

由於各人衣飾打扮一模一樣,令到負

似乎沒有機會讓他逃走。

勢如箭,奔向岸邊一處叢林,其他靑衣客兩乘快騎直衝上岸去,一先一後,去

這時候出事,也最麻煩。

快馬涉水渡河,最易令人分心

,所以

忙於照顧墮入河中的同伴

。魯雨才可以乘住混亂中逃走。

在奔跑的情况底下,涉水而過。河水很淺,各人不必下馬,馬兒可以

這班人之中的時候,他便開始着急起來

一聲號令,他首先策馬上岸

但是,當那「首領」發覺魯雨並不在

魯雨仍然沒有機會 ,他仍在核心之中

隨其後,直奔岸上。

然後才見二人自河水中爬登馬背,尾

他們衝入樹林中去。

但是,樹林中荊棘處處,連鬼影也沒

一鞭

那匹馬受驚,脚步加速,如箭向前狂

行的人突然手忙脚亂,不知如何是好。 可能是魯雨那匹馬受驚之後造成混亂 與此同時,却有人墮馬落水,弄得同

也可能另有原因

總之,馬羣之中一陣混亂

然後各人也分別上了馬。每人一匹

由此可見,這班人似乎是做事很有計

何

一一個可能的機會,就是中途有人

又如何?他眞不敢想像下去。

條河。

入河中呢。

他一定逃不了的。何况魯雨可能亦巳墮

也就是說,最少已有人負責監視魯雨

馬兒屁股上忽然着了 ,魯雨的

一個

衝而去

那傻瓜巳跟他逃走。」 現在他們才想起,那個陪伴魯 齊

手下道:「我們太大意了,有奸細滲入

那首領感到不妙,對尾隨而來的二名

遍佈之處,他們就要步步爲營小心慢行。有路可行之時,馬兒奔得極快;荊棘 那人始終沒有對魯雨再講過第三句話

青衣客都同一模樣,面孔又被竹帽帽舌遮事實上那是很難發現的,因為每一個

住了半截,即使有奸細混入亦不足爲奇。

但是,他們的行動早已計劃妥當

文

了八陣圖一樣!全憑這個人如此熟悉環境 然後才可以再往前行。 他似乎要很專心認路,二人就彷彿進

就只有剛才那兩句叫他跟他走

來的刀

闊的道路却出現在眼前 雖然仍舊身在森林之中 ,但是一條闊

將陽光遮擋,眼前的環境變得一片陰森! 問着與他併肩前進的青衣客。 路的兩旁全是又高又大的樹木;樹蔭 「老兄是什麼人?」魯雨在策馬前進

完全沒有破綻。

那首領立即回到岸邊

路

青衣客輕輕一笑·「你猜猜我是那

殺了他或擊昏他 最後穿上他的青色衣服

冷入他們。因此在人數方面仍是一樣

,有人將他們其中一名青衣客抓去,然後

憑這點忖測,一定是在連塲惡鬥之中

在農莊等候,也不多不少。

,自然在人數方面也分配妥當,所以馬匹

他們的每一個步驟事先經過小心策劃

怎麼會爲人所乘。

了 「老實說,我也給你們弄得糊塗起來

以對於你們之間的來龍去脈更不淸楚。」那人道:「老實說,我是局外人,所殺我,到底誰好誰歹,我也難明究竟。」 。」魯雨道:「有人救了我,又有人追 「你是局外人?」

拔刀 能對 作風 ,伐只鹘得,假如我救了你之後,可相助』麼,我似乎又沒有那一股俠義 我會有好處。」 ,我只覺得,假如我救了你之後 「是的。不過,你說我 『路見不平

覺裏面到處佈滿了荊棘,便感到前無去路

後有追兵。豈料就在他焦急非常之際,

發覺後面有人追來,自然萬分吃驚。

魯雨有如驚弓之鳥,策馬前奔之際

但是

,當他的馬兒衝入樹林之後,發

雨他們不會逃得太遠。

這時墮入水中的人亦巳紛紛登岸。

首領立即吩咐各人分頭追截,希望魯

是爲了官府的賞格。」 「嗯! 你看差了! 我明白了。」魯雨道。「你又 官府出多少錢?」

命 的確很值錢。」 那人又笑了笑。「由此可見, · 両銀,另外又有人出黃金一百両。 」「一千両銀。聽他們說官府的賞格是 你這條

中轉彎抹角地走,魯雨也只好跟了過去! 只見他策馬躍過了一處矮叢,然後在樹林 則你逃不了。」

那人並沒有强迫他,亦無惡意

,魯雨

後面那青衣客却揚聲道••

「快跟我走,否

K14

出

明明到了一處「絕路」

但那人却策馬闖

,但那人却似乎很有把握地前進;許多時

事實上他們在樹林之中有如迷途羔羊

躍了一 没有拔出腰間的刀,只是馬匹受了鱉,但是他身邊的青衣人却不慌不忙,他突然出其不意,拔刀相向。 下;那人已輕巧地避開了魯雨劈過出腰間的刀,只是馬匹受了鱉,跳口是他身邊的青衣人却不慌不忙,也

追斬那靑衣客 青衣客仍未見拔刀,只是策馬閃避 感到勢成騎虎,策馬狂衝過來

之意 青衣客圍繞住魯雨轉,絲毫沒有畏懼 他的馬術固然好 身手更覺敏捷 0

自然消耗了不少氣力 制馬匹,另一方面又要持刀追殺青衣客 魯雨反而氣喘如牛。 他一 方面須要控

魯雨明知對方是個高手,終於無可 ,停止了進攻。

勸 多事情要做呢,朋友。」 你還是省下一些氣力吧,往後你還有許 青衣客不溫不躁, 輕輕一笑道:「我

你應該獲得若干代價? 「你何必管我是誰?你應該問我 「你到底是誰?」 救

魯 雨嘆一口氣:「你也許不知道 我

剛由 較? 「但是我救了你,豈可會無代價?獄中逃出,現在是不名一文。」 「我們问是江湖中人,又何必斤斤計

亦是爲了錢。 爲了錢,不惜 但我們無可否認,都有 不惜冒生命危險 我們並非同道 。我冒險救, 你是 中

「但我事實是沒有錢。怎辦?」 青衣客坐在馬背上 一沉吟

> 人,更沒有人肯借錢給我 「老實告訴你,我是個逃犯 不想見

着道·「你可以去向朋友借

0 4

然相告 應該想想,看看誰能帮帮你。我也不妨坦 ,最少也可以拿它一 「你再仔細想想,爲你爲我, ,假如你沒有錢給我,我只有送你 千両。」 你都很

魯雨呆了一陣

出這麼好的辦法來救了自己,總也應該多但在情理上,人家旣然冒着生命危險,想雖然說,江湖道上俠義之士多的是, 方要把他擊敗, 少給人一些好處才是。 他的武功已分明敵不過對方,假如對 相信也是易如反掌的事。

答允給你一筆錢。但數目現很難確定。」於是魯兩就對青衣客道。「好吧,我 「相信你也明白, 「可不能太少。」青衣客很市儈地說 除了官府之外,另外

錢 「但是 人要收買你這一條人命。 ,你也知道我現在根本就沒有

還有

去找能帮助你的朋友。 所以我提醒你, 最好找朋友

以約個地方等改司长,、「你可不想你也一齊去見他。」魯雨道,「你可不想你也一齊去見他。」魯雨道,「你可那友可能帮得我,我現在就去找他;但我 「不錯,也許我是給你提醒了。 我

「要多少時間?

「不超過三日。 「你怕我騙你?」 「你似乎跟我開玩笑

我 你肯相信麼?」 「是的。」青衣客笑道.. 「假如你是

我的人,住得比較遠啊。」 。事實上我必須三日時間,因爲可以帮助「你救了我,我怎麼會出賣你?朋友 「爲什麼不可以讓我們一齊去?」

青衣客笑道··「我不會說穿你是逃犯 「我不想別人知道我太多。」

身份 知道我那位朋友是誰。」 ,除非你令我失望。」 「你誤會了。」魯雨道:「我不想你

「不管他是誰,只要他有錢,而且肯

尤其是必須先換去身上的衣服。其他的事 魯雨道:「我們先找個地方歇歇脚, 魯雨策馬前行,那人亦步亦趨。

未必摸到門路出去。」 假如我不帶你出去,相信你走上半天,也 我比你更加熟悉。即使眼前這一座樹林 留待慢慢商量好不好?」 青衣客笑道·「這一帶的環境,相信

他帶路,相信至今仍在樹林中打轉。又或魯雨絕對相信對方的說話。剛才若非 者早已被對方追趕上來了

一個包袱,又對魯雨說道。「你要的東西 我早巳準備好了 魯雨接過包袱,解開細看,裏面有一 青衣客拍馬趨前,自馬鞍一旁解下了

套黄色衣服,一方頭巾。 魯雨很奇怪地瞪住他,旣感激,又佩

肥 客笑道:「趁這兒沒有人,先換衣服再走「所以說,這些錢並不易賺!」青衣

魯雨於是停下馬來,落馬更衣

門之前,所以劉郎立即啓門衝出去。剛才那陣銅鈴聲似乎來自對面那間房

房門剛開路

,劉郎已見到一條人影躍

「你沒有衣服可換?」 他一邊更衣,一邊又瞪住青衣客問。

裏面有一身黑色衣服。 青衣客却將身上的青衣服脫下 ,原來

出來時,已是另一副面目。 二人再度上馬;當他們再由樹林中走

而來,也未必認得出他們。 。相信這時候即使「青衫帮」 他們已經不再戴竹帽,也不穿青色衣 的人迎面

知 事實上他們是何方神聖,魯雨根本就 道;那靑衣客也說不知道。 「青衫帮」只是他們給那帮人的稱呼 不

食堂之上就只有三張枱坐了人客,其 小鎭上很靜;即使這小客棧也很靜

服 中一張坐着魯雨和那個「青衣客」。 ,事實上這時候他已經不再穿上青色的 買上這時候他巳經不再穿上青色的衣「靑衣客」也只是暫時的代名詞而巳

友, 我該怎樣稱呼你?」 魯雨一邊喝酒 ,一邊搭訕着問:「朋

假如不是這樣,我根本就提不起興趣!」 之,我做事必須有代價-」那人呷了一口酒,又夾了一塊肉。「總 湖上的流浪漢,所以人家喜歡叫我劉郎 「可能是我看差了眼,看老兄絕非那 「你喜歡怎樣稱呼我都可以。我是江 合理的代價。

類斤斤計較的人。」 「人不可以貌相,沒有代價的事,難

只有魯兩自己心裏才明白,他殺人也「嗯——」魯雨似乎聽出絃外之音!

道你又肯去做麼?」

純粹是爲了錢。

使事前收到的一筆定金,爲數亦不少。 筆還未收的錢,數目十分可觀,即 稱劉郎的人又說•「我再次提

醒你 金家堡。 魯雨苦笑一下 ,沒有錢,我只有將你送往官府或者 兩者之間,你有權選擇其一。」 ,深深地呷了一大口酒

難道人們都斤斤計較,非財不行。」 「你這個人的確够老實,而且够現實 劉郞只笑了笑。

是未想離開這個市鎮。 不久之前才離去。現在又折返,顯然劉郎認得這兩個人,他們是客棧的人 劉郎很注意這兩個人,但對方瞧也沒 劉郎認得這兩個人,他們是客棧的

不久,有兩個人由外面入來。

對魯雨低聲說道:「你真的堅持要一人住劉郎等他們回到後面房間去之後,就 有瞧他們一眼。

一間房?」 人同睡一間房。」 「是的。」魯雨道, 「我不習慣與別

劉郎煞有介事地說。 「那麼,我提醒你,今晚可能有事

覺。

我逃走,是不?」 你想與我同住一間房,大概想監視我,怕 「有事?」魯雨半信半疑地笑道。「

愚蠢,而且也是非常危險的事。 果我是你,我才不會悄悄的逃走,那是最 不 !你逃不了的!」劉郎說: 「如

「你似乎忘記了,外面正有許多人要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找你。 「放心好了,我不會走的,你不要再

可以見到一些樹木。 屋頂下面已是郊區地方;劉郎居高臨 那是一處屋頂。

他已去到剛才黑影出現的地方

那條林蔭小徑。 到任何物體。但劉郎仍然縱身躍下,竄向 天上只有淡淡的星光,樹影之下見不

動聲 就在這刹那間,劉郎聽到一些樹葉抖

劉郎立即戒備

房之門

另一個已首先由天井躍登了瓦面之上

0

劉郎沒有立即追踪他們

,却先奔至隣

個人出來;大概劉郎未開門衝出之前

那間房分明住了兩個人,不可能只有

邊

,窓門却半掩。

但劉郎仍然放心不下,轉到了窓口那

用手推門,門仍緊閉

劍交加之聲;顯然有人發生打鬥。 劉郎循聲找了過去,見到三個人影 那邊有人吆喝一聲,隨即响起一陣刀

打作一團。 一個穿着黃色衣服的人,被二名大漢

的猜測並沒有錯。 包圍住,刀來劍往。 劉郎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他較早時

展開追踪。

爬了出來,被對戶那間房的人見到

,所以

魯雨這傢伙好狡猾,大概首先由窓門

,發覺床上空無一人

他連叫幾聲,全無反應,隨即越窓而 劉郎探首隣房窓門,裏面一片黑暗。

分明負有特殊任務。 這二名神秘人物果然是跟踪魯雨的

大漢並不打話。 劉郎躱身矮叢後面,傾耳細聲,二名

看來必然是苦纏不休。 魯雨武功相當,但對方二人亦非弱者

影移動;黃色的衣服自然的份外奪目。 魯雨單刀却敵,頗感吃力 那穿上黃色衣服的人就是魯雨。 劉郎憑着暗淡星光,隱約可以見到人 ,因爲對方

想再看清楚一些也不可能

不過這對劉郎來說並不重要,而且已

十數丈外有人影一閃。

劉郎立即登上最高處放眼四望

,只見

那是另一間屋的屋頂之上

那人影也僅僅是輕輕一閃而已,

劉郎

早已離開那裏。

但是瓦面上已經沒有人影,相信他們

屋頂之上。

劉郎不敢怠慢,越窻出了天井,躍登

之中有些物件飛擲而來。 突然之間,魯雨可以感覺得到,黑暗

並非泛泛之輩

K16

郎立即向那邊趕過去。

,他已肯定逃走的方向,於是劉

即使這是黑夜中,即使這是高低不平

,但劉郎仍然步履如飛;轉眼之間

的瓦面

子歪了一歪!魯雨見機不可失,順勢一刀二名大漢之中,有一個頓失重心,身

,黑暗中,有人慘叫一聲,一條人影倒了

,給魯雨衝前一刀,瞬即死去。 另一名大漢發覺同件倒下,趁勢想走

形勢改觀。 魯雨眼看逃不成了,想不到刹那之間

他朝黑暗中呼叫道:「助我者可是劉 他沒有匆匆逃去,反而留下去。

爲什麼還不走?」 一處矮叢後面有人閃出。「你這傻瓜

劉郎由那邊走過來。「你不是想避開 魯雨認得那果然是劉郎的聲音。

我麼?爲什麼還不走?」

煩了。」 我自己不好;今夜如果沒有你,我又有麻 魯雨抱歉地說。「對不起,劉郎,是

有同黨。」 着又催促魯雨·「走吧 「假如你不走,麻煩更大。」劉郎說 ,這兩個人可能還

去,取回他們的馬匹。 魯雨只好沿住小徑 ,返回市鎮的客棧

他們漏夜趕路,不敢再留在那間客棧

裏

可以讓劉郎得到他「應得的報酬」 人可以給他一筆錢;有了錢之後,魯雨就 魯雨要去找一個人,他對劉郎說,那 這一次是由魯雨帶路

有辦法。 計較」的人;但劉郎既然堅持着,他也沒 他看不出劉郎竟然會是個如此「斤斤

事實上劉郎不但三番四次救了他

找籍口來嚇我了。

的有事發生,別忘記叫醒我。 仔細地想想清楚。」劉郎又說: 地想想清楚。」劉郎又說:「萬一眞「我並非嚇你,你自己有頭腦,不妨

去休息。 二人吃飽喝醉 己的房間

劉郎的確有些醉意

的糊裏糊塗的熟睡不醒,那時怎辦? 因此,他趁住未睡之前,悄悄在隔隣 他不是個貪睡的人 他担 心 一旦眞

相對;而魯雨則住在隔隣的那間房,隔着天井,與 和對面房的房門口,做了一些手脚 那兩個被認爲可疑的人,就住在對面 與劉郎的房間遙遙

去;大部份房間的燈光早已熄滅 時已入黑,客棧裏的人已紛紛睡了過

巳入黑,但實則為時尚早。假如有事發生却十分的老到。他知道這麼早——即使時 ,大概也不會這麼早。所以他放心先睡一 分的老到。他知道這麼早——即使時他是個老江湖。雖然人未老,但經驗 劉郎也倒頭大睡

吵醒了 **豈料他睡了不久之後**, 就給 _ 陣鈴聲

那小小的銅鈴是他從客棧的後門門上 鈴聲對他是一種警覺

使有人一出一入,也會觸及銅鈴。在那二名可疑人物的門前,如此一來, 然後,他將其中一 個用繩子串 , 即縛

另 一個則縛在隣房 魯雨的房門之

劉郎的對手,所以惟有順從他 表現出武功十分高强;魯雨暗念自己絕非 他們在黑暗中。四周一片沉寂,似乎

你那個到底是什麼朋友?」 劉郎開始有些不耐煩,他問魯雨。

很平靜,也彷彿隱藏着無數殺機

是誰。」 魯雨道。「他很有錢,但我不知道他

「連他的姓名你也不知道,怎麼可以要求 「這豈不是有點滑稽麼?」劉郎道。

你一面之緣的朋友,是不?」 劉郎看他欲言又止,說道。 「他只是

「不!」魯雨囁嚅着說。「我實在有

難言之隱。」 「難言之隱?」劉郎怔了一怔:「我

之外,沒有人可以帮你。 之後,你在江湖上已無立足之地。除了我 告訴你,自從發生了刺殺巡按大人那件事 不明白你究竟有什麼心事;但我可以清楚

_ ,但欠缺江湖人物應有的道義 魯雨也開始覺得,劉郎的武功雖然高强 「說了這麼多話,你不過想錢而已!

我是爲錢而來。」 劉郎道:「是的 ,我早已說得清楚

過一百両黄金。」 「我還要提醒你一件事,數目不能少 「放心吧,我不會欠你的

堡那份賞格。」 「我明白了 ,你是要我給你多過金家

両黄金,我倒不如將你交給金毛虎 「不錯。」劉郎道,「假如少過一

,還

不認識這個人?」 魯雨搖搖頭。 「從未聽過這名字。 「金家堡之主。」 劉郎反問道。「你

他爲什麼要殺你?」 劉郎道•「那就奇怪了!你不認識他 「我也不知道。」魯雨忖測着說,

有誰是金頭髮的? 他可能是另一個人的化名。 劉郎提醒他。「在你認識的人之中

沒有!真的沒有。」 -」魯雨很認眞地想了想••

方。 「那麼,最少你也該聽過金家堡這地 「老實告訴你,我是由外地來的,

於這兒的環境,並不熟悉。」 「除非你不想得到那筆錢,否則請容 「然則誰主使你去殺死巡按大人?」

許我保留這點秘密。」 「你沒有供出幕後主使者是誰麼?」 「事到如今,你還有秘密?」劉郎又

就沒有。」 「沒有。 □ 魯雨道· 「最少在官府裏

「爲什麼不照實作供。

信很難令你明白什麼是江湖道義。」 劉郎輕輕一笑。「就像你入獄之後, 「那是道義上的事,像你這種人,相

是與人無尤的事。」 人家不敢出面,這大概就是道義。」 「看情形,有些事情你可能還未知道 「一切早經說好了,誰叫我失手?這

劉郎說。 「是

什麼事?」

頒下了追殺令,務求將你殺死爲止。」 他顯然不想你再落到官方之手,所以才 「對你被救出獄之後,感到不滿的人

想 你清楚了。」劉郎又說,「所以我叫你想 ,江湖上還有一些什麼仇家。 「除了你自己之外,相信沒有誰再比 「嗯!然則,誰對我如此仇視?」

「沒有。」

你的 人派出殺手來殺你滅口。 「我不相信。」 「既然沒有仇家,那麼,一定是主使

晚 道: 「就只怕等到你相信的時候,爲時已 「你不相信,我也沒有辦法。」 劉郎

是青衫帮的人?」 二人又在沉寂中前進。 過了一會兒,魯雨忽然又問。「你

可

「甚麼青衫帮?」劉郎反問道

,個個武功都相當高强。」 」魯雨道:•「他們一直保護住我,而「靑衫帮就是頭戴竹帽,身披靑衣的

且人 劉郎問。 「然則, 你可知青衫帮是何方神聖?

這個大忙,怕我早已死掉了。」魯雨頓了多人追殺我,假如沒有青衫帮從中帮了我 頓,又說。「我還以爲你是他們的人。」 我打量了他們一個人,穿上了他的衣服 「不!我只是冒充的。」劉郎說, 「我怎麼知道?不過今次竟然有這麼

戴上了他的帽,及時追趕上你們。」 「你怎麼知道我想走?」

「我看得出。」劉郎說,「事實上渡

河時是唯一可乘之機。」

「即使給你報酬,也十分值得

家堡那班殺手的手下。」 做事非常之有計劃,否則,你早已死在金 劉郎道: 「最少你也看得出,他們

控制。」魯雨道。

去, 派來的人。」劉郎道,「官府要你生存下 你可知道爲什麼?」

午時份。魯雨腹如雷鳴。

村莊之內

,炊烟四起。這巳是接近正

面

魯雨單騎奔馳着,來到了一處村莊外

眞話 劉郎道。「這有什麼稀奇?許多人都 「你也知道此事?

你一樣。」魯雨道:•「我所以要逃避他們「是的,坦白說,我當時的想法也跟 就正是爲了這個原因啊!」

相信你自己也心中明白。」

「你有頭腦, 你不妨多想想。」

眞正休息過。 然而魯雨和劉郎二人,昨天晚上並未

「如果我沒有猜錯,他們可能是官府

意料之外的順利。

劉郎連反抗的機會也沒有;魯雨出乎

隨即有人將他推入河中

劉郎連哼也沒有哼一聲,倒在河邊

「我不 知道。」

知道 ,尤其是江湖上的人。」

爲了滅口

使去殺巡按大人的人,派人追殺他,目的

記劉郎的話;劉郎分析眼前形勢,懷疑主

魯雨心情十分矛盾,他一方面不會忘

「所以說,你這條性命的確很值錢

他就到達那幢屋宇的門前,彼此的距離,

人能依足諾言,給他足够「殺人代價」。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希望他的幕後

幕後人就在眼前,只要他策馬前行

也只不過十來丈而已

但是,萬一劉郎的估計準確

,他豈不

一起,否則我隨時也會有危險。」

是送羊入虎口?

他决不會中途將劉耶擊昏

,然後推入水

不過,魯雨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否則

馬未疲,人巳俗

前面有條小河,二人落了馬,人馬都 再奔一程,二人已感到口乾頸渴。

劉郎正俯首河邊,準備喝一口水解解

「照計靑衫帮救了你,你不該逃避他

5,朝廷正派人南下要親自審問你。 」因你落入官差手中之後,一直未講過「也許他們要知道你殺巡按大人的真

- 看來我的確應該收買你,保持

武功更好的人,也不例外

「無論如何,我總算逃脫了。」魯雨

要喝水。 渴,突然被人自背後用硬物重重地轟了一

「你不會明白的,我實在不想再被人

人是須要休息的,即使更强壯的人

且還是他父親生前的摯友。 在魯雨决定爲他效力之前,也考慮得 「主人」不懂武功,而

魯雨知道他的

十分清楚。刺殺巡按大人,將是一件十分

魯雨一邊策馬前行,一邊問道。

所講的故事却令到魯雨非常激動。 那人對魯雨說,他的父親是給一 魯雨也想到了後果問題,但是 ,對方 個人

轟動的事。須要十足的勇氣

魯雨的父親等一班人原是好友。當顏仲軒還未官拜巡按大人之前, 害死 的;此人就是巡按大人顏仲軒。

在內 這班人之中 也包括了那位「主人」

,利用了那人的財力,又殺害了魯雨的父最懂得利用別人,因此,爲了自己往上爬但是,顏仲軒爲人奸詐,陰險毒辣,

親

他認識杜海非常偶然,那時他身上不 那人很富有 那人是誰? 魯雨只知道他叫杜海

名一 涯之中,他終於失手被擒 文,飢寒交迫之下, 就在那一次一生人唯 一的一次盗竊生 度淪爲竊賊。

次勢必無人可以加以援手 在隣近一帶,他並無熟人,眼看那

自稱是他亡父的摯友,他正是杜海。 金錢的力量,將官府的人買通,令他不必 但是, 杜海不但保釋魯雨出去,而且還運用 個姓杜的人前來保釋他出去。那人 奇蹟偏偏就在那時候出現。

,魯雨便成爲杜家的上

賓 ,杜海待他極好 他一直以爲這是先父與杜海的交情所 內心感激之外,總也希望有朝一

致 日能好好的報答杜海。 ,杜海對他講了那個令他

K18

感到激奮的故事。

眼前所見,他待魯雨就够不錯。 故事內容大致說他如何待朋友忠誠一 --關於這點,魯雨絕無疑問,最少

在 括杜海本人,魯雨的父親以及顏仲軒等 照杜海說,他們一班人都是朋友,包

高聲呼叫,人羣瞬即將他包圍。

他殺了巡按大人之後,護衞發覺時,立即

失手被擒的原因,是他孤掌難鳴:當

起飲酒聊天,彼此情如手足。 這班人有過好長一段時間,經常聚在

一次,這一次是殺人一

而且殺了巡按大

但魯雨也不會怪他。因爲這一次不似上

被捕後,杜海未敢立即出面替他保釋

的財力,打進了官場。 常之靈活。他知道杜海有錢,於是利用他 但是,顏仲軒此人陰險狡詐,腦筋非

好好打點,別太虐待魯雨。

經對杜海這位「世伯」十分感激

儘管魯雨一時未能恢復自由

一,內心已

後來,杜海也一直未有到官府裏來活

却悄悄派人送來了一些銀両,求官府中

杜海爲了避嫌,

可能不敢出面,但他

自 然大力支持。 朋友們都以爲「官府有人好辦事」

劣 往日的寒酸,不斷出賣朋友,手段極之卑 豈料顏仲軒爲人忘本,竟然爲了掩飾

動

魯雨自感失望。

死在他的手上的。 根據杜海說,魯雨的父親魯鐵,就是 魯雨當時十分激奮,誓言要殺死顏仲

將他由獄中救了出來。

直至到那晚深夜,突如其來的

脈

,魯雨也猜到他可能就是杜海派來的

那人武功高强,儘管未有說明來龍去

也就是爲了這點念頭,所以魯雨更加

務 獎金作爲「殺死奸官的酬勞」。 只要有人肯動手,他願意提供一大筆杜海咬牙切齒的表示:為了朋友的義

守

口如瓶;劉郎對他三番四次的追問,他

也絕口不提「杜海」這個名字。

他甚至明知在武功方面不敵劉郎,也

答杜海,另一方面也存有「爲父報仇」的 人的任務 心理,於是拍拍胸膛,就此承担起這份殺 那酬勞是五百両黃金。 這數目十分吸引,魯雨一方面爲了報

密

上也惟有如此,他才可以保留這一點點秘 冒險將他擊昏之後,擺脫他的糾纏!事實

行動中,終於完成了任務。 的差役,總高出了少許,所以在有計劃的 魯雨的武功不算最好,但比起官府裏

然而那計劃只完成了一半,假如全部

幸而言中,等會兒又會發生一些什麼事? 他立刻就可以見到杜海,萬一劉郎不

早早已經領了賞金,遠走高飛了。順利完成的話,今天他就不必回到這裏,

情似乎不妙。 魯雨下了馬 ,立刻就可以感覺得到事

得絕不尋常。 並非這四周有人埋伏,而是空氣表現

那屋子裏裏外外一片沉寂,就像沒有

人居住一樣··這絕對不似一個富有的人家 是主人不在嗎?還是另有原因? 魯雨在戒備中將那扇大門推開。

突然之間有個影子飛撲而出,嚇得魯

雨退後幾步。 那是一條黃狗。

屋子裏有個女子走了出來 一聲狂吠,隨即傳來一陣人聲吆喝:

狗兒在主人的呼喝下,停止進攻,魯

,有人 雨也站住了脚。

記錯的話,她就是杜海的女兒杜若梅。 那女子大約二十來歲,如果魯雨沒有

顯得蒼老了 若梅的;只是這時候的她,容顏憔悴,已 魯雨曾在杜家作客,所以他是見過杜

他們之間互相呆了一呆。

應 「原來是你!」杜若梅終於作出了反

可在家?」 「是的。是我。」魯雨問。 「杜世伯

「你找家父有何貴幹?」

「請進來吧。」 「專誠前來拜候。」

若梅把牠喝退。 魯雨趨前,那條黃狗又虎虎作勢!杜

收買他的人就是杜海

口

;他希望劉郎的忖測是錯的

他內心的矛盾,照計很快就會獲得統

,他已來到了杜海家門之前。

劉郎懷疑收買他的人,派人追殺他滅

視綫也曾一度接觸。 杜若梅雖然走在前面,但他們之間的 ,魯雨從杜若梅的眼神之中

中

跑到客廳這邊來,但無論如何他們確實見 會錯的,雖然當他在杜家作客時,他很少 她應該是杜海的女兒杜若梅, ·照計不

股煞氣。

見面的次數儘管不多,魯雨也不會認

位

魯雨記得,杜海曾爲他們介紹過了 然而現在進了屋之後,他就聽到她在 「請問你高姓大名?」

怎麼她會如此健忘? 「我姓魯。」魯雨又朝屋內四周張望

了 遍,「杜世伯呢?」 杜若梅站住了脚,却沒有回過頭來,

你是他世侄了?」 然後又問非所答地說• 「杜世伯?然則

「你姓魯,可就是魯雨?」 「是的,我們似乎見過面。 「你找家父幹嗎?」 「是的,在下正是魯雨

「我們有約在先。」

「有約?什麼約?」

進來喝杯茶,我進去把他叫出來。」 這裏還在那兒呢?」杜若梅又說。「你先 「當然在這裏,這是他的家,他不在 他在這裏嗎?」

> 黄狗 進了屛風後面去了。 客廳裏,除了他本人,就只有那條大

大黃狗在旁虎視眈眈,魯雨只可以暗

- 戒備。 他放眼四望,視綫之內,並無人影 位

個杜若梅?這是不可能的事。 這麼大的一幢大宅,怎麼可能只住了

他不耐煩地站了起來,那條大黃狗立 魯雨不敢移動身體,但也沒有坐回原

刻

是剛剛進去杜若梅,另一個是個老婦人 後面張望之際 她們在耳語,這情景立即引起了魯雨 因爲當他站起來的時候 可惜他聽不到她們的談話。 ,發現了二個人影-,回頭朝屛風 ——個

的注意。 屋子裏到底還有些什麼人?

發生過什麼事? 當屛風後面二個女人分開時,魯府便 這裏的環境分明是有所改變了 ,到底

急忙坐下來。

杯茶。 魯雨雖然又渴又餓,却不敢立即去喝 不久,那老婦捧茶出來侍容

眼前的形勢;杜若梅面帶煞氣,到底所爲 杯茶倒進桌上一盆盆栽去。 趁住杜若梅未出來,他細心分析一下 等到老婦轉進了內堂,他才悄悄將那

變成這個樣子? 杜海爲什麼還未出來?杜家爲什麼會

杜若梅把魯雨招呼到客廳來,然後轉 祟的?其中是否另有陰謀? 杜若梅和那婦人爲什麼會如此鬼鬼祟

人,她是什麼人? 魯雨見過了杜若梅,但未見過那老婦

錚」 的一聲。嚇得他急忙跳離了原來的座 魯雨正在胡思亂想之際,突然之間

花,連人帶刀,狂刺而來。 自屏風背後飛身撲出,衝破了屛風的通 魯雨若非及時離開那座位,除非他有 說時遲,那時快,一條人影硬闖直撞

的救星 然而那突如其來的音响,竟然成爲他 ,否則非死亦傷。

那是桌子上放置的一隻茶杯。 那音响是如何產生的?

此他才會作出了反應。 雨於是敏感地連想到可能遭受到襲擊! 屛風之上洞開了一個大洞,剛才那老 茶杯不知怎的,會忽然之間破裂! 内 魯

婦手持雙刀,撲了一個空。 着那老婦採取攻勢。 魯雨翻身站了起來,持刀作勢,等待

那黃狗也狂吠一聲,迅速衝了過來!

備 配合着老婦的進攻。 否則更加手忙脚亂。 魯雨還好在事前已經有了心理上的準

壓力極大,絲毫未敢怠慢。 老婦雙刀飛舞,疾似閃電;魯雨感到

上那條黃狗,確是疲於奔命。 他覺得單是對付這老婦已感吃力 加加

魯兩顧得上來,管不了下,刀法也開始有 老婦刀鋒如雷,黃狗專攻下盤,弄得

> 又聽到一聲狂吠。 魯雨正感到狼狽萬分之際,忽然之間

些凌亂起來

刀 上格;「錚」的一聲,三刀交擊,拚出了 股火花! 無奈老婦雙刀刀鋒已迫近了他的咽喉。 魯雨欲待沉刀下撤,閂住黃狗的撲咬 魯雨暗念這一次非死即傷,急急回刀 ·魯雨單刀亦僅巳震開了老婦雙

斷流出鮮血來。 特已,還在悶哼一聲,倒臥地上,咀角不 奇怪的是那條黃狗的進攻中止下來不

進攻之時,却被人及時喝止。 婦站穩了身體,滾了幾下刀花,欲待下次 由屛風後面走出來的人正是杜若梅 魯雨那一刀將老婦震開數尺以外:老

道。 杜若梅一邊走過來一邊用責備的口吻 那老婦聞聲將雙刀收停!呆立一旁。 「三婆,你對客人豈可如此無禮?」 「我要殺了這王八,是他害死老爺的

似乎來得太過突然。 !」那老婦含恨地說。 魯雨不敢輕擧妄動;事實上眼前一切

暴斃更加突然。 不但是老婦的攻擊來得突然,黃狗之

惕作用,他這時已死在老婦的雙刀之下 若非那茶杯及時發出了音响,對魯雨起警 老婦神情木然。 還有那茶杯爲什麼會突然之間破裂?

杜岩梅却向魯雨道歉

可能對你有點誤會。」 她對魯雨抱歉地說:「對不起,三婆

「她是誰?」魯雨驚魂未定,却怔怔

非常留意他的表情 「你以爲她是誰?」杜若梅瞪住魯雨

「她的武功不錯,但爲什麼會對我有 魯雨問

所誤會? 杜若梅走近桌前 徽纖玉手,

望向天井那邊,再仰首望向瓦面之上。 破杯稍爲收拾一下, 杜若梅的視綫又移向桌上後面 然後又若有所思地,

靠近屏風的盆栽 她的視綫就停在那裏

不知道她想什 麼

莫名其妙的 ,眼前就有許多事情令他感到

乎多了 例如杜若梅將破杯的碎片收拾時 一些什麼

那好像是一粒小小的石子。杜若梅巳

將那小小的石子握在掌心 從她 剛才的表情觀察,她分明在懷疑

魯雨可能另有同黨。 「你究竟是什麼人?」 杜若梅終於又

魯雨道: 「我叫魯雨, 早巳介紹過了

杜世伯究竟在何處?」

說 「他已登仙界!」杜若梅神色黯然地

「他死了!」杜若梅回轉身來!瞪住 魯雨差些兒以爲聽錯了

的? 魯雨:那表情十分之奇異 魯雨不由自主地問••「他爲什麼會死

家外出 「我也不知道,因爲我那時候剛好離 ,回來時所有的人都死了。」杜若

到事情有些奇怪

K20

梅神情呆木地盯住魯雨。

魯雨感到有點不寒而慄 「聽說是你殺死巡按大人的 ,是不?

不可能讓他有這種好運氣關。除了有人從中助他一時

加上當時情勢委實太危急,他擋得住

除了有人從中助他一臂之力之外,絕例如那黃狗的突然暴斃,顯然與他無

杜若梅忽然又問

你父親有沒有對你說過?」 「嗯!」魯雨怔了一怔。 「這件事

「不怕老實告訴你,殺死巡按大人

撲咬,他勢必失去重心

,老婦雙刀就更得

亦不足爲奇。

因爲當時如果黃狗一旦向他

非黃狗及時暴斃,他勢必受傷,甚至死去 老婦雙刀,却顧不了黃狗的狂撲猛噬;若

是他老人家的主意。」 「胡說!」杜若梅勃然大怒・ 「你做

你的事,爲什麼要連累我的家人?」 「嗯,你的意思是 」魯雨想下去

列兩種可能..

至於那杯子,當初魯雨還以爲出自下

攪的,總之我父親已被殺,他死得不明不 府抓去處决了,是不?」 就會明白,「一定是杜世伯他們,已被官 杜若梅道••「這件事我也不知道怎麼

果。 老 過這件事確是由令尊發起!我只不過受他 白;我的家人則下落不明。 人家慫恿。事前我絕未想到有此可怕後 「這也難怪你傷心!」魯雨道。「不

杯因而破裂

可以透過那兒向魯雨發射暗器。

他想像到可能是暗器擊中了茶杯,茶

既然可以透過那兒望入內堂,老婦自然亦

因爲屛風之上有雕木通花,剛才魯雨

能以暗器首先向他襲擊。

一,老婦未直接向他進攻之前

黨?:」 杜若梅忽然又問他道。 「你有多少同

黨? 「同黨?」魯雨又是一怔! 「什麼同

夢中黨醒了一樣。

杜若梅大概猜對了

,的確有人在暗中

出了警告。現在經杜若梅提醒,他就像在

所以他反而未有想到有人及時向他發 也許是由於他並未發現那顆小小的石 然受不了毒液的侵襲,因而分裂

當魯雨將毒茶傾入那盆盆栽之後,空杯仍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茶中有毒,所以

你 說 他用石子擊破了這隻杯 「剛才分明是你的同黨暗中出手帮了 「你休想騙我!」杜若梅有些生氣地

平凡

,但爲什麼不見他露面?

助了他一臂之力;而且這個人的武功絕

不

竟能將一隻杯子擊破,可見功力相當。 「這石子很小,要運動可不容易,但它 魯雨像夢中驚醒一樣;事實上他早感 杜若梅將手上一顆小石亮出來,又說

> 魯雨不期而然又想起了劉郎。 他是誰?爲什麼他要帮自己?

正因爲他想起劉郎,所以他才不由自

主地大吃了一驚。 劉郎是由他親自擊暈的,然後他又親

自動手將他推落水中。

帮他是爲了錢,這個人又爲什麼? 劉郎既然死了,還有誰來帮他?劉郎 照常理忖測,他是必死無疑了

誰在暗中帮了我。」 魯雨道• 「我沒有同黨。 我也不知道

「你別裝蒜了! 」杜若梅道。

死得不明不白,你現在又找上門來,更有

出了事。 有約在先。但我發夢也想不到,他竟然會 同黨,到底你想怎麼樣?不妨直說。」 魯雨道。「我來找令尊,是因爲跟他

所知,你殺人犯法,不該連累我們。」 一部份責任。老實說,這件事之前我一無 杜若梅道。「我父之死,你必須負上

雨道,「現在你要我怎麼樣?」 「是的,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魯

「留下來帮帮我,我要找我的家人

杜若梅的怒氣似乎消了一些。 她獎了一口氣, 在桌子一旁坐了下來

你可知道這是什麼?」 ,又示意魯雨在另一邊坐下 杜若梅忽然又指指那盆盆栽,道。

「我對盆栽並無研究。」魯雨說。

去加以埋葬。 魯雨記得杜海並未提及他女兒也懂武 老婦這時亦已將黃狗的屍體拖到後院

是什麼植物,但我却知道它的功用。」 ,但現在她却帶了一把劍 杜若梅道。「老實說,我也不知道這

問魯雨••「你可知道這是什麼?」 茶取了過來,又探襲取出一包粉末,回頭 說到這裏,杜若梅霍然站起,將一杯

杜若梅道•「這是毒藥。

不到一盞茶時份,那盆盆栽立即變成 只見杜若梅將那小包毒藥粉末傾入茶 輕輕搖勻,再注入那盆盆栽之中。

意斟茶給你,你爲什麼不敢喝?」 杜若梅輕輕一笑。「剛才三婆一片好 魯雨不明白她的意思,呆呆瞪住她

現在;但從剛才那一着忖測,你顯然是個 入盆栽去的情形,已被對方識破。 杜若梅道。「我要毒死你,也不會揀 」魯雨開始明白了,他將茶注

魯雨苦笑道。「你也不能怪我,因爲

事?'」杜若梅問。 「我父約你,一定有事,到底是什麼 我所約的人並不在這裏,」 魯雨道。「人都死了 「我是他唯一的女兒,說了出來, 說來何用?」 可

能對你會有好處。 嗯 」魯雨想了想,反問道••

他有沒有提及過錢的事?」

,我們這次相約是爲了錢。」

他欠你錢?

魯雨豎起五隻手指

「五十両銀?」

不!五百両,而且不是銀。

「難道是五百両黄金?」

來,他有重要事情禀告。」 那人悄悄向金毛虎報告:「徐勇剛回 這邊又有另外一個人入來。

的人發覺眞相

後來他也不敢停留,以免被「青衫都

道怕他們兩兄弟?」

「去叫他入來吧!」金毛虎吩咐來人

了劉郎和徐勇等人在內。 發覺最少有幾個人未見回來,其中就包括 較早時,金毛虎點過了殺手的人數,

了金家堡的,事後却死得不明不白。此事 至於霍文達,他是被人發覺最早離開

件事

免他聞風先遁,所以不讓其他殺手知道這

金毛虎要等劉郎回來之後才發難,以

因爲他相信劉郎遲早還會回來。

文達生前的懷疑,覺得劉郎的確可疑

金毛虎聽了徐勇的報告,再回憶起霍

懷疑何氏兄弟未必就是爲了官府的賞格那

但是,金毛虎並不想得那麼簡單;他

然而他反而叫徐勇切勿將此事張揚,

金毛虎亦巳經知道了。 現在徐勇匆匆趕回這臨時大本營來

,叫店小二送入房間去進食

又有人來報告•何氏兄弟剛點了酒菜

金毛虎靈機一觸,召來手下

,吩咐他

向金毛虎報告一件令他大感震驚的事。 原來徐勇年紀雖輕,却胆色過人,他

依計行事

奉了金毛虎之命,要在這班殺手之中,追

查誰是「內奸」。

事後徐勇才發覺他將一名青衣客擊暈, 他發覺劉郎行踪可疑,一度離羣失踪 徐勇終於有了發現。

以省回

一場惡門。

,以爲如此便可以事半功倍。最少亦可

金毛虎叫人在酒菜中悄悄落下了蒙汗

酒菜送了入去,照計藥力也總該發作

拖入樹叢中,假冒那青衣客滲入「青衫帮 客擊暈,除下他身上的衣帽,照劉郎一樣 徐勇靈機一觸,也照樣將另一名青衣

假扮青衣客灣入了「青衫帮」

中。

動

的

,依舊留在桌上。

面對住一列屋頂的窓門打開了。

金毛虎鼠出窻外,隣近屋頂之上,

何氏兄弟並不在房內,酒菜却原封不

但是,房內空空如此

金毛虎一聲號令,各人便破門而入

視劉郎看看他所作所爲,是否「內奸」? 與魯雨雙雙逃去。 就憑這樣,徐勇發覺劉郎在大隊渡河 徐勇的目的自然與劉郎不同。他要監

見不到有人

能窺出了破綻,及時逃去。

金毛虎心感不妙,立即下令撤退

何氏兄弟看來亦非等閒之輩。他們竟

河中,令他功虧一篑。 無奈就在混亂中,馬失重心,人也墮入 當時他想快馬加鞭,追踪上去,但是

追了過去,但巳失了劉郎和魯雨的影子 事後他雖然乘住混亂中再度爬上馬背

> 「他怎麼會欠下你這麼多錢?」 「那是殺人的代價。」

魯雨點點頭!然後又長長地嘆了一 「哦!我明白了,他收買你!」

氣 「不過,你放心!」杜若梅出乎意外 「可惜,他人也死了!

地爽快,「這筆數目,我會給你!」 「你給我?」

「是的,我是他唯一的女兒,自然由

不名一文。」 我才可以有足够的錢給你。因爲我身上已 條件,你必須帮帮我;事實上,也要你帮我負責。」杜若梅又說,「不過,我有個 魯雨心裏想。他本身也被官府通緝,

另 留下來,自然不是辦法。 一方面又被金家堡的人追殺。假如長此 但是,他終於答允了杜若梅暫時留下

來 ,因爲他另有打算。

為找主謀人 天涯苦追踪

發生了爭吵。

正召見他的一班殺手 在一間客棧之內 ,金家堡堡主金毛虎

毛虎非常不開心 這班人已失去了魯雨的下落,令到金

金毛虎更加暴跳如雷。 尤其是當有人提及追殺途中的情形時

的客房已宣佈客滿,不再招客。 客棧已被金毛虎全部包了下來,所有

店東也無可奈何。 金毛虎要利用這裏作爲他的大本營

有些殺手說到追殺魯雨時的情形,也

從中阻梗,也提及衆多的青衣客。 表現得十分激奮。他們提及何氏兄弟,曾

他們兄弟二人才會阻止別人去殺魯雨 虎猜測他們可能是爲了官府的賞格。因此 聲言要生擒活捉。 何氏兄弟在江湖上並沒有名氣, 金毛 還

П

毫無疑問,他們是有計劃要分散追殺 但是那班青衣客又是何方神聖?

者的「視綫」,所以每個人均打扮成魯雨 樣,讓追殺者無所適從。

,從容逃去無踪。 結果,魯雨就在他們有計劃的掩護下

一些什麼事。 大部份的殺手,根本就不知道後來發生了 自然以上只是金毛虎所能聽到的。

時就不知道。 及渡河時逃脫的過程等等,最少金毛虎暫 魯雨如何被「靑衫帮」 的人監視,以

原來有人投宿,但爲店東拒絕,因 外面傳來一 陣吵鬧聲。

門外正擬到此投宿的人,就是何氏兄弟 —何向隆和何志興兄弟二人。 與此同時,有一名殺手奔告金毛虎

好的房間裏去。 手下領命而去。各人亦紛紛回到事先分配 金毛虎非常高興,立即向手下授計:

待明天再說,想不到却被人拒於門外 客棧,滿以爲可以在此投宿一宵,一切留 疲於奔命,又倦又餓,難得找到這麼一間 店東本來對他說,巳告客滿,但回頭 何向隆和何志與兄弟二人,經過整日

們都跟他們見過面,自然認得他們 白。看看他們是否官府裏的人。」 阮昌順離開了金毛虎的房間 金毛虎悄 「絕對就是他們 「你看清楚了沒有?是不是他們?」 悄向他身邊的一名殺才阮昌

麼的單純。金毛虎担心他們是官方綫眼。 當他撲了一個空之後,就匆匆 那影子朝屋後走去。

—背影。一掠而過也是快得出奇

是沒有敢阻止這班人離去。 帶着各人,離開了那家客棧。 就是連店東也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就

失 反正對方是付足了租錢,店東並無損

官差前來,將客棧重重圍困 就在金毛虎等人雕去之後不久,大批

因 客棧裏的人這時才明白,事出果然有 可惜官差們撲了一個空。

杜海的家中

女人。說出來頗難令人入信。 大宅就只住了兩個人 這裏少說也有二三十間房。然而這幢 ·而且這兩個還是

不過今夜却多了一個男人,他就是魯

魯雨被安置在客房裏,仍然難免會有

些提心吊胆 因此,他吹熄了燈之後,好久還是無

床上 法可以安心入睡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疑心生暗鬼,躺在 ,彷彿聽到了一些步履聲。

他立刻翻身下床,竄至寓前,往外窺

果然有個人影閃過。

又改變了口風。

都是男人,一間也够用了。 」掌櫃先生由裏面出來說, 「剛好有位朋友肯選就,讓出一間房 「其實大家

是心滿意足 何氏兄弟本來也不打算租兩間,自然

是一 江湖才可以憑經驗和感覺感應得到。如果 般人,必然一無所覺。 氣氛有些緊迫:這只有老

子上坐了食客 ,意思是提醒他必須小心。加上店東剛才 口風變得太快,令他們感到事不尋常 何向隆朝食堂掃了一眼,只有兩張桌 何向隆和他弟弟何志興遞了一個眼色

亦未見開懷飲食 那些食客態度十分不自然,既不交談

幢幢,總之他就感到殺機四伏 此外,仰首上望時,又發覺有些房間人影 回頭一看,客棧的門却關上了 何向隆一入來就發覺他們目露兇光:

處處提防,步步爲營 掌櫃先生將兄弟二人帶到樓上一間房 何氏兄弟勢成騎虎,只有硬住頭皮

去。當他們經過其他房間時,剛才發現的 人影又不見了。事態更覺可疑

阮昌順道•「我

金毛虎道。「大家準備好,我要查個

鬼,連男女也分不出來;總之是個影子—

魯雨不敢怠慢,立即也越過了窗口

摸黑追了過去。 但是,那影子未見再出現

那邊有燈光透出。 魯雨正想折返房中,忽然又發覺後堂 那間房不知住了一些什麼人,照計應

除了她們之外,這裏沒有其他人居住。 該是杜若梅,或者三婆吧!就魯雨所知 紙懲投影,有兩個人正在房內交談

和三婆。 影子也清清楚楚顯示出 夜巳深,她們還在談些什麼? ,她們是杜若

份 ,應該分別睡在兩間房才對 就憑魯雨的想像,她們既是主僕的身

個女人的談話聲 他躲身窗外,隱約可以聽到房間裏兩 於是他悄悄走了過去。

這分明是杜若梅的聲音。 「母親,聽我勸吧!我們不能殺他!

「他的身份我們已經證實了,還等什

麼?」這是那老婦「三婆」的聲音。 「他只是被人收買的,殺了他,反而

認被人收買麼?一 把綫索都弄斷了。」 「他已經供出了誰是元兇;他不是承

「是的,但是,如果他死了 ,將來如

何有生口對證?」 -」老婦頓住了。

魯雨聽不到二人的談話 ,却聽到窓門

唯一的光綫乃是來自天牛的星光 外面一片昏黑,屋子裏也沒有長明燈

K22

離這間客棧? 甚至有人說••「我們有這麼多人,難

金家堡的殺手都不明白,爲什麼要撒

被人推開的聲音。

。一條人影已搶到了跟前。 魯雨心知不妙,可惜他已來不及撤退

靈活身手。 那刀光,那人影,全是魯雨所熟悉的

魯雨除了挺刀反抗之外,沒有別的選

方住手。 但當她發覺那是魯雨時,立即連聲叫住雙 杜若梅也由房內衝出 ,以爲有刺客:

杜若梅的勸告。 正當二人刀來刀往之時 然而老婦正殺得性起,根本沒有理會 ,那邊突如其

重

來地有人吆喝一聲。 眼前這三個人都心裏有數,知道這間

現時,各人無不驚愕。 屋暫時沒有第四個人居住,所以當此人出

走廊那邊走過來。 「顏夫人,請住手!」 一個男人正由

,他又怎敢再動手? 對方是個女人,魯雨見人家停止進攻 老婦在盛怒之下,竟然呆住了一陣

應各有不同。 一個身形逐漸接近他們 ,三個人的反

的; 但對方似乎早 已洞悉。 · 因爲她在這兒的身份,照計沒有人知道 老婦被人稱作「顏夫人」 ,旣驚且奇

「杜若梅」

本來就是不想殺魯雨,只

了手:但對方又是何方神聖? 是她無法勸止老婦。現在難得有人令她住 至於魯雨本人,他在這一刹那間,

怕也沒有這麼容易。

嘿

,沒有跟他出巡,

否則這小子想動手

他並不相信鬼話,然而眼前的事根本

感到渾身發抖

就不可能發生。

正是劉郎 原來他已認出了那個熟悉的身形,他

劉郎早巳獨斃河中 ,他怎麼還有可能

背轉身就走。 魯雨這一驚非同小可 ,他幾乎得立即

但是·劉郎並無惡意。 而且轉眼之間

巳到了三人的面前。

劉郎輕輕一笑。「我是誰似乎並不太 ,最重要的還是你是誰! 老婦不禁問道•• 「你是誰?

你怎麼還未死?」 魯雨却情不自禁地,吶吶地問••

三次! 有我劉郎,怕你至今爲止,最少也死了兩 實我死了對你並無好處。老實說,如果沒 「你很想我死麼?」 劉郎笑道: 「其

老婦冷然一 「哦!原來你就是江湖上的流浪漢! 笑, 「怪不得你這麼愛管閒

上來?只不過想講句公道話而已! 老婦道:「你怎麼知道我是誰?」 劉郎道。「劉郎豈敢管到顏夫人的

你這副身手 你固執,顏大人也不必被人刺殺;就以 老婦黯然長嘆一聲。「是的,我怕跋 「我當然知道。 ,已足够保護大人的安全。 」劉郞道, 「當日若

婆」 巡按大人顏仲軒的妻子,並不是什 魯雨不必再聽下去,也知道這是已故

> 軒的女兒。 ,那麼,她亦非「杜若梅」 剛才魯雨又偷聽到那少女叫她「母親 ,而是顔仲

諸於禮。除非彼此是一對情人那又不同。 揚巾半遮面,要看淸楚廬山面目,就會失 閨秀會見客人時,總是羞人答答的,垂首 魯雨所以認錯了人,只因爲古代大家

會問他們何故會獃在這裏。 們坦然說出她們並非杜家的人,人家一定 這也完全由於這兒是杜家的緣故;假如她 然則,她爲什麼要冒充「杜若梅」?

最少他不相信那少女的話 杜海是否也死了。至此魯雨亦心存懷疑 顔仲軒的女兒曾對魯雨說

敵 下來談談,因爲就我所知,你們正四面受 人道··「看來你們雙方面都應該好好的坐 任何一方面到下去,都沒有好處! 劉郎也知道這局面非常尷尬,他對三

真正要殺你丈夫的事。换句話說,他只是 被人收買,另外還有幕後人。 劉郎道:「他只是動手的人 ,却並非

「當初我也不知道,但現在總算知

杜若梅和她的家人究竟又去了那裏?

過,杜海死了。

人,我豈能將他放過? 顏夫人道••「他是我殺夫仇

顏夫人問劉郞道:「你可知道幕後人

收買你的人,可是杜海? 了一些。」劉郞望住呆如木鷄的魯雨。 一道

可惜,我來遲一步,給他逃走了!」己,因爲他實在敬畏這個人。他又說,了正是他!」魯雨但願劉郎不怪實

想不到,總算沒有白等一 ,可惜也來遲半步,所以只好在這裏等 顏夫人道••「我們也查得杜海是主謀

,但亦足以令到魯雨感到畏懼。 她用凌厲的目光盯魯住雨 僅僅是房間一窓口透射出來的 儘管光綫

是他的話 他不知道劉耶是否還生氣;如果換轉 他當然生氣。

的見解 的主謀人;眞正的幕後主謀可能另有其人 要設法找到他。也許杜海仍然不是最重要劉郎又說道。「杜海未死,我們一定 ,所以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找到他! 顏夫人和她的女兒如玉也同意了劉郎 。只有魯雨不作聲

他的恩人,但他却恩將仇報。物,但現在他面對的人之中,一個是救過 他當然不好意思,他雖然是個核心人

另外二個都是他刺殺的人的家眷。

作商議吧! ,我們還是先睡一覺,一切留待明天再 劉郎對他們三人說•「時候已經不早 他不好意思地垂下頭來,默默無言

中;劉郎則陪伴住魯雨 於是顏夫人和她的女兒顏如玉折返房 ,走向前面客房那

魯雨一邊走一邊不好意思地說・

我才上來。你最不應該留下那匹馬兒,假住作量倒,吸一口氣倒進水中去。你走後可以清楚見到你下手從後面擊我;我只是。河水很靜,水面有如一面鏡子,所以我 我不好, 劉郎道••「我早巳看出你的陰謀詭計 我不想讓你知道得太多!

到半途。自然更難追踪你到這兒來!」 如你把牠一併帶走的話,這時候我可能未

我反而恩將仇報! 「事實上是我自己不好,你再三救了我 「你眞了不起!」魯雨心服口服地說

時已和魯雨二人到了客房門口 ,過去的事別再提。」 劉郎這

的好人。有了你我才感到安全。」 魯雨道••「這裏面有兩張床,你也進 ·老實說,現在我才覺得你是一等

頸上加一刀吧?」 劉郎笑道•「你不會睡到半夜,在我

魯雨道 「別開玩笑了,我怎麼敢再對付你呢

了窗口往外張望 魯雨倒向床上就想睡,但劉郎却步向 劉郎於是與魯雨一齊進了那間客房

環境,以防不測。他雖然也像魯爾一樣感到疲倦非常,

之間見到了一些人影。 豈料就當劉郎往愈前張望之際,無意

面 有十來個。他們已將這兒團團包圍。 企圖,而且不止一個;放眼四望,最少也 ,閃閃縮縮,鬼鬼祟祟的,顯然是另有 那些人影分別躱在一些灌木與野草後

極端的冷靜。 劉郎心裏雖然感到吃驚,但態度却是

眼經巳睡了過去。 他悄悄走向魯雨的床緣,發覺魯雨轉

「事情不大妙,這兒被人包圍! 魯雨睡意正濃,但給劉郎這麼一說 他輕輕用手推醒魯雨,在他耳畔說道

整個兒紮醒,坐了起來。

她的女兒。」 悄悄離開這間房,然後再去會合顏夫人和劉郎低語道。 「冷靜點!現在我們先

離去就是。」 魯雨道••「爲什麼找他們,我們悄悄

杜海,你們都有一個共同目標。人多好做 正好有所表現!」 們是巡按大人的家眷,假如你存心改過 ,你怎麼可以丢下她們不顧?再說,她 魯雨不敢再作聲,緊隨劉郎悄悄離開 劉郎道:「你要找杜海,她們也要找

了那間客房。 二人摸黑來到後堂,發覺母女二人所

住的那間房內的燈光已告熄滅了。 魯雨對劉郎道••「我先到屋後看看是

否有路可逃。」 劉郎警告他•「你想活得耐久一些

魯雨走向了後門。 「放心吧!沒有你,我决不會走!」 就切勿獨自離去!」

節輕輕叩門 劉郎單獨竄向母女二人的房門,用指

熟睡未醒,他便會加重一點氣力,將門板 再敲响一些。 如房內仍無動靜的話,亦即表示母女二人 他全神貫注傾聽着房間裏的動靜,假

一時疏忽了來自背後的威脅。 但是,就在他全神注意房內之際,却

之上 一把凉冰冰的劍鋒,架在劉郎的頸項

會怎樣;假如他要逞强,無論如何也遲了 一些。勉强反抗,他的頭顧就會離開他的 劉郎不敢動,他知道這種事情的後果

爲?」 「三更半夜你選跑到這裏來,意欲何一種軟柔的聲音,在劉郎的背後响起

大小姐?」 劉郞悄悄舒了一口氣: 「你可是顏家

「是又怎麼樣?你這登徒郎子!」

如玉帶着嬌嗔,把劍移開

圍,我只是來通知你兩母女一齊走!」時候來找你。」劉郎說,「這裏已被人包 爾如玉半信半疑道··「是誰要對付我 「縱然我是色胆包天,也不會揀這個

事不妨先從壞處想;想得太樂觀,很容易 產生悲劇!」 「我也不知道。 劉郎道・ 「不過凡

們一齊走吧! 「好吧!」顏如玉終於說: 「就讓我

「她在那邊!」 「顏夫人呢?」 顏如玉的玉指指向後 劉郎關心地問

門那邊。

質在難以想像下去 假如他們又冤家路窄,在那兒相逢,後果 恨魯雨,而魯雨這時亦在後門等待劉郎 劉郎頓然吃驚起來! 他知道顏夫人憎

門那邊。 劉郎一聲不响,脚步加速,直奔向後

身形看,他們正是顏夫人和魯雨 後院靠近後門處,乒乒乓乓的打起來;從 果然不出所料,此時有二個人影,在

父報仇,找出真正的元兇,否則,無論如她說••「你快勸開令壽堂,除非你不想爲 父報仇,找出真正的元兇,否則 劉郎發覺顏如玉尾隨而來,忙回頭對

K24

劉郎也帮着勸開了魯雨

打鬥時刀鋒交併的聲浪 然而這一切都似乎太遲了 6、加速了屋外人的 一太遲了,因爲他們

由分說,就朝住四人展開了包圍之勢。 湧進了數名大漢,他們不

何武器 樣的緣故。事實上這個人絕不喜歡携帶任 衣客時,本來有一把刀,那是爲了假得像 劉郎身邊沒有任何兵器;他假扮成青

張。這些人之中,包括了魯雨和顏夫人在他不緊張,但與他同時迎敵的人却替他緊 現在他變成了赤手空拳,面對强敵

也會過來帮劉郎一把。 的。可惜當時他們正自顧不 等田地,他們只知道手無寸鐵的總是吃虧 他們並不知道劉郎的武功究竟高到何 暇,否則最少

看得清楚究竟他如何出手,已見兩條人影 竟然疾似閃電。「蓬蓬」兩聲,也沒有人 這時候如果劉郎要奪取一把刀或者 劉郎不慌不忙,在刀光劍影中攢動

柄劍,那是易如反掌的事:但是他却認爲 沒有這種必要。 他鼠向魯雨那邊;魯雨正被二名大漢

包圍住,感到難以應付,劉郎正是來得及

開玩笑地說·「姓魯的

,別忘記你還欠我

我走-一筆錢,除非你想賴賬,否則最好立刻跟

魯雨這時候却替顏氏母女担心起來。

劉郎反而放心。「只要你跟我走,她

們母女二人一定跟隨而來。」 魯雨於是聽從劉郎的主意,且戰且退

撤向後門那邊。

,二名大漢之中,已有一人掩面倒出丈外 遲疑,劉郎已偕同魯雨突圍而去 劉郎掌風如電,另一人亦聞風胆喪。稍 劉郎吆喝一聲,人隨身轉,衣袖帶風

劉郎和魯雨奔向馬廐那邊。

住繩索,奔向後院門外。那兒仍傳來陣陣 的 。二人合騎一匹,另一匹則被他們牽引 那兒只有兩匹馬,都是他們二人騎來

來都是自己人啊!」 劉郎揚聲叫道:「不要打了 ,大家原

揚聲叫了過來,均表愕然。 事實上任何人在這種情形底下 各人正苦纏不休,聽到劉郎在馬背上

自主的呆了一呆。 劉郎就趁住這一刹那間,策馬衝入人 ,也會

墓之

頭腦保持淸醒,操刀提劍,砍殺過來。 猶疑起來。不敢立即作出反應·但也有人 有些人就是爲了那一句「自己人」而

住 ,把企圖欄阻的大漢鞭打得叫苦連天。 一條馬韁,揮動的虎虎生風,居高臨下 劉郎一手執穩了韁繩,另一隻手則執

魯雨則坐在劉郎的身後,一手摟住劉

郎,一手牽引住另一匹馬,橫衝直撞,來

劉郎高聲招呼着顏氏母女,叫她們快

些上馬逃走。

難得劉郎他們送來一匹馬。

未遇到任何抵抗 半步,他帶人由前門攻入,出乎意外地 手們。只可惜身為首領的金毛虎,來遲了

的時候,劉郎等人已經逃去無踪。

再加上身形輪廓,他們便肯定那是劉郎。 人向他投訴,指出劉郎就是「內奸」,但 個身手不凡,而且赤手空拳;這種跡象 金毛虎自然十分的生氣,較早時已有

虎於是開始深信不疑。

母女二人虚幌兩招,隨即飛身上馬。 四人兩騎,再度突圍,乘住黑夜中落

的四個人之中,有一個就是劉郎。

了另一件事,加上現在的各人口述!金毛

索;帶了其他人朝劉郎等人逃去的方向追金毛虎立即下令留下小部份人在此搜

顏氏母女正被衆大漢重重圍困之後

目則難辨。 黑夜中只有暗淡星光,身形可見,面

他還半信半疑,主要還是沒有證據。

荒而逃 圍攻杜家大宅的人,正是金家堡的殺

但時在黑夜之中,他們必須步步爲營

但仍然有人向金毛虎力證:剛才逃去

後來徐勇在途中客棧裏面又向他密告

去

馬兒的速度減慢。 兩馬四人,逃了一

程,顏如玉突然將

因此,當金毛虎帶人趕到大宅後院來

這些人並非具有夜眼,只是發覺其中

就不要放過那班人。」 道。 顏夫人由馬背上側過頭來問: 兩匹馬也在這個時候不約而同地,停 顏如玉道。「假如我們要找到杜海, 劉郎道:「你要找這班人實在太容易 劉郎担心後面有人追來,所以回頭問 劉郎吃驚地問:「爲什麼? 顏如玉道:「我們要返杜家去!」 「金家堡?」顏氏母女同時一怔 「金家堡的殺手! 「你猜他們是誰?」 「發生了什麼事? 「我只是猜測而已」 「母親懷疑那班人可能是杜海的同黨 「你難道知道他們是誰?

高强的江湖人物。你問他幹嗎?」 毛虎,他手下的殺手之中, 乎跟金家堡的人好熟。 劉郎道。「並非好熟,只知道有個金 有不少是武功

劉郎道••「的確是有這麼一回事!」小子,你可知道這件事?」顏夫人道。 「姓魯的!」顏夫人很不容易地喝問 「聽說金家堡也懸紅要追殺那姓魯的

的 過來•「你與那姓金的,有什麼過節?」 魯雨吶吶地說••「我並不認識那姓金

顏夫人又問••「那麼,他爲什麼懸賞

傷得很重,難冤感到歉疚。 劉郎以爲顏氏母女跌傷了,而且可能

三長兩短,我會殺了你!」 家說•「快去照顧我女兒,如果她有什麼 他首先過去,想扶起顏夫人,但老人

武功比他高出了許多。

總之,二人上馬後,魯雨變成了俘虜

,迅速策馬離去。

夫人施展了她的點穴技巧,也可能是她的

可能是魯雨當時也跌傷了

,可能是顏

所以經老人家那麼一提,他立刻走向顏如 玉的身邊。 只不過禍是由自己闖,對方又是個女流 劉郎自然不會担心她真的殺死自己

即回頭飛奔而去。

劉郎連聲喝止無效,也急忙策馬追趕

回杜家大宅去!」

顏如玉言聽計從,一揚韁繩,馬兒立

夫人忽然又對她女兒說••「如玉,快快折

「嗯!這件事,我看有些奇怪!」顏 「我怎麼知道?」魯雨說。

似傷得那麼嚴重,但她爲什麼動也不動的 他想伸手將她扶起來。看樣子,她不

將顏如玉推開。

勢危急,他已管不了什麼憐香惜玉,一掌

劉郎本來也是個惜花人,無奈這時情

臂就有如蛇一般,將他纏住不放。

他想站起來,但被顏如玉纏住

,她雙

劉郎如夢初覺,大吃一驚。

·就在這刹那間,顏如玉巳自地上躍起 劉郎突然感到不妙,他迅速回轉身來

亦跑得更快。

轉眼之間,劉郎的座騎已越過了顏氏

劉郎騎術高明,馬兒在他的袴下自然

兩乘快馬在黑夜中追逐,走勢仍然快

伸出雙手將他纏住。 在那電光石火的刹那間,劉郎究竟想 劉郎爲什麼會感到不妙?

苦苦纏住他,却被他推得仰倒地上

劉郎迅速登上馬背,力追而去。

顏如玉急急自地上跳起來,連聲叫喊

但劉郎並沒有理睬他。

剛才他們離開杜家大宅之後,本來就

,究竟還差了一大截!因此,顏如玉雖然

顏如玉雖懂武功,但與劉郎比較起來

劉郎是個聰明人,他的警覺性極高 一些什麼?

刹那間的愚蠢」! 但在混亂的情况下,即使聰明人也會有

稍爲一失重心,必然是人翻馬倒

但是劉郎藝高人胆大,他不但做到了

,而且做得極之好。

分心分力去拉停正在奔馳中的另一匹馬;

方面要控制住自己這匹馬,另一方面却要

將馬拉停;劉郎迫於無奈惟有伸手過去。

劉郎仍在揚聲勸止,無奈顏如玉並未

這動作自然非常之危險,因爲劉郎一

中有詐」的詭計 原來劉郎管得了救人,却疏忽了「此

圖,又再奔向了北方。

也就是說,他們仍然照原來的方向逃

方:現在顧夫人挾持住魯雨,不知有何企 朝北逃走,但顏氏母女施詭計時又折返南

行動? 過來看看顏如玉?其實顏如玉所傷也不重 會不會母女二人這一次是有什麼計劃的 他猛然想起,就是顏夫人爲什麼要他

的魯雨却身不由主地翻倒下去。

背上二人亦頓失重心,齊齊翻落馬下。

劉郎看見他們四個人之中竟有三個跌

顏氏母女的座騎被劉郎拉停之後,馬

就顧不了人,劉郎自己沒有倒下,他背後

兩騎均在疾馳中,所以劉郎顧得馬兒

馬。 身邊,然後變作兩條人影,一齊飛身上了 顏夫人已經有所行動:一條人影掠過魯雨 當劉郎回轉身來的時候,果然見到了

能再次追上顏夫人的座騎。

所以劉郎快馬加鞭,狂衝猛跳,希望

麻鷹抓小鷄一樣,魯兩竟然毫無反抗之力 當顔夫人掠過魯雨身邊的時候,直如

影

一段的途程,仍然見不到另一匹馬兒的踪

但是在黑夜之中,劉郎策馬狂奔了好

前追趕,不顧一切危險。 劉郎萬二分的焦急,他忘我地拚命往

劉郎救魯雨巳非頭一次;最早由獄中而是因爲他是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劉郎要救魯雨,並非爲了什麼交情

將魯雨救出來的,正是他

發佈的一項密令 那是因爲劉郎在金家堡聽到了金毛虎

亦勢必會全盤失敗。 魯雨固然會死得不明不白,他的原來計劃 劉郎知道,假如他不及時採取行動的話 當時金毛虎正派人到獄中刺殺魯雨

劉郎的計劃就是要追查刺殺巡按大人

額仲軒的幕後眞相

個組織的首領:他要深入偵查。 投入金家堡。因爲他覺得金毛虎可 湖上具有武功 較早時,劉郎聽說金毛虎大事招攬江 的人做殺手。所以他也設法 能是一

就憑住劉郎赤手空拳,令到許多江湖

出來,又沿途在暗中保護他 晚才有了這發現,於是他搶先將魯雨救了 劉郎滲入了金家堡之後 ,直至到那一

疑問,在金毛虎面前慫恿 下了破綻,這才引致已故的殺手霍文達的 只不過劉郎不習慣使用兵器, 難免留

還好劉郎行動迅速,及時返回金家堡

替魯雨的安危担心;萬一顏夫人堅持婦人

劉郎不知道顔夫人意欲何爲,但他却

之見,要對魯雨加以報復,劉郎的計劃便

大有可能因此而失敗。

的睡房中去,未被揭穿 ,滲入青衣客人羣之中,對他展開秘密監 的人時,却被徐勇識破, 但是他却想不到:當他假冒「靑衫帮

視行動 ,劉郎的計劃又是什麼?

落馬下,他也只好翻身下馬。

顏如玉軟綿綿地倒在地上,好像是昏

K26

上。

倒過去。魯雨半坐地上。顏夫人則蜷伏地

進一步揭穿整個事件的眞相。 最重要的就是將幕後主謀人找出來,

郎早巳下定决心,欣然接受挑戰。 無疑這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但劉

中 那就是關鍵性的人物魯雨已落入他的手 劉郎的計劃本來已獲得了初步的成功

去殺死巡按大人。 口中知道了有人收買他

那個人就是杜海

海 論如何也不肯供出杜海的名字。 ,可惜魯雨不守諾言,在劉郎面前, 劉郎千方百計要令到魯雨帶他去見杜

也不會被劉郎跟踪到杜家來。 這次若非魯雨以爲劉郎死在河中,他

家人巳不知去向。 然而來到了杜家之後,才知道杜海

-巡按大人顏仲軒的妻女。 顔氏母女原是苦主:她們是被害者— 却中途殺出了顔氏母女。

對了 法看似十分愚蠢,但是結果却證明她們做 了等候杜海和他的同謀人送上門來。這方 顏氏母女所以獃在杜家,原來正是爲

如證明了她們的想法也是對的。 她們終於等到了魯雨這個殺人者!正

得萬一他死了,反而便宜了真正的幕後人 。最少以後就沒有人指證他們了。 但是 因此,劉郎看見魯雨被顏夫人擄去, ,魯雨實在並非主謀人;劉郎覺

和魯雨二人的影子 他匆匆趕了一程,仍然見不到顏夫人 就無法不焦急。

個少 女,怎麼可以一個人留在這荒郊? 於是劉郎立即策馬回程 劉郎這時才想起顏如玉的處境;她是

有大隊人馬在大路上出現 但是,那邊塵頭大起,即使在黑夜之 灰暗天色之下,仍然可以察覺得到正

劉郎這一急非同小可 ,因爲他還不知

機 去救顏如玉。 他既追不到顏夫人和魯雨 眼前反而又出現了空前的危 ,又無法

宅來,他們及時突圍而出。 想得到;較早時金家堡的人殺到了杜家大 神聖,但憑事態的發展,他多少亦可以猜 劉郎雖然還未清楚不 知道來者是何方

八九也是金家堡的殺手 那麼,現在後面追殺而來的人 ,十之

的 人距離他尚遠;如果他要走,仍有大把 劉郎本來可以逃之夭夭,因爲金家堡

時間。但是,他反而加速了回程 劉郎估計得到,顏如玉不在這條路上 他爲什麼要這樣?就是爲了顏如玉

了回 發現她的芳踪。那後果自然難以想像 劉郎不但沒有逃避,反而加速

除非她能及時避開,否則,對方一定會

毛虎等人週上了。 就在剛才顏如玉墮馬之處,劉郎與金

金毛虎抓住了顏如玉。

眞做:- 佯作墮馬時 足踝。所以她無法走動。 顏如玉這一 時,竟身不由主,扭傷了回眞是自作孽,竟然假戲

她們母女二人的計劃雖然成功了,但

劉郎單騎折回,心裏眞不知是喜還是恨 顏如玉正焦急得淚流滿頰之際,又見

毛虎的手中 雙雙一齊及時上馬逃脫。這就不必落入金 ,最少也會留下照顧她;那時他們可能 如剛才劉郎不是爲了急於追截顏夫

什麼?她眞不明白。 但是,現在劉郎竟然回來了 。到底爲

肌膚一經接觸,自然是印象難忘。 是經過了剛才那一番糾纏之後,男女之間 劉郎給顏如玉留下頗佳的印象,尤其

硬拚 也可能自問武功了得,所以回來跟這班人 因此,她幻想到劉郎可能爲了自己

回事 可惜,事後讓她見到的,並非那麼

首先是劉郎以下屬的身份,拜見了金

顏如玉發夢也想不到,他們之間,竟 但金毛虎却冷冷地瞪了他一眼•• 你怎麼會出現在這裏?」

長 然是認識的 劉郎回答道。 「堡主,這件事說來話

他回頭又指住顏如玉道•• 「我不知你所指的是什麼。」金毛虎,我的任務已告完成!」 「要不是這

金毛虎仍然很生氣地說。「剛才你在但中途給她們母女二人串謀刦去!」 劉郎道。 「魯雨本來巳落入我手中 顯然是得不償失。

服 **農婦也起來穿上了衣服。** 千萬別讓她發覺。」 夫婦二人悄

突然眼前出現了兩度寒光-顏夫人冷然一笑道: ,刀鋒寒光閃閃,令人望而生畏。 「你們想往那裏 那是二把鋒

玉

先返杜家大宅。

追捕顏夫人和魯雨;另一部份人則押顏如

一會他才吩咐下去。派

一部份人去

言,非常痛苦,淚盈於眶!農夫也見到了

魯雨穴道被制住,既不能動,又不能

就是未敢多問。

劉郎也不知道他內心的反應如何

意料不到的事。」

金毛虎木無表情。

杜家來!想不到却節外生枝,發生了許多用盡了許多方法令他上當,最後才帶我到

也是爲了顏如玉

劉郎一方面不想壞了大事

,另一方面

夫婦二人於是悄悄商議。

農夫與妻子返回房中,感到事態不妙

,就像個十分忠心的手下一樣

他千依百順地,聽從了

金毛虎的吩咐

面煞氣,不似被刦那麽簡單吧。

農夫道••「事情似乎不妙,那女人滿

嗯 -」 農夫一時之間也難找出

手握在一起,騰出一隻手來,朝農夫婦二 人身上連點了幾下。 顏夫人也不再打話,兩把刀交由

了下來,動也不動。 夫婦二人哼也沒有哼一聲,呆呆的站

然後才檢回雙刀,返回農舍,倒頭大睡 顏夫人放下雙刀,將二人扶入柴房

農舍施私 刑 古堡擒元兇

鷄鳴再三,顏夫人仍未醒過來。

她實在倦得要命,做了巡按夫人之後

顏夫人首先下馬

農莊裏的人都睡了

雙年紀約在五,六十歲的農夫人攙扶住魯雨過去拍門。

帶

衣服。

農婦道··「你走了

,留下我

一個人對

可大可小

」農夫說着,巳翻身下床 最少我也要告訴地保。這件事

更

快便將馬兒驅進了一

條小路 個農莊。

小路盡頭處是一

列平房有些是用稻草混泥構成的

「你瘋了

,官府離這兒很遠。天亮後

大道上走,遲早會被劉郎追到。所以她很

能睡覺了;我要由後門偷偷出去一陣

「你去那裏?」

覺了;我要由後門偸偸出去一陣。」「我也不敢肯定。但現在開始我們不

想想又說,「他會不會是被刦匪點穴?」

「那麼,他一定是另有隱衷。

」農婦

「嗯,極有可能。

她知道劉郎的騎術了得,如果繼續在

顏

夫人策馬衝前

伏在馬背之上奔馳

顏夫人將魯雨當作小孩子一樣抱住

被

人點了穴道?

弟

。」農婦道,「他表情痛苦,會不會是

「我也感覺得到那個男子不似是她兄

魯雨已被她點穴

,這時正身不由主 ,走勢如箭。

想不到現在却要靠它來爲夫報仇。 她的武功本來只是要來健身和自衞的

爲官淸正,對她更好 正因如此,所以她才放心;她絕未想

手誅元兇,然後赴黃泉會夫。 噩耗傳來之後,她就下定了决心,要

官府裏有不少武林高手

那裏?告訴我!」

魯雨和那老婦。」劉郎若無其事地說。 「你到過杜家大宅?」 「今夜我曾在杜家大宅,剛才去追踪

「是的,有什麼不對?」

「你在杜家大宅,也是跟他們一起的

兩女。」劉郎說。 「你倒還坦白!」金毛虎嘿嘿地說。 「對啊!我們總共是四個人 兩男

麼似的,更加吃驚地說••「難道圍攻杜家 「那麼,你爲什麼要逃走?」 「逃走?」劉郎故作驚奇! 」他想了想之後,彷彿想起了什 「你的意

大宅的,就是你們不成?」 你不該對我們倒戈相向!」 「不是我們還有誰?」 金毛虎道。

爲是官差前來圍捕呢!」 在黑夜,當時你們又不表明身份,我還以 劉郎道:「堡主,你怎可以怪我?時

「你這解釋雖然未能令我滿意,但我

到了他之後,又遲遲不將他押來見我?」 劉郎是個聰明人,由一開始,他已非

最大能令金毛虎生氣的原因,必然是

雨……等等經過,先令金毛虎心裏釋然 然後又對金毛虎道•• 「我本來準備押

快些穿上衣

悄由窗口爬了出去。

丈夫扶住妻子,剛想溜出家園之際

個合理的藉口

,已很少如此奔波。

她愛她的丈夫甚於一 切 ,因爲他不但

到 有人要刺殺他。

「那麼,豈不是留下一間空房子?」

,但她無意借

却想知道你是如何找到魯雨,你爲什麼找 暫時也不追究了。」金毛虎道••「現在我

班人的反應。他知道事情不妙。 常留心金毛虎的每一句話,以及他身邊這

如何假冒青衣客,如何趁住渡河時救出魯 金毛虎以爲被他出賣:因此劉郎坦然說出

依爲命。因爲她報了仇之後就决定死 她也疼愛女兒如玉,但却無意與她相

不會再爲她而分心 不足道,但顏夫人認爲自己巳盡了責任 因此,當她有機會將魯雨帶走之後 女兒已經長大成人,武功身手雖然微

她就不再去理會顏如玉的安危。 當然,另一個令她放心的原因之一,

就是她相信劉郎的爲人

巳打遍了大江南北。 個十分英俊的年青人。此人武功深不可 ,但從來就不帶武器。憑着赤手空拳 也早已聽人說過江湖上近年來出現了

住劉郎後,以後的事她索性不再去理會 地又善良。 現在她只可以從夢中會見夫郎。除此 這年青人不但武功好,人品更好,心 所以顏夫人教唆顏如玉去糾纏

刻衝過去將她制服。 看見顔夫人枕住雙刀 魯雨幾乎沒有正經睡過,他紮醒之後 熟睡如豬 ,就想立

就惟有等待自己親赴黃泉了。

動也不能動 但是,他除了可以張開了雙眼之外

只希望劉郎奇蹟出現。 他眞不知道這女人要把他如何處置

不多一個;鷄鳴馬嘶之外,連狗兒的吠聲 可惜農舍四周却是一片沉寂,鬼影也

顏夫人 做到這境界。他只有痛苦地瞪住熟睡中的 上閉塞的穴道迫通!可惜他的功力還未能 也沒有,眞是靜得可怕 魯雨也就試圖運用本身的內功,將身

魯兩面色蒼白,唇瓣張闔, 却無聲! 農夫打量了二人一遍, 也知道 一定有事發生,就是不知唇瓣張闔,欲有所言,但 燈光之下只見

姐弟二人同趕路,途中被刦

,可否借

「你可以跟我一

齊走

宿 我

付

夫人示意着說: 睡眼出來開門

「這是我弟弟

「你剛才不是說她滿面煞氣麼?」「放心吧,那女子絕不似個女賊。」 「我只懷疑另有別情 ,並非說他行刦

K28

顏夫人終於醒來了。

絲微笑:但見了魯雨之後,一切笑容均告 張開睡眸的刹那間,臉上還帶着一絲

能是夢中再次邂逅她丈夫。 感受的一種表現。顏夫人醒後露笑臉,可 除了別有用心的奸笑之外,笑是內心

官。

他知道顏夫人必然將農夫夫婦二人同

可以想像到她如何憎恨眼前這個人一 從她的面色轉變得這麼快此點看來

人還未找出來。但是,她還是恨不得一刀 魯雨,因為魯雨只是動手的人;出主意的 兒如玉聽信了劉郎的勸告,轉告她不要殺 雖然她也有過理智的時刻,那是她女

如

裏可能只得這一家。

既然沒有隣人,三個被人點了穴的

農舍裏也沒有人知道。

就昨夜所見,附近並無其他屋宇。這

假如她走了,他們三人可能餓死在這

後提着雙刀過來。 顏夫人站了起來,伸了一下懶腰。然 她愁容滿面,魯雨幾乎不敢直視。

元氣直冲咽喉;他試舉動雙手,可惜却力

她用手拍向魯雨背後,魯雨感到一股

魯雨正在胡思亂想中,顏夫人又回來

不從心。除了可以輕輕「嗯」了一聲之外

與以前並無二樣。

魯雨以爲顏夫人爲他解了穴道,想不

她含怒瞪住魯雨一刻,立即又揮掌力

因爲他的穴道未解開。 魯雨面頰通紅,但沒有還手的機會

到他仍舊無法動彈。

他心裏憤恨,口裏却罵道。「他媽的

你這賊婆娘。」

這本來只是他的心聲,想不到却罵出

魯雨根本就見不到她。 顏夫人轉身出了農舍 由於角度關係

去,對自己的姿色,還是留下了無限的 女人自古以來天性愛美,即使紅顏老 她可能出去梳洗。 回

口

肯再加點打扮,一定還有不少男人爲她而 人,應該是最具有成熟美的女人;假如她 顏夫人並不算得太老,四十出頭的婦

?假如能够動彈的話

,他早巳有所行動

「拍」的一聲

喜的自然是他竟然可以開聲說話了

奇怪的是為什麼可以說話,却不能動

魯雨本人却是又驚又喜又奇怪

驚的是顏夫人面色正在大變。

顏夫人自然是聽到了

但是,她丈夫死了之後,她已與脂粉

早絕了緣。女爲悅己者容,這也難怪 魯雨最担心顏夫人可能就此離去!因 紅腫了一大塊。 顏夫人又是一掌力摑,打得魯雨面頰

他親眼由慮口見到顏夫人阻止夫婦二人報 爲他已經知道那雙農夫夫婦出了事;昨晚 魯雨明知無法動彈,惟有啞忍

顏夫人怒目圓睜。 「我是賊婆娘,你又是什麼狗養的?

雨求情道••「請你解了我的穴道再說。 「算我開罪了你,算我說錯了。 「是的,我實在餓得要命。 「你想我解開你的穴道?」 一魯

「也非常口渴。 「口渴嗎?

「要水麼?」

「再好不過了。」

茶過來。 顏夫人竟然放下雙刀,過去倒了一碗

白麼? 要講眞話。否則,我會讓你活活餓死,明 揚,道••「你想喝茶,我一定給你,但你 但是,她只在魯雨面前作勢地揚了一

非, 「事到如今,我也不想瞞住你。」 「有話儘管問吧!」魯雨有些啼笑皆 「是你殺了我丈夫的?」

「是的。是我。」

「誰主使你?」

「杜海。」

「還有呢?」

「我只知他一個。」 「他爲什麼要你殺我丈夫?」

「哼!」顏夫人突然將那碗熱茶潑向 「我不知道。」

魯雨的面上。

魯雨不敢叫,也不敢罵。 還好那是一碗隔夜茶,雖然放在保暖

前一分,他也會皮破血流!甚至會把咽喉

他只感到渾身發抖 但他並未感到痛楚

麼清楚。我說得對嗎?」

魯雨還是不作聲。

「哼!」顏夫人生氣了

「爲什麼你

你仍然可以看得見東西,只是沒有從前那

顏夫人道:•「假如你少了一隻眼睛, 魯雨感到刀光四射,寒氣迫人

刺斷

他動也不敢動,事實上他是不能動

刀鋒往上移,然後在魯雨的眼前幌了

不

作聲?是不是要我割斷你的喉嚨?」

·我只是不敢冲撞你!」

魯

在魯雨的兩眼之下劃過。 突然寒光一抖!刀鋒迎光削下,刀尖

雨急得叫了起來。

阻裏,一陣腥,一陣咸。 一陣痛楚,淚水直冒,鮮血也流進了他的 喲」的一聲尖叫聲!魯雨感到鼻子

顏夫人並未就此住了手。他的刀鋒放

雨痛得殺豬般叫。

顔夫人怒睜雙目,刀光閃動之後,魯

「答你什麼?」魯雨反問道。

感覺得痛楚。

「那麼,你答我吧!」顏夫人說。

他的身體雖然不能移動,他的面前也

有鼻子,你還可以生存下去嗎?」 在魯雨的頭項近耳旁處,冷冷地說。 魯雨不敢答,也不知如何作

沒有鏡子

「但是,如果沒有耳朶又如何?」

糊,因爲血仍在流。

帶着鮮血淋漓的刀,又展現在魯雨的

脱落了。他甚至感覺得到耳旁一片血肉模

但是他可以感覺得到;他的右耳已經

耳朶?是的 ,顏夫人下一個目標可能

眼前

,一片紅光。

顏夫人又問道•「聽到我說話麼?」

「聽到!」魯雨不敢不答。他雖然痛

魯雨感到一陣寒氣入侵!渾身不由自

可以生存,但你可能像個怪物,也嗅不到 顏夫人嘿嘿地說:「你沒有鼻子一樣

顏夫人似乎存心要折磨他,也要發洩 他以爲耳朶脫落了,但未感到痛楚。 刀鋒輕輕一動!魯雨感到耳邊生風。 親友們會怕見你。但是-

感受?」

「很痛苦。」

事。」顏夫人道,

「但是,你本身有什麼

「所以我說,你沒有耳朶,也絕不碍

也得忍耐着。

她又說•「你沒有耳朶,你還可以聽

到別人說些什麼。對嗎?」 顏夫人的刀又往上移,移到了魯雨的

K30

眼睛前面去。

「你知道就好了!」顏夫人質問着說

已本身很痛苦。

「哪——」魯雨又是一陣木然「那你爲什麼要殺死我丈夫?」

他痛得差些兒昏了過去 魯雨忙將眼睛閉上,但來不及了 刀鋒前伸

小可

一隻眼珠已經爆裂,痛得他呱呱大叫

起來

「殺了我!」魯雨在痛苦中掙扎,他

是真的希望自己立即死去 只要他沒有生命,他自然就無法可以

她冷冷地說。「你想死?」 但是,顏夫人却毫不動容 「是的,請你在我頸項之上加 一刀吧

了你?不,我不會殺你。」 -但是後來我想想,這樣豈不是太過便宜「是的,本來我真想在你頸上開個洞 魯雨哀求着說。

中死去。」 「我要慢慢折磨你,直至到你在痛苦 「那你想怎樣?」」

「你太狠毒了。」

他與你旣無怨,又無仇。」 「你比我更甚!因爲你殺了我丈夫

出賣朋友的傢伙;也是我的殺父仇人。」 」魯雨道,「你丈夫是什麼東西?他是個 「事到如今,我想不說也不可能了。

們更是無此親友。」 「我丈夫一生與人無怨。至於姓魯的,我 「你簡直是胡說八道!」顏夫人道,

沒有了丈夫,她還是一樣可以生存

,但是

「對了,就像一個女人一樣,她即使

她的內心又如何?」

「很痛苦!」魯雨當時就只知道,自

怒氣,他只好隨便找個藉口。 ,也只是杜海説的,但為了平息顏夫人的魯雨心裏才明白,他剛才那一番說話

的器皿中,也不熱了

有五百両黄金?」 顏夫人又問•「他給你多少酬勞?」 「什麼?」顏夫人叫將起來。「杜海 「五百両黃金。」魯雨照實說了

魯雨頓感驚奇!「你也認識杜海?」 「你最初在何處見到我的?」

「杜家大宅。」

杜家大宅的主人是誰?」

會獃在那兒等他回去。」 當然查過杜海這個人,所以我母女二人才 「你知道就好了。」顏夫人道, 「我

這是他答應給我的數目。」 「我不知道他是否有五百両黄金,但

大好姻緣。」 上了當還不打緊,你不該破壞了我這一段 ,家道早已中落,那裏有這麼多黃金? 「你這儍瓜!他只是外强中乾的員外 你

有幾分難過。 魯雨看見顏夫人在流淚,心裏也真的

法可以補救。 顏夫人突然咬咬下唇,一 但一切既成事實,再也沒有更好的辦 把利刀已伸

向魯雨的咽喉。 魯雨大吃一驚!口不由主地說:

你有何反應?」顏夫人反問道。 人,請你手下留情。」 「我丈夫可能對你說過這句話,當時

他不動容,最後還是將他殺了。 因爲顏仲軒當時確實這麼向他求過情,但 「嗯!」魯雨一時之間也無法作答

顏夫人的刀鋒伸至魯雨的咽喉,再伸

盡量說吧。」 「你還有什麼胡言?趁我未走之前

「你要走?」魯雨這一驚

,確是非同

走 ,你可滿意了?」 「是的,我不殺你 ,留下你之後我就

自己的穴道又未解開,必然是流血致死 個時期也沒有人到這裏來。如果她一走 因此魯雨道··「你可以一刀了結我 魯雨明白這兒十分僻靜,可能好長一

不可以單獨留下我。」 「那你希望我怎樣?」

「殺了我吧。」

」顏夫人道••「只要你答允 「我不會讓你死,除非你爲我做一件

爲你解穴道,爲你止血。」 「什麼事?」

「帶我找杜海。

「我也想找他。」

「他在何處?」

實在害得我好慘。」 魯雨在痛苦中說, 「暫時我還不知道,但我會找到他的 「杜海這傢伙,他

始爲他各處傷口止血。 額夫人仍未動手爲他解開穴道**,**却開

夫人一邊又問。 「你沒有什麼把握可以找到他?」 顏

道他認識一些人。只要我去找那些人 魯雨道: 「我在杜家作客期間,我知 ,相

信多少也可以找到一些頭緒。」 最後,她將他的穴道解開了 他只感到渾身之力。

魯兩試一試暗自運動,但竟然發覺動

武功? 他心裏吃驚,口裏問•• 「你廢了我的 可

K31

? 些奇門異術,只不過是江湖上的傳說而已 那是不可能的事! 不過我也明白你爲什麼會有此一問。」 除非換了你的身體,換了你的腦吧!這 我爲什麼不可以運動?」 武功學到了, 「廢了你的武功 如何能廢

尚未恢復。 「因爲你的麻穴仍未解開,筋骨機能

> 的沒有。」 不用巳經很久了

農夫解釋道..

「這是先父遺物,棄之

。牛隻就有,馬匹是真的

顏夫人眉毛一揚••

「有馬車

,怎麼會

顏夫人想了想

,終於說道:

「好吧

魯雨這才悄悄舒了一口氣。

清楚楚,我會悉心爲你料理。」 否則,只要你找到杜海,當面交代個清 魯兩絕對相信她有這種本事。同時並 顏夫人道。「除非你是真的不想做人

用?:

出去將稻草弄開,看看那馬車是否還可以

倒

你害得我好苦!」 可以從她的眼神中, 顏夫人又說:「我並非一個毒婦,但 知道她有此誠意。

黄金, 好家庭,早知杜海這麼奸狡,即使有萬両 「我也知道,可惜知錯也太遲。 我也不會去做這勾當!」 「假如我早知顏大人有這麼一個大 」魯

奇

所以見到魯雨滿面傷痕

想到了他們的處境。 「少講廢話,快跟我走!」顏夫人也

會找到這兒來 顏夫人走進柴房,將農夫夫婦的穴道 金家堡的殺手隨時會到 ,劉郎也隨時

匹

,但有一輛舊馬車。

然後問他們道•• 「你們可有另外一匹

農夫道. 農婦却生怕觸怒了對方,忙道:• 「沒有 一不

> 上面却堆滿了乾枯的稻草。 以見到一些木框,那是一輛舊馬車,但 她指指柴房外面。稻草堆背後,果然

> > 到魯雨可能會乘機逃去

,其實,像他這麼聰明的女人,一定也想

農夫這種做法,是避免潮濕 ,也算得

已經馴服下來了。 也許她以爲魯雨受過了她的折磨之後

人在這種情况之下也走不動,何况是馬?計,也許馬兒像他一樣,又餓又口渴吧!

因此,再走一程之後

,魯雨便下了馬

但當時馬兒還跑得很快,她追不上。

魯雨還不敢肯定,這是否顏夫人的詭

也許她以爲魯雨功力未恢復,必須靠

她爲他治理。

但是,魯雨並不這麼想

可以不理。 他只想早早離開這狼毒的女人 。其他

來之後,便立即翻身上馬,縱韁疾馳而去 因此,當他發覺顏夫人並沒有跟了上

本營。

他們帶

回來的女子顏如玉

,被梆住雙

人暫時進駐這裏,金毛虎以此作為臨時大這兒的主人早巳不知去向,金家堡的

杜家大宅之內。

手

帶到一間房裏面去

金毛虎就在這間房裏面

了 倒還可以策騎 還好馬未解鞍,魯雨雖然功力未復

之上 等到顏夫人追過來時,他巳出到大道

然是希望馬兒走得更快一些。 馬兒最初確實也够快,但走不上半里 魯雨不管一切的,鞭策馬匹!目的自

雖不致學步難艱,也輕易察覺得到步

女兒?」

另一個是顏如玉。

房間裏只留下兩個人,一個是金毛虎

金家堡的殺手們,在房外戒備着

金毛虎淫淫笑道••

「你就是顏仲軒的

馬車,馬匹以及騾子,都在這兒可以 大道之上巳開始有人走動

是害羞地,垂下頭來

金毛虎過來挑逗她

,她不敢反抗

,只 靜

「是的。

顏如玉的態度非常冷

他更加猖狂起來,進一

步動手動脚

見得到。魯雨發覺有些騾子比他的馬兒更

魯雨爲之啼笑皆非 他心裏想,爲什麼會這樣?

輕功了得的話,她必然可以追到他 假如顏夫人要追上來,假如她的脚下 但是,他回頭張望,見不到後面有人

顏夫人只在農舍前的小路出現過一次

乘機逃走,就只有做那女人的奴隸。 算着··這可能是他唯一的機會,如果他不 理,又叫魯雨過去,將馬兒拉過來。 可以用。顏夫人於是吩咐農夫將它稍加清 從農夫的口中,他已知道這兒沒有馬 馬車雖然陳舊,但車輪未損, 魯雨走向門前空地,心裏不停地在 農夫夫婦早已想到這個女人絕不尋常 各人於是步出了柴房,合力將稻草推 ,也不會太過驚 看來還 盤 快 伐十 路 ,便開始慢下來。 分之慢。

掩過邏者的耳目。 這樣不但可以避免二人共坐一匹,還可以 匹馬,要來拖動馬車,讓他們二人共坐 看顏夫人的意思,分明是將僅有的 0

> 肌肉 中拔出一把尖刀 她欲拒還迎 顏如玉就趁住他脫衣之際,迅速自懷 金毛虎除下了上衣 9 朝金毛虎狂刺 ,露出一身結實的

一掌,顏如玉給他打得朝天仰倒地上 金毛虎突然感到背後生風,急忙反身

湧而入,合力將顏如玉抓住 這時候, 也驚動了內外的人,紛紛一

他不知道顏夫人爲什麼會這麼信任他 魯雨巳走到了馬匹旁邊。 追來

反抗 顏如玉本來就扭傷了足踝 ,自然無力

鮮血也自她的咀角流出 金毛虎又羞又怒,一連摑了她幾掌

情。 淚水也在流,但她並非悔意,也不求

金毛虎背上巳中了兩刀 ,幸好傷勢並

不嚴重 金毛虎一邊叫人將顏如玉帶了出去

一邊召來心腹手下爲他治傷。 他的心腹手下本來已繳過了顏如玉手

不久,丁貴進了房

上的兵器,但想不到她懷中另有小刀。因

此也被金毛虎資備了一番 又是一名心腹手下闖進房裏來••

有了新發現。 貴回來了! 「叫他入來。」金毛虎知道丁貴可能

昨天晚上,他抓住了顏如玉之後 會

> 魯雨 分配各殺手分頭工作,有些人被派去追殺 ,找尋顏夫人的下落

> > 馬。」

劉郎也是金家堡的殺手之一,所以他

也領命而去 劉郎也許不知道,金毛虎只是佯作仍

擒先縱一 然很信任他的樣子,其實, 個叫丁貴的殺手,負責跟踪劉郎 現在丁貴回來了,一定是有所發現 邊派他工作, 另一方面派了 金毛虎只是欲

府大人的官邸。」 他對金毛虎說:「我目睹劉郎進了 金毛虎怔了一怔: 「知府大人? 知

能弄不清楚,但知府大人的官邸,我可不「是的。」丁貴說。「別的地方我可

一邊吩咐丁貴道:「你出去叫人備 」金毛虎想了想, 一邊穿 回

衣服, 會不知道在那裏!」 嗯

徴 稿啓事

俠、技學、 專事培植新 試寫作的能力! 有好故事嗎 進作者 門智、 侦探 本刊為鼓 0 ?你有豐富 要 4 說 你 此之有志者 入駒各 有 好 幺丁 故事 地讀友及文友撰寫武 想力 嗎? ,特另储資金 可 你 想不想試 ,

故事請勿超過十萬字

= 題材正確,故事獨立。 佈局奇幻,注意技巧 0 新鮮緊凑, 文字簡潔,情節動人

三、 稿酬每千字港幣十五元至卅元

觀她可以及時追上魯雨

爲飢渴而疲乏。 魯雨開始有點明白了 ,那匹馬並非因

的 即使魯雨沒有坐上去,還是這樣不濟。以走不多遠,就一跛一跛,時,一拐一拐的 女人。她决不會讓他輕易逃去。 **牠極有可能被人挑斷了一** 他早就想到,顏夫人是一個十分聰明 些脚筋,所

魯雨感到萬二分驚奇。 那些人紛紛在他身邊停了下來。 却有一彪人馬匆匆趕來。 他回頭張望,仍然見不到顏夫人的影 令到

問道 三名下了馬的大漢齊齊點了點頭: 「是他嗎?」一個騎在馬背上的大漢

正是這個人。 於是一聲口令,各人一齊動手將魯雨

抓住 車的車厢裏去。 一輛馬車匆匆開到,魯雨被人押上馬 ,魯雨絕無反抗之餘地

馬車迅速在吆喝聲中,再次疾馳而去

是顏夫人 車廂之內有幾個人 。其中一 個竟然會

是農夫那一輛舊車 魯雨朝四下 裏張望, 但這輛馬車絕不

人家也必是官家。 這馬車車廂十分寬大,車主若非有錢

另一 角,與魯雨遙遙相對 將唯一的一匹馬的脚筋挑斷,目的是額夫人的計劃顯然也告失敗,她確實 顏夫人被人反縛雙手,坐在車廂中

事先將唯一

她知道他一定去找杜海 她要放走魯雨 她爲什麼要這樣? ,目的是爲了追尋杜海

她在場,他可能轉彎抹角 ,但又知道有

過那匹馬,所以只好悄悄在馬匹的脚下做 魯雨,然後在暗裏跟踪他。 了手脚。也唯有這樣,她才有把握追得上 她要追踪他,但以她的功力又怕快不

想不到只跟了一程,就遇上了另一帮

爲首一人很有禮貌地問•• 「你們是誰?」 顏仲軒大人的遺孀顏夫人?」 「可是顏夫

那人示意着說。 「先請上車,讓我們好慢慢交代!」

車 一輛馬車驅至身旁,但顏夫人不肯上

說道••「沒有時間了,快些動手! 各大漢交換了一個眼色,只聽到有人

她之上,所以她不可能掙脫。 抓住她的人出手十分之快,武功都在 顏夫人待要反抗時,已被數人抓住

說道 來。」爲首一名大漢一邊扶她登車, 「不要作無謂犧牲,我們只是奉命而 一邊

氣 「誰叫你們鄉架我?」顏夫人非常生

自了 保密,還是請夫人忍耐一下,那大漢道•「隔牆有耳, ,到時自然明 此事又必須

顏夫人也只以爲對方故作神秘 想不

到現在又見到了魯雨 沿途上鴉雀無聲。

傳來蹄聲「得得」和車輪的滾動聲。 車廂之內,各人默默無言,外面也只

顏夫人和魯雨都不知道這班人是何方 ,更不知他們葫蘆裏賣什麼藥。

知府大人的官邸之內

時間已經是晚上了。

了一個不速之客。 這不是普普通通的客人 知府大人也早巳休息,但想不到却來 知府大人是

這是知府大人早已通令下來的事。 ,即使官邸的下 會客的地方是書房 ,也不可以接近這裏

大人問道 那不速之客並非別人,正是金毛虎 「這麼深夜,你來找我幹嗎?」 知府

,有件事必須向你弄清楚。」 金毛虎道•「我剛由杜海的家中趕來

不是一 不是已經 知府大人皺皺眉頭,「他

的下落。此人叫劉郎。」 完,就急不及待地說•「我要知道一個人不會有事發生。」金毛虎沒有耐性等他說 「我們先不要談杜海,他在我家裏快

是什麼人?」 「劉郎?」 「他是我金家堡一名殺手,但我懷疑 知府大人怔了一怔:「他

他是內奸。」 「這與我何干?」

「但有人見到他跑到你這兒來。

冷然一笑,道••「否則,我們只有同歸於「大人,希望這不是真的。」 金毛虎 「大人,希望這不是眞的。

呢? 「老金,我眞不明白 向合作愉快 ,你又何必多疑,爲什麼你會這

金毛虎默默地沉思。

會又仰首問道••「新巡按有什麼

就是何氏兄弟

何向隆與何志興。

外首先出現的,是二名大漢

,他們

面上一片冷峻。

他們持劍屹立門前,冷冷地哼了一整

來,「根本也沒有這回事。」「你以爲有人來行刺我?」范林中笑

那麼,會不會是一

些極不尋常的聲浪。

金毛虎還未答話,巳聽到門外傳來一

嘩啦」一聲,倒了入來。

與此同時,窻門那邊也飄進了

一條人

他正想衝出去,門板却在這刹那間「

他 的年紀,爲人險詐!難怪金毛虎也在懷疑 那位知府大人名叫范林中 ,四五十歲

但他們過去是朋友 金毛虎是個老粗 ,這點范林中也知道 他不 可以沒有他

道,總之眼前他是金家堡堡主,富甲一方金毛虎過去做過一些什麼,沒有人知 正是有財又有勢

每常的目光盯實他。 范林中看見金毛虎面有怒容,又用不

依,任何一方面有事,你我都不想!」 疑?老實說,事到如今,我們正是唇齒相 什麼事?你不妨坦白說出來,何必諸多猜 他忍不住又說。「老金,究竟發生了

些 人滲入我金家堡?」 0 「你先坦白說清楚,你有沒有悄悄派 金毛虎似乎冷靜了

?:我 范林中道••「沒有。我爲什麼要這樣 一向信你。」

「絕不認識。」 「那姓劉的,你真不認識?」

金毛虎問。 「那麼,他爲什麼會跑到你這裏來? 「是什麼時候的事?」

一昨晚我很早就睡了,什麼人都未見

,只有他知得最清楚。

「昨晚。」

 \bot 范林中道,「找到了那個逃犯麼?」 少也要三幾個月才可以到我們這裏來。 你猜他們是誰?」 「還沒有。但已經加派人手去找了 「還沒有消息,相信即使委出了,最 「顏仲軒的妻女。

金毛虎又說,「但我們發現了二個女人 「女人?」范林中問。 「是誰?」

「嗯 -」范林中呆了一呆••「她們

吩咐?」

談及我姓劉的麼?劉郎來了

·「剛才你們不是

劉郎傻裏傻氣的說。

,他依舊是手無寸鐵。

窻口那桌子之上,坐着的人正是劉郎

到你果然是內奸。」

「你未免太過孤陋寡聞!」

劉郎道,

「不錯。

金毛虎含恨地說:「想不

「原來他就是姓劉的?」范林中道

他們正在追查這件事的幕後眞相。」 保護魯雨逃亡的人有關。」金毛虎又說•• 「他們去找過杜海。自然找不到。總之, 「她們與那個姓劉的在一起,可能與

「在江湖上

,誰不知道我劉郎多少還有些

還會保持平靜!」 「嗯!我以爲新巡按未到之前,一切

不會變成金家堡堡主。不過,你們千差萬非這位知府大人與你勾結在一起,你也决?不過這也難怪,你只是個綠林大盜,若

名氣?我又怎麼會屈居在你那裏做個殺手

錯,還是最不應該殺了巡按大人!」

「你胡說八道。」金毛虎道,

一殺死

只有他知得最清楚。 「大人,我看,我們還是先殺杜海 「你說那個姓劉的滲入金家堡,又說

金家堡之內麼?」 他與顏夫人在一起。他們知道杜海躱在你

金家堡很大,他在另一邊,那兒任何人也 不可以越雷池半步!」 「那麼,快快殺了杜海。你說得不錯 「照計不會知道。 金毛虎道•「我

事。

罪名。他就是魯雨。相信你亦已經知道此巡按大人的元兇已找到,他也已承認一切

事我們不但查得一清二楚,而且還人證俱海却受了你們的主使!」劉郞說,「這件 「是的 的主使!」劉郎說,「這件魯雨受了杜海的慫恿,但杜

杜海救了出來! 人追殺魯雨,讓我們有機會闖進金家堡將 門前的何氏兄弟道。「多得你親自帶

一人一齊脫下外衣,裏面露出了一身官差何氏兄弟不知又在弄什麼玄虛!只見 賜的帶刀護衞 從頭巾服飾看,他們竟然是御

而且是有備而來。 毫無疑問,劉郎和他們是一道兒來

他們將知府大人的侍護擊昏所造成的聲浪 剛才外面有人悶哼一聲倒下 也正是

一種官階才可以有御賜的帶刀護衞,巡按 。可惜金毛虎他們發現得太遲了 身爲知府大人的范林中自然明白,那

大人就有 陣鑼聲,隨即燈

火通明 范林中登時嚇得魂魄不齊。 明,有人揚聲道·「巡按大人到!」書房外面突然傳來一陣鑼聲,隨即唇

話猶未完,金毛虎巳持劍硬闖,他不命要緊,最多回復我們以前的生涯!」 金毛虎却叫道••「快跟我衝出去!逃

劉郎的武功他是見過的了 敢走向窓口那邊,雖然劉郎手無寸鐵,但

金毛虎走向書房門口 劉郎一個筋斗翻了過去,站在金毛虎 ,但立即被何氏

金毛虎感到虎口創痛,劍未離手,人巳中 金毛虎回劍後刺,劉郎竟然不閃不避 ,巳將劍鋒夾住,反手一彈

何氏兄弟立即將他抓住 范林中想由窗口爬出去,却給劉郎拉

K34

了一掌,跌出了房外。

了回來

他就是新任的巡按大人薛清風來到了書房門外。 一位身穿官服的人,在前呼後擁之下

現他身後的,是一隊青衣客。

到了公堂之上,范林中和金毛虎等

出 人頓變了階下之囚 ,而且正悄悄南下 范林中事前絕未知道新巡按月前已

林中就只有身陷囹圄 假如他們不設法了結顏仲軒,金毛虎和范 公正廉明,還查到他和金毛虎的身上來, 范林中也知道事態嚴重,無奈顏仲軒不但 由於舊巡按被人刺殺, 驚動了朝廷。

暗中收買了外强中乾的杜海,由他收買魯 雨做這次行刺巡按的殺手。 爲了做得乾淨一些,范林中與金毛虎

清風 的新巡按一 於事外,可惜朝廷却委出了一個十分精靈 他們以爲如此轉轉折折 他就是現在坐在公堂上的薛 就可以置身

武功高强的下屬。 薛清風月前巳秘密南下 ,帶來了一班

的好漢 下屬之中的何氏兄弟以前也是江湖中

好身手 把他找來合作 何氏兄弟認識劉郎, ,又有頭腦的正人君子,於是悄悄 知道他是個既有

拉 劉郎又把他的朋友「燕子李三」一併

冒險赤手空拳的上陣,冒充一下劉郎,另 李三不但成爲劉郎的助手,有時他要

> 他們組成了「青衫帮」,神出鬼沒,最後 那班青衣客就是由何氏兄弟率領的!一方面負責與何氏兄弟連絡。 來也不容易。

然後再令其他幕後人一一現身。 薛大人不想顏夫人再冒險。 顔夫人知魯雨都落入「青衫帮」 的手

目的還是爲了不讓唯一的人證魯雨死去!

正的幕後人。 指證范林中和金毛虎二人,因爲他們是真 杜海在魯雨的面前,無話可說,只有

海與魯雨二人的罪名也不輕。 范金二人最後自然是難逃一死 ,但杜

用了 魯雨只得半條人命,不死也沒有甚麼

金和珠寶。

顏夫人雖然吃了不少苦頭,也總算為

雖然受了傷,總算有驚無險 她丈夫報了仇。 顏如玉最後被官兵在杜宅之內救出

三帶了何氏兄弟等人,闖進金家堡,將元 兇杜海找到的 劉郎要感謝他的朋友李三。因爲是李

杜海一家人被金毛虎收藏在金家堡之

金毛虎引了出來,相信要救杜海一家人出內,若非劉邱等人利用調虎離山之計,把

却是個「暴富」的堡主。 杜海是個有名無實的員外 但金毛虎

與范林中互相勾結。 他們過去都是綠林大盗 這件事眞相大白之後,才知道金毛虎

塲 見不得光的冤枉事!更不知混到了多少黃 由范林中做他的後台。也不知做過了多少 此後處處由金毛虎出面,魚內鄉民 改名換姓之後,官拜知府大人。

怕亦有可能步其後塵。 這位新的巡按薛清風若非如此 這位新的巡按薛清風若非如此聰明,只,要秘密徹査這些事,才招來殺身之禍以前那位巡按顏仲軒就是因爲接到投

劉郎又做了一件稱心如意的事

發生 但是,這些事情一直以來都有可能再 。只是看它發生在誰的身上而已 (完)

告

天涯故事之 紫衣人

馬雲·著

企圖何在?「赤手空拳走進天」的第三個獨立故事「紫衣人」將有詳細交代。飄忽,武林中人欲加以制裁,也有心無力。其人的身份、背景以及行事的眞正所爲,令人心惡,不少江湖中人死在他的手裏。由於他的武功高人一等,行踪一個神出鬼沒的神秘人物突然在江湖出現,此人經常穿上紫色衣服,所作

不日刊 出 敬請留意

天涯淪落人

西湖是名湖。

抹總相宜。」 古人說。「如將西湖比西子,淡妝濃

特殊風韻。 論在何等季節,西湖總有一股令八喜愛的 這話的確不錯,無論是何等天候,無

多 不管西湖多麼的美麗,遊湖者必然不會太 上又被上了一件美麗的外衣, 像這般天寒地凍,風雪阻途的時辰

衣香鬢影之中,多了一個特出的人罷了 ,踏雪尋梅者仍然大有人在,祇不過在那 ,確是十分少見 他揹着包裹,挾着雨傘,此等遊湖之 但天下儘多風雅之士,縱然風雪凄厲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嘴的魚頭一般 舊得一片灰白,脚上的布鞋已破得像張着 再說他的衣着吧,一身土布藍衫,陳

目光從不向別人瞧看一眼 說他寒傖麼?他却怡然自得 ,冷傲的

其實像他這等寒傖之人,又有什麼好

瞧的

又會偷偷的向他投一瞥,因為他是那麼粗 神色一呆,甚至當你移開視綫之後,必然

隆冬,北風怒吼,銀花遍地,西子湖

他雖不瞧別人,却禁不住別 八不去瞧

但,如果你偶爾瞧他一眼 ,你八成會

相逢亦相識

具有如此氣質的少年。 礦,那麼冷傲,人海之中,很難發現像他

窮的陶醉。 只有他還在留連着,似乎西湖帶給他無 天色逐漸深沉了,遊湖者已紛紛賦歸

步法,直向韜光寺奔去。 最後他登上了北高峯,以輕捷巧快的

原來此處是觀看錢塘江潮的觀潮聖地。 副對聯••「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 韜光寺掛有一座觀潮樓, 樓門掛着一

,在山嶺間繁迴着。 那藍衫少年於這般時辰來到韜光寺 此時寺僧正當晚課時分, 嘹亮的廻聲

必然是有爲而來的 是觀潮麼?

是迷途借宿? 要觀潮幾乎還要等待一 不,觀潮必須中秋前夕 年 ,此時已是隆

靈隱寺,何必巴巴的爬上山來。 是迷途,再說,要到寺廟借宿,山下就有 他原可以隨着遊湖者去杭州

那麼他究竟爲了什麼?

繞寺 散佈着十八座小庵,通稱十八茅蓬。 後山名叫花塢,遍地都是竹林,其中 而過,順着一條小徑,直奔後山 原來他的目的不是韜光寺,因爲他已

却十分稀少,如若偶有前來者,尼庵亦只,此地雖是花香襲人,泉澗幽幽,但遊客 小庵戒律極嚴,極少與塵俗之中來往

妄,並說出這等難聽的言語,神色微微一 仇大恨 那姑娘似乎想不到那藍衫少年如此狂

歷代兩浙詞人,藍衫少年直達庵側五丈之

秋雪庵位於西溪之旁,庵中奉祀的是

,脚步才慢了下來

顯然,秋雪庵才是他的目標,只不知

呆,倩影便倏然而逝

响 奔到電前, ,庵門已被他用內力震開 伸手向庵門一按·克察一聲脆 身形一轉,飛步

發着沁人的清香 去。門內是一個天井,兩側臘梅怒放,散 人像,他無暇細看,就由一道門戶衝了進 進門是一個小小的佛堂,供奉着幾個

寒氣,却較適才凌厲幾分。

綫微光,雪花雖然已經停止,北風帶來的

此時夕陽已經西下,天邊只殘留着一

了一眼,便低頭沉思起來。

他緩緩走近庵側,舉目向一幢小樓瞥

忽然鑽入他的耳鼓。 他正待越過天井,一聲清越的佛號

藍衫少年舉目一瞥,只見一名年若六 「阿彌陀佛,施主請留步

看施主不是壞人,何以來到敝庵行兇?」 訊道•「佛門弟子跳出三界,不在五行, 四名中年女尼,每人手中執着一柄拂塵。 的老尼由大殿走了出來,她身後跟隨着 藍衫少年道:「師太言重了,在下只 老尼單掌一立,向藍衫少年打一個問

用衣袖抹掉面上的水潰,目光一抬,向窓

但他冷傲的神態絲毫沒有改變,只是

瞧了過去、

他如何消受得起?

隆冬雪夜,寒氣侵肌之時,這一盤冷水叫

冷水潑頭原本就是不太好過,又當此

人一盤冷水潑出,正好潑在他的頭上

敢情他頭頂之上,就是一個小窗,有

剛有點警覺,却已弄得淋漓盡致了

忽然一股急流,有如天河倒瀉,他剛

武林大忌,貧尼念你年少無知,不予深究 老尼道•「施主震毀了庵門,犯的是

傲的面頰,忽然現出一片殺機

難道他想殺人?

麗的人面,藍衫少年只投下一瞥

,他那冷

不過找人罷了,怎敢在貴庵行兇

隆冬沒有桃花,窗口却有一個十分美

年的行爲豈不有點過份-

他雖然沒有立刻動手殺人,却濃眉一

如果爲了冷水澆頭就要殺人,藍衫少

,仰天狂笑起來。

「哈哈……少爺踏遍大江南北,終於

,出來吧,蕭娘,難道要少爺上

怎能就此一走!」 父之仇,不洪戴天,仇人就在眼前,在下 藍衫少年道。「多謝師太,祇不過殺

老尼愕了一下,道•「誰是你的殺父

藍衫少年道•「一個女人。 老尼哼了一聲道.

眉 心之上長有一顆硃沙紅痣、」 藍衫少年道。「她與一般女人不同

不多見,但天下如此之大,同樣形像之人 ,至少不會只有一個,難道她們全是你的 藍衫少年呆了一呆道•「也許師太說 老尼道•「眉心上長硃沙紅痣的人雖

在貴庵發現一個。」的對,但在下踏遍大江南北,只有今日才 門下弟子從不擅離花塢一步,施主如再 老尼面色一沉道••「本庵戒律嚴謹

樓之側時,那位姑娘向在下潑了一盤冷水 ,這一盤冷水澆頭,却讓在下瞧到了她的 藍衫少年冷冷道:「在下路經貴庵小

信口誣蔑,休怪貧尼不再容忍了。

老尼道••「什麽?施主說他是一位姑

頭靑絲,自然是一位姑娘了。」 藍衫少年道••「不錯,在下瞧到她滿

行兇,而且蓄意侮蔑本庵,但願我佛慈悲 貧尼要再開一次殺戒了! 這位佛門高人,已是面如寒鐵,目蘊 老尼喧聲佛號道。「施主不只是登門

怒火,顯得氣怒巳極。 她身後的四名中年女尼,倐地向四週 ,對藍衫少年採取包圍的態勢,

位都是高手,好!請賜招 ,道··「原來秋雪庵中藏龍臥虎,敢情各 藍衫少年目光流轉,向四週冷冷一瞥

佛的出家之人,施主自尋死路,須怪貧尼 老尼嘆息一聲道•「本庵全是獻身我

> 信?」 爲,妳必然上不了西天,在下的話你可相 在下的仇人,還想殺死在下滅口,此種行 藍衫少年傲然一笑道• 「老師太窩藏

兩名女尼惡鬥起來。 他說話之際,已揮動手上的雨傘,與

衫少年的重穴要害。 的泓慧泓法,拂塵掃劈點刺,招招不離藍 這兩名女尼,是秋雪庵四大弟子之中

奈何。 ,泓慧泓法使盡全身解數,依然對他無可 藍衫少年的雨傘臨機應變,開闔自如

採取嚴密的包圍。 泓慧泓法收招急退,但仍虎視眈眈 老尼忽然大喝一聲道••「住手。」

老尼道••「請問傘王司馬湘與施主怎 藍衫少年道••「師太有什麼指数?」

様稱呼?」 老尼啊了一聲道•「少俠是…… 藍衫少年道••「是先父。」

尊巳然作古!」 與令母是方外之交,想不到歲月催人,令 老尼道••「貧尼心藏是本庵的庵主, 藍衫少年道··「在下司馬蘭泉·」

••「晚輩適才多有失禮,敬請庵主原諒 司馬蘭泉(即藍衫少年)雙拳一抱道

原諒。」 心藏庵主道。「些須小事,少俠不必

庵暫歇一宿。」 放在心上,此時天色已晚,少俠不妨在本

女香客借宿的,只是有點委屈少俠了。」 心藏庵主道••「本庵備有客房, 司馬蘭泉道••「這……

聽口吻,藍衫少年與那個窗口的姑娘

K36

去請妳?」

像是舊識,而且他們之間,好似有什麼深

女人如此之多,究竟是那一個女人?

請恕貧尼先行告退。」 ,你就不必客套了,泓機,快招呼少俠 心藏庵主道。「少俠是貧尼故人之子

待心藏庵主及另外三名中年女尼退回 司馬蘭泉道:「前輩請便。」

備了素餐,然後淡淡道••「少俠如無別事 庵中,泓機才擧手肅客道:「少俠請。」 她領司馬蘭泉到一間客房,並爲他準

還有一件事請教。」 ,貧尼就此告退。」 司馬蘭泉道••「師太且請留步,在下

心願。」 在下浪跡江湖,為的是追查仇踪。」 泓機女尼道••「但願少俠能早日達成 司馬蘭泉道•「先父是被人所暗算, 泓機女尼道••「少俠請說

有幾句不當之言。」 司馬蘭泉道••「多謝師太,請恕在下

妨。 泓機女尼道:「不要緊,少俠但說無

瞥, 但本庵决無此人。」 側,被人當頭澆了一盤冷水及在下抬頭一 發現那澆水之人,正是,仇家。」 泓機女尼道•「貧尼啠聽少俠說過, 司馬蘭泉道。「適才在下路經貴庵之

花,還有這身濕衣可作證明。」 司馬蘭泉意似不信道••「在下兩眼未

貧尼之言了,好在版庵房屋不多,也值有 一間樓閣作藏經之用,少俠如果願意,可 泓機女尼道•「這麼說少俠是不相信

> 不必顧慮。」 泓機道••「佛門弟子心如止水,少俠 司馬蘭泉道:「這方便麼?」

瞻仰一下,也可以長點見識。」 除了庵主師徒五人,只有一個專司炊事 司馬蘭泉道。「好,在下就跟隨師太 秋雪庵只有兩進,庵不大,人也多不

的老婆婆 司馬蘭泉是想瞧瞧那間樓閣,他瞧到

眼 ,便可一目瞭然。 ,但神色之間,却感到無比的錯愕。 這間樓閣方圓約莫三丈,只要投下一

無 人居的所在。 而且塵埃遍地,蛛網處處,分明是久

老經卷,平時用它不着,所以每年只打掃 一次,希堃少俠不要見笑。」 泓機微微一笑道••「樓上收藏的是古

泓機道:「少俠如果別無他事,就請 泓機道:「少俠要不要進去瞧瞧?」 司馬蘭泉道・「不必了・」 司馬蘭泉道••「在下不敢。」

了 回客房安歇吧。」 司馬蘭泉道••「多謝師太,在下告退

的冷水,這一切是他親身經歷,真真實實張美麗的人面,以及那眉間的小痣,澆頭 麼也無法就寢,他想到那扇小窗,想到那 司馬蘭泉回到客房,思緒百轉,說甚 泓機道・「少俠請。」

是瞧到和感受到的。 居住的模樣。 ,那樓閣之上又是蛛網塵封,瞧不出有人 但心藏庵主却不承認有這麼一位姑娘

> 也頗爲銳利,他决不相信那是幻覺。 不,他自信他的精神十分正常,眼力難道這是幻覺?

開小窻,向外面仔細的打量。

他腿彎輕輕一彈,便已穿窗而出,足

目光向那小窗一瞥,不禁目定口呆,半晌 然後轉身到庵側,找到那扇小窗,及

確有一扇小窓。 他沒有找錯地方,在那樓閣之上,的

,有積塵,這扇小窻分明是長久未曾啓用

他心中在這麼懷疑,目光自然向四處 難道另外還有一扇窻子?

小窻靠着道路,其他三面均在圍牆之內。 快不是他被冷水澆頭之處,因爲只有這扇 也許這間小樓的另一側還有窻子,但

真萬確的事實,如果他連自己都不能信任 , 豈不是人生的一大悲哀? 但他對目前的處境,難免有些爪惑

現在他惟一能做的,是到小窻之內瞧

北風已經停止了,月光射在雪地上使 於是他指上包裹,拿起雨傘,輕輕推

翻出牆外。 **尖在雪地上一點,身如彈丸投空,巳悄悄**

做聲不得。

祇不過小窓是關閉着的,而且有蛛絲

打量。

去是,現在也是。 他决不是一個意志容易動搖之人,過

小窻人面,冷水澆頭,他相信這是千

,雖然泓機師太曾經帶他在樓門之外瞧

瞧

之心是無法消除的。 過,但,如果不進去瞧過明白,他的懷疑

嚮過,窻門便已應手而開,然後手上微一 加勁,輕如狸奴一般,逕自縱身而入。 用另一隻手貼着窓子輕輕一震,一聲清脆 於是他縱身而起,以單手抓着懲艦,

頭 中景物清晰可辨。 他學目向四週一瞥,不由皺了一下眉

此時夜色皎潔,月光由小窻透入,樓

他感到十分失望。 原因是樓中遍竹塵埃,蛛絲處處,使

書架走去。 忽然他目光一凝,向一列放置經卷的

但書架的一角,却有一處纖塵不染,露出 一塊頗爲光潔的紫色油漆 這座書架自然也佈滿塵土及蛛絲了

漆的 紫色油漆隨着他手指的移動而顯露出來。 這說明了一點,嘗架原是漆着紫色油 他用手指在書架上微一拭抹,同樣的

,爲什麼只有這一塊纖塵不染? 只是塵土飛揚,洒遍樓中每一個角落 由這一疑點,再進一步觀察,發現整

個經樓只有蛛絲,找不出半個蛛網、 牠爲什麼要吐絲? 這似乎不太可能,蜘蛛吐絲而不結網

的仔細打量。 有力的證據,於是他目光流轉,一寸一寸 這是一項合理的假設,但還須獲得更 「難道這些都是經人工信置的?」

一堆雜物 在一個光綫頗爲昏暗之處,他發現了

,他將竹簍取到窻前,檢視其中的物品這些丟棄的雜物,是監在一個竹簍之 房來的?明倒在秋雪庵的經樓之上,是怎樣回到客

內,他將竹簍

一幅完整的畫像,立即顯示出來

他檢出碎紙,將它們一塊一塊的拼凑

幀撕毁了的囂

夢 ,這個夢就有點難以思議了 但,當他挺身躍起,準備下床之際, 於是,他身形一挺,準備躍下床榻。 回想經過,歷歷在目,如果這當真是

股虛弱疲乏的感覺,使他的行動受到了 「難道我遭到了暗算?」 他的心頭也爲之悚然一震。

他一盆冷水的那位姑娘。

他的確沒有弄錯,這順畫像,正是澆

「啊,是蕭娘,我畢竟沒有弄錯、」

否認,她總不能推翻這項事實。

的證據,無論心藏庵主如何

提氣運功,查證是否當眞中了暗祭。 一陣痛苦的抽搐。 他忽然神色一呆,臉上的肌肉也引起 不祥的預感掠過腦際的同時,他立即

塊的檢到手帕之中,然後小心翼翼的包好

出一條手帕,將這幅畫像一塊一

,這才長身站了起來。

原來他聽到一聲陰沉得令人毛髮悚然 他祇不過剛剛站起,忽然面色一變。

今後不只是殺父之仇,無由得報,自己十 多年的苦練,也一起付諸東流了。 原來他已眞氣渙散,被人廢了武功

氣在,必然放妳不過!」 他肯定是遭了秋雪庵主心藏的暗祭, 「心藏!妳好狠,少爺只要還有一口

實了 那麼他在秋雪庵所經歷的一切必然都是事

而且很快就失去了知覺。

如意居是一間三流客棧,光顧如意居

大多數是走江湖跑碼頭的三流人

息自然嚇他不倒,只是他竟然倒了下去

司馬蘭泉不是一個胆小之人,這聲嘆

於是,他忽然高聲呼叫着••「伙記

問 司 馬蘭泉需要什麼? 進來一名年約三旬的店伙,哈着腰詢 「客官有什麼吩咐?」

這家客棧的上房之內。

如意居也有上房

,司馬蘭泉就住在

有所思,夜有所夢。

在人類日常生活中,幾乎是一種

回 「客官昨晚喝多了一點,是朋友扶你 「昨晚我怎麼回來的?」

「他很年青,但小的並不認識。」 「是那一個朋友?」 「哦,他是什麼長像?」 「長得很俊,約莫二十四五,身材瘦

> 小 比客宫矮了一個頭。」 「他人呢?」

「昨晚就走了、 「你沒有問他是誰?」

匆匆走出店門。 一下衣衫,挾着他那把從不離身的雨傘 衣衫,挾着他那把從不離身的雨傘,打殘走了店伙,他由床上,起來, 型理 「好啦,你去吧

他剛剛踏出店門,便遠打兩個寒噤 此時正當隆冬,北風凄厲,雪花紛落

此等嚴寒他自然忍受不住 他的衣衫原本單薄,在真氣渙散之後 不過他快無退縮之意,一逕前往西湖

那佈滿殺氣的面頰,不由爲之一呆 越過北高峯,直向花塢奔去 待到達西溪,目光向秋雪庵一瞥,他 敢情秋雪庵已不復存在,他所見到的

個失去武功之人,何至如此畏懼? 於是他遍訪其他尼庵,但奔波終日 他不相信心藏庵主會毀庵逃亡,對一

所得到的只是「不知道」三字

天色逐漸昏暗了,寒氣較日間更甚幾

他一日沒有飲食,在飢寒交迫之下

實在有點承受不住 但他無意離開花塢 ,對秋雪庵的一切

他要查個水落石出

昨晚在秋雪庵的藏經樓中,他曾經聽 「唉,你這是何苦……」

目向發聲之處瞧去。

也許那人有意讓他瞧見,左側十丈之

服便巳瞧到。 十分醒目,而且雙方相距不遠,因而他一 處,有一條黑色人影在那兒挺立着。 此時光綫雖已昏暗,但黑衣白雪依然

於是他奔了過去。 「你是誰?」

管了 「相逢何必曾相識,我是誰你就不必

次示警,究竟爲了什麼?」 「好一個相逢何必曾相談 ,但閣下兩

「怎麼,難道不行?」

「行,不過在下有幾點不明之處,希

予惠予答覆。」

「不錯。」 「你要問秋雪庵?

「你問吧。

「秋雪庵中是否有一位眉生紅痣的姑

娘?

「你怎麼知道不是?」 「有,但她不是你的仇家

反常的行為。」 「因爲她眉生紅痣,還有秋雪庵一切 「你又如何肯定她是?」

使她出此下策,嚴格的說,你是咎由自取 行爲過份了一點,其實你發人私隱,才迫 至於說眉生紅痣就是你的仇家,你也太

過武斷了。」 「庵主是傷心人別有懷抱,只不過她

「你還有什麼事?」 「這……」

呆呆的坐在床上,目光則在向四處掃射。 這是他所住的客房决不會錯,但他分

司馬蘭泉好像也做了一個「夢」,他

K38

不會見你的。」 「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也沒有用,她 「心藏庵主呢?在下想跟她談談、」

K39

我的武功,這個仇我焉能不報! 那只是無心之失,她竟然心狠手辣,廢去 「哼,縱然我無意中碰到她的痛處

你要找她報仇?」

「你縱然武功未失,也不見得是她的

「那你便太小看在下了,憑在下手中

能對付三流以下的脚色,這個仇你如何能 具有精湛的內功才能發揮,現在麼,你只 威懾江湖的獨門絕技,不過,這些都必須 以當暗器發射,而且招式精奇,還有幾招 「我知道,你的傘是鐵製的 ,傘骨可

功,你就不必再追查了。」 ,應該情有可原,而且我可以帮你恢復武「聽我說,司馬大哥,庵主雖有不是

說話之時將嗓門壓得很低,使人無法分辨 他是男是女。 黑衣人原是以背對着司馬蘭泉的,他

,如同珠走玉盤,聽來悅耳之極。 現在他以正常的嗓門說話,語聲淸脆

不錯,她的確是一位姑娘。那麼這位黑衣人必然是一個姑娘了 而且她已擰轉身形,面對着司馬蘭泉

芳容罷了 只可惜她面蒙黑紗,使人無法瞧到她的

司馬蘭泉向她冷冷的瞥了一眼道。 7

> 妳究竟是誰?」 黑衣姑娘道。 「是同情你的朋友

需要你的同情。」 司馬蘭泉道。 「這是在下的事 不勞

姑娘費心。」

小妹的善意?」 涯 **渝落人,司馬大哥,** 司馬蘭泉哼了一聲道•• 落人,司馬大哥,你為什麼不肯接受黑衣姑娘幽幽一嘆道•「咱們同是天 「在下不想跟

個藏頭露尾的人打交道,姑娘請吧。」

中不停的飛舞。 夜風益轉廔厲,鵝毛一般的雪花在空

得了?但倔强的性格,使他不願屈服,雖 寒氣如此之盛,司馬蘭泉怎麼能經受

高,但他還是最了過言 脚步。 然他在不停的顫慄,他却沒有停止自己的 當他爬上後山之際,終於在斜坡之上 也只有兩丈多

×

醒了過來, 夜色深沉,寒風如枝,司馬蘭泉却巳

置 身熱被窩裏一般 他第一個感覺是全身暖烘烘的 7 如同

緊緊的依偎着。 接着他摸觸到一個人體 ,那人體與他

來自那個人體。 現在他明白了,他所獲得的暖氣,是

以身體供給他所需的熱力 是誰具有如此良善的心腸?救了他還

個明白。 救命之恩如同再造,他必須將此人瞧

去。 軀 ,但一陣無情的酸痛,又使他再臥倒下他以肘部撑住地面,準備支起他的身

股 琅琅嬌音,巳貫進他的耳鼓 只是如此一來,那人已被他驚醒

「感謝上蒼,你終於醒過來了。」

「啊,姑娘,是妳?」 「是我,司馬大哥。」

「你忘了我說的話了,咱們同是天涯 「妳……爲什麼?」

淪落人啊。

字。 曾相識,不過在下還是很想知道姑娘的名「是的,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

「有這個必要?

不知道姑娘的姓名。 「姑娘對在下有救命之恩,在下怎能

蕭娘好啦。 「你不是曾經叫我蕭娘麼?你就叫我

黑的山洞,他使盡目力,也只能瞧到一片的一聲坐了起來,只是他們置身在一個黝的一聲坐了起來,只是他們置身在一個黝 模糊的人影。

姑娘?」 「姑娘!你當眞是向在下潑水的那位

於無心,我也不是妳的仇家 「請相信我,司馬大哥, 潑水固然出

,從未離開過花塢,又怎麼會變作你的小妹從小就在秋雪庵裏長大,十七年

來

們都是江湖兒女麼?那你就仔細聽着、」 黑衣姑娘嫣然一笑道·「你不是說咱 「是的,我爹內腑盡碎,只對我說出

當兩唇相吸之後,司馬蘭泉就感到黑

泉。 衣姑娘吐出一口眞氣,尋經走脈,直達湧

在下?

黑衣姑娘道:

「上有天堂,下有蘇坑

樣子的,十七年幽居秋雪庵,足跡不曾踏

能治。

着

你經外奇經,除了陽春心法,天下無人黑衣姑娘道。「我娘以獨門手法,閉

司馬蘭泉道•「甚麼心法?」

,我出生在杭州 ,却不知道杭州是個甚麽

兩樣?如果再遠遁深山,與草木同朽,我 出花塢一步,此等生活,與囚徒又有甚麼

這個生命活着又有甚麼意思?所以我要帮

助你,要跟着你闖蕩江湖。」

カ?

獨門武功了,姑娘是要用它替在下恢復功

司馬蘭泉道•「陽春心法必然是一種

在下害了令堂了,但姑娘又爲甚麼來帮助

遠颾,遁入深山,我娘實在够苦的了。」 而不捨,將她的私隱宣揚出來,這才毀庵雖故佈疑陣,並廢掉你的武功,仍怕你鐭

司馬蘭泉一嘆道••「如此說來,倒是

用?

黑衣姑娘長長一吁道• 「看來我只好

運功。

盡的解說,直待他心領神會,他們才開始

她將陽春心法的要訣,爲司馬蘭泉詳

心,如是一個反覆之人,口頭保證又有何司馬蘭泉說道••「人之相知,貴相知證的言語你都不肯說麼?」

相信你了

,只不過這心法·····」

由丹田昇起一股熱力,與她的眞氣合而爲 -一個時辰後,果然眞氣萌動,一陽遊生 這口眞氣不斷在他的體內鼓盪,約莫

然貫通,他的功力自然已完全恢復了 兩個時辰之後,他閉塞的經外奇經豁

火裏,只要姑娘吩咐一聲。」 「姑娘:大恩不言謝,今後無論水裏

江湖。 「這算不了甚麼,我只是想跟你闖闖

此時天色漸明,風雪業已停止,他們 「好,咱們先回客棧再說。」

止 到客棧進過早餐,就商談今後的動向與行 「司馬大哥……咱們去那兒?」

處 「在下只是尋找仇家,並無一定的去

致太過困難。」 「你的仇家既然有名有姓 ,尋找當不

蕭娘不是她的姓名?」 「噫,你不是誤認我是蕭娘麼?難道 「誰說她有名有姓了?」

替客人運貨到雲南,當我回到家中……」 「這……咳,事情是這樣的,去春我 「你爹已經被人所害?」

> 娘 ,必然不是他的仇家。 他的信念動搖了 ,相信這位良善的姑

頗多,他不得不問個明白 因爲他爹司馬湘名震武林,豈會栽在 七歲的小姑娘手裏,只是其中疑點

「大哥!我……能够不說麽?」 「姑娘!妳與心藏庵主怎樣稱呼?」 「不,姑娘,妳必須說、」

娘要對付你了。」 「唉,你如此喜愛探人秘隱,勿怪我

妄之災,怎能不弄個明白、 「不,姑娘,在下受到如此嚴重的無

「好吧,我告訴你,但你不能再告訴

「心藏庵主是我娘 「在下遵命、

女兒,勿怪黑衣姑娘說他探人私隱,各由一個道行高深的女尼,竟然會有一位 啊

自取了 那麼心藏庵主的一切作爲,無非爲了

有幾點不解之處,姑娘能不能一併見示見可馬蘭泉沉默半晌,又道••「在下還 段之毒辣,就有點令人不寒而慄了 掩飾她的私隱而已 ,其情固可原諒,但手

示? 黑衣姑娘道••

毁棄,實在令人難以理解,」何必故佈疑陣,勞心傷神,最後連尼庵也 她的私隱,最澈底的辦法不如殺人滅口 馬蘭泉道••「令堂旣懷疑在下探

終生不得殺生,所以她不能殺你,再說誓黑衣姑娘道。「我娘曾經神前發誓

有一個意見,想提供你作爲參攷。 生,要緊的是如何才能手刃親仇 『蕭……娘……眉間紅痣』就…… 要緊的是如何才能手刃親仇,不過我「不要難過,司馬大哥,人死不能復

幾個字,必然功力十分深厚。 「老伯內腑盡碎,他老人家還能說出 「好,妳說。」

在中原武林也不易多見。」 「不錯,我爹是塞外第一高手, 縱然

不是一項錯誤。」 個等閒人物,你原先竟將我當做兇手 「那麼能够傷他老人家的,决不是一 , 呰

「啊,妳說的對。」

才不致發生錯誤,」 是人名,咱們必須多方邏輯,小心求證 個蕭字不一定就是姓蕭,娘字也不一 個蕭字不一定就是姓蕭,娘字也不一定就能已含混不清,語意只伯也未能完全,那 「再說,當時老伯說話之時,語音可

「這叫作事不關心,關心則亂,所以 「啊,我爲甚麼沒有想到這些?

你應該先冷靜下來。」 「姑娘心細如髮,見解過人,在下:

實在感激不盡。」 「這沒有甚麼,我只不過長日閒着無

事,整天胡思亂想罷了。」 在值得令人欽佩。」 「雖然如此,姑娘思路的正確,也實

「咱們好像巴不同於外人了,你還姑娘 黑衣姑娘嫣然一笑,忽然面色一 紅

姑娘的?」 司馬蘭泉道••「可是我不知道你的姓

名 ,除了姑娘還能叫妳甚麼?」

你會不會丢下我不管?」

在下 ,妳就不必多此一舉了。」

黑衣姑娘一呆道•「我娘當眞會這樣 就不必爲難了。」

她帶走,她只怕還要毀棄誓言,不能讓我 遁深山了,一旦找到咱們,姑娘固然要被

「有這個必要?」

司馬蘭泉道••「如有不便之處,姑娘

,不過令堂如是公去姑娘,她就不會遠

春

心法傳授給你。」

黑衣姑娘道●・「是的,但必須先將陽

司馬蘭泉道。「多謝姑娘如此相信在

再活下去。」

只不過依常理推斷而已·」 司馬蘭泉道。「但願我是多慮,在下

必須……

·咳,叫我怎麼說呢?」

雙朗如明星的秀目 司馬蘭泉,雖在昏暗之中,仍能瞧到她那 黑衣姑娘忽然雙目暴睜,呆呆的瞅着

姑娘有話盡說無妨。」

司馬蘭泉道•「咱們都是江湖兒女,

黑衣姑娘道••「不,只因爲 ……咱們

黑衣姑娘忽然面色一紅,吶吶道:•「

良久,她忽然幽幽道: 「大哥 ,我想

不知羞恥。」 相合,一陽滋生,所以……你不咱們必須嘴唇相貼,氣機互引,

,一陽滋生,所以……你不要認為我必須嘴唇相貼,氣機互引,才能陰陽

司馬蘭泉道•「哦?」

司馬蘭泉冷冷道•「姑娘如是不信任 黑衣姑娘道••「我如果恢復了你的武

黑衣姑娘櫻唇一噘道•• 「難道一句保

司馬蘭泉道••「不要誤會,在下只是

那我也不便相强。」

黑衣姑娘道••「是的

司馬蘭泉愕然道。

「必須這樣?」 ,如果你不願意

K40

人家女孩子告訴你?」 現在,你就是不肯問我的姓名,難道你要 黑衣姑娘櫻唇一噘道•「咱們相識到

,請問姑娘尊姓芳名?·」 司馬蘭泉一楞道•「這是在下的不是

文。 黑衣姑娘一笑道。 「我姓宛,名叫文

字。 司馬蘭泉道。。「文文姑娘,眞是好名

咱們應該去那裏,」 宛文文道。 「司馬大哥,你再想想

「我有個主意,妳看如何?」 宛文文急道••「甚麼主意,你快說說 司馬蘭泉沉思良久,忽然啊了一聲道

的 林高人。」 是蕭字麼?咱們就找武林中出了名的姓蕭 看 人,以及用無作兵刃,或喜歡吹簫的武 司馬蘭泉道•「我爹所說第一個字不

不提江湖之事,對這些我一無所知。」 宛文文道••「好辦法,只是我娘絕口

爲著名。 及喜愛吹簫的就更多了,但以四大鱎王最 有一個姓蕭的武林高人,至於以簫作兵刃 司馬蘭泉道••「我知道,咱們邊塞就

的 大之人。」 ,他旣然離你家最近,也應該是嫌疑最 宛文文道: 「咱們先找邊塞那個姓蕭

身 宛文文忽然面色一變道•「不好,我

司馬蘭泉答道••「對

,咱們立刻便動

司馬蘭泉注意一聽 ,果然聽到心藏庵

> 主的聲音,似乎正在詢問店小二。 否則就來不及了,」 宛文文道••「司馬大哥,咱們快走

去 他丢下一錠銀両,便與宛文文穿窗而 司馬蘭泉道・「好,咱們走後窗。」

他們向西走,經餘杭、 ,直趨徽州 臨安、 越過天

目

副寒愴的神態。 司馬蘭泉也換上藍衫風氅,一掃往日那 在離開杭州之前,宛文文改扮了男裝

這是宛文文的建議,她認爲只有如此

才能擺脫她娘的追蹤。

再趕一站,爲時巳然嫌晚,司馬蘭泉决定 這天到達徽州,約莫申末時分,如若

間尙早,進食的客人並不太多。 塵之後,就到食堂中進食,由於離晚餐時 在此地投宿。 他們住進一家「朝陽客棧」 ,略洗風

酌的閒聊起來。 桌 ,叫了幾樣菜餚,一壺老酒,便低斟淺 司馬蘭泉與宛文文找了一張臨窻的食

多的了 「司馬大哥,此地的讀書人必然是很

「何以見得?」

的? 「你不見大街小巷中,幾乎全是賣墨

用的 名的 ,它們行銷全國 「這妳就不知道了 ,並不是專供本地人 ,徽州是以產墨著

廣 「原來如此,司馬大哥,你的見聞眞

「我爹經營馬帮,專替客人運貨,長

馬帮多半行走西北一帶,對中原,我所知 的並不太多。 年僕僕江湖,見聞的確多一點,不過咱們

宛文文叫他聽,目光同時射向兩男

女

還清秀, 十歲上下 不是一個正派人物。 分樸素,另 一人是一名公子哥兒 一女約莫五十出頭

此時那名老者咳了一聲道。 「老件

,簫王魔手如果看中了咱們公子,咱們 老婦道•「我看沒有甚麼需要準備 的

備 一下豈不較好、」

淵博,用不着咱們替他瞎操心。」 咱們不會,

明天的武會。 晚可得早點歇息,養足了精神,才能應付

你們就不必担心了。

,這般人前來徽州,原是要參加玉簫

莊的武會的

「啊,司馬大哥, 你聽

只是面頰削瘦,目露邪光。必然 的年歲,此人衣着華美,長像也 7,只有二 、 衣着十

妳看咱們還要準備一些甚麼?」

白廢。」

魔手可能會考考咱們公子,咱們事先準

「這有甚麼好準備的?考簫 考咱們會的麼,公子家學

王二字,却使他心弦一震。武會引不起司馬蘭泉的興趣,但那簫

老者道.. 「說的也是,不過我認為所

老者道。「說的也是,公子, 咱們今

那公子淡淡一 笑道•「這些我都知

以上這一段對話 司馬蘭泉聽得明明

兩道。 造化,掌中一枝玉簫,曾經會遍中原黑白 據江湖傳說,簫王魔手卜北國,功參

據說,當今武林,在玉簫下無三合之

毁掉當代二十七名頂尖高手的武功 因此,簫王魔手卜北國名聞遐邇,具 ,卜北國的魔手,曾於一日之間

驚人,他决不能就此輕輕放過, 又正好來到徽州,不管「北國的武功如何 言中第一個提到的就是「蕭」或「簫」字 有領袖羣倫,威懾八荒的聲勢。 既然在徽州有這麼一位簫王,司馬蘭泉 十北 國是簫王,司馬蘭泉的爹,在遺

找來店小二,對「北國作進一步的瞭解 司馬蘭泉道 因此,晚餐之後,他們回到客房,再 「小二哥,在下想向你打聽一件事

「請問玉簫莊坐落何處?」 「不敢當,客官有話但請吩咐 ŭ L

玉簫莊。 ,出西門順着大路走,半里不到就是 「客官原來是參加武會的,玉簫莊近

瞧瞧熱鬧罷了。 「咱們不是來參加武會的,只是想去

哦,那只怕不許。

「爲甚麼不行?」

熱鬧,但被下大爹所拒絕。」 聽說除了被邀請的武林世家子弟

怎麼個會法?」 「原來如此,小二哥知道這個武會是

家, 雁蕩山主的公子。」子,太原籥聖的孫子駱少俠,還有隴西世珠小姐選婿,所邀請的有關東神簾的三公 小姐選婿,所邀請的有關東神簫的三公 「好,多謝小二哥,沒有事了 負盛譽。於用劍, ,雁蕩派用鞭,雪衣銀鞭,在武林中頗用劍,聽說出身武當,以袖中劍飮譽江一司馬蘭泉道。「都不是,隴西世家長

她的要求,司馬蘭泉自然不忍拒絕了。再說,她對司馬蘭泉曾有救命之恩

王魔手,關東神簫,太原簫聖,應該還有 個簫王,「北國爲甚麼不請他?」 宛文文道••「武林四大簫王,除了簫

看

,徽州是繁榮的。

此時夜幕初臨,燈火萬家,由市景瞧 於是他們略事收拾,便到街上閒溜。

地的買賣五花八門,應有盡有,但最吸引

東門一帶,是徽州最熱鬧的所在,此

人的是幾家風月塲所及賭館。

「司馬大哥,咱們進不了莊,那該怎麼

打發走了店小二,宛文文眉峯一皺道

是名列四大簫王之一,但當今之世,沒有 沒有人知道,妳叫「北國如何請法?」 人見過無音簫,連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都 司馬蘭泉道:「還有這個無音蕭王

管姓下的是不是我爹的仇家

「進不了莊就硬闖,不

,盛會難再

咱們也應該去開開眼界

宛文文道:「那敢情好,

爲甚麼叫無音簫,難道他那隻簫只是兵刃 不能吹的?」 宛文文道••「這人爲甚麼如此神必?

是與鱎有關的,這些人你是否相識? 適才說,簫王魔手卜北國所邀請的好像全

都是當代武林的知名之士,我對他也有過

馬蘭泉道。「不認識,不過這般人

司馬蘭泉道:「這個我也不知道 ,也

> 的間東問西。 潮中擠來擠去,

話也多了起來,她緊依着司馬蘭泉

,在人 不斷

像百靈鳥般的小嘴,

宛文文第一次瞧到如此熱鬧的盛况

走

不知不覺也來到東門。

司馬蘭泉帶着宛文文只向熱鬧的地方

小二,武會究竟何時開始?」 宛文文道••「啊,咱們適才忘記問店

「文文,什麼事?」

司馬蘭泉正在看別處,聞聲回顧道。 忽然她一聲驚呼••「啊,大哥……」

耳闡

宛文文道·「說給我聽聽

好麼?」

諛事的,我看咱們也早點歇息吧。 孤的也住在此地,咱們明天起個早,不會 司馬蘭泉道••「這不要緊,反正姓獨

着宛文文瞧看。

名身着紫衫,年約二十四五的少年正向

司馬蘭泉順着她所指之處一瞧,發覺

宛文文道•「你瞧那人…

溜再回來睡覺也不遲,好麽?」 這位文文姑娘,當眞人如其名,性格 宛文文道••「還早嘛,陪我到街上溜 ,只是長年居住在尼庵,與外界

的兒子,他們父子都喜愛白衣,我看八成 瞧到的那位公子,可能是雁蕩山主獨孤峯

,就是此人。」

宛文文道•「還有隴西世家呢?」

馬蘭泉道。

隴西世家的主人名叫

下二子三徒了。太原簫聖駱東野年逾七旬子三徒,第二個兒子已經夭折,現在只剩

,兒子早喪,只有一個孫子。適才在食堂

名九堂,是關東一帶的武林霸主,他有三

司馬蘭泉道。「好,關東神簫姓別

奇 形成隔絕,因而對每一件事物都會感到新 而且她心思細密,溫良柔順,這一路

至 之上對司馬蘭泉噓寒問暖,照顧得無微不

本能 在神韻之間,却具有一種發揮女性特點的 她不算太美,只具有中人之姿,但她 ,因而舉手投足之際,都會使人感到

> 他也就是了,既然走在街上,總不能不讓 如此之多,再說他那邪惡的目光吧,不理

,但弄簫的人多如過江之鯽,那裏管得

現在司馬蘭泉明白宛文文驚呼的原因

K42

我曾經在成都見過一面。」

宛文文道••「雁蕩隴西

,那一家是使

粉面,

葛柳鶯,他的獨子諸葛駿,是一個油頭

專在女人堆裏打滾的浪子,兩年前

走 於是淡淡一笑道。 「不要理他,咱們

笑道•「兄台請了。 竟快步迎了上去,雙拳一抱,哈哈一聲長 誰知他們祇不過剛剛舉步,紫衫少年

司馬蘭泉道•「朋友有何見教?

榜麼?」 街 司馬蘭泉冷冷道••「朋友是在自我原 人生一樂,在下質在羨慕得很, 紫衣少年向宛文文一瞥道•「携美遊

敢稱一個美字,兄台在說笑話了 '」 紫衣少年道。「兄弟這兩個丫頭那裏 司馬蘭泉覺得此人太過無聊,口中哼

了 台 ,在下想跟你打個商量。」 紫衣少年伸手一攔道。「慢一點,兄 聲,挽着宛文文便向一側走去一

麼好商量的?」 司馬蘭泉道••「咱們素不相識,有什

不識有什麼要緊,」 紫衣少年道··「一回生,二回熟嘛

吧! 司馬蘭泉不耐的道.. 「有什麼事你說

口 的菜餚,但無論菜餚怎樣好吃,吃多了 紫衣少年道。「對女人就像吃一樣可

光邪惡,面含奸笑,只要瞧他一眼,就可

人瞧人並沒有什麼稀罕,只是此人目

斷定他决非好人。

時嚐到新鮮。」 也會嫌膩的,所以必須時常更換,才能時

紫衣少年道•• 司馬蘭泉道。 「我是說假如咱們換一 「你這是什麼意思?

蠻腰之上也插着一隻竹簫。

他身後站着兩名姿色不俗的紅衣少女

而且他的手中還把玩着一隻紫色竹簫

換… 司馬蘭泉面色一沉道•「看閣下 丰姿

喪德敗行之人!」 秀美,一表斯文,原來金玉其外,是一個

紫衣少年不以爲侮,仍笑嘻嘻的道。

K43

大聲叱喝道••「回去叫你娘,叫你姐姐妹 一起來咱們才換,姑奶奶還要當你的祖 宛文文此時已氣得雙目噴火,忍不住 ,你可願意?

辱及少爺的娘!妳可知道少爺是誰?·」 紫衣少年面色一 變道・・ 「小賤人竟敢

都一樣。」可聽到了?這是咱們的條件,不管你是誰要衝動,然後冷哼一聲道:「舍妹說的你 司馬蘭泉握住宛文文的玉手,叫她不

不給他一 司馬蘭泉知道此人是存心找確,如若兄台好像是個會家子,在下向你討教,」 紫衣少年向司馬蘭泉打量一下道 **點教訓**, 只怕他會得寸進尺 ,沒

完沒了 最好換個地方。 來,兄弟一 定奉陪,不過此地人多,咱們了一聲道。「只要閣下划下道

讓他們開開眼界,接招。」 紫衣少年道••「人多有何不可,正好

說要讓旁觀者開開眼界。 在鬧市中生非惹事,已是不說 此人不只是心地邪惡,而且狂妄無知 ,居然還

蘭泉的面門 動風急湧,以快如閃電的速度 不過他的身手確屬不凡, 一簫浜出 , 直奔司 馬

以兵双對徒手,還要搶先出招,此人

眞是無恥已極。 待紫竹簫逼近面門,他才忽然一張口司馬蘭泉仍然淵亭嶽峙的立在原地

癲頭,無論紫衣少年加上多少勁力,都紫竹簫點出之勢何等猛烈,他一口咬

像蜻蜓撼石柱一般,休想動它分毫! ,紫衣少年感到手中一 在雙方爭持之中,忽然聽到一聲脆响 輕,敢情簫頭竟被

司 一口咬碎,這份功力實在駭人聽聞。 馬蘭泉咬了下來。 紫衣少年無論怎樣狡詐,在此等情形 紫竹簫堅逾金石,司馬蘭泉竟能將簫

斑斑血跡 然大叫一聲翻身便倒,紫衣之上立即映出這一呆可糟了,噗的一聲輕响,他忽 ,也不由神色一呆。 一呆可糟了,噗的一聲輕响,

內,他怎能不痛得大叫出聲。年的身上,絲絲點點全部嵌進他的皮肉之 出 ,他怎能不痛得大叫出聲 ,那些碎竹像噴泉一般一起噴到紫衣少原來司馬蘭泉將咬碎的簫頭用內勁吐

着宛文文的玉手,逕自穿出人羣。 司馬蘭泉不再理會紫衣少年 ,返身握

馬蘭泉的身側,他們默默的走了一陣,她宛文文像小鳥依人一般,緊緊依在司 忽然噗哧一笑道•「大哥•你煩絕!」

宛文文道••「咬碎簫頭那一噴還不够 司馬蘭泉道•「絕什麼?」

過癮呢。 絕麼?而且大快人心,連旁觀者都在大叫

便可 喬裝改扮了,妳那本來的面目,別人一眼 是他欺八過甚, 瞧出。 馬蘭泉道。 哦,文文,我看你不必再 「我原本不願傷人,

,那般人憑什麼要管別人的閒事?」 宛文文櫻唇一噘道••「不改就不改嘛

將簫頭咬個正着。 心代

「可是你就不喜歡我? 司馬蘭泉道••

「不要瞎說,誰說我不

「那你爲什麼每天都不肯

跟我睡在一起,讓我一個人冷清清的!

宛文文要他說,

如 何說法?

道••「說來話長,咱們先回客棧好嗎?」言兩語就可說得明白的,因而他哼了一聲

寒氣! 杯熱茶,道。「大哥,

,碰到登徒子自然更會神不守舍了 ,神韻欲流的?是鐵石之人瞧到也會動 宛文文嫣然一笑,接着又眉鋒一皺道 司馬蘭泉笑道•「誰叫妳這麼風華絕

司馬蘭泉道••「這個……咳••••這個

你不說我豈不是始終不懂。宛文文道•「我不懂你可 司馬蘭泉道•「這……這叫我怎麽說 「我不懂你可以告訴我嘛

呢? 說的?說嘛,大哥

他却遲疑着不敢啓齒

對如此一個良善的女孩,這些話叫他

回到客棧,宛文文先替司馬蘭泉倒來 逐點點頭道··「好,咱們回去。」 由於適才一鬧,宛文文已遊興索然,

司馬蘭泉接過熱茶喝了一 口 雙眼目

宛文文道••「咱們之間還有什麼不好」

居住尼庵,潔淨得如同白紙一般,因為她只是一個天眞無邪的少女,長日

不說無法解決問題 ,也不是三

喝一點熱的禦禦

宛文文佾臉一紅,略顯忸怩光灼灼?一個勁的盯着宛文文?

,略顯忸怩的唔了一

聲道··「大哥··瞧你·

嘆道••「文文••坐到這裏。 司馬蘭泉啊了一聲,收回目光,長長

揚,道••「現在該說了吧,大哥。 宛文文坐到他的身邊,眉峯輕輕揚了 司馬蘭泉道。「妳可知道什麼叫做夫

妻? 單 的男女就是夫妻。 也許有父女,有母子,有兄妹,及素不,譬如這間客棧之內,就住有不少男女 司馬蘭泉微微一笑道•「那有這麼簡 宛文文道•• 「我當然知道,住在一起

夫妻。 夫妻。」 宛文文道: 「我不懂,你說怎樣才是

相識的投宿之人,怎能說住在一起的就是

們 到適當的媒人呢? 的結合 然後遵禮成婚 宛文文道:「如果沒有父母,又找不 司馬蘭 必須具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泉道。「夫婦是五倫之一,他 才能算做夫妻。

找不到媒人?」 有 至於媒妁麼?任何人都可以,怎能說 司馬蘭泉道• · 「父母俱巳仙逝者的

息吧…… 宛文文道••「那麽我知道了,你去歇 司馬蘭泉道。 宛文文道•「客棧小二哥可以麼?」 「當然可以」」

也有着如釋重負的感覺。

尴尬之事。 嫌,如若再討論夫妻的問題,豈不是一件 因爲一對孤男寡女,已經難冤瓜李之

寢。 宛文文走後,他便收拾一下 ,準備就

他還沒有寬衣 ,門外忽然响起剝啄之

舉行婚禮。

就是。

進來的果然是店小二 他笑嘻嘻的向 「是小二哥,門沒有門,請進、」 「是小的,公子,我可以進來麼?」

計喜酒喝的!」 司馬蘭泉一揖道··「恭喜公子,小的是來 司馬蘭泉道••「小二哥說笑話了

有什麼值得恭喜的?」 店小二道··「小的是來跟公子做媒的

,自然值得恭喜。」

小二哥,誰願意嫁給一個流浪漢,何况我 司馬蘭泉一怔道。「你沒有弄錯吧?

在此地人生地不熟。」 小二道。「公子總認識宛姑娘吧?」

來提親?」 司馬蘭泉愕然道•「是文文?她叫你

你就答允吧。」 公子是英雄,英雄美人是天生一對,公子 店小二道。「不錯,宛姑娘是美八,

二來說媒,這位姑娘實在太過天眞。 司馬蘭泉估不到宛文文會當眞找店小

以陽春心法恢復武功之時,曾經身體相偎 嘴唇相 不過宛文文救過他的生命,而且他們

刺傷宛文文使她因此而大爲傷心 巳別無選擇,在司馬蘭泉來說,他也不該 按社會道德規範,宛文文除了嫁給他

K44

便咳了 經過一段時間的思忖,他終於答允了 一聲道。「小二哥。多謝你。 __

文定,不過在下正當父喪期間,不能與她司馬蘭泉點點頭道••「咱們可以先行司馬蘭,

一道•-「客中諸多不便,這點謝媒쯚請小司馬蘭泉取出一張十両銀票交給店小 間太晚,咱們不必急於一時。」 二哥笑納 替兩位準備一點酒菜,慶賀一下如何?」 小二道·「這是應該的 ,至於酒筵麼?改天吧,現在時 ,公子,小的

恶

,敝莊也因而感到羞恥,怎麼會替他!他雖是敝莊邀請的客人,但此子行爲

夏炎連忙搖手道:「司馬公子誤會了

話但說無妨。」

司馬蘭泉道。

「不過怎樣,夏管事有

就告退了。」 店小二道·「謝公子的賞,如此小的

裹糊塗的得到一名妻子 笑皆非,想不到查訪仇踪未得要領 l非,想不到查訪仇踪未得要領,却糊 打發走了店小二,司馬蘭泉倒有點啼 司馬蘭泉道。 「小二哥請!」

之意希望司馬公子能够參加武會,並派在們原定的計劃就有問題了,因此,敝莊主回太原去了,他走了倒沒有什麼,只是咱回太原去了,他走了倒沒有什麼,只是咱

四大名家的公子較技,現在駱射屛被司馬

夏炎道。「似莊此次的武會,原定

由

到夜色深沉,他才漸漸唾去 由於思緒雜亂 ,一時間未能入睡,直

下專程奉請

聲又將他吵醒 當天色剛剛破唬之際,一陣陣叫門之

的發展如此出人意外,玉簫莊竟請他前去王魔手是不是他殺父仇人的,估不到事情司馬蘭泉原想進入玉簫莊,以查證簫

「哦•是誰呀……」 「司馬公子・有客人到訪。

參加武會。

個素不相識之人。 門一瞧,來人靑衣· 瞧,來人靑衣小帽,年約五旬,是 他被叫醒 聽到店小二的聲音 ,及開

縱然沒有,也不能跟有殺父嫌疑之八的女珠選婿,別說他已經與宛文文訂有婚約,點遲疑趙承,因為三月

點遲疑起來,因爲玉簫莊的武會是替卜墨

這是一次難得的良機,司馬蘭泉却

玉簫莊的大管事夏大爺。」 店小二當即介紹道•「公子,這位是

而這種萬一他自信十分可能

指教?」 擾司馬公子早睡,請多多包涵。 大管事 司馬蘭泉道。「不敢 雙拳一抱道。「在下夏炎, ,夏管事有什麼

戒一位使簫的少年?」 夏炎道•「昨日司馬公子可曾出手懲

> 定趕到。」 司馬蘭泉••「好,正夏炎道••「今日正午 「好,正午以前 -,在下一

一點教訓,大管事要找塲便儘管划下道來的,不錯,他當街輕薄婦女,在下給他了可馬蘭泉道。「夏管事原來是找塲來

我也要去。 此時宛文文忽然奔出來道。「大哥。

媒也去,在下不打掇了,告辭。」 夏炎向宛文文瞥了一眼道··「歡迎令 司馬蘭泉道•• 「夏管事好走,恕在下

不送了。 夏炎走後,宛文文櫻唇一噘道••「這

中 認爲妳是我的妹妹 人眞討厭,他爲什麼認定我是你妹妹?」 然後面色一整道••「文文,我正要他 司馬蘭泉握着她的玉手,轉身進入房

才店小二…… 宛文文一怔道。 「爲什麽?大哥

了 說 」,不過……」 司馬蘭泉道••「適才店小二來替咱們 ,妳是我的未婚妻子

認爲咱們是兄妹?又有什麼不過的?」 宛文文道••「那你爲什麼要那姓夏的 ___

參加玉簫莊的武會嗎?」 司馬蘭泉道••「妳知道我爲什麼答允

證玉簫莊主是不是你的殺父仇人。」 地方可比 |方可比,咱們想進去,必然要費一番||司馬蘭泉道••「不錯,但玉簫莊非等 宛文文道••「我當然知道,你是想查

手脚 了麼?你還担心什麼?」 宛文文道••「現在他們不是來請咱們

會 ,妳可知道玉簫莊召開武會的目的?」 司馬蘭泉道•「玉簫莊是請我參加武

如山,公子應該相信得過!」 聖的一件樑子,敝莊威信素著,莊主言出

「武會何時開始?」

,因而微微一笑道••「敝莊立即派在下

夏炎以爲他對懲治駱射屛之事仍在懷

一月完民間俠義傳奇故事

都是「一片雲」,這是一片雲自己加以證

也沒有能否定別人說法,因爲他們見到的

的說法絕對正確,這也沒有人懷疑,祗是

一片不可捉摸的雲,男的就像一陣無影的 ,而另一個神秘客,則是個男人。女的像

說的人都見過一片雲,而且堅持自己

她年青美麗,有人說她神聖莊嚴,但也有

沒有成功過,誰又能捕捉住雲呢? 是想追索這個女人的來龍去脈,但也從來

大家只知道一件事,一片雲是個女人

「一片雲」是個謎樣的女人,有人說

人說她猙獰如羅刹夜义。

豫墨的寫意畫。 繫着,展開手卷,雪白的宣紙上繪着一幅 手卷,裱裝得很精緻,用一條蒼綠的絲帶 中絕不會少的是一幅三寸長,一尺多寬的 一些很轟動的事,然後又留下些什麼,其 無論她以什麼姿態出現,總是會發生

> **掉他的右耳,所好是這兩個人沒有同時出** 一陣風割掉了那人的左耳,一片雲必定割 遇上過他們兩個人,那個人就很倒霉了, 了一陣風,也有人遇上過一片雲,更有人 是同一個人,也不是同一伙人,有人遇上 風,而且大家也能肯定,這一男一女既不

雲,有時是一抹淡靄,襯着如鈎的新月, 的金石家對那方小印讚不絶口。 畫家對卷上的畫付以極高的評價,最有名 章,鐫着「一片雲」三個小篆,最有名的 有時則是濃濃的一片烏黑中,交夾着雷電 有時是一個扶杖老人在山巓間眺天際的白 ,落欵是一個纖巧的雲字和一顆鮮紅的印

卷被很多人看過,研究過,鑑定過,爲的 住那個女人,要他們拿出百倍的收藏價格 絕不是那個價格所能比的,如果有人能抓 ,他們都毫不遲疑,所以一片雲留下的手 出讓的,因爲他們在這幅畫上的損失 ,只是獲得手卷的人從來也沒有一個

畫面時常不同,有時是流雲過峽閣

有人願意出很高的價錢收藏一片雲的

他是主張重用義和拳民最为的一位 業,而且自稱起王爺來了。 興却抖了起來,直接就接下了這一大片產 藉,王爺失了勢,替他管王莊的莊頭哈國 義和拳民照樣被洋槍一個個地打得血肉狼 到八國聯軍,所謂天神附體,不怕洋槍的 大的紅了一陣子,尤其是鬧拳匪的時候爺的采地,這位王爺在西太后當政時, ,一直

聲勢,地方上自然不敢過問王莊的事兒。 裏君臨萬民,王爺失了勢,仍然還是王爺 雖然不當權,在地方上仍然還具有赫赫 早一陣子,大清朝的皇帝還在紫禁城

革命浪潮的衝激下,終於宣佈遜位,結束 使得洋鬼子打進了京城,那位王爺成了罪 王爺,原因無他,哈王爺有勢力,這勢力 東了將近五千年的帝制,所有的王爺都垮 了愛新覺羅氏二百六十八年的統治,也結 半是機會造成,一半是他自己的本事。 ,而哈王爺却仍然被人恭恭敬敬地稱爲 現在,大清朝的皇帝在舉國的反對與 義和團闖了大禍,引起了八國聯軍

地成了他的部屬,兄弟,更運用手腕,謀 這些出身草莽的好漢們安撫得很好,漸漸 莊裏,管王莊的哈國興倒是挺能幹,他把 亡而沒落過世,那些拳民頭目却仍然留在 生了根,形成了一股暗中的勢力,終於造 略,把他們的舊屬召集起來,在很多地方 亂事平後,王爺囘到京裏,隨淸朝覆

中默默地感謝着,却從來也不敢告訴第二 是受過秦風恩惠的人,可是他們只是在心 可死上一萬零一次,因爲秦風雖然留下他 死的人,可是,真被秦風找上的人,却寧 有死的人。誰也不會承認自己是個罪該萬 他光顧過的人,那怕是被剜掉一塊肉,也 不敢讓人知道,因爲江湖上流傳着一句話 那是些吃過秦風虧的人,秦風有種本事 一條命,却讓他活得比死還難受。 有人說秦風是救苦救難的活菩薩,那 秦風找上的人,一定是罪該萬死而沒 人說世上根本就沒有秦風這個人

做,要做却不敢做也做不到的事 人,因爲秦風爲他們做的事,是他們想 由許多很有本事,很富有正義感的年 有人說秦風不是一個人,只是一

輕人,秘密地聯結起來,從事仗義懲奸的

成了王莊的天下

兒子,所以王莊中沒有貝子,沒有阿哥 仍是不折不扣的土皇帝,他的九個姨太太 接着次序被人稱爲格格,遣憾的是他沒有 都順着次序被稱為娘娘,三個女兒,也 儘管換了朝代,但是在王莊,哈王爺

縣城都管不到王莊,以前因爲是王莊,沒 着王莊。 方敢管,在這百里見方的地帶內,王府管 有地方能管,現在也因爲是王莊,沒有地 有百里見方,接隣四個縣城,只是那一個 王莊佔的地不算小,前後丈量,約莫

莊的田,却不納錢粮,不交佃租,每一分着四個村子,每村有十來戶居民,種着王 地做生意,不准任意哄抬物價。 何額外的負擔,只有一個條件,規規矩矩 收成都是他們自己的,那些店家也是一樣 ,除了每年繳納那有限的房租外,沒有任 一條街上開着兩三百家店,周圍散落

火,歷經災亂的時代裏 矩矩地付錢,不准少一個子兒,在饱受戰 護,就是王府的人出來買東西,也是規規 的利益,却買得王莊內幾千個人衷心的擁 哈王爺懂得收買人心,放棄一點微薄 ,王莊成了一塊天

更還有着想像不到的廉價珠寶,首飾 享受不到的樂趣,酒色財氣,無一不具 兒有着比別處便宜兩成的綢緞布匹,別處 息的來往,大部份都是來化錢的,因爲這 四條路通向四個縣城,每天 有川流不

董 宜春樓有着近百名花枝綽約的粉頭兒

有做別的事,似乎是專找王莊的麻煩。 近一年內發生的,在這一年中,那兩人沒 且這十二處地方所出的事,有十件是在最 處地方,也有六處是跟王莊有關係的,而 件是與王莊是有關係的 ,五年來,一陣風做了 五年來,一陣風做了十四件案子,六他不是憑空臆測,而是根據事實的判 。一片雲光顧的九

一個人做得到的。

一個人絕不可能在

他們所聽過的一切有關秦風的事,絕不是

斷

工作,用秦風這個名字做代表而已,因爲

但是他們的蹤跡越來越近了 上個月在蘇家屯的黑虎莊,莊主劉黑

風,至少他們表現的一切都是秦風,都具

有一種說不上來,但又沒有第二個人能學

而四個地方出現的秦風,面貌不同,身材 事,幾乎是同時的,先後不差半個鐘頭, 少也得好幾個鐘頭,但是四個地方發生的 城雖然不大,可是騎着快馬兜個圈子,最 賭館裏打架,在北城的書寓中擁妓聽曲。 東城喝酒,西城殺人,而同時又在南城的

牽連,有三,四處遠離王莊有千里之遙

表面上看,那十二處地方跟王莊毫無

不同,口音不同,却又不折不扣的都是秦

六十箱的黑土膏子。同時在當地海船帮管 碼頭上,義記堆棧行的棧房失火,燒掉了 萬大洋,判斷是一陣風下的手。在營口的 虎叫人在半夜裏割掉了鼻子,封走了二十 袋子,裹面是一軸手卷,卷上是一幅「浮 疑問,這是一片雲的傑作。 雲掩月」,淡了幾筆,却極具神韻,毫無 上凍了大半夜,解下來時,已經快沒氣兒 事錢老七不知道怎麽的被人半夜吊在船桅 條女人的大紅裙子,脖子上扣了個小絲 ,上身衣服剝得精光,下身却捉狹地栓

爲一陣風。

陣風 ・都是由

片雲」

的名號上聯想起

「一陣風」

和「一片雲」的工作似乎

風來無向去無蹤,人們所以會叫他一

只有很少的幾個人知道,但一般人都稱他

秦風自然是姓秦,名字叫做風,但是

得來的特質

秦風的特質。

半邊天,豈是輕易能叫人扳倒的 在等待着,等待着他們的到來,二十年來 地接近過來了,鐵飛龍並不緊張,而且還 ,王莊的勢力已經根深蒂固,掌握着北方 陣風跟一片雲却摸對了路,而且一步步 知道他們與王莊的關係,但毫無疑問, 這兩處都是王莊的外圍,雖然很少有

莊。

對他倒還忠心耿耿,保着他躲進了這片王 百姓們也要找他,義和團裏的幾個大頭目 魁禍首,洋鬼子要捉拿他,身受其害的老

型的,他們會不會有一天碰巧同時找上一 是差不多性質的,所找的對象也是同一類

個人呢?

每個人都在這樣猜測着,却沒有一個

個人,口

9

鎭,或者可以說比一個縣城還熱間的市鎮 王莊不是村莊,而是已經發展成的市 ,是因爲它原先是一位王

中雖然沒表示,心裏却有數,一陣風也好 度如何了 可能是王莊的莊主哈王爺,也可能就是他 人能有一個肯定的答案,只有一 一片雲也好,遲早都會找上一個人的 的總管,鐵飛龍,而他們要找的對象, 定就可能會同時找了去,這個人是王 鐵飛龍,那要看他們對王莊的了解程

K47 可以在前廳的做局上對賭。 兼設賭館,姑娘的屋子裏可以開局,也 四海古玩舖兼營銀樓,也整天的門庭

麼都不缺,只有一樣東西不准帶進來-這兩處地方是王府裏派人開設的 古玩,首飾,價錢賣得那麽便宜,祗有 到王莊,只要帶着錢就行,在這兒什 ,不知道他們從那兒弄來這麼多珠寶

誰捨得去破壞它,誰要是表示那麼一點意 思,不等王府的人來,住在那兒的店家都 莊揍個嘴腫臉靑的趕出去,重則平擺着硬 會恨得咬你一塊肉下來。 樣一個美好,安樂和平的地方,誰忍心 挺挺地抬出去。 王莊絶不欺人,却也不讓人撒野,這

爺,歪在烟榻上,九姨太一 隔着九娘娘坐在對面跟他談天,一隻手却 九娘娘,斜倚在一邊爲他捶着腿,鐵飛龍 鬚髮已白,身子瘦乾得像隻大蝦米的哈王 ,又受不了癢。只得扭動身子作象徵性的 這也是鐵總管,鐵飛龍放心的地方, ,有時重了一點,九娘娘既不能叫 ,在九娘娘肥大的臀上掏一把,捏 不,該叫她

着的眼睛會微微地張一張,那只是對九娘 娘一個輕微的警告— ,也會拿不準分量,敲得重一點,哈王閉 因此她捶在哈王爺枯瘦的腿上的拳頭 -把工作做好,別分

指的是九娘娘捶腿的工作,至於鐵飛

處也必須毫介無遺。 深懂得做人的聰明與如何用眼了,有些事 放在眼前也必須視而不見,有些事隱在暗 的,到了他這種年齡與這份修養,已經深 龍的那隻手,他就是睜大了眼睛也看不見

外 兒……」 送下肚去,才有氣無力地問道:「飛龍, 這一陣子那兩個主兒鬧得很兇,咱們這 面的情况還好吧,你要多費點心,聽說 長長的吸了一口烟,再用一口茶把它 「王爺放心,我關照過了,這幾天來

武器,只有一件事在王莊不能做-

--打架

,誰要是違反了這一項,輕則被王府的護

一暗 有來無去……」 日夜不斷地巡邏駐守,王莊的門敞開着 陣風也好,只要他們敢進王莊,管保是 中已佈下天羅地網, 後院的九大天王都出動了,一天三班 管它一片雲也好

這是二十年來第一次,第一次有人掛着彩 進了王府的門兒。 個漢子,架着個滿臉流血的老頭兒進來 話才說完,忽地變色,因爲門口有兩

隨着王爺來到王莊就留了下來。 起義和拳團滿天風雲的九大頭目,他們追 的力量是明的,九大天王,也就是當年掀 莊建樹在外面的勢力是暗的,擺在王府中 他們忽略了一件事-他們是什麼來意,他們都沒有成功,因爲 許是另有居心,想來查探一些什麼,不管 摸進來,也許是想順手牽羊撈點什麼,也 不小的波折,總有那麼幾個不長眼的傢伙 二十年來,王府裏多少也發生過不大 —王府中的實力,王

人 ,仍然有一些人找上這兒來,要問他們事情做得秘密,却沒有能瞞住天下的 事情做得秘密,却沒有能關住天下

> 前,殺死了北五省第一大豪傑大刀王五。 王五的生前友好知己,頗不乏技擊高

禍國殃民之罪,而且他們在開始鬧拳亂之

打聽得這九個人隱身此處,自然也不

低了聲音問道:「大爺,是怎麽回事?」

李敬元吁了兩口氣,拿起哈王爺打好

中還有着幾分難堪,却只好忍下來,連忙

鐵飛龍自然明白他一眼的意思,驚詫

上前扶着李敬元在烟榻上坐下,然後才壓

看見過。 年來,王府中不是沒見過血,却沒有被人 少冤魂,有人活着進來,却沒有活着出去 地活得好好的,王莊的王府中却頻添了不 ,而且進來的人,從此失去了蹤跡,二十 可是二十年來,他們九個人毫髮無捐

> 不好此道,只是大烟膏有止痛療傷的效用 王爺抽的自然是上好的雲土,李敬元平時

,目的也在此,因爲整個王府中,只有哈 ,而且很靈驗,他叫人把他扶進這間邊廂 小茶壺對準壺嘴,骨嘟嘟地灌了下去,哈的烟泡子,丢了兩個在嘴裏,又拿起他的

了半隻翅膀,可見他出拳有多快有多準! 進去的字縫裏,蒼蠅居然沒死,只被打折 拳頭抵住在石碑上,然後又嵌進了碑上凹 碎了,那頭蒼蠅在飛過他面前時,被他的 是爲了打一頭纏繞在身前不去的蒼蠅,碑 碑,那是他的拳重,而且他那次發拳,只 境界,一拳出去,能打碎一塊三寸厚的石 中九大天王中的老大一 廳房,而且這個披紅進來的人,還是後院 ,學的是少林外家功夫,已至爐火純青的 今天是第一次有人血淋淋地踏進這座 - 托塔天王李敬元

關心的樣子

李敬元似乎也習慣了他的冷漠,直到

色也很平靜,一點都不激動,似乎是漠不

哈王爺又閉上了眼,裝做沒看見,臉

位王爺並沒有太多的敬意。

爺的手下

片膏子的效果更快。名義上,他也是哈王 刻找到調好薰軟的烟泡子,那種狀態的鴉 王爺一個人有這嗜好,也只有此處才能立

,但是看過他的態度,似乎對這

鼻子裏流出來的,鼻樑歪了,鐵飛龍一眼 此刻他被人扶着進來,滿臉鮮血是從 那是被人打的!

> 是叫一個年青的小伙子打的,是用拳頭打 叫人打的,飛龍,說來你不會相信,我這

衣襟,擦掉了臉上的血,輕輕地一嘆:「 肚子裏的烟膏子開始發生作用了,才撈起

在說:「你吹噓了半天,話還沒說完呢, 之意濃,淡淡地看了鐵飛龍一眼,似乎是 王爺坐了起來,臉上的鷩容沒有他的揶揄 又是在鐵飛龍吹噓着王莊的防衞之後,哈 得他滿臉流血?這已經够驚人的了 人家已經放顏色過來了。」 有誰能在李天王的鼻子上打一拳, ,何况

制着,但是跟他相處多年的鐵飛龍隱約感

起來倒好像還有點高興,雖然他儘量地抑

名多年的老武師,而且剛被人擊敗了下來

打在別人鼻子上

1別人鼻子上,這份平淡完全不像個成李敬元的語氣很平淡,似乎這一拳是

,既不激動,也不氣憤,更沒有沮喪,看

覺得到,這使得鐵飛龍更感到迷惑了

手會吃這個虧?」 急地道: 「大爺,您是怎麽了,憑您的身

上三竿,還摟着娘們在屋裏做溫柔夢,你年紀輕的個個都成了名符其實的大爺,日 的早上還走幾趟拳,活動活動筋骨,那些 了下去不說,功夫也擱下了,我們幾個老 些日子大伙兒過得太安逸了,警覺心疏淡 李敬元輕輕地吁了口氣,「飛龍,這

方的口氣:「是的,大爺,小弟一定立加 不回答,反而發起牢騷,數落自己的不是 嘀咕,這老傢伙是怎麽同事兒,問他的話 起來了,不過他表面上還是恭敬地順着對 鐵飛龍口中連連地稱是,心裏却在犯 ,不過,今兒格……」

祗囘了一拳,我的鼻子就噴了紅,沒話說的手,打了人家三拳,都叫他閃過了,他 七八,身手不錯,受過名家指點,我先動 對方是個小伙子,年紀不大,最多是二十 ,輸得我心服!」 李敬元站了起來:「今兒格很平常

得到了證實,心裏更爲驚詫:「大爺,那 小子能閃過您的三連擊?」 鐵飛龍看看那兩個扶他進來的大漢,

取,要是在十年前,第一拳他就躲不過 可是現在,唉! 因此我只能告訴你,今年我已經七十二了 是你不會相信,我說不是却偏又是事實, ,武功這玩意兒最實在的,一點巧都不能 ,功夫雖沒擱下,到底練得沒以前認眞了 李敬元又嘆了口氣: 人不能不服老!」 「飛龍!我要說

「大爺!您太客氣了,功夫在火候

K48

談個屁,不過今天我是輸在人家的快拳之 在這個快字上,火候再深,快不過人家還 被洋槍趕出來的,那一仗不但打垮了義和 四十年,我像他那個年歲,連他的一手兒 脚上下功夫,那就更難得,何况還是個小 脚一個勁兒去練槍法,居然還有人肯在拳 都趕不上……」 伙兒,十年前我可以吃定他,可是倒退前 ,輸得我口服心服,大伙兒都瞧不起拳 ,就輸在人家一個快字,今天我還是栽 ,幾十年苦練,抵不上人家手指兒勾一 「飛龍,別跟我談功夫,咱們當年是

天王中,自許爲正統,對拳脚功夫最虔敬 兒命,不如一桿噴子有用多了,那些人只 練練强身活動手脚是可以的,真要跟人玩 着練,可是大家都不太起勁,誰都明白 挨了揍都不放在心上了,這也難怪,在九 得不成樣子,氣得老頭子吹鬍子瞪眼直罵 是敷衍他,練了五六年,一趟羅漢拳還打 必天天拿樁練馬步受罪了 起勁兒了,那些年輕人更是樂得偷懶,不 ,不但自己練,而且還促着一批年輕人跟 ,這兩三年他灰了心,連自己練着都不 ,這位老太爺敢情是動了愛才之心,連 李敬元越說越高興,鐵飛龍終於明白

許亂欺負人家。」

那麽大的膽子,是我要他對莊上來的生人

了,但他還是陪着小心:「大爺,毛六沒

多加注意,小心盤查,您知道最近……」

「我知道,你擔心一陣風或者一片雲

圖,誰肯來賣命一 更清楚,誰都不是來吃素修行的,沒個貪 不了,在王莊安身立命的人都是些什麼料 功,不近女色,他自己熬得過,別人可受 ,鐵飛龍自然清楚,王莊平時裏幹些什麼 最難的是他是少林出身,練的是童子

> 的必要,換了個話題:「大爺,那小子是所以這個話題不投機,沒有繼續下去 「沒盤,只知道姓秦,是個大家子弟

還不好女色,鐵飛龍不敢再問下去,因爲 古董,只在宜春院的敞局襄玩玩,住在高 這又是引老頭子喜歡的地方,這小子 點兒,否則別怪我翻臉。 「飛龍,對那個姓秦的小伙子,你得客氣 拔脚往外走去,李敬元又叫住了他:

陞棧裏,沒上過宜春院的花樓一步!」

是一陣風……

是一陣風?」

見有一定的規矩,一定的作風,寧死不改 又露了相,就不會有嫌疑了,江湖人闖道 沒有留下過姓名,這小伙子留下了姓名, 「一陣風行事從不公開露臉,也從來

家屋裏去,叫他瞧見了,摔了兩個嘴巴

同別的地方!」 「也許這次他改作風呢,因爲王莊不

湖行?」 來歲,二十年來,你沒出過王莊,江湖是 出世呢,在王莊立下脚時,你才不過二十 什麽個樣貌兒你都沒有見過,你跟我論江 「飛龍,我在闖江湖的時候,你還沒

「是!是!大爺教訓得是,兄弟不敢

是揀人家大閨女在屋子裏換衣服的當兒摸 會摸進來,小心是對的,盤查也沒錯,可

點年紀,這份身手,在現下的世界裏上那定還能帮我們逮着一陣風或一片雲呢,這 如果能把人家拉進來,倒是把好手,說不 「去談談,向人家道個歉,拉拉近, ,很有兩文!來王莊兩天了,買了好幾件 位,已經沒人能當面訓斥他了,可是李敬 後全靠他自己的努力能幹,到今天這個地 元斥在理上,他不得不聽,恨恨地一跺脚 可,居然敢幹出這種事兒!」 「毛六這混帳東西,我非剝了他的皮不

什麽個來路!」

「大爺!這個兄弟知道,可是萬一他

「絶對不會,這個小伙子我全完可

很可能問多了,老頭子會把對方引爲知己

,不讓人動他了,所以鐵飛龍抖抖衣襟

「大爺-你能擔保?您怎麼知道他不

兒們簡慢了貴客!」

「飛龍,理屈在咱們,有個賣唱的小

拉拉長袍上的皺紋:「我看看去,別讓孩

剛好我趕上,看見他出手很像少林的架勢 娘們住在他隔屋,是你手下的毛六摸到人 ,印證了一下,他完全是少林正宗,你不 鐵飛龍皺皺眉頭,擔心的事兒果然來 的。

進去就太過份了,王莊這些年來能如此太 這麽辦事兒,不必等那風雲兩個主兒來 ,毛六要是 !兄弟不敢!」

天王一手提拔起來的 鐵飛龍神色一變,他這總管雖是九大 ,那只是開個頭,往

咱們自己就能把窩兒給砸了。」

平,就因爲這兒乾淨

,名聲好

飛龍才輕輕地哼了一聲:「小達子!」 大漢子立刻跟了出來,出了王府大門,鐵 鐵飛龍只能答應着,歪歪眼色,兩個

堆,有些地方瞧不見!」 身細皮白肉,還眞不多見,只可惜蜷成 兒上身帶了個肚兜兒,下面光着屁股, ,毛六被人從屋裏揪出來的時候,那個娘 「回鐵爺,情形跟李老爺子說得差不多 小達子是瘦長的那一個,上前低聲道

細的!」起意,也不能說是您吩咐他去盤查生人底 說,他進到屋裏的時候,根本沒瞧見人, **兒上不能說這些,忙又道:「不過據毛六** 家就叫了起來……」 那娘兒們是在帳子後面,他探頭進去,人 發覺自己的話不上路,至少在這個節骨眼 「他不敢,寧可硬着頭皮認下了見色 「這還差不多,毛六不會分辯嗎?」

知道咱們已經有了防備,那姓秦的……」 羅網要捕風捉雲,可不能漏了消息,讓人 鐵飛龍點點頭:「倒也是,咱們佈下

着一家囘春堂藥號,是老字號,有人認識 確實是囘春堂少東家……」 「對過底子了 ,從奉天來的,家裏開

娘們呢?摸清楚了沒有?」 人好對付,轉轉眼珠:「那個賣唱的小 「祖孫倆,爺爺又老又襲,替她操琴

鐵飛龍稍稍放了點心,有名有姓有根

唱得不賴,叫小霞,流浪四海,根兒就 ,不過沈二老爺說了,這個妞兒不

> 她的屋子裏!」 變幻多端,但到底是個成了名的人物,絕 不會在光着屁股的時候叫毛六那種人摸到 必多費心思,不會是一片雲,一片雲雖然

至尊喲。 **克,在私底下,沈君山才是么丁配二四的不了太多,在王莊的表面上,哈王爺是頭** 中的老二不動天王沈君山有了話,那就錯 鐵飛龍這才舒了口氣,既然九大天王

後?」 「現在怎麼樣了,我是在問怎麼善的

鐵飛龍的臉已經沉了下去,小達子也

現在多半在那兒!」 就出頭了,邀着那個姓秦的去賭兩手兒 「李老爺子叫人打了一拳,沈老爺子

意,可不能再鬧出毛六那種笑話了! 不許出門,別人問起來,就說被關了起來 ,你跟馬二侉子還是多留點心,只是要注 「好!叫毛六囘王府裏躭着,這兩天

兒了,哈王爺跟沈君山掌着另一半兒,可 是他們都上了年紀了,再有個十年,老的 下雖然不是他一個人的,但是他也有一半 街上的人,鐵飛龍心中很得意,這一片天 叫大街,整個王莊也就是這一條街,看着 手,悠閒地走在大街上。街沒有名字,就 的保護,他比誰都上心,絕不能讓人來毀 勢力倒下去,就全是他的了,所以對王莊 兩個漢子答應着離開了,鐵飛龍背着

兒沒有宵禁,沒人查夜,一年四季,不論 却寂靜無聲,進門的大院子裏居然是空無刮風下雨,這兒總是闊哄哄一片的,今天 跨進宜春院,氣氛有點反常,因爲這

> 乎都被那張桌子吸引了全部的心神。 總管的進來,也沒引起誰的注意,人們似 如蠶嚙桑葉,沒法兒聽清楚,連他這位大 有人在交頭竊竊私語,但是說話的聲音細 又一層,人人都伸長了類子往裏看着,也 驚呼,有嘆息,像是發生了什麼重大的事 跨進敞廳的石階,裏面忽而哄的一聲,有 男女老少,圍着靠邊的一張桌子,一層轉過屛風,喝!黑壓壓的,一大堆的人 ,使他更奇怪了,三脚兩步跨過了台階 這是怎麼囘事兒?他加緊脚步,才要

情

財主,但也很少是沒見過世面的窮光蛋 往出入王莊的人,雖然不是富甲天下的大 賭,而且賭注也一定大得空前的驚人,來 王莊的東西比別處便宜不錯,但也都 鐵飛龍知道桌上一定在進行着一局豪

是上好的,精細的,普通人化費不起的

匹錦緞在別處賣二十塊大洋,在王莊只

的 件大褂兒的粗布比起來,還是少人穿得起 要十五塊,但是跟兩塊錢一匹,能撕十來 上王莊來的人,不外乎兩個目的 ,

賺錢,而且是賺很大的錢,就是那間珠寶 之後,多半可得一倍的利潤,這一類客人 的才是他們所要的東西,也是可圖厚利的 珠寶古玩店的後堂有一所庫房,那兒放着 是做個樣子,熟客人,老主顧,還懂得在 古玩舖了,那兒賣出來的零星珠寶首飾只 個是爲財,王莊能叫人化錢,但也能叫 東西,當然他們還是得化錢買,但是轉手

> 幾個縣城的殷實子弟。 大胡同,此外就是賭局,也足以吸引附近 院的老玩家宣稱此地風情,不遜京城的八 俄妓女和身穿和服的東洋美人,到過宜春 固然齊全,妙的是居然還有黃髮碧眼的白 中有着上百個姑娘,南國佳麗,北地胭脂 還有一類客人則是來化錢的,宜春院

己的賭注而作壁上觀,那必然是一場很精 樣地歡迎,可是能叫這麼多人都放棄了自 不見寒傖,一池水裏有魚也有蝦,王莊同 沒嚇倒過誰,而三五塊小注子,押上去也 銀元大洋的賭注,堆在桌上一大叠,却也 這些人都不會是沒有見過錢的 ,百來

兒也別想打主意,王莊對付那種人另有一 手氣,絶不玩兒假,但是那郎中老千在這 ,王莊的賭局一向很公平,很乾淨,各憑 不過,這個情形使得鐵飛龍很不高興

,鐵飛龍知道了,一聲不響,只是叫了三足足贏了十幾萬大洋,三個輸家都冒了汗足足贏了十幾萬大洋,三個輸家都冒了汗 什麼張子,出什麼張子,目的很簡單,讓 牌後,一切如舊,只是他們也不看牌,摸 局仍然不出奇,那三個人不吃不碰,砌好 上,前面牌平平過去,到了郎中當家,牌 個人上去代三位輸家,即中坐在西風位子 圈就收,那個郎中清了六圈,第七圈上, 他才大展手法,四個人打麻將,說好是八 了三個豪客,先輸了兩千大洋,最後一次 有一次,一個大郎中來到王莊 ,吊上

無限制地延長下去 身後堆了一百副,那就表示這一局牌將毫 五莊時,叫人送來了三百副籌碼,每個人牌面上是以籌碼計數的,鐵飛龍在第

兩千元大洋過去,他感激涕零地走了。 開了王莊,走出王莊時,鐵飛龍叫人送了 攔他,可是這個郎中出了門就收拾行李離 推牌起身,說是要去方便一下,也沒人 到了第九牌時,那個郎中自己認了輸

諱!

語氣輕哼道:「別攪和,老實點看着。」 那個郝長腿的肩膀,他是巡場的領班,可 是郝長腿却連頭都不回,而且還以不耐的 這叫他如何不火呢,冷冷地過去,拍了拍 兄也都擠在桌子邊上,聚精會神地看着, 可是現在,鐵飛龍却發現七八個巡場的弟 證明在宜春院巡場的人是多麽沉得住氣, 鐵飛龍更火了,可是他却沉住了氣: 在賭局進行時,宜春院毫無異狀,這

讓我也看看,您擋住了我看不見!」 「對不起,郝爺,您的腿長,往後站站, 「媽的,你不會叫你老娘多餵點草料也 郝長腿火得想揍人,囘頭就是一瞪眼

長高一點,我讓你誰讓我?」 突然看見鐵飛龍,他的臉色才變了

對不起,鐵爺,我不知道是您!」 連忙拿開了身子,低下了頭去••「對…… ,你又怎麽個打算

剛才那番話雖是衝口而出,但是他也不是 色發了白,而且兩條腿也開始抖了起來, 郝長腿這才知道事情不對了,不但臉

K50

胡亂不長眼睛亂罵人的

,主要的固然是被

以罵罵的人,更何况那個人還犯了他的忌 是院裏其他不相干的人,那當然也是他可 不會比他高,也不會比他們不是同伙,就 的氣派,因此拍他肩膀的人,身份地位絶 生 之間分得很清楚,絶沒有輕苟言笑的事發他的肩膀,在王莊的規矩極嚴,上下傳卑 人打斷了他的高興,但也由於那個人拍了 ,這是哈王爺的規定,王莊要維持王府

也因此練了一身功夫,投奔到王莊來。 年他在家鄉犯了事,叫人砍掉了兩支小腿 別人長,只是那兩條腿不是血肉的腿,早 齊膝蓋以下,他裝的是兩條木腿,而且 郝長腿是他的名字不錯,他的腿也比

所以那兩條木腿特別長! 牙刺,掃中對方一下,就是一片空窟洞 他的功夫就在那一對木腿上,跟人動 ,他動的是腿,木腿上裝着尖銳的狼

兩條腿,只是爲了那麼一丁點兒小事情被 奸犯科不打緊,講究的是轟轟烈烈,他這 爲在江湖黑道圈子裏,誰都不是好人,作 少奶奶,就是砍了腦袋,倒還光彩些,因 下來的。他眞要敢跳進窻子去,汚了那位 少奶奶洗澡叫人發現了,被大少爺給砍了 長工,有天贴着脚尖,扒在窗戶上,偷看 的腿長,那是存心揭他的短,因爲他的腿 斷得很不光彩,那時他在一個地主家裏做 別人叫他郝長腿沒關係,但是要說他

來,而且還忍了下去,牙關都打了顫。一子火。但那個人是鐵飛龍,他不僅火不起 來,而且還忍了下去,牙關都打了顫。 那人犯了他的忌諱,無怪乎他要一肚

沒長眼睛,可是你的眼睛却沒有看對地方 死的地方,罵我兩聲沒關係,誰的背後都 「很好,郝長腿,你總算知道了你該小的該死,鐵爺,小的一時失了神!」 ,你的腿也沒站對地方,王莊是請你來瞧

點火氣,郝長腿的木頭脚却在地上發出了 得得的聲音。 鐵飛龍的聲音還是很冷,但冷得沒一

得鐵飛龍爲之一怔。 ,但是也像銀鈴一樣地,冷冰冰的,使 這是一個脆俏俏的聲音,脆得像搖銀 「鐵飛龍,你能不能少說兩句。

個人有這樣好聽的聲音。 王莊,只有一個人敢對他直呼其名,只有 一個人敢用這種語氣跟他說話,也只有一 他當然認得出這是誰的聲音,在整個

候囘來的。」 「喔,三格格也在這兒,您是什麼時

是怪我囘來的時候沒向鐵大總管駕前去報 「怎麼,鐵飛龍,連我也要盤問了

格言重,格格言重,我那兒敢,我只是問 這位口中的三格格是打心裏的恭敬! 到 着,裏面的人當然也看不見他的彎腰行禮 因爲還有一大圈的人把他跟說話的人隔開 了,連忙低頭彎了彎腰,他還沒看見人, 固然使得鐵飛龍很難堪,可是他居然受下 ,那是他下意識的一種行動,也可見他對 冰冷的聲音一點都沒給他留餘地,這

「不敢就好 ,少在我面前發威,擺你

却有另外一個聲音替他解圍了··「三妞兒 以承受了,臉色變了一變,還沒有開口。 是在他訓斥下人的時候。鐵飛龍也有點難 人應該是在外頭招呼的……」 ,妳也是的,飛龍是在盡他的職責,那些 這是給鐵飛龍一個更大的難堪,尤其

的是,我從外頭進來,院子裏居然一個人鐵飛龍吁了口氣,連忙道:「二爺說 都沒有,全在這兒瞧上了………」

要追究責任,第一個就得先問他自己!」 他是怎麽督促的?臨時才來擺架子訓人, 人手是他派的,要是那些人不稱職,平時 「哼!虧他還好意思說,他是總管

只是在暗地裏咬牙,往肚子裏嚥唾沫 臉色變得更難堪,但是他却沒敢再開口,這個女娃子的嘴一點都不饒人。鐵飛龍的 聲音還是那麽冷厲,而且抓住了理,

他,誰都惹不起。 這位三格格-爺也好,鐵飛龍都可以不放在心上,就是 對着那張臉吐過去,可是他不敢,王莊上 要是依他的性子,他真想把這口唾沫 ,九大天王也好,那位自封自稱的哈王 -哈瑞雲他惹不起,不但是

事化小小事化無,使王莊能屹立於不動。 長,能把很火爆的場合擺平下來,使得大 山的外號叫不動天王,可是他還有一項特 那個蒼老的聲音又在打圓場了 ,沈君

下這位秦少爺的高明手法。」 飛龍,叫該出去的人出去,你進來見識 當着妳的這位朋友,也別叫人家看笑話 三妞兒,妳也少說一句吧,

够把王莊上九大天王的第一號天王鼻子打 的高手,絶不會是指拳脚上的功夫! 高手兩個字,鐵飛龍倒是不否認,能 ,身手絶不差了,可是沈君山口中

望他進去後 身份究竟不同凡響,何况大家的意思也希 地挪開了一條縫,讓他好進去,鐵總管的 響停了下來,圍得密密麻麻的人牆也自動 他們這一鬧可能桌上的賭局也受了影 ,能够繼續進行那一場緊張的

每個人還是依依不捨的 七八個漢子召了出來,向着門外走去,但 鐵飛龍擺擺手,郝長腿立刻把人羣中

程從大連的洋船碼頭上運來的,也是宜春 的地毯,這是一張很名貴的桌子,派人專 **攏了,但是大家很有分寸,中間一張圓桌** 院的賭局中最神氣的一套裝備,這是賭骰 ,桌上舖着綠呢的厚氈,下面也舖着猩紅 鐵飛龍從人縫中擠了進去, 人牆又合

牛皮筒,骰子放進去,搖幾下再反扣在桌 面上,憑點子分上下 賭具是六顆骰子,一個像玻璃杯似 的

可是這地方經常會有一些豪客們光臨,那 大客戶準備的,王莊雖不是一個大城邑 賭不起,專爲一些見過世面,跑過碼頭的 些客人們的身份很神秘 骰子跟皮筒都是定製的 ,因爲一般人

每當有客人們開局的時候, 多半是客

樣子,何况又不是輸你的錢!」 沒有,不過就是五萬元罷了,緊張成這個 虧你還是王莊的總管呢,連一點魄力都

囘來!」 十萬也是常有的事,反正總有別的方法弄 君山已經放下了話,就此一注封門,輸就 輸了吧,王莊在賭局上,白送出去十來二 不要沈君山掏腰包的,也不是自己掏腰包 在弄不清這老傢伙心裏打的是什麼主意, 靜了下來,又恢復了平時從容的樣子,實 ,要是一直輸下去,或許還有點麻煩,沈 鐵飛龍再看看沈君山,他居然完全平 「管它呢,反正輸的是公帳,既

杯子上面,然後又迫不及待地把眼光投向 上,四周的眼睛都集中在那圓圓的褐色皮 了哈瑞雲的手。 一咬牙,杯口篤的一聲,倒扣在桌子

刻嘩的一聲發出了驚呼 個手指提着杯子輕輕地揭了起來,四周立 六顆骰子散亂地排列着,一個六, 哈瑞雲却毫不在意地伸出了手

七點。 是最簡單的一種,以點數總和多者爲勝, 六粒骰子的賭法有很多種,他們賭的

個五

,兩個二,兩個么,總共加起來才十

每顆骰面上最大的是六點,以六六三十六 點爲最大,六個么最小。

點之上。 鐵飛龍一擲只有十七點,那實在是很 他們前五把,每次都是在三十

上乘,因爲每骰子的點面不同,骰點是凹 高手對局,也是以搖骰聽聽的手法爲

> 要沈君山二爺出馬,只有他才能應付這種 易,生手靠運氣,熟手靠技術,而能够上 個客人都盡興而歸,因爲這種賭法並不容 場合,保持小勝小負,不傷和氣,使得每 人們自行對賭,王莊要參加一份,就必須 有人技術特精,有人是爲了擺闊,輸贏很 王莊來,參加這種賭局的人還眞難侍候

份能耐,他能叫高手贏不去,生手不脱底 們錢,就不能讓客人冒火,沈二爺就有這 入輸得冒火,而王莊却不想在賭局上贏他 ,有沈二爺在局,絶不會有火爆的場面出 入局的人不是輸不起,但是骰子能叫

照顧着。 絕對不讓人靠近的,平時有人在旁嚴密地 動,賭局進行時,枱子周圍兩尺之內,是 子的時候,更不能有人妨碍到搖的姿勢行 備一定要好,桌面要平,桌子要穩,搖骰 正因爲這是要講究本事的賭,所以設

的牆,却都不擠上去,枱子上坐着三個人枱子四周兩尺的範圍內,像有了一道無形 髮蕭蕭,使他更爲莊嚴,可是白髮根上居 然冒着汗珠,這是很少有的現象。 ,清癯而精神的沈君山端然而坐,滿頭白 今天很絶,外面的人擠成貼肩靠背

白 高身材,闊肩膀,很威嚴的長相,唇紅齒 顯示出這身衣服的名貴。 子反捲上去,露出了白茸茸的一截柔毛 ,很斯文,很秀氣,新的銀孤皮袍,袖 他的對面坐着個年輕人,濃眉大眼

懶洋洋的神態,加上胸前金錶鍊,十

控制到朝上,反扣下去,就正好掉了個向 ,聲音也略略有異,把么點的骰面在杯中下去的,么點的凹孔最大,碰上別的骰子 ,變成六點在上了。

據說最佳的高手,也只能控制四到五顆的 出那麼細微的撞擊聲之差別又談何容易, ,但是六顆骰子雜在一個小皮杯中,要聽 六點是最大的點子,爭取到越多越好

爺,請!」

,要叫我走上絶路的!·」

,二叔豁出了棺材本兒,總得抱個指望

所差的是秦風每次都有五個六點,而沈君明秦風跟沈君山都到了最佳高手的程度, 注 山却只能控制到四顆,所以他一連輸了五 那兩個人前五局都在三十點之上,證

一扣

的走方郎中一陣亂搖,然後往桌上使勁地

秦風接了過來,却像個賣草藥搖串鈴

握吃定了他。 隨便找個人,信手搖一下 沒想到鐵飛龍一把却擲了個十七點 ,也有九成的把

五萬元一局,別說是在王莊,在別的地方 如上海北京的大都市,大場合中也少見 因此那一聲驚呼只是爲了惋惜而發,

輸定了,秦風用四顆骰子也能準吃他。 鐵飛龍擲了狗屎不如的十七點,那是

伸出她那嫩葱似的手指

哈瑞雲先是怔了一怔後,隨即又笑了

顆,露出第二顆的骰面

,赫然還是品字形 ,輕輕地移去了一

毫不在乎地將骰子一粒粒地拾了起來,丢 到十六,能吃十一注呢?」 進杯子裏笑笑道··「十七點不小了,從六 連鐵飛龍自己都直了眼,只有沈君山

> 啊了一聲,過十七點不難,但要贏得這麼 是三點,四周中的人聲隨着每搬開一顆就 的三點,一直到第五顆,點子不易,始終

漂亮却很難,要眞是三六十八

,恰好邁過

點,那多絶

注點子吃您呢!」 不往壞處想呢?從三十六往下數,有十九 道··「沈二叔,您光會打如意算盤,怎麽 哈瑞雲却似乎存心跟他過不去,笑笑

這個帳誰都會算,而且誰都知道,可

的年輕高手 足納袴子弟的派頭,難道這就是那個姓秦

是王莊的三格格哈瑞雲。 深的酒窩兒,是個十足的美人胎子 ,尖尖的下巴,大眼睛,細眉毛,兩個深 還空着一張椅子,哈瑞雲伸出了雪白

用這支皮鞭一指鐵飛龍。「坐下。 這是王莊的總管鐵飛龍!」 的手,手上却套了支細黑光亮的皮鞭,就 秦風

了一下頭,算是招呼了,然後才道: ,有與趣玩兩把?」

萬元,五萬元雖不是小數目,但王莊却不 碼,勝負立見,那是每個一千元的,沈君 在乎,但是沈君山一連輸五手却也很不容 山比人家少了五叠,每叠十個,那就是五 鐵飛龍又是一怔,看兩個人面前的籌

> 只有陪着他一起搬家,你不要聽他訴苦 過家,他就是把整片王莊都輸了,家父也 產業,可是跟他們幾位老弟兄從來也沒分 二叔在跟你開玩笑呢,王莊雖說是家父的

正好,替我搖一把,今天我的手有點發顫 ,老是搖不準,看看你的運氣! 「那裏,是秦少爺高明,飛龍,你來得 的臉色很不自然, ,咳了一聲道

君山都輸了 不是硬拗嗎,而且也輸得太沒意思。 但是拿着白花花的大銀元白送給人,這 鐵飛龍這才是真正的嚇了一跳,連沈 ,自己還行嗎?·輸幾個錢是小

沈君山把籌碼推了出去,鐵飛龍直了

秦少爺能搖出個六點來呢,天無絶人之路 ,別說是十七點,就是七點,我總還希望是沈君山却笑道:「人沒有不往好處想的 會是一點

光棍打九九不打加一,老天爺不會不開眼 把骰筒遞給了秦風,笑笑道:「秦少 的十五點,凑成十七,至少也是個平手

誰都明白,這是他故意承讓的,而且讓得 是使人難以相信的,事實上也沒人相信 的第一顆上,留下這麼一手敗筆,這幾乎 而這位絶頂高手居然會在最容易控制

慨喝采,因爲他這一讓,不僅是骰子上的 之以熱烈的喝采聲。 丈高,裝起來有滿滿幾大缸,壓在身上能 一點,而且還是五萬元大洋,叠起來幾十 太漂亮了,因此在一陣驚呼之後,隨即報 爲秦風的精湛技術喝采,也爲他的慷

的眼光 鐵飛龍不禁舒了口氣,朝秦風投了個感激 王莊雖然輸得起,但畢竟也是個大數目 名義上是沈君山的,實際是王莊的 ,拱拱手道·•「承讓-承讓-」」

再玩兩手?」 飛龍一來,你的手氣似乎轉了,連個十 戰的口氣,對着秦風一笑道••「秦少爺 點兒都沒有壓下去了,怎麼樣,還有與趣 唯一不感激的是沈君山,他居然以挑

哼了一聲道•「秦風!你這是幹什麼,五臉上布下了一陣嚴霜,冷得可以刮下來, 最火的是那位三格格哈瑞雲,她的俏 ,會冒個一點出來。 ,更沒想到在連出五個三點之後

高手了 點子都控制成三點,應該可以說是絶頂的能把六顆骰子在筒中叠成一柱,而且能把 開出那一面來,那怕是兩點吧,連同先有 這該死的一點,一顆骰子六面,隨便

壓死人白花花的大洋錢,就在他這一讓之

觀衆也都發出嘩然驚呼,六顆骰子就像叠揭了開來,首先就是她自己一怔,周圍的

寳塔似的叠成了一道直柱

可是最上面的

顆却是品字形的三點

定局,就等那白花花的大洋錢,搬過來而

不那麽緊張,誰都知道這一注的輸贏已成

大家雖然還是很注意,但是心情已經

已,揭盅開點,只不過是道手續!

哈瑞雲似乎很心急,搶着就把蓋杯給

一點,誰都沒想到在底下第六顆骰子

的一點上。

然而却凍結在第六顆上,結束在那紅紅

哈瑞雲的笑意隨着每一顆骰子而加濃

眼,因爲他看見那是足足的五萬元,五萬

擲,因此他把眼睛望向沈君山,差點以爲 元大洋,却讓他這個外行的生手來孤注

這位不動天王沈二爺今兒個撞了邪!

沈君山却輕輕地一拭額間的汗水,顯

秦少爺,我借借飛龍的手氣,就賭這一把 得平靜下來了,淡淡地笑着道:「怎麼!

,贏了翻本,輸了就脫底!」

另外坐着一個騎裝的少女,圓圓的臉 ,這就

下頭,算是招呼了,然後才道:「鐵那個被介紹為秦風的年青人懶懶地點

爺子客氣,一連讓了我五手!」 老爺子爲此道高手,特來請敎的,但沈老 鐵飛龍拱拱手:「不敢… 秦風淡淡一笑。「那裏,我是聽說沈

麼。

這副老骨頭只有溝死路埋,不是脫底是什

哈瑞雲却在一邊笑着道·「秦風!

就攢下了這麽點棺材本兒!如果輸了

得起,在王莊賞口飯吃,熬了十幾二十年

沈君山笑笑道··「我老頭子蒙王爺看

是這麼一點!」

「沈老爺子說笑了,您老的底子,何止就

秦風把眼睛掃了鐵飛龍一下,笑道:

狠狠的再殺他一把。」 吧,鐵爺,請!」 贏來的,爲了向高人討教,就拚它一下子 此中高手,這五萬元雖是我拚了一身大汗 也推了出去,笑着道:「鐵爺從來不露手 ,今天被沈老爺子拉出來擋一手 秦風淡淡地一笑,把贏來的那堆籌碼 ,必然是

却一直不敢往桌面上扣下去。 ,投進皮杯裏面,抓在手中搖着,搖着 鐵飛龍不知所措地把六顆骰子抓起來

哈瑞雲冷冷地掃了他一眼: 「鐵飛龍

K52

個三下面居然藏了個ム?」

去難受,直到這個時候,大家才注意到她 反常的態度,體會到其中必然有着一些不 她似乎跟自己家裏的錢有仇,不輸出

着家裏底子厚,供得起我揮霍,十三歲的 得住什麼時候收手,我從小就不學好,靠 個賭徒最高的境界不是每賭皆勝,而是把 他先前跟別人合賭時贏的,笑笑道: 轉風即收,現在就是該收的時候了!」 去,只學會了一件事兒,就是見好卽止, 現在足足有了 時候,在奉天就是個很有名的小賭徒,到 元外,大概還有一千多元散的,那大概是 於自己的籌碼略加整理,除了現換的十萬 散散的把面前贏來的籌碼推了出去,把屬 秦風却沉着,很鎭定,依然那麽懶懶 十五年了,大把的銀洋輸出

張字據,妳就撕了吧,至於這一千多元錢 這是妳代我塡出的本錢,原封交囘,我那 ,就請大家喝杯茶吧!」 他把整叠的籌碼指了指:「雲姑娘,

少爺!不玩下去了! 去了,坐在對面的沈君山淡淡地道:「秦 就這麼輕輕鬆鬆地站了起來,準備離

在最後才現出原形,足見道行太高,不是 想不到最低下的山根裏藏着妖,這頭妖精 得到少林寺去面壁十年,把功夫練到家了 我這茅山小道士能捉得了的,看樣子我還 秦風笑笑道。「不了!五三一十五

骰面上一個點兒叫么,么妖同音,他

牌收了起來,才創了不動天王名號。 是栽在這傢伙的手中,發憤把神仙手的招 一,這是易三和的習慣,三十年前,我就 定也是十七點,而且一定是五個三,一個 龍擲了個十七點,我捉摸着對方的點子一 有在絶頂高手之前,才能起得了作用。飛 出來却是一點,公二之間相差極微,只 <u>_</u>

他,直到今天才遇上!·」

「秦風難道會是那個易三和?」這是

時對付他的,那知道始終沒有機會遇上了

哈瑞雲在問。

「那不可能,四十年前,易三和已經

一點秘密 同時間的出口··「易三和是誰?」 山吃了敗仗,怎麽不驚奇呢,兩個人幾乎 來撈一票去。現在居然聽說有人能令沈君 如此,王莊才放心地敞開賭局,不怕被人 彼此了解,也許每個人或多或少還保存着 决策,都是在這裏决定的,他們自然都很 人深信的 這三個人,幾乎是王莊的靈魂,這座亭子 ,就像是王莊的心臟,一切重要的事情, 這番話說得兩個人都爲之一驚,因爲 ,他幾乎每一門都很精,正因爲 ,但是沈君山的賭技却是他們兩

道中的至尊!」 「是個賭中的天才,人中的俊傑,黑

暗示不讓我贏他?」

1小子是怎麽搭上關係的?為什麽妳一再「三妞兒,我正想問妳,妳跟秦風這

下感情而已!」

是爲了迎合一些特殊客戶的興趣,連絡 賭局,只是爲了方便咱們的行動,而且也 犯不着您動這種手法去贏他,二叔,現在

哈瑞雲吁了口氣:「就算是吧,那也

賭技,必然是出自易三和的傳授!」 不可能把自己變得那麽年青,可是秦風的 是個半百老頭兒,縱然他有千變之能,也

咱們又不是在靠賭局過日子,宜春院中設

鐵飛龍忍不住道…「我怎麼沒聽過這

奉天趕囘來,就是爲了他,這個人萬萬贏

「我當然有我的道理,我急巴巴地從

顆骰子把我的所有努力都給弄砸了

,這

片甲不回,還用得着做假?」

像伙還配稱高手,我閉上眼睛也能殺他個

不得,尤其不能在他面前玩兒假。」

不收手 手,一連三次和局作爲警告,對方如果再 服氣,要找他捨命一搏時,他才炫露神技 ,不管對方有多大的點子,他都能追成平 都是小勝,絕不會趕盡殺絕,遇上有人不 他在賭場中用的,他跟人對賭很絕,每次 和大概只是他千萬化身之一,這個名字是 多驚天動地的大事,却從來不留痕跡,也 「此人高在懂得藏拙,他也許幹過很 ,而且千面千變,詭異莫測,易三 ,他才在第四局上 ,以一點之差吃

的

片雲也挑了六處,都是跟咱們直接有關係

「我當然知道,一陣風挑了六處,

,咱們却連對方是什麼樣子都弄不清楚

事兒,叫人挑了十二處去?」

道理,妳知道咱們所屬的分支舵上接連出

「三妞兒,妳有妳的道理,我有我的

咱們的交易。」

K54

很不自然,而哈瑞雲更是臉色大變。 他是說笑話,只有沈君山聽了,神色顯得

頭,拿起了桌上的骰子跟套杯,跟鐵飛龍 飛龍會意地囘了他一個眼色,沈君山點點 才微微有點發怔,朝鐵飛龍一示眼色,鐵 鞭子,氣冲冲地走向後面去了,沈君山這 是終於忍住了,虎地起身,抓起了桌上的 起走向後院。 張開了嘴,哈瑞雲似乎想說什麼,但

春院的屋子建得秩序分明,只要是第二次 六年的人,也不可能找得到。 來的人,不必帶路,也能找到要去的地方 着槍,拖着紅綢穗子,顯得殺氣騰騰,宜 終站着四個孔武有力的彪形大漢,腰間別 都是敞着的,方便每個前來尋芳求樂的客 了,宜春院的屋子很多,但每間屋子的門 是出奇的小,小得只有一個亭子,幾塊假 山石,一口小魚池外,幾乎沒有別的空間 ,就是這個院子,那怕是在這兒住過五 ,在通往院子的走道上,不分日夜,始 ,只有這所院子却是禁地,不管有人沒 宜春院的屋子很大,但是這所院子却

部份王莊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有這麽一個 地方,更別說是到過了。 除了有限的幾個人能進這所院子 ,大

他們也好像沒見到這四名漢子,擦身而過 之中的兩個,他們經過那四名站班的漢子 裏的游魚! 看見了哈瑞雲騎在亭欄上,用鞭子抽着水看見了哈瑞雲騎在亭欄上,用鞭子抽着水,還沒走進亭子,就聽見吧吧的水響,也 ,似乎沒看見他們似的,一動都沒動,而 沈君山跟鐵飛龍就是那有限的幾個人

> 色大金魚,翻了肚子。 因而水面上已經有兩三條鳳尾凸眼的彩 等他們走近了,發覺到事態更不尋常

溫暖如春。 着最週全的設備,即使是刮風下雪的日子 裏,因爲這兒不但有着嚴密的警戒,也有 拱璧,就是怕人偷了去,才養在這個魚池 它的個兒,實心打造,一條抵一尾,視同 是名種,身價與黃金等量,是用黃金比着 能令人咋舌,哈瑞雲的這十尾金魚,聽說 而一尺來長的鳳尾凸眼大金魚,每條身價 冷,而這種魚兒太嬌嫩,就是挨不起凍, ,這一片院子敞着天光,也能始終保持着 在北方養金魚很不容易,因爲天氣太

臉道••「三妞兒,什麼事使妳這麼氣!」 看看鐵飛龍,然後才悄然地走過去陪着笑 ,可見她心中的火大到什麽程度,沈君山 哈瑞雲猛地轉過身子,鞭梢子指着鐵 現在她居然拿這些名貴的金魚來出氣

多大!」 子上玩手脚,你知道這下子咱們的損失有 們難道輸不起十萬元大洋?你居然要在骰 飛龍:•「姓鐵的,你說你是什麼意思?咱

七點出來,我壓根兒就沒動一下……」 不通,我要是會玩兒假,還能一把衝了十 **寃枉我嗎?別的賭具我都行,就是這一門** 鐵飛龍怔住了:「三格格,妳這不是

覺到,還能瞞過秦風那個精靈鬼! 自己有數,那是顆灌了心的,連我都能感 「你還敢賴,開到第六顆骰子時 ,我

•「三妞兒,不要怪飛龍,他的確不鐵飛龍滿口叫寃枉,沈君山却淡淡

,才造成了這麽一副骰子,準備再見到他下對方,我觀察此人多次,研究他的習慣

「三格格,妳可得向他們好好解釋……」實,對王莊是多大損失,鐵飛龍連忙道。之一震,他們意識到這個消息如果成了事

一片雲,多半是南邊派來的,要他們以全機不密,才害得我們遭受損失,一陣風跟 任往他們身上推,往南邊推,說是他們事心,跟人家說了幾車子好話,而且還把責 力支持,共同對付那個敵人!」 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我在奉天賠盡小 哈瑞雲白了他一眼:「還要你來提醒

眞是南邊派來的,也只有他們惹得起!」 他們擔負了,還有一點,假如那兩個主兒 定了這個理由,以前的那些損失,也該由 主兒,一定可以有辦法,再說,只要他認 耳目普遍,如果他們肯出頭來對付那兩個 們手上去,實在太高了,他們人多將廣, 明 ,妳能想出這個理由,把火栗子塞到他 哈瑞雲哼了一聲··「只可惜叫二叔的 鐵飛龍拍腿道:「高!還是三格格高

以後我眞不知道怎麼收拾?」 ,妳把話說明白了,只要眞是二叔的錯 沈君山淡淡地道:「三妞兒,別生氣

二叔有其辦法挽囘!」

「砸都已經砸了,還能挽回嗎?

囘事吧! 去,絶不會破壞大局,妳說究竟是怎麽 「那是我的事,最多我把這條老命

大客戶,都對咱們失去了信心,要停止對 ,這使我很爲難,而且跟咱們交易的幾家 這消息很嚴重,沈君山跟鐵飛龍都爲 個人對南滿的事兒可以作九成的主,可也 天,人家還不是不信,恰好南滿會社的清 水子爵來了,他是頭山滿的得意門生,這 哈瑞雲深深地嘆了口氣··「我說了半

情,是我動的手脚!」

?以您的身份,還會來這一手? 「二叔!是您!您換了骰子,那是爲什麽 哈瑞雲張大了嘴,透着滿臉的驚愕。

下這小子的道行!」 「是的!我有我的用意,我要衡量一

假。我相信您這位不動天王的神仙手已經 局之先,我就給您打了暗示,叫您輸給他 一樣,所以才沒多說……」 到了火候,可以做得天衣無縫,就像以 麽,是拆我的台,還是跟王莊過不去?入 ,但是要輸得技巧,讓對方膲不出一點兒 哈瑞雲叫了起來。「二叔!您這算什

果總算不錯,這小子到底沒有我這塊老薑 真正的輸,不是故意相讓!所以在最後一 雙,比我這神仙手高明多了,一連五手,妳說,這小子的一手賭技已經到了舉世無 辣,叫我吃住了他,使他知難而退!」 手上,我玩了點手法,摸摸他的底子,結 我都是拿出了全力,但還是輸給了他,是 沈君山輕嘆了口氣:「三妞兒,不瞞

您的神仙手招牌! 他,只是爲了您不肯輸這口氣,不肯砸了 哈瑞雲愕然道·「您玩兒手法壓倒了

都沒什麽用,只對一個人能够尅制住,我苦心才找了個高匠鑄出來的,它對別的人只換了一顆骰子,這顆骰子是我費了十年了,我是爲了摸摸那小子的底,妳看,我 是么二的點面互換,對方如果要擲個二 換進的這一顆,只能變化兩個點子,那就 了多年不用,等於是砸了,三十年前就砸 「那倒不是,我這神仙手的招牌廢棄

倒是有幾分相信了-是個挺厲害的脚色,我向他解釋了半天

格有兩手兒!」 鐵飛龍笑道:「這就好了,到底是格

來的江湖恩怨,他們就管不着了。」 出了話,據他的判斷,或許是咱們自己惹 哈瑞雲又哼了一聲:「可是人家也擺

對江湖朋友,更是仁至義盡,那怕是個混 足了交情,王莊能有今日,就是咱們江湖 混兒,只要有點來歷淵源的,咱們都是賣 人緣好。」 「這怎麼可能呢,我們一向很小心,

同去,他說咱們不規矩!玩兒假手法。」 東洋賭骰子的高手,在王莊却碰一鼻子灰去年有個叫吉田次郎的代表來,那傢伙是 沈君山哼了一聲:「豈有此理,那個 「那是你的想法,人家可不這麼想

,向來都是贏得起輸不起的,他自稱高 哈瑞雲笑笑道:「二叔,東洋人氣量

手 ,自然更輸不起!

着好處… 做生意,那王莊不賺這個錢,他們也撈不 們也吃不下去,東洋人要是用這種態度去 找路子扔出去,我們如果開罪了那些朋友 的生意固然要靠他們供應貨源,但是也得 我們道兒上的朋友,我怎麼能不管,王莊 不是來當祖宗的,放開手大殺,吃的全是 沒讓他光着囘去,他到這兒是談生意,可 ,就算日本人一毛錢不要白送給我們,我 沈君山怒道••「我已經給他面子了



奔雷董千戶

她丈夫范小山去了,蕭七力戰中州雙傑,雙雙吃了蕭七的「斷腸劍」而死去了。 到中州雙傑萬安萬吉,中州雙傑找到蕭七,是想要回丁香,而丁香巳爲蕭七救出送回給 言稱是地獄鬼差來勾金娃的魂魄,金娃驚呼聲中巳死絕了……蕭七還在柳堤那一頭,遇 聲不斷傳出,老漁翁兩父女見了「鬼」,失聲驚呼起來,父女倆見到一個骷髏頭,這鬼 前文提要:

笑而失魂落魄,望着蕭七走去,忽然岸邊起了一樓濃白烟,接着怪笑 上回書至蕭七在柳堤上週見老漁翁父女後,金娃因蕭七的那麼一

血

蕭七緩步從柳林中走過。 夕陽邊,雲淡淡,小橋外 又是黄昏。 ,柳絲絲。

走向那邊小橋。

的芬芳。 他嗅着這柳花的芬芳,精神更清爽, 晚風吹起了他的衣袂,也吹給他柳花

走出了柳林,一點醉意也都已沒有。 每當殺人後,他總是習慣躱起來醉一 他經已醉了差不多一天。

血腥味。 醉,以酒洗去心中的殺氣,洗去所吸入的

他就買醉在那間酒家之內。 那條柳堤的盡頭有一間小小的酒家

只是醉,並未倒。

的也是。 幅畫,做了一首詩。 畫畫的就是那條柳堤上的風光,詩吟 他帶着七分醉意在那間酒家之內畫了

詩寫在畫上。

無情子在蕭七出道之後,亦已退出江九式斷腸劍法蕭七也已盡得無情子眞傳。

的無不是奸惡之徒。 蕭七青出於藍勝於藍,無情劍下誅殺 他一生之中,就只有蕭七這個徒弟! 這個徒弟總算還沒有令他失望。

己應該那樣做。 見不平,鋤强扶弱,只不過因為他覺得自 他並沒有立心做一個俠客,他所以路

笑。

每聽到這種說話,蕭七都只是淡然一 所以很多人都說,蕭七是一個俠客

的却是俠義之血。 也許他雖然無意做一個俠客,體內流

小橋流水。

一個人鐵塔也似立在小橋上。

閃生輝。 **額虎鬚,跨一把長刀,一身錦衣夕陽下閃** 這個人六十左右年紀,豹頭環眼,燕

的倒影。 晚風吹起了他的衣袂,橋下流水有他

邁之氣,獵獵衣袂飛舞響聲中,從這個人 的身上散發出來。 夕陽將下,天地蒼茫,一股難言的豪

他瞪着蕭七走近。

垂,也不知在思索着什麼。 蕭七並沒有發覺這個人的存在,頭低

頭,目光落在那個錦衣人的面上,一落一 ,脚步一頓,失聲道…「董千戶!」 他一步踏上橋頭,才有所感覺,猛抬

錦衣人環眼一翻,叱喝道••「大胆蕭

怔

毒龍十

的,却也沒有多少個 比不上他的武功,但兩河名士,比得上他 他文武雙全,詩書畫方面的成就雖然

很奇怪,他寫畫做詩,大都在殺人之

也許他亦是藉之消除心中殘餘的殺氣

血腥味。 他不喜歡殺人,一些也不喜歡,可是 幸好他喝酒寫畫做詩的時候並不多

絕不留情

動必殺人!

却立即火燄般飛揚,手中劍不動則已,

面對惡人,路見不平的時候,心中的殺氣

情的劍術! 因爲他練的根本就是殺人的劍術,

傳他劍術的也並不是別人,就是無情

子

腸劍法,據說未逢敵手。 心狠手辣,一支無情劍,七七四十九式斷 無情劍現在掛在蕭七腰間,七七四十 無情子縱橫江湖數十年,斬惡除奸 「中原第一劍」無情子

,竟敢直呼我名字一 蕭七又是一怔,隨即抱拳道••「董老 霹靂也似的叱喝聲,震人心絃

蕭千戶裂開嘴大笑,道。「這還差不

震江湖,刀出如奔雷,性情也是霹靂一樣 ,當眞是人快刀快。 「奔雷刀」董千戶二十年前便已經名

名字是別人替他改的,也名符其實。 他名字本來並非叫做千戶,千戶這個

然接受。 對於這個名字他一些意見也沒有,欣

因爲無論如何,這比他本來的名字好

他也是樂平縣的人,退出江湖之後

也就在樂平縣住下,一直沒有離開。 可是這個人這個時候出現在這裏,却 所以蕭七對於這個人並不陌生。

仍是不発有些兒奇怪。 他奇怪問道•「這麼巧。

蕭七愕然道••「老前輩莫非是有意在 董千戸搖頭道••「一些也不巧。

這裏等我!」

蕭七道:「哦?」 董千戶道。「不錯。」

知道你回來。」 董千戶道·「前天我已經接到消息

董千戶道。「一接到消息,我就準備 蕭七道·「好快的消息。

來了幾個老朋友。」 起程去找你,誰知道那麼巧,不遲不早

他一捋頷下長鬚,道:「幾年不見,

蕭七笑笑道。「老前輩喝的只怕不是

K57

說幾杯,就算幾壺,也未必醉倒我。」 **嘗不是一件開心的事情,一個人開心之下** 自然就會多喝幾杯。」 董千戶格格大笑道··「這個當然,莫 蕭七道。「良友相逢,把酒聚舊,未

來不來找我其實都一樣。」 蕭七道。「反正我是回家去,老前輩 董千戶道。「不錯不錯。」

蕭七聽得奇怪,正想追問,董千戶說 董千戶道。「我却等不及了。

蕭七道•「哦?」

處不見。」 得我人來到,奴才們一個個回報,都說到 主意,溜到別處去,也有一個知道,那暁 幾個奴才趕來將你留住,就是你半途改變 應該來到這附近,所以起程之前,先敎了 話已接上。「我今天早上才動身,估計你

從那邊走過來。」 找了一趟,來到這橋上,一口氣無處發洩 先接上: 「我只道你聞風先遁,獨自到處 ,正準備將這條橋踏斷,誰知道你小子就 蕭七又待開口,可是董千戶說話又搶

老前輩你連人帶橋墮進水裏,如何過意得 蕭七道••「幸好我及時出現,否則教

「你小子整整一天到民那裏去了?」 董千戶一笑,連隨又扳起臉龐,道。

蕭七直言道•「躲在一家酒家內喝酒

董千戶目光一落。

,道··「你不成又殺人了。」 蕭七衣衫上酒痕斑駁。 目光一落一抬,董千戶就想起了一件

習慣。 事 蕭七笑笑道••「老前輩還記得我這個

董千戶皺起眉道••「這不是一個好習

慣 蕭七點頭,道··「的確不好。

傳來,中州雙煞雙雙伏屍在那邊柳堤之上 ,齊皆腸斷,莫非就是你小子下的手?」 董千戶目光一閃,道:「今天有消息 蕭七沒有否認,道•「正是!」 董千戶放聲大笑,道•「殺得好!」

若是他們就住在樂平縣的附近,我早巳拿若非這幾年我骨頭懶得可以,不想外出, 刀去砍掉他們的腦袋!」 董千戶道••「這萬家兄弟無惡不作

董千戶道••「這兄弟二人武功聽說也 蕭七道••「晚輩代勞也一樣。

刀一 有幾下子,而且詭計百出。」 個,殺得更爽快!」 董千戶笑道。「好小子,有你的!」 蕭七道・「是事實。」 蕭七道··「若換是前輩出馬,是必一

屁 董千戶一笑罵道•「你小子少拍我馬

人豈非早就已聞風喪胆!」 蕭七道••「前輩一把奔雷刀,江湖中

在寶刀老矣,英雄老矣。」 董千戶大笑道。「那是陳年舊事,現

他話說得似乎很謙虛,其實一些也不

謙虚。

是寶刀

減當年,也仍喜歡被人捧捧 這個人年紀雖然一大把,豪邁還是不

找你拚命?」

蕭七道。「因爲我曾經强闖萬家,打 董千戶又問:「還有呢?」

傷了他們好幾個人。」

搶的!」

那個朋友。」

就沒有王法?」

何物。」

壞的事。」 董千戶道: 「中州雙煞,本就死不足

蕭七道:•「有前輩這句話,晚輩就安

功又未練好,學人闖什麼江湖。」

「湘雲不成竟偷偷溜了出去?」

「當然沒有,十七八歲的女孩子

武

「那麼前輩可有答應?」

董千戶道。 「你什麼時候,變得這樣

因爲在他的心中,人仍是英雄,刀乃

但又給董千戶搶在前頭。 蕭七正想乘他高興,問他此來何事

小子當眞色胆包天!」

蕭七道。

董千戶道••「大胆萬吉,心目中難道

蕭七道••「他們根本就不知道王法爲

蕭七道:「即使不太好,也不會是太

惜。

心了。」

董千戶笑問道:「中州雙煞爲什麼要

董千戶笑容一飲,扳起臉龐道••「你 蕭七道·「搶走了萬老二的老婆。」

董千戶道•「助紂爲虐,更是罪加一 蕭七歎息一下道•「晚輩可是替朋友

「萬吉那個老婆却是搶自我

件好事哪。」 董千戶道: 「這麼說,你倒是做了一

沒有我這個老東西。」 是深心尊敬的。」 多禮?! 何事?」 平的?」 那裏去了?」 了? 讓她出去跟你闖闖。」 蕭七道。「對於前輩俠客,晚輩一直 蕭七忙問道。「未悉前輩這一次找我 蕭七道··「豈敢豈敢。」 董千戶悶哼道:「我還以爲你心目中 董千戶道•「諒你也不敢。」 蕭七又是一呆,問道。「湘雲她怎麼 董千戶道:•「就是湘雲那個丫頭!」 蕭七一呆,道。「誰?」 董千戶道。「要人!」 蕭七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董千戶回問道:「你什麼時候離開樂 董千戶皺眉道:•「湘雲這個丫頭到底 董千戶道••「難道你沒有見過她?」 「你離開樂平之後三日,湘雲就叫我 「半年之前。」 「絕無虚言。」 「難道我還會騙你不成?」 「有這種事情?」

老實話,你看我這個女兒怎樣?」 董千戶道。「那是說,你很喜歡她的 董千戶面容突然又一寬,道。「說句 不從。」 這句話說完,董千戶就大踏步前行 也只有苦笑。 蕭七苦笑擧步

又是黃昏。

蕭七道•「我……」

歸路黃香。

蝶困梨花月,馬嘶楊柳春

她嫁給你好不好?」 蕭七急忙道•「前輩……」 董千戶道··「湘雲回來之後,我就將

虎也算是朋友,他在生的時候,也是很喜董千戶截口道••「我跟你父親馬馬虎 撤得來?' 歡湘雲的,你們兩個娃娃平日不是也很談

「前辈……」

方不陌生,自然推測不到你的行止,也不不到的了,這是她第一次離家,無一處地

夫就放你一馬。」

「好!」董千戶把鬚一捋。

「今天老

「當然!」 「駟馬難追!」 「一言旣出-

董千戶道••「這就難怪那個丫頭找你

蕭七道。「前輩意思是,她一直追在

來就是打算到處走走,難得在一個地方留

蕭七摸着腦袋道••「我這次出門,本

就是只一天,要找你也不容易。」 你小子百足一樣多爪,萬說已離開三天,

董千戶哪鳴道:「我早就告訴她說,

論

如何將她找回來。」

董千戶道··「話出你口。」

蕭七歎息道••「晚輩再出外一趟

無

了

董千戶道:「否則如何?」

「我却是一直沒有見過她。」

蕭七的腦袋立時就感覺已漲大一半,

了。」已回來,一兩天之內,相信她也會回來的

蕭七道·「很好。」

他只有歎了一口氣。

蕭七道。「她若是追在我後面,我旣

董千戶道••「哦?」

「有,就是說去找你!

「在我拒絕她的第二天。

怕的。」他連隨轉過話題,道··「中州雙 邊酒家喝幾杯。」 將他們殺掉,大快我心,來!我請你到那 煞我早就已想砍掉他們的腦袋了,你替我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沒有什麼好

此,我就索性與她走一趟。」

董千戶也未放下,歎息道••「早知道 蕭七吁了一口氣,一顆心却未放下。 聽口氣,他竟是準備打架來的。

蕭七道●「嗯。」

蕭七搖手道••「晚輩的酒意還未全消

州雙煞死而復生,來找你麻煩?」 ,再喝就會醉得一塌糊塗的了。」 董千戶笑道••「醉就醉,難道你怕中

蕭七搖頭。 董千戶接道。「走!」

蕭七苦笑道••「晚輩最多只能够奉陪

董千戶道••「因爲我一直以爲她已經

蕭七道••「晚輩事實毫不知情。」

蕭七道•「哦?」

杯兩杯,有什麼樂趣。」 董千戶格格笑道••「有酒須盡歡,三

「若是她 馬馬虎虎也是你的長輩,長者之言,豈可 「老夫現在雖然還未成爲你的岳父

麼失閃,我惟你是問!」 董千戶環眼一瞪,突然道:•

一個頭立時大了兩倍

如梨花。 樂平縣城的城牆巳在望。

殘霞未散,夜色未臨,淡月無光,淡

十五月圓。 今天已經是十五 夕陽這邊方下,月亮那邊已然升起。

下了 梨花亦盡散,只剩下一條樹枝。 馬痛悲嘶,四蹄狂洒。 一支梨花,打在馬臀上 董千戶飛馬從梨花樹下奔過,反手拗

下並沒有攀折一枝梨花 蕭七緊隨在董千戶之後,經過梨花樹 這個人毫無疑問並不是一個惜花人。 董千戶目光一落,大笑將樹枝拋下。

,也反打在馬臀上 過了梨花,奔入柳林,却拗下一枝楊

戶 馬負痛發力狂奔,迅速又追近了董千

九匹馬箭矢般追來! 在他們的身後,怒喝連聲,馬蹄雷鳴

寨的十一個寨主。 這十一人並不是無名之輩,乃是毒龍 其中四人乃是同騎在兩匹健馬之上。 九匹馬,却有十一人。

「湘雲妹子到底如何

K58 安慰自己,環眼一

學會了看相?」

蕭七苦笑道。

心得

畢竟他也闖盪過江湖。 江湖上如何險惡,他是知道的

董千戶更是老江湖,也聽得出蕭七在

瞪,道:「你什麼時候

定不會出事的,老前輩不必担心。」

蕭七道•「湘雲妹子不是命薄之相,

年都等了,前輩也何妨再等十天八天?!

蕭七道。「這十天八天便有分暁,半

董千戶道·「這半年以來我倒也不大

他口裏雖然這樣說了,其實內心也担

担

· 就是半途出氡子,也不是沒有可能董千戶目露憂慮之色,道· 「但江湖

兒

,若是有什麼不測,九泉下,教我如何

董千戶歎息接道••「我只得這一個女

對她的母親?」

蕭七道•「嗯。」

董千戶道••「希望就是如此。」

可惜他奉陪的不是一般人,乃是董千蕭七實在是只想奉陪三杯。

三杯之後,董千戶三再勸酒,見蕭七

仍不喝,就將長刀拔出來。 幸好董千戶只要他喝酒就成 蕭七並不想跟董千戶打架,所以他只 ,並沒有

起路來,也經已搖搖擺擺。然不會就這樣將這位長輩拋下,而且他走 要他一杯換一杯,雖然是這樣,董千戶醉 時候,他也又已有了七分醉意。 董千戶醉了幾乎十二個時辰,蕭七當

這一次他沒有再做詩,再寫畫 所以他只有留下。

醒來,他已經一分醉意也沒有。 他只是睡覺。 到他醒來仍然有三分醉意,但是到董 他沒有董千戶有。

兩人吃過一些東西,正準備起程 ,毒

龍十一刀就來了。 他們是進來喝酒的

他看中了那十一匹馬的其中兩匹,而 個念頭,要買兩匹馬代步。 看見他們的坐騎,董千戶忽然就生出

且出了一 他們也不想賣掉坐騎,一匹也不想。 因爲他們根本就不等錢來用。 毒龍寨是個强盗窩,十一刀是十一個 即使等,他們也不用賣馬。 情 毒龍十一刀並不是馬販子 個合理之極的價錢。

眞眞正正的强盗。

强盗。

的後面。 下錢,招呼蕭七一聲,騎上馬就走。 所以蕭七慌忙也上馬,緊追在董千戶 長者之命,豈可不從

眼前十一個人不是普通人 他雖然不認識毒龍十一刀,但也看得 也知道董千戶闖出了一個大禍

把寶刀了。

出

果然不出他所料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毒龍十一刀連隨追了出來。

馬鞍之上搖搖擺擺。 董千戸仍然有三分醉意,一個身子在

那匹馬在他的策騎下,却橫衝直撞。 可是董千戶居然一直沒有裁下馬來 蕭七緊追在後面,只看得心驚肉跳

人帶馬撞上柳樹。 他策馬如飛,左穿右插,居然沒有連 乃是走在大道旁的柳林中。 他現在走的不是大道。

這就連蕭七也有些佩服了

那株柳樹距離不過一丈,正在兩樹之 兩株柳樹之後,還有一株柳樹。 馬快如飛,從兩株柳樹中奔過

中 笑聲方出口,馬已撞在正中那株柳樹 董千戶方大笑回頭。

「蓬」一聲,人仰馬翻,好一個董千

之上

他們不肯賣,董千戶却一定要買,拋

了旁邊一株柳樹 蕭七在後面忙將坐騎按住,道: 「怎

不痛

「原來是這樣治。

「一刀砍下你的頭顱,看你以後還痛

「刀也能够治頭痛?」

戶,竟能够在那刹那之間離鞍飛起,掠上

蕭七道:「那麼你現在得準備好你那 蕭七捏一把冷汗道·「沒有受傷?」 董千戶道: 董千戶道。「沒有。」

正有意思活動一下筋骨! 話口未完,後面馬嘶聲亂响 董千戶飄身躍下 ,一舒拳脚道: 九匹馬 「我

治

「那麼我情願由得這個頭痛下去,不

比這種更好的藥方。」

「這個藥方不好,你們有沒有第二種

「只此一種。」

十一個人如飛奔至,繞着兩人疾馳了一圈 紛紛停下

語聲陡落,

柳林中閃起了一片刀光

「不治也不成ー

左右將兩人圍在當中 馬上人連隨滾鞍躍下 , 十 一 個人前後

會又要喝酒了

蕭七只有歎氣。

董千戶目光一轉,道••「用刀的大夫

董千戶即時瞪着他,道:「看來你一 蕭七歎了一口氣,從馬上躍下。

十一把長刀一 喧啷聲接起,刀出鞘-

蕭七目光一掃,苦笑道:

「你現在就

先報上名來!」

「毒龍寨!毒龍十一刀!

是不想活動一下筋骨也不成了。」 只是些微有些疼痛。 「幸好我的腦袋現在雖還未完全清醒,也 董千戶雙手捧頭搖了一搖,大笑道:

什麼?」

「要不要我們來替你治一治? 個冰冷的聲音即時劃空傳來,道。

不够痛快!」担心你們都是好人,施展不開手脚,打得

董千戶一搓雙手,大笑道: 「我方在

即時一聲叱喝道。「老匹夫,你笑個 董千戶一怔,倐的大笑了起來。

中年 說話的是一個顴骨高聳,臉頰如削的

得治頭痛?」 董千戶應聲望去,笑問道: 也正是毒龍寨的瓢把子 「你們懂

四

「不錯!」

刦了張大戶的莊院,殺了張大戶一家六十

「聽說你們日前方在樂平縣附近,洗

「現在你可以放開手脚了。

證藥到病除,永不會復發!」 「多大的頭痛我們都懂得治,而且保

「到底什麼藥,這樣靈?」

董千戶瞪眼大笑,道: 「好小子,竟

龍十一刀放在眼內 兩人你一言,我一語,根本就不將審

弟那兩匹馬便送與老前輩又有何妨。

<u>_</u>

瓢把子道:「一点心意。」 董千戶道。「這又算做什麼?」

「敢情你們還將我董某人放在眼內

瓢把子道:「老前輩開到口,咱們兄

位又是高姓大名?」 瓢把子目光落在蕭七面上,道。「這

「莫不是『斷腸劍』蕭七!」 瓢把子上上下下的打量了蕭七好幾遍

帶還有誰這樣英俊,這樣瀟洒。」 董千戶大笑道:「除了蕭七,樂平縣

道:「天色巳不早,要賺錢就趕快了!」 董千戶即時仰天望了一眼,笑顧蕭七

刀光一閃,血光崩珠! 三尺七寸的長刀,閃亮奪目 匹馬的前蹄刀光中斷下

董千戶身形飛舞,長刀飛舞,眨眼間

是大戶,到底就只得一戶,我却有千戶之

千萬,又怎會在乎區區五千两?」

「話不是這樣說。」

瓢把子語聲更沉,道:「老前輩家財

萬両,五千両一定少不的了。

是董千戶?」

飘把子面色一**焚**,道。*

「閣下莫非就

「哦?」

使我發生興趣的了。」

「五千両巳可以買很多東西,也足以

瓢把子面寒如水。

戶大笑不絕。

瓢把子皺眉道:「此言何意。」

董千戶挺胸突肚,道••「張大戶話雖

,連我都不刦,竟去刦張大戶了,」董千

眼中,不過通風報訊都有五百両白銀,將 你們十一個人頭送到衙門去,就算沒有五

董千戶道。「五百両白銀還不在我的

「果然不知道,難怪你們來到樂平縣

驚呼四起-瓢把子那邊瞥見,又驚又怒,大吼道

似射出,一支劍正從他咽喉拔出來! 龍一刀慘叫中從馬上倒下,咽喉鮮血箭也 語聲未落,身旁已响起一聲慘叫,毒

他不殺馬,却殺人,凌空一劍,閃電 蕭七的明珠寶劍一

一刺即出,他身形一旋,長劍一翻

蕭七插口問道。「老前輩,這可是事

毒龍十一刀,面上皆露得色

又從另一個人的頸旁刺入! 瓢把子即時拍馬舞刀,疾衝了過來。 劍拔血激,蕭七身形落地-刀斬下,蕭七身形一閃讓開,凌空一

那匹馬之上騎着兩個人,一見蕭七射 人劍射向旁邊的一匹馬!

來 ,齊齊雕鞍飛起,雙刀急劈一 蕭七劍一震,「叮叮」將兩刀敲開

斜從一人的左脅削入! 另一人亦落地,才落地,蕭七的劍已 那個人狂吼一聲, 濺血直墮落地上!

削入他的腰間! 一劍斷腸!

上飛撲蕭七,凌空一斬就是九刀 瓢把子目眦欲裂,一聲暴喝,離鞍從 蕭七退三步,擋九刀一

瓢把子刀勢未絕,又九刀 雙馬大馬車 柳林外不知何時馳來了一輛馬車 蕭七再接九刀,人已在柳林外

西突然從車廂內衝出,疾撲向蕭七後背! 車馬如飛,從蕭七身旁駛過,一團東 好蕭七,應變的迅速實在非同小可 瓢把子的刀同時斬至!

來那個人的腰部! 倒踩七星步,讓前刀,翻手一劍,刺向後

那刹那之間,他的眼角巳瞥見一截腰

來的部位,翻手一劍,正刺向那人必救之 ,一支鋒利的長劍-他倒踩七星步,已同時讓開那一劍刺

處! 那個人竟然不單止不自救 ,甚至原勢

然打起老夫的主意來了

毒龍十一刀盡皆怒形於色。

董千戶接道。「連他你們也不識?」

是好東西。」

董千戶在笑道:

「我早就瞧出他們不

夫强搶別人坐騎,難道就是好東西了。

董千戶笑道。•「這馬可是我用錢來買

這種後輩,早就拿刀子抹頸去了。」

瓢把子面色又是一沉。

董千戶扳起臉龐,道•「我若是有你

「到底前輩。

毒龍寨的瓢把子冷笑道•「你這老匹

的

知道我是何人?」

「你是何人?」

董千戶大笑道••「敢情你們根本就不

銀五百両賞給知道你們下落的人。」

瓢把子沉聲道•「老前輩莫非要通風

董千戶轉問道•「聽說官府已懸紅白

「誰希罕你的錢。」

放心了。

董千戶瞪眼道••「我的話你也不相信

蕭七笑笑道。一里眞如此,我也替你

毒龍十一刀心頭又是一凛。

這句話說完,他人巳箭矢一樣射出

刀同時出鞘

馬悲嘶,人驚呼,飛身急從馬鞍上躍

,又是四匹馬的前蹄被他斬下

「殺!」

般刺入那毒龍的咽喉!

K60

董千戶接着問道。「早一些說又如何

早一些說。」

下打量了董千戶一眼,道:「老前輩何不毒龍十一刀面色亦皆微變,飄把子上

有

入賺多的,你說是不是?!

蕭七道••「這話你不該說出來的。」

董千戶笑顧蕭七,道··「錢到底是沒

「樂平縣只有一個董千戶!」

「奔雷刀董千戶?」

瓢把子面色一亿。 「老匹夫怎麼變成老前輩了?」

半了。」
千両白銀,但現在聽你一說,却想分你一

蕭七道••「我本來並不甚麼在乎那五

董千戶道•「哦?」

血洞

,恐怖而妖異!

過 蕭七的劍同時削入了那個人腰間! 動念未已,劍已從蕭七的右肩頭上刺 抑或以爲這一劍必殺蕭七? 難道竟然就存心死在蕭七的劍下? 這又是什麼劍法? 「吱」一聲異响,那個人的身形刹那

間停頓,蕭七的劍勢亦停頓! 那個人握手的劍此時正擱在蕭七的右 他的這一劍,竟然削不斷那個人的腰

蕭七的右肩,立時感覺到那股冰冷。 冰冷的右手 人的手怎會這樣? 「吱」的那一聲也不像劍削入人體的

自主的回頭一望! 蕭七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寒噤,不由 一望之下,毛骨悚然!

是鬼! 從他後面撲來的竟然不是一個人! 個靑面獠牙的羅刹女鬼!

就像是四支小小的,鋒利的彎刀。 伸至兩邊太陽穴,沒有眼瞳,就像是兩個 眼睛則鮮紅如血,尖而長,斜斜的延

肌肉亦盡是青綠,四隻獠牙却白森森的,

那個羅刹女鬼面龐青綠,混身上下的

人之極一 她的容貌雖然是如此猙獰,體態却迷 豐滿的乳房,纖細的腰肢,微隆的小

眞正的鬼。 己的嘴巴。 腹,渾圓的大腿,畢露無遺,一絲不掛! 蕭七却忽然有一種這樣的感覺。 劍毫無疑問,是真正的劍。 那個人旣不是眞正的人,也不是 只是一個瓷像-

個栩栩如生的瓷像? 但誰有這種本領,製造出這樣的

劍斷腸,硬化成這樣? 鬼難道仍有生命,仍有腸可斷? 這莫非真的是一個鬼,被自己

蕭七思潮起伏,目光再轉。 那輛馬車又難道來自幽冥? 這個羅利女鬼又爲何從後偷襲?

聲遙遙傳來! 馬車巳消失在那邊路口,只有鱗鱗車

蕭七突施暗襲的竟然是一個羅刹女鬼! 女鬼發愕,他同樣想不到從馬車撲落,對 毒龍十一刀的瓢把子也瞪着那個羅刹

回復自我,見蕭七轉目他顧,心頭大喜! 機不可失! 他却沒有蕭七想得那麼多,眨眼間已

知道蕭七及時半身一偏,這一刀就斬空一 這一刀眼看就要砍下蕭七的頭顱,誰 瓢把子一聲不發,一刀疾劈了過去!

登,似在保護自己的心房,又像要抓向別 人的心窩,將別人那顆心抓出來,放進自 她的左手曲指如鈎,斜貼着心胸往外 刀

瓢把子刀勢未絕,猛一翻,連斬十一

株柳樹上

一聲驚呼,身子自然一縮,背後正撞在

劍握在她的右手,三尺三寸長的劍

頭劈落! 斜踩七星步,連閃十一刀,閃電般搶入空 腹,身形亦難免大有影响,鬆手,棄劍 雙拳直取瓢把子前胸一 蕭七明珠寶劍陷入那個羅刹女鬼的腰 蕭七雙拳亦未老,猛一縮一翻, 瓢把子十一刀之後居然還有一刀,迎

前那個人亦兩斷一

血飛激一

霹靂一聲暴喝亦同時暴響。「斷!」

一聲,柳樹霹靂中兩斷,柳樹

一道刀光同時從柳林中飛出來

掌

「童子拜觀音」!猛一拍

拳化

從柳林中走出來

刀光一歛,董千戶手握長刀

,大踏步

奔雷刀不愧是奔雷刀一

「叭」一聲,那把刀竟然被蕭七拍在

路劃空傳來!

也就在這個時候,急激的馬蹄聲從來

頓,大笑道。「毒龍十 ,還有個十二?」

震, 雙掌中 瓢把子大鱉,一抽刀不動,右掌猛

膀一 飘把子的左右雙脅! 蕭七身形連隨搶進, 樣,脫手飛出,飛入半空! 「呼」一聲,那把刀子就像是長了翅 雙掌一落 插向

遙大呼·「誰在殺人!」

話口未完,一

騎巳奔至,鞍上騎士遙

開蕭七雙掌,左拳護胸, ,疾擊蕭七胸膛! 蕭七冷笑一聲,左掌一架,右掌急落 瓢把子雙臂一翻,「大鵬展翼」 右拳「黑虎偷心

右臂刹那變了三斷! ,左拳亦不及搶救,「格格」兩聲, ,電光石火之間,連環兩擊! 瓢把子一聲•「不好!」 右拳不及收

瓢把子的小腹之內! 從半空跌下那把刀,一插, 蕭七右手連隨又一翻一抄 「奪」 ,正好抄在

瓢把子一聲慘叫,倒退三步,倒仆在

瓢把子濺血倒地,蕭七冷然站立在前面 是毒龍十一刀的其中一刀,一眼瞥見 一條人影即時從柳林中竄出一

的插入 一條 是誰, 位! 得筆直。 天門棍,一面倦意,但身子仍然標槍般挺 像在那裏聽過?」 一個顴骨高聳,面龐黝黑的中年人滾鞍 那個趙松正是樂平縣的捕頭,這時候 董千戶目光一落,大笑道。 語聲甫落,來騎已經在他們 董千戶開聲一怔,道。「這個聲音好 這個中年人一身捕頭裝束, 原來是趙松你這個小子!」

腰插一對

「我以爲

面前停下

亦已經看清楚眼前之人,一怔道: 「是兩 董千戶接問道。「你不在衙門內好好

享福,走來這裏來幹什 趙松不答,目光一掃,道•「你們在

這裏殺人!」

三人先後在旁邊蹲下

有看錯人。」 ,怎麼不聽到消息?」 趙松接問道・「蕭兄是什麼時候回來

的 趙松道: 「這麼巧,剛碰上了董老前 「我現在猶是歸家途中。

輩 趙松大笑道: 「遇上你們,合該毒龍 「的確巧得很。

+ 蕭七道••「我們喝醉酒,强買了他們 他連隨問道: 「是怎樣打起來的。」

兩匹坐騎代步!」 「原來如此!」趙松目光一落, 一呆

「倒在蕭兄身後的是什麼?」 董千戶也是這時候才發現,道•• 他現在才看見那個羅刹女鬼。

啊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蕭七苦笑道••「我也不清楚。」 董千戶道: 「哦?」

一怔脫口道:「鬼!」 董千戶終於看淸楚那個羅刹女鬼的面 蕭七偏身讓開。

鬼 趙松亦是失聲叫道:「是一個羅刹女

兩人不約而同,一齊舉步上前。

來 東天那一輪圓月的輪廓下逐漸濃了起 殘霞已散盡,夜色雖未臨,已不遠

暗淡的天色下 ,那個羅刹女鬼更覺詭

董千戶忍不住問道••「這到底怎麼一

馬車的車廂之內撲出來 然從身後駛過,這個羅利女鬼就是從那輛 迫出來林外之際,一 「方才我被毒龍十 ,一下子出劍刺向 輛馬車突 一刀那個

劍削入她的腰腹?」 董千戶道··「却給你避開而且反手

麼人,原想劍削他必救要害,先將他迫開 蕭七道。「我因為倉猝間不清楚是什 ,那知道他完全不閃避。

董千戶道:「眞是奇哉怪也。

像。 摸一敲,道•「我相信並不是一個人。趙松手即時落在羅刹女鬼的肩膀上, 趙松接道・「相信也不是一個鬼。」 趙松道:「以我看來,應該是一個瓷 董千戶道:「那是什麼東西?」 董千戶笑道:「人怎會這麼樣子?」

劍刺蕭七呢?難道……」 敲,連隨道:「只怕就是了 趙松道。「可是瓷像又怎會從背後出 「哦?」董千戶不由亦伸手往上面

之下,驅急了馬,車廂一震,便將這個瓷上,駕車的看見有人從林中殺出來,一驚 董千戶急問道•「難道什麼?

像震跌出來,恰巧撞向蕭兄後背。 趙松道••「却是未免巧一些。」蕭七黑頭道••「也不無可能。」

我們殺的是什麼人再說。」 不將王法放在眼內!」 ,俯身將屍體翻過來,目光一落,失聲道 「這不是毒龍十一刀的老大?」 趙松瞪眼道。「你們這種江湖人就是 趙松一呆之後,倐的大笑道:• 董千戶道:「一個不留! 趙松長身而起,道。「你們殺的難道 董千戶道•「如假包換。」 趙松幾步走到那個瓢把子的屍體旁邊 董千戶瞪了他一眼,道。「先看清楚 董千戶道。「十一個!」 趙松目光又是一掃,道。

好 就是毒龍十一刀?」 「殺得

趙松道。「張大戶那件事兩位大概已 董千戶一怔,道:「哦?」

經知道了。」 董千戶道。「誰不知道。

求立即調派軍兵協助!」 了八個手下左右監視,一面往見大人,請被我認出,亦想到他們必有所謀,暗中派 趙松道。「他們十一人入城之際,已

是官府通緝的强盗!」 他一頓補充接道•「因爲他們根本就

先行監視,一待時機成熟就將他們十一 他們採取行動,拘捕他們的了。」 趙松道:「當時我身旁只得八個手下 董千戶道•「那麼說你當時就可以對

沉 ,道: 「誰知道他們 K62

一網打盡!」

「兩個?」 個亦因爲上前欲阻止 張大戶一家六十四口 已經準備妥當了,一會合立即發動,非獨 董千戶忽然道。 9 ,我那八個手下的七 「現在我有些佩服你

被斬殺刀下

思。

董千戶放聲大笑,道:「老夫總算沒

董千戶道: 「不錯-

你居然還能够在這兒走馬遊玩。 趙松沉聲道•「沒有這種事。 董千戶冷笑道••「出了那麼大的案子 \vdash

刀不成?」 董千戶道••「難道你是在追緝毒龍十

趙松道•「我已經追踪了他們有兩天

就敢追緝他們十一人?」 趙松一正面容••「職責所在,死而後 董千戶一怔道: 「你只是一個人,竟

現在才真的佩服你! 「難怪你的名氣一天比一天大,難怪周圍 他大笑着過去一拍趙松的肩膀,道。 董千戶哈哈大笑,道:「好小子,我 個好捕頭。」

趙松給董千戶這一拍一數百里人口一聲都說你是一 董千戶大笑接道。「我本來要拿這毒 一讚 ,反而手足

董千戶回顧蕭七,道。「我這個决定 趙松欠身道。「多謝老前輩。 一刀的頭顱到衙門撈上一把,瞧在你 的家屬,若還是不够,多多少少盡 賞金不要了,你就拿去安置你那七

你反對不反對 「晚輩也正是這個意

異恐怖

不像是出於一般匠人的手下。」董千戶道。「手工精細,栩栩如生 趙松道。」又如何?」

「不錯。

只日連閻王老爺也得動心,附近一帶的女 人也一定會羣起指責。」 「這樣的一個瓷像若然放在廟宇中,

趙松笑笑道•「相信還沒有人敢胆在

眞人眞事

已經成問題的了 董千戶道••「那麼這個瓷像的本身就

的了 趙松道:「然則那輛馬車也是有問題

向蕭七道••「你有沒有看到駕車的是怎樣 個人? 董千戶的頭腦看來已經完全清楚,轉

的黑衣人。」 蕭七沉吟道•「好像是一個頭戴竹笠

董千戶道。「你沒有看淸楚?」

廟宇內放置這樣的一個瓷像。」 只怕得搬家。」 蕭七道•「我若是看清楚,一個腦袋

,就是多看他一眼,相信也沒有多大影响 董千戶懷疑的道•「以你眼睛的敏銳

不致於腦袋搬家這麼嚴重的吧?」

董千戶恍然道:「光綫影响?」 蕭七道:•「那邊是西方。」

,已被劍斬開了一條縫 劍仍嵌在那裏,羅刹女鬼的腰腹雖未他的目光正落在那個羅刹女鬼的腰腹 蕭七頷首,目光落處,突然凝結

帮稱雄,一向如此。至於李奧,除了懂得 飛刀以及掌刀劈法之外,還有頭捶,那是 兩種厲害的秘密武器,然後才有資格在黑 把對方的頸子斬斷,跟斧劈相同,具有這 精通空手道的 「手刀」 一手劈下

是當之無愧的;假如有人真的給他撞了一 牆撞塌,他却毫無損傷, 方胸部撞擊 是撞不中人,撞在牆壁上 便穩佔上風, ,側身,取勢,伸直頸子,用 他跟任何人打鬥,只要是徒手搏鬥 由於他的光頭硬如鋼鐵 因爲他隨時突然使勁標馬上 鐵頭這個大名他 面,能够把 頭捶向對 要

頭鐵骨 那麼出色, 羊 撞, 在幾十 鐵骨,當然他有資格在黑帮裏面佔了首而且能够踢出許多種脚法來,簡直是銅 羣 他的頭由高處撞落,非常凌厲,假如 個就可以打倒二三十 目前還沒有任何人像他的頭捶打得 人搏鬥當中,給他那個鐵頭橫衝直 加上了他身高體壯, 有如虎入 發拳有勁

他最特色的一種本領 ,能够

,這傢伙就凶多吉少。

液體滲出來 這條縫之中現在赫然有一些紅黑色的

董千戶也發覺了 一怔道: 「那又是

趙松以指蘸了 一些 ,移近鼻尖一嗅

蹶眉道• 「好像血

天色這刹那彷彿突然一 董千戶一怔,脫口 」蕭七也自 怔 「是鬼血?」 ,一股難言

的寒意同時襲上了三人的心頭 鬼難道也有血? 未完

席的殺手地位。

成人所共知的煞星了 一個打幾十個,在這種情况下,李奧就變 邊的殺手總是希望有些獨特的招式,能够 沒有名氣,那條命就賣不到錢,故此,那 臉上沒有光彩的,不會因此打出名堂來, 認爲無故拔槍,只是偷襲性質,贏了也是 不帶武器,打死人也不會判處死刑。此外 的,一來他們那邊有一種法例規定,身上 食,就因爲紐約的黑帮極少無故拔槍發射 ,還因懂得打鬥的人總是有些英雄氣概, 他之所以長期在紐約居留,靠打鬥搵

燈之下看來,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是他的眼睛深陷,臉色蒼白,在幽暗的街 看見了他,還沒有打,就先吃一驚,原因 喜歡穿灰黑色的衣裳,在陰暗之處出現 智利殺手,稱做沙巴爾,此人又高又瘦 但仍怕兩人,一個是能够口中吐出飛刀 李奧可以說是武藝高强的一個殺手 的

,他喚做波多星 第二個使李奥畏懼的殺手是印度煞星 ,這傢伙十分擅長用薄到

我們習慣上把一些武藝超羣的人稱爲 黑吃黑 的 武 林高手 **塲面,或者生死之間的决鬥面,他不會參加,一定是認** 一定是認眞盛大的厮殺 麥海雲

一類的武林高手,在歐美方面,却非如此無法匹敵,便可在江湖上打出名堂來。這武器,刀槍棍棒,只要有一種特色,別人武器,一種是出手傷人的絕招,另外一種是 武林高手就不是指這些人而言,而是指黑外有些人在摔角方面威風,故此,當地的,由於所有拳王都是以西洋拳爲主的,另 社會裏面的職業殺手,此外,就指什技方 武林高手,那些人照例是打得十分燦爛的 面的精彩表演。 不過,同樣的是武林高手,仍有兩種分

都市 他可以說是殺手中的殺手,普通搏鬥的塲 個人靠頭捶取勝,此人喚做鐵頭李奧 ,當然有許多英雄好漢,威震黑帮的 先說黑社會方面,紐約這樣大的一個

殺刀, 露臉,那個地方就有黑帮决鬥,不管他代美元,普通人付不起,因此之故,他一旦現,原因是他索價太昂,每一次打鬥三萬 的一級稱做「刀客」,表示這種人身上有墨西哥的職業殺手分幾種等級,最高 場, 有三寸長 精,殺傷力愈强,他就名氣愈响,這是理的「刀客」,後來到美國來,武功愈練愈 所當然的 西哥人,十多年前在墨西哥已經很有名氣 表那一帮打鬥,總是很劇烈的,沒有他在 (,不止如此,身爲刀客的傢伙,還要隨時飛出來,三十步之內,能够飛刀 李奥之所以享譽,一方面因爲他是黑 那種打鬥場面,遜色得多 墨西哥的職業殺手分幾種等級 ,然後才會出

吸出來, 道跌入胃囊,他仍可以 很平滑的,萬一他偶然洩了氣,刀子由 但從來沒有因此刺傷自己 ,只有刀鋒那邊尖銳 使用吸氣之法把它 **水**,刀子由食

範,他往往跟別人在談笑間 的飛刀具有同樣的殺傷力,但却是難以防 由他口中吐出來的飛刀, 嘴巴張開,三把飛刀就如箭射 忽然觸動殺 跟用手拋擲 出 ,其

刺穿, 軀體 多星却

劍鋒由背脊透出來,

跟着一拉,

,這人就活不成了, 簡直非普通劍客能够想像 轉瞬就刺入內臟,還把對方的身體能抓住劍尾,用劍鋒刺向一個人的

沒有劍托

,

恐怕沒有人把它檢起來,可是,波 ,這樣子一條長長的薄鐵,丢在 的,似乎有些鈍,只是劍頭比較大,劍尾

但却可以繞在腰間,它並非兩邊特別尖銳 無可再薄的長劍,那一把長劍長達五尺

陰勁如此厲害 邊的傷口流血

中有 訓練出來的 無疑的這種絕技是經過許多時間然後 一把插中要害,對方就活不成 ,不過有了這種武藝保護自己

功,簡直不是健身院裏面的運動家能够做有武功的成份在內,有些藝員所表演的武會什技方面的表演。事實上那種表演亦含 得到的 一千六百八十磅重的東西拔先生奪取,因為他的一 項的節目,恐怕一定會給三十四歲的奧蘭 演 它拉高拉低。 ,那就無人斗胆向他挑戰 說過了美國黑社會的武功 如果奧林匹克世運會有牙力比賽這 。最爲使人感到驚異的就是牙力表 磅重的東西,而且還能够把因為他的一口牙能够咬得起 ,改談夜總

亡

波多星習慣了夜

間追踪殺人,防不勝

爾

,和波多星之外

和波多星之外,沒有人使他害怕,由故此李奥對他也畏懼三分,除了沙巴

此可見這些殺手當中,

確質有特殊武功。

至於沙巴爾平時的習慣,身上沒有帶

,但却有三把兩頭尖的飛刀藏在食管

法呼吸,給他拖着走了幾步,

便即氣絕身

個鐵圈,即時將這傢伙的頸子勒緊,

前面的頭子一繞,

跟着左右手一拉

,變成

無

背後追逐,走到一個人的身後, 它突然拉出來,好像貓似的放輕脚步,

就把它往

在

條薄鐵有五尺長

,他可以把

惜得很 鋼琴,以及六個小姐坐在旁邊傾訴,連人,而是一個平台,平台上面有一位先生彈 起來 磅 他所拉起來的一千多磅的東西,並非鐵板 帶琴以及平台的木板,共重一千六百八十 一種功夫至今仍然沒有人斗胆嘗試,至於 齊拉脫,那是很冒險的。奧蘭拔先生這 ,這一項牙力表演打破了世界紀錄,可 事實上那麼沉重的東西 無法把它拉高,勢必把全口的牙齒 一向這一類表演只是在夜總會進 如果用口咬

進食,水也不飲,三把飛刀初時帶在身上,要是他立心飛刀殺人,早就吃飽,不干了

K64

把刀留在食道之內 食道,但却暗中提氣,

,不會跌進胃囊,刺傷

用內勁頂住,使每

。到時想殺人,他就張開了

口,運用

方吐過去,在二十尺內,他都可以吹刀殺暗勁把刀子由食道咳出來,隨即把它向對

會攪出 沉重的物體,就因爲當局担心這一動會從來沒有進行過用牙齒拉起一 人命 一類表演

的東西 甚至有可能危及心臟,馬上喪生 那是事實, 偏要把它拉起來 如果有人拉不 不但牙齒甩 起這樣沉重 **一**,死因 歯甩清

會表演 是心臟爆裂 演的 不需要很大的場面 尺高,然後拉上拉落, 平台拉高, 就是鐵枝, 乒乓球似的東西, 照例要站在高台 做這一類運動表演時 但却 馬戲班裏面有 而且很清楚的把它拉起離地四 透過鐵枝和橡根帶 比較少見 它是橡根做成的,下邊然後用牙咬着一個好像 ,故此,它常常在夜總 原因是許多觀 時也會有這 由於這一類表演並 那 ,便把一 個表演的人 個

> 一項預先做定的魔術表演,欺騙觀衆;反到這種表演時,並不覺得驚奇,以爲那是 而擧重的表演在馬戲班裏面吃香。

來,放在頭的後面,然後用兩條腿拉高二 仍有力量,這一類表演也是相當驚人的。 百磅重的鐵球, ,能够用一雙手支持嬌軀,使一雙脚翻過 ,也是一種武功,花麗絲小姐僅有十九歲 在夜總會裏面最常見的軟骨美人表演 表示她的腰骨雖然反轉

起來,這種表演的掌功,就非普通武林中玻璃缸重二十多磅,他單手的掌心把它吸 表演,就是用手掌吸起一個玻璃缸 人能够辦得到 夜總會或馬戲班裏面還有一種驚人的 ,那個

有武功的成份在內 凡此種種 ,雖然是什技表演 ,值得一 提 (完)





朱盧 羽令

都留下 人就在椅子上打個盹兒,輪流值夜……我 ,彭姑娘可以上炕,咱們三個大男

神秘蜘蛛網 驚破橫財夢

與前在床上的那具一模一樣,也是面門中斧死亡。二人正要把屍首搬走,却被那假死人無奈,只好答應。天亮後,傅淸和與童梨在灶房弄飯,却在房門發現了一具屍首,死相

彭的女人却支使他去將一根三尺長的木樁插在他與發現那珠寶箱子的地方。傅清和迫於

的覬覦。傅清和從熊姥姥處見過爹爹回家,正要爲董梨熬粥,那姓 上回書至巫婆婆爲人押運紅貨,半途被刦,引起不少江湖人物

前文提要:

踢得昏倒。童風回來,發覺二人失了踪,尾隨下去,才知是巫婆婆擄去了二人。龍不王

孫琴、童風及一脚踢因為對手太强,是以聯合在一起,並追尋至巫婆婆的茅舍……

預感都非常靈驗。 得憂心忡忡的樣子,「龍老,我每一次的 定有。我有這種預感。 」童風顯

房去歇歇,我還想出去溜溜腿。 丁潔留在這兒,童風,你只有委曲地到灶 王看看窗外,又接着說下去。「彭姑娘和「那你就繼續保護他們吧……」龍不

們別分開,行嗎? 「龍老!」一脚踢提出了要求

來

「待會兒孫琴說不定就會回來了 「怎麼?你佩還害怕甚麼嗎? 萬

「好。」龍不王又作了决定。 「咱們

是大家都很想休息,而誰也沒有休息。熱 且他還將那些幹好的薄餅都烙熟了,結果 了炕,丁潔對她很殷勤,連忙去加火,而 騰騰的粥,加上噴香的烙餅,那是一頓豐 一脚踢也不客氣,她立刻就和衣躺上

> 响起一聲唿哨 大夥兒正吃得有勁,突然就聽到外面

江湖人物都喜歡用這種哨音作爲連絡信 那種哨音他們都聽得很熟,在黑夜

的確是有人在用唿哨相互連絡 這邊一聲剛落,那邊一聲又接着响起

於會合到一處。 此起彼落,兩邊的哨音逐漸接近 終

龍不王問 於是,尖銳的哨音也停止了 「童風,他們相遇的地方離此有 多遠

? 「約莫三里路。」

童風答不上來。 「方位呢?」

一脚踢却作了回答道。 「在東北東方

重。 孫琴留下的地方。」龍不王的臉色非常凝 「我們是否該去看看?」 「那就是那幢房屋的所在地, 也就是

沒有人接腔,童風心中只想着他的女

了一陣子姓彭的女人又將他們叫了近來 因爲他們都是君子,絕沒有隔愈偷看,過 了甚麼樣的檢查,那三個男人並不知道,女人最懂得女人的事,姓彭的女人作 龍不王關切地問道。「怎麼樣?」

孫琴並沒有被男人蹧蹋。」 期艾艾的··「龍老,想不到我猜測錯了 月—「1000,想不到改凊則錯了,脚踢緊緊地皺着眉頭,語氣也是期

權,却不能勉强別人作他自己不願意作的 了下來,他雖然是個頭兒,有絕對的指揮

得不到反應,龍不王也只得頹然地坐

彭的娘們也許甚麼都關心

,可就是不關心

兒,除此之外,他似乎甚麼都不關心,姓

龍不王吁了一口氣。「嗨,這倒使我

,妳現在看

不然,她絕不會那樣疲累,到底是怎麼 「不過,她也一定受了相當大的折磨

睡的孫琴合枕而眠。 回事,只有等她醒過來之後再問了。」 把椅子。一脚踢則上了炕,與沉沉昏 、總是需要休息的,三個男人各自佔

這一夜,似乎格外長

終於,東方的天際露出了曙光 不管它有多麼長,總是要過去的

王叫醒了。 琴起身下了床,向外走去,他連忙將龍不 這時正輪到童風值夜守護,他發現孫

上那兒去?」 龍不王一騰身攔住了她:「孫琴!妳

,來!過來坐着。」 「別逗啦,積雪那麼深,妳不迷路那才 「走走?」龍不王浮現了一臉的笑容 「走走!」孫琴的神情冷冷淡淡的

孫琴竟然很馴服地在桌前坐了下來 「孫琴,告訴我,昨晚到底發生了甚

這句沒甚麼事實上就表示昨晚發生了 」孫琴輕描淡寫地說。

> 力量? 頭温馴的小白兔,她已經徹底被改變了 像一頭張牙舞爪的獅子,而現在她却像一相當嚴重的事情,因為孫琴一向很囂張, 是甚麼原因改變了她?誰有這麼大的

擊的方式。「昨晚妳在那座茅舍裏遇見甚 懼還隱藏在孫琴心底,因此他採取旁敲側 「孫琴!」龍不王看得出 ,巨大的恐

想回答這個問題,而又不敢 孫琴不答,但她的嘴唇在顫動 ,顯然

孫琴搖搖頭,很輕微,幾乎看不出 「妳以前就認識的?」

表回答。 孫琴又以那種極輕微的搖頭方式來代

「就她一個?」

孫琴又搖頭。

「兩個?三個?或者許多個?」

讓龍不王了解當時的情况 孫琴這回點點頭了,這表示她很願意

「她們打妳了嗎?」

「妳很怕她們嗎?」

待妳?! 「孫琴,只要說一句話 她們如何對

:這兒都是妳的朋友,我們會全力保護妳 孫琴沒有開口 「說,現在沒有人再能傷害妳 ,快說

快說,只要一句話。」 孫琴會哭,會感到恐懼?這簡直是 孫琴突然哭了,哭得很傷心的樣子

出去。

一定被無數個粗暴的男人蹧蹋過了 「孫琴。」龍不王先開口問。「怎麼

「孫琴,妳說話呀。」龍不王追着她

「孫琴,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妳說話

「我累極了,只想好好睡一覺,你別煩我 「龍老。」孫琴的聲音好輕,好低

K66

行不行?! 她是真累了,兩眼一閉,就沒有動靜

一脚踢的想法就不同了,她認為孫琴

回事呀? 孫琴沒有回答,她往炕邊走過去。

孫琴仍然沒答理,她連靴子都沒脫

「我說出來,你一定會罵我 ,咱們只是在硏判情况

龍不王的眼睛瞪得很大 我認爲,她是被好幾個男人蹧蹋過

得到正確的答案。」 這間屋子,我要仔細檢查一下,然後就可

龍不王,童風以及丁潔三人立刻走了

吧 ,怎麼會變成這副模樣呀?」情我聽得太多,爭强、好勝,潑辣,刁鑽情我聽得太多,爭强、好勝,潑辣,刁鑽 沒人吭聲,因爲他們無法說出答案。 「哦? 「彭姑娘,妳現在不該說這種話。 「妳說她不會受到傷害的 「彭姑娘。 也許……也許她是假裝的 」龍不王說・「妳剛才的

「現在我不會再認爲她是假裝的了

出希望別人給他答案 龍不王的語氣像在自問,而他的目光則顯 「她到底遭遇了甚麼樣的情况呢?」

樣,太出人想像之外。

龍不王猜測她一定遭遇了一塲惡戰。

無光。孫琴會在短短的時間內變成了這模

她的頭髮零亂,衣衫不整,眼神黯然

來人終於露面,竟然是孫琴回來了。

起來

脚步聲漸近,他們的心情也跟着緊張

龍不王輕嘘了一聲,大家都豎起了耳

吱地一响,有人推開了籬笆院牆的柴

「可是我不敢說。 「龍老,我知道。」 姓彭的女人說。

爲甚麼不敢說?

「會嗎?」 ,半晌才說.

「這只是一個假設。請各位暫時離開

件奇事。 是一件令人無法相信的奇事,但這是

仇視的成份在,她還是很溫婉地去撫慰孫 脚踢打了一個眼色,儘管她與孫琴有相互 女人永遠有慈祥的天性。 龍不王不忍心再去逼問她了,他向一

二人默默走出傅家,在雪地裏靜靜地 龍不王向童風打了一個眼色,二人走

走過好長一段路。

王先打破沉默。 「童風!你心裏感到害怕嗎?」龍不

怕?」
「有一羣人,他們的力量能改變別人

「我不覺得有什麼好害怕的?」

一種方式只在對付某一個人的時候有效,實我這樣說是有道理的。某一個人,或某質我這樣說是有道理的。某一個人,或某 遠醉不到點滴不沾的人。有一羣人,他們 付花花公子,醇酒也只能對付酒徒,它永 換一個對象也許就毫無作用。美色只能對 的 能將孫琴的性格改變,却不一定能改變你 我呀!所以,我說他們沒什麼可怕的。」 你這番大道理是打那兒學來

「從小孩子身上學來的 「哦?」

> 戲。剪刀勝布,布勝石頭,石頭又勝剪刀 者 如此循環。這三樣東西當中沒絕對的勝 ,在咱們江湖道上,又有誰能獨霸·」 龍不王眼皮眨也不眨地凝視着童風, 「我看見他們玩剪刀,石頭,布的遊

淺易的道理。 似乎想一眼將對方看穿,他這麼大把年紀 竟然還不懂得聽起來深奧,實際上却很

跟你學學。」 「龍老!你要這麼說,那可就太客氣 「小子!你懂得倒木少 ,以後我還得

啦

咱們去茅舍那邊看看怎麼樣?」

兩個人順着雪地上的一遍足跡走過去 「好呀!」童風欣然答應。

吸旱烟。 毫無困難地找到了那座茅舍。 茅舍門前有一個鬚髮盡白的老頭子在

兩個人互望了一眼,然後併肩向茅舍

着這兩個人。 老人家吸他的烟,好像壓根兒就沒見

住在這兒嗎?」 龍不王很客氣地問道:「老人家!你

楚 「嗯?」老人家似乎耳朶背,沒聽清

的嗎 龍不王又提高嗓門••「你是住在這兒

呀! 「哦 「是呀!我住在這兒幾十年了。」 可是昨兒我上這兒來沒見着你

珠子。 「你上這兒過來?」老人家瞪起了眼 「這兒是我的家,你上這兒來幹嗎

> 呀?」 問路的。」 「哦!昨天夜裏我迷了路,上這兒來

裏。 「哦……這兒還有別人住嗎?」

們在我這兒幹嗎呀?」

有些東西好像也動過了,是有人來過,他 自語地說··「屋子裏收拾得乾乾淨淨的

「這可有點兒古怪……」老人家喃喃

一老人家,沒錯吧?」

完見?」 紀不小,火氣倒挺大。「問東問西的沒個 「喂!你是怎麼回事?」老人家的年

真熱間,有男有女,還有一隻好肥,好大

,連忙接上了腔··「老人家!昨兒夜裏可

龍不王向童風使了個眼色。童風會意

來問路的時候,這兒燈光明亮,有不少人不問路的時候,這兒燈光明亮,有不少人 ,所以我今兒特地趕來道謝。」 ,他們給我吃的,喝的,還指點我的去路

指了

指:「瞧瞧!是這兒嗎?」

三個人進了茅舍,分頭坐下,老人家

「請進來坐!」

「來!來!」老人家的態度改變了

呀?!

「老人家!你常常到你孫女兒家去的

「奇怪呀!他們到我這兒來要幹什麼 「沒錯。」龍不王肯定地說。

「我看,你八成是遇到狐仙了。」 「老人家,我說的是實話呀!」

嗎?」

「沒錯,而且我還看到了一條大花狗

狗 呢 ,骨頭早就打了鼓……我說你一定弄錯 「大花狗?五十年前我養過一條大花

非作歹啊!」

「老人家!可能有壞人利用你這兒爲

老人家連連皺眉

,他似乎想不通有什

一張竹桌…… 「老人家,」龍不王存心要把事情弄

了一遍。 接下來,他將屋裏的陳設詳細地敍述

「昨兒夜裏我去孫女婿家住,不在這

龍不王又不厭其煩地再說了一遍。 「若不是你一大把年紀,我真要罵你 「你說什麼?」

進了棺材,我家那有別人呀!」 鬼扯淡……我老件早就過了世,連兒子都

「要不然,你就是弄錯了地方。」 「狐仙?眞有那麼回事嗎?」

樣嗎?」

「沒留意。

走一趟,總有三、五天不在家。」

「我有三個孫女兒,我每個月輪流去

「以前你去過回來時,發現有什麼異

了地方。」

「老人家!」龍不王輕輕地說。「我麼壞人爲什麼一定要在他這兒爲非作歹?

跟你打個商量。」

「哦?」

清楚。「我絕對沒有弄錯地方,裏面擺了

老人家瞪眼豎眉,鬍子翹上了天

去 「幹什麼?」 「今兒夜裏,你再住到你孫女婿家裏

女婿離這兒多遠呀?」 家!咱們剛才忘記問你啦!住在最近的孫「對了!」童風沒話找話說。「老人

人逮住。」

老人家考慮了一下,最後他還是答應

人利用你這兒爲非作歹,咱們就將那些壞

「咱們夜裏要來查一查,如果眞有壞

天 ,咱們打算送你老人家過去 「你老人家年紀這麼大了,又是大雪 「幹什麼?」老人家翻着眼皮反問

,這點風雪困不住我。」 童風再次去留意對方的神情,除了那 「用不着啦!別瞧我這樣一大把年紀

要來查,怎麼個查法呀?」

「哼!」龍不王冷笑了一聲,沒有答

童風好奇地問道•「龍老!你說夜裏

龍不王和童風立刻辭了出來。

晚打算去的孫女婿家住在那兒,萬一咱們 出什麼破綻來。 一嘴整齊雪白的牙齒之外,他實在也看不 「老人家!你還是得告訴咱們,你今

逮住了壞人也好給你送個信呀!」

名呀?」 「我知道那個地方,令孫女婿尊姓大 「住在七里海。」

然卡地一响。 他倆是在茅舍門口說話,這時屋內突

子。 查屋子,方才一定是不小心踢翻了一張椅 童風這才明白,龍不王正在趁機會搜

人家」的旱烟袋已經飛快地向他頭頂上敲 他連忙想法子去掩飾,可是那位「老

年紀的人絕不可能有的

「童風!你再拐回去。」

的那口牙齒的確太白,太漂亮,一個上了

一語道破,童風也想起來了

,老人家

漂亮的牙齒?」

而整齊。童風,有幾個老頭子有那樣一口

「我是從他牙齒上看出來的,牙齒白

有什麼破綻。

「哦。」童風再去回憶,但他不覺得

「是一個年輕人假扮的老頭子

「那是個假老頭。」

「龍老!什麼沒看出來呀?」

你竟然沒看出來?」

「龍老!怎麼啦?」

身閃躱。不管他的動作有多快,烟袋桿子 還是敲上了他的左肩。 了過來。 事出突然,童風毫無防範,他只有挪

他的左肩,手臂立刻就麻痺了 「老人家」並沒有繼續攻擊,轉身進

了茅舍。

K68

童風當然是遵命,他很快地又走回

小

「龍老!你……?」

一有一格沒一格地老跟他說話

,纏住

「幹什麼?」

「別問!快去!」

屋。

那位「老人家」還在那兒吸旱烟

童風也跟着進去

的確有一張竹椅翻倒了

,可是,却沒

慌張張地問道。「老人家!你幹嗎發脾氣這台戲還得繼續演下去。 童風故意饶見着龍不王的影子。 ?莫非是我說錯了什麼嗎?」 「方才那個老傢伙呢?」

戲? 我當睜眼瞎子,說!你倆到底在玩什麼把 在童風的鼻尖上,惡聲惡氣地說••「別把 「小子!」老人家一根手指緊緊地戳

「他先回去了。」

把握一揚手就扣住對方的腕脈。但他現在 乾乾淨淨。 却不敢。老人那對烱烱有神的目光逼使他 不敢妄動,他往日的勇氣在一瞬間瓦解得 距離那麼近,童風真想亮亮他的絕招 鎖拏十二式。若是換了別人,他有

花樣呀!」 「老人家!你誤會了,咱們沒玩什麼 「說!

响動 「剛才有人在這間屋子裏,你也聽到

「沒錯。 「就是跟你一起來的那老傢伙,對不

「不可能呀!他已經先回到三家村去

這時,龍不王突然在那老人家的背後 「老人家!我說的都是實話呀! 「你還要狡辯!

出現了,童風看都不敢看一眼,唯恐對方 在他眼神中看出什麼破綻。

任何人都看得懂,他教童風出手攻擊。 龍不王却在向童風打手勢。那種手勢

彿在說••小子,揍那老頭子一個鼻靑眼腫 ,有龍不王,你還怕什麼? 然而龍不王的手勢却是肯定的,他彷

什麼花樣?」 「老人家!請你把手指頭拿開一點好

「小子,別裝啞吧!快說!你倆在玩

「說什麼?」

開對方那隻手。 過氣來了!」童風一面說,一面抬手去撥 「我說請你把手指頭拿開,我快透不

方的功力並沒有達到令人不敢與之較量的王在身後出現,對方並未發覺,這表示對 開對方那隻使他感受威脅的手而已,龍不 他還有個退步,他並沒有攻擊,只是想撥 他有兩種想法,萬一對方惱羞成怒,

指頭當然就離開了他的鼻尖。 他揮手一撥,同時身子一退,那根手

的左肩鎖骨。 。右手五指箕張,宛如鐵鈎般,抓向童風老人家果然惱蓋成怒了,他哼了一聲

那是必然的。 這一抓如果閃不開,童風要見血帶傷

然後雙掌相交,像一般利剪般,絞向對方 他挫腰,横跨,先閃過對方的鋒芒, 情勢如此,童風當然不能不作抵抗

住 一招「盤龍紋」,如果對方的手腕被他絞 的右腕。 ,最輕,最輕的傷害也是半個月沒法拿 這是他苦學多年的鎖拏十二式當中的

中倏地收了回去。 那一抓,已經用盡了勁頭,竟然能在半途 老人家變招之快,眞是快若流星,他

童風這一 招精湛的鎖拏功夫竟然是走

以鬍子瞪眼要狠勁了 ,龍不王在身後一出招,那老人家就別想 可是,這應該是一個合擊制勝的機會

知

動 想不到,龍不王站在那兒,一動也不

他毫無關係 爭虎鬥,似乎誰死誰傷,誰勝誰敗,都 他就像一個旁觀者,正在欣賞一 場龍 與

也不裝孫子啦!」 老人家氣呼呼地嚷道。 「小子!你再

少見哩! 含糊呀!鄉村老翁,有你這般功夫,可是 童風也冷冷地說。「老人家!你也不

老人家手裏的旱烟袋猛地一抖

像老太婆上鞋底用的錐子。起來它根本就不像是一把劍。它的形狀就 抽出一支軟軟細細,長長的利劍。嚴格說 一道晶光閃亮 ,他竟然從早烟袋當中

「小子!報名受死!」

氣的那一刹那。」 「我會告訴你我是誰,就在你將要斷 「童風。老人家可否見告大名呀!」

龍不王站立在那兒,仍然是一動都不

也有點兒見識,關於龍不王的作人處事也 **童風在江湖道上闖蕩了不少年,當然**

> 聽過不少。龍不王算很正派,也不算小人 ,他絕不會挑起了爭端然後隔岸觀火。

吐信般刺了過來。 那位「老人家」的錐子型軟劍如靈蛇

風的武功路子。很顯然,他對童風一無所 探性的一着問招,探測童風的反應以及童 在識者的眼中一目了然,那只不過是試 看上去,對方這一招又狠又毒,其實

童風非常沉穩,他站在那兒一動也不

動

晶光一閃 --你倒挺有種……」 ,那柄軟劍又收了回去 a

侯你老人家哩!」龍不王終於開口了。 「不是他有種,是有個帮手在這兒侍

將攻擊重點放在童風身上。 雖是一驚,他的姿勢却沒有回頭;他似乎 那位「老人家」的火候眞不賴,聞聲

「龍不王!」 「是那一位?」他這一問似乎多餘

就穩操勝券?」 「啊!果然是你,你以爲以二對一

恢復你本來的面目,咱們還可以聊聊, 不然,咱們就非得一招見生死了。」 「老人家! 如果你將假鬍子扯下來 要

「哦?你已看出我這幾絡鬍鬚是假的

嗎?

名嘍囉。 「你姓苗,名飛,是巫婆婆手下的 「那麼,你看得出我的底細嗎?」 「任何人都看得出。」

何在。他要從對方的出手間來判定對方的重風這才明白龍不王敎他動手的目的

博,而且還要絕對的有把握能制住對方。 身份。這實在令人佩服,這不但要見聞廣

作豪氣,其實巳顯露惴惴不安之色。「龍 不王!你果真厲害,難怪巫婆婆一再交代 ,對別人可以小看,要多多留意你這老小 「嘿嘿!」那位「老人家」笑了,故

苗飛沒有動,龍不王似乎有一股懾人 龍不王一個箭步就到了苗飛的面前 「既然看得起,你就要識抬學!」 「哦!巫婆婆倒還算看得起我呀!」

的魔力 了他的手上 龍不王一伸手 ,苗飛那柄軟劍竟然到

問 「巫婆婆在什麼地方?」龍不王沉聲

我會隨隨便便將巫婆婆的行踪告訴你?」 紀 上並不示弱:•「龍不王,你活了一大把年 , 怎麼會問出這種幼稚的話來?你以爲 叮的一聲,龍不王竟然將苗飛那柄軟 苗飛雖然不敢輕擧妄動,但他在語氣

的廢鐵了 一截劍把,劍身部份已經變成一,二寸 緊接着,叮叮連聲,那柄軟劍只剩下 長

劍的劍尖部份拗了下來

般人的想像。 鷩,龍不王手指上的功力幾乎超越了一 苗飛駭異地睜大了眼睛 ,童風也大吃

在談論的巫婆婆出現了。 種怪獸的鳴叫。但他們都知道,是他們正 與其說是笑聲,倒不如說是出自某一 「哈哈……」屋外傳來刺耳的笑聲

巫婆婆持着拐杖從門口進來,一副老

態龍鍾的模樣,如果將她看成一個年邁體

老鷹 苗飛立刻垂下了頭,就像小鷄遇見了

就偏偏不死。」 所以,有許多人都希望我早死 「巫婆婆,我活着好像很碍別人的事 ,我呀

「巫婆婆,妳明明知道我找你是幹什 「少耍嘴皮子,你找我幹什麼。」

「那麼, 「我不知道 咱們就敞開來說了吧,我要 也沒精神去瞎猜。

「姓傅的小樵夫,還有童梨姑娘。 「放誰?

年紀還會出來走南到北嗎?」 巫婆婆忿忿地說:「要不然,我這麼大把

小傢伙也沒碍着妳什麼呀?」 妳不能一竹篙打翻一船人,再說,那兩個

知道了嗎?」 「龍不王,我教姓童的帶的口

「你如何打算呢?」

堅持要妳先放人。」 傅的小樵夫,以及童梨姑娘之後再說 「沒打算,要有打算也得等我見到 , 到 姓

嗎?: 「龍不王 ,你可曾知道我擄人的用意

,表示妳在道上的地位,要別

表示你比我更很?弱弱名頭沒關係,可是 人都聽妳的。 「沒錯。如果我現在放走他們,豈不

我就不用想追回那箱紅貨了。 「巫婆婆,妳完全將事情想錯了。

「如果妳放出那兩個小傢伙,妳就多

妳

了好幾個朋友,如果妳堅持不放他們

就多了好幾個仇人。 巫婆婆楞了一 楞,才問: 「你們是朋

「你們爲什麼來到小小的三家村?」 「當然是爲了想發一筆橫財。」

咱們怎能成爲朋友?龍不王,咱們是敵人 這是註定的了?」 「我來此是爲了粉碎你們的橫財夢,

「哦?」巫婆婆那雙可怕的眼睛又瞪

婆婆,你相信我的話嗎? ,橫財可發則發,不可發則不勉强,巫 「咱們都不等米下鍋,也不需錢賣房

中說出來,總比別人口裏說出 「難以相信。不過,話從你龍不王口 來要有份量

「這麼說 ,妳答應放出那兩個小傢伙

K70

「我答應

。不過,你要先回答我一個

問題。

不言,言無不盡。」 ,」龍不王答應得很快 9 「知無

「昨晚這間屋子裏滿佈蜘蛛網 ,是怎

麼回事?」 「我也同樣不明白

話 「我龍不王最大的長處,就是不說假 「你眞不知道。」

「在日落之前 「別客氣,能力所及,一定照辦。」 「那麼,我要求你爲我辦一件事。」 ,將神秘蜘蛛網的事查

話說滿。 「我會盡全力 龍不王始終不願把

伙隨後就到。」 「好,你們先回三家村 ,那兩個小傢

沒有童風這個人 沒有看他一眼,就好像這間屋子裏根本就 巫婆婆始終沒有跟童風搭一句腔 也

去 能不王打了一個手勢 9 跟童風走了出

多行業愈到晚間愈興旺。 ,街道上仍有行人,店舖也未上門,有許縣城不比鄉村,雖是寒冬,雖已入夜

苦了 貨,珠寶業也不弱,新年到了,女人們辛 個時候上街去買貨,年糕,臘貨都是熱門 眼看已到大年下,辦年貨的人都在這 年,買件首飾也不算是浪費。

忙的 奇珍號珠寶店 __ 這幾天也够

在晚飯後就很少再到櫃上來 這天晚上,循例由頭櫃看着店。店東 ,除非有什麼

驗愈豐富,愈被顧客信賴。 了頭,幹這一行並不靠年輕力壯 ,幹這一行並不靠年輕力壯,愈老經店裏的頭櫃名叫王懷臣,已經六十出

王懷臣坐在那兒叭嘰、叭嘰地吸着旱

瞪一圈毛的馬靴,很有精神,很有氣派 突見一個客人步進了店堂。 這人約莫三十靠邊,穿着皮統子,足

就用不着勞動二櫃。 櫃上前寒暄問明客人的來意,小買賣根本 看起來絕非等閑之輩。 平常都是由學徒的先接待, 然後是二

迎客了。 ,王懷臣就開始談起買賣來了 由於來客的氣派不同,王懷臣就親自 「這位少爺,你是買副鐲子 經過敬烟,奉茶那一些客套之後 ,還是買

綠……」 客人笑着搖搖頭 「那就買一個墜子,翡翠的 碧綠碧

根鍊子。

客人又搖頭。

有點兒東西求售。」 ,神色也有點兒靦鶊。 「請別見笑,」年輕客人的聲音很低 「因年關太緊,我

臣的殷勤之態絲毫沒有漸退。 抑或是來賣的客人都很受歡迎,因此王懷 幹珠寶這一行買賣,不管是來買的

「不用客氣,想來必定是什麼稀世珍

從包中取出了一粒五彩斑爛的珠子。 那粒珠子與小孩們玩的彈珠大小相同 客人自懷中掏出了一個小絲絨錦包

> 她雙眼如鷹隼,每一步都沉穩有力。 衰的老婆子,那就犯了極爲嚴重的錯誤

「丢人!」她冲着苗飛罵了一聲。

「龍不王,你這老鬼還活着呀!」

麼的。

妳放人。」

「規矩?江湖上早就沒有規矩了。 「憑什麼?」 「憑着江湖上的一點兒小規矩。」

「巫婆婆,道上有好人,也有壞人,

「知道了。

沒見過這種東西 光彩燦爛耀眼,王懷臣生長這麼大,還

來的稀世珍寶。」 還是晚清外國人的貢品 「這叫五彩珠,好像是產自南海 以像是產自南海,這

貴號定出一個價錢來,我再斟酌斟酌 果眞無價,買賣就該不成了 樣可好?」 「聽先人說,這件五彩珠根本無價 「哦?這位少爺,你要賣多少錢?」 一斟酌斟酌,這一對酌斟酌,這

請店東。 王懷臣不敢作主了 ,連忙教小伙計去

有根有據。 的身價就不同了,道聽途說還不行 質的鑑別力,還要知道許多掌故。同樣 珠寶商。幹這一行,不但要具備對珠寶品 東家姓郭,名天寶,是個代代相傳的 如果它曾經是楊玉環的寵物,它 ,必須

的買賣。 一眼,就立刻吩咐關上店門 郭天寶匆匆趕來,他只看了那粒珠子 ,結束這 二天

道這件事。 他的用意很明顯,他不願任何開人知

的價值,他開門見山地問••「你是真想賣 郭天寶似乎一眼就看出了這粒五彩珠

?還是有了合適的價錢才賣?」

然願意賣。」 「三萬塊現大洋。 「我很需要錢 ,若是價錢合適 郭天寶立刻就說 ,我當

「這位少爺你自己也表示過,這種稀 「不能再多? 出了價錢。

「那麼,你這三萬塊的價值是怎麼定 ,加個三百,五百

號也只能拿得出三萬塊現大洋。」 甚至一千的利潤,我想脫手並不難,再說 我就沒把握。再說得寒愴一點,眼面前小 「郭掌櫃,我早就聽說貴號信用卓著

找上貴號來的。 ,童叟無欺,一向公平作買賣,所以我才 ,」郭天寶聽了這話 ,無比地

受用。

在府上嗎?」 「哦?」郭天寶顯得非常驚訝。「都 「這樣的珠子一共有十顆……」

櫃的敬意。」 這麼一顆五彩珠,聊表我對貴號以及郭掌 我沒有找錯主兒,我决定不取分文,送你 彩珠的價值,出了這麼高的價錢,這證明 寶的問題。「郭掌櫃一眼就看出了這粒五 「貨賣識家,」客人並沒有回答郭天

裏的想法一定相同,這小子莫非發了瘋? 郭天寶與王懷臣互望了一眼,他們心 「我住在金門客棧裏,東大街金門客

棧。

原來是外地人。

才好 來見到那個人,這粒五彩珠我就奉送。」 郭掌櫃立刻派人給我送個信兒。只要我趕 有人拿另外九顆五彩珠上門求售。那時, 郭天寶一直在發楞,不知道如何接口 「如果我估計不錯,這三兩天內就會

呀?」

存在你這兒。」 郭掌櫃不敢輕信,這粒五彩珠可以暫時寄 「郭掌櫃,我是言而有信的人,如果

「太貴重了,太貴重了,小號萬萬不敢代 「不……不……」郭天寶連忙推拒

上房……」 姓金,小名渊泰,就住在金門客棧十七號 爲保管,請自理,請自理。」 就這麼說定了 對了,我

客人走了 ,郭天寶和王懷臣一直楞在

是怎麼回事?」 半晌,王懷臣才開口。 「掌櫃的,這

「胸事。」

「天大的禍事,」郭天寶嘆聲嘆息地

「掌櫃的,你是根據什麼……」

說

找來。」 ……」郭天寶指着小伙計說,快去將老裴 「懷臣,你別問,到時候你就知道了

郭家幹活兒,如今已是四十靠邊,人壯 老裴是「奇珍號」的車夫,從小就在

駕車技術也非常精湛! 不多一會兒,老裴就來了

「掌櫃的,你說吧,要我去那兒。」 「老裴,我要你駕車出一趟遠門 「葫蘆溝的三家村,你知道嗎?」 「知道,知道,百十里地,那還算遠 0

啦! 「這種大雪天,百十里地也挺够瞧的

「掌櫃的,你放心,我連隨動身,後

回來。」

「行!」老裴一口答應着,充滿了信

4 「去三家村將傳清和給我找來

無印象。

呀!! 說:「掌櫃的,最遲後天天亮之前,我就

就是寬敞的廳堂,穿過中庭,進出後院 金門客棧在縣城裏是一流的,一近門

食會客之用。 人,另設一間客房,有桌,有椅,作爲飲

間却顯示出一股狐媚子味道。 貌姣好,身裁婀娜,不過,在她的眉字之 的當然是金開泰,女的約莫二十

下得並不高明。」 我有心潑你冷水,以我看來,你這一步棋

愉快之色。

比尋常,要不然他不會連名帶姓地叫。 「曹玲,」金開泰與她的關係一定非「你不該據名亞女

「就是一年四季給咱們送柴火的樵夫

讓你見到人!」 「他呀,我知道。」老裴充滿豪氣地

七號,實際上就是西廂第一號。 東西兩廂各有十六間上房,金開泰住的十

然是金開泰,女的約莫二十出頭,面十七號房的客室裏坐了一男一女,男

「開泰,」女的口氣冷冷的••「不是

「哦?」金開泰雖是一楞,却沒有不

「你不該揚名吐姓,暴露行踪

「老裴,愈快愈好,最好明兒,就趕天可以趕回。」

「傅清和?」老裴似乎對這個名字毫

這裏的上房都是明暗兩間,居室不見

明白。」曹玲的語氣很肯定。」

你的作為我也完全了解,你想把你自己當 餌,是不是?」 開泰,我對你認識得太清楚,所以 妳不會明白

呀? 「你是想誘使別人找上門來,對不對「曹玲,我眞服了妳,妳清對了。」

「曹玲,別人找我,和我去找別人, 「這樣作,對你有什麼好處?」

待勞,以靜制動。」 結果完全都是一樣的,這樣,我可以以逸

團糟,一無是處似的——曹玲,眞有那「曹玲,聽妳的口氣,好像我的佈局 「如意算盤。」曹玲冷笑着

麼糟嗎? ,更不應該自滿……開泰,你正好犯了自「一個人該當有自信,却不應該自負

負,自滿的毛病。

似的。」 「你經常自以爲可以征服天下任何人 「我可沒那種雄心和野心。不過,對

付一些跳樑小丑,倒是游双有餘。 說起話來却是老氣橫秋的 「又一次錯誤,」曹玲的年紀很輕

「哦? 「哦? 「君子好對付,小人並不好對付

時刻,他的出現永遠是你沒注意的地方, 「小人的攻擊永遠在你意志最鬆懈的

就多啦,你隨便伸手一抓,就能抓到好幾 只要他有了出手的機會,就絕不會留餘地 開泰,如今的江湖還有幾個君子?小人

人。

「曹玲,妳忘記了,我也是一個小人

個。」

「哦?」現在輪到曹玲發楞了。

那絕不是一把尋常的摺扇。

門一打開,那中年男人就踱了進來

姿態像老朋友,但是金開泰絕對不認

着一樣褥暑用的東西,這使人立刻想到

那是一把摺扇:如此寒冬,他竟然拿

樣令人感到奇怪的東西。

穿着也沒有出奇之處,但他手裏却拿着

這個中年人的長相沒有什麼出奇之處

勝,他們算不到我。」 人的那些手法和詭計,知己知彼,百戰百 「正因爲我是小人,我就格外了解小

「矣,開泰,你永遠是那樣自負。」

事。 這些枯燥無味的問題好不好?談談咱倆的 ,伸出手去摟住了她的腰。「咱們別談 「好啦,曹玲,」金開泰在她身邊坐

見

他是見過場面的人。

「談買賣。」那中年人接得很快。 「不請自入,想必有什麼貴幹……」

我眞像個買賣人嗎?」 像!像!像極了

「有利可圖呀」

金開泰坐在那裏一動都不動,由此可

神態安詳巳極。

中年人不但進了房,而且還落了座,

識

我裝迷糊,妳跟妳媽提過了嗎?」 「哦?咱們之間有什麼事好談呀?」 「曹玲,」他將她摟得更緊。「別跟

「沒指望。」曹玲一本正經地說。

江湖道上的人。」 「開泰,你又不是不知道,娘不喜歡

「曹玲,我可以改行作買賣呀」

看看你像不像。」 你要改行作買賣,你不妨去照照鏡子 「作買賣?」曹玲朗聲笑了。「哈哈

爲什麼不上他那兒去?」

「縣城裏最大的字號是『奇珍號』

「不!要買。」

「紅貨。」

什麼樣的買賣?」

一要賣?」

金開泰聞聲色變,曹玲也霍地站了起 「誰說不像?」 門外有人接口••

他的行動。

漏出去,一定是這個中年人一直都在監視 密談已經洩漏了。不可能由郭天寶那邊洩

很明顯,金開泰方才和郭天寶之間的

「奇珍號不是要找你進貨嗎?」

還沒有完全消散之前,她就拉開了房門。 她的動作是有連貫性的,幾乎在餘音

K72

門外巳站着一個年約四十來歲的中年 握? 這兩個問題眼面前困擾着金開泰;他

敢輕擧妄動。 在沒有得到非常正確的答案之前,他絕不

嗎?」

「當然。」

,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只要有外敵出度的警覺,現在,她在等待金開泰的暗示曹玲自開門的那一瞬間就已保持了高 現,她一定是站在金開泰這一邊的 金開泰此刻却沒有任何暗示。

> 經到了那中年人的項間。 開泰語聲方落,手一出動,

「聽清楚・我要你項上的人頭!」金

閃亮的刀光已

多少錢來。」
姓名與買賣沒關係,你應該問我究竟帶了 「老弟!」中年人老氣橫秋地說: 「你老兄寶號如何稱呼?」 -1

客似乎死定了

金開泰主攻,又有曹玲掠陣,這位來

他坐在那兒,事實上也無法閃躱

的地步。

短兵器上的武功造詣,更是到了爐火純青

金開泰的身手的確不同凡響,尤其在

「你帶了多少錢來與我也沒關係。

「爲什麼?」 「老弟!這單買賣你非作不可。 「因爲我不一定會賣給你

椅竟然搖飄了好幾尺,這種怪異的武功,

中年人並沒有動,可是,他連人帶座

可是,結果金開泰這一刀仍然走空。

不禁令金開泰吃了一驚。

「說得詳細一點吧!」

年人仍然坐在椅子上,椅子已靠緊了床沿

,他應該是沒地方可以閃躱了。

因此,金開泰這一刀用足了勁道。

「篤」地一聲,金開泰的匕首刺中了

轉,鋒利的匕首又兜了回來,現在那個中

金開泰當然不會就此罷休,人一個旋

字 「咱們願意化一萬大洋買一個人的名

售的人是誰。」 「那個要拿九顆五彩珠上奇珍號去兜 「誰的名字?」

「我不必在你面前說假話 「眞不知道嗎?」 「我也不知道。」

的呢?」 「那麼,你手頭那顆五彩珠是那兒來

「有價錢嗎?」 「你開。」中年人很爽氣地說。

他敢如此單刀直入,他究竟有多少把

他爲什麼要監視金開泰的行動?

「是的。」 「你想知道?」

「我要是開出價碼來,你會如數照付

床沿 因爲他用勁太猛,成了「入木三寸」

之勢 他還來不及拔刀,對方的右脚已經掃

到 金開泰只得捨刀,飛快地跳開。

戰事很快結束,强弱也分出來了

使金開泰知難而退。 經驗老到;他還沒有主動展開攻擊,就迫 金開泰固然殺法犀利,那中年人却是

他無處可退 金開泰的確想知難而退,問題是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盧令・圖

黑心尤物 馮嘉・文

暗中放冷槍

付!祇要你肯替我做這件工作,我甚麼都 你用不着出一個錢的。司馬洛,我會替你 不論是老是少!而且我可以保證是處女! 「給她們足够的價錢,她們就對你有 」張根說。「女人都是這樣的,

第二我不喜歡年紀太輕的女人。」 張根,第一我不喜歡用錢買回來的女人, 司馬洛微笑••「問題就是在這裏了,

臉上露着一個淫笑。「我一 就像馴服一匹野馬!」他格格地笑起來。 時,她們已經開始能領略這種樂趣了,這 「剛才那個小姑娘還是第一次來!我還是 起先她們叫痛,但到一個星期完了之 「試一試之後你就忘不了!」張根的 個星期就換一

以減

剛要動手替她揭封呢!」

找回自己的女兒時,會不會把他這種癖好 的娛樂,還是讓自己來管好一點!」 感覺。他搖頭。「不,張根,改天吧,我 也曾受到同樣對待的話,張根又會有甚麼 也告訴他的女兒。或者,假如張根的女兒 司馬洛有點應心之感。他奇怪當張根

雖然不對我的胃口,但是我明白!」 也難怪,成熟的女人是另有一種風味的! 馬洛的肩·「還是喜歡瑪莉,是不是?這 「隨便你吧。」張根吃吃笑着一拍司

開了,二個打手衝進來,兩把槍抵着司馬 司馬洛笑起來•「我還以爲你們永不會醒洛。就是司馬洛進來時擊暈的兩個打手。 司馬洛走向門口。這時門忽然砰地打

那慷慨的朋友張根,原 來張根希望司馬洛替他

們看不見這是我的貴賓嗎?」 來呢!」 「但他一 「放下槍!」張根在後面喝道•「你

「我說放下槍!」張根雷鳴般地怒吼

那兩個打手祇好聽命。

道。

看見他要鞠躬, 暁得嗎?」 「這個司馬洛先生是我的朋友,下次你們 「現在聽着我說,」張根嚴厲地道。

那兩個打手十分尷尬,而且也很不服

如何?」 」他伸出手••「往事一筆勾銷,不究旣往作的,因此我們應該是朋友而不是敵人。

兩個打手遲疑着,但是終於輪着和司

前文提要:

問那名橫爛着他車子的 胖子,他說出主使人是 。司馬洛返回賭場,迫 ,却爲一房車擋住去路 上回書至司馬洛驅 手。

氣。司馬洛也很尴尬。 不過我倒想你們明白,我也是替張先生工 「用不着,用不着。」司馬洛說••「

正在跟踪那慷慨朋友時 籌碼及餐桌等。司馬洛 人爲他訂下房間,賭博 郎。到酒店後,早巳有 車往賭城途泅一美麗女

> 這樣粗魯了。 「昶是真的很抱歉的。」司馬洛說:

有那麼容易把我弄倒的。」 不能不承認,你倒真有一手,普通人是沒 其中一個打手也搔着頭•「朋友,我

可以當得你們十個。」 張根露出鄙夷之色·「司馬洛一個人

「我得走了,晚安!」 司馬洛揚了揚

「我叫人開船送你們回去吧。」張根 「不,用不着了。」 司馬洛說• 「我

自己有船來。」

舞嗎?」 洛了••「怎麼樣了,朋友,有興趣跳一隻 上,上面,那個派對仍然進行得如火如荼 ,同樣的一個派對女郎又走過來纏住可馬 司馬洛出了那船艙之外,到了甲板之

纏住司馬洛了。司馬洛走到船邊,下了那 中,這個女郎拿着那杯鷄尾酒,就無法再 者的盤子裏拿了兩杯鷄尾酒,放在她的手 「改天吧。」司馬洛從一個經過的侍

艘小艇,划着槳離開。 上了一根雪茄,坐在那沙發上,抽吸着, 在船上,張根的艙房中,張根已經點

」她小聲地問。 進來,有點畏縮的。「現在-等着。後來門給推開了,那個女孩子又回

張根的阻唇展開,露出一個色情的微 「現在行了,脫下來吧。

「就是這樣了。」瑪莉說。

都有這種顧慮的。」 司馬洛明白地點點頭• 「好些有錢人

來又問••「張根已經發跡了多久?」 司馬洛沉默着,考慮着瑪莉的話,後

想。「眞正有錢是大約五六年吧。」 「五六年吧。」瑪莉皺着眉頭想了一 「那爲甚麼他現在才提起找女兒的事

呢?」司馬洛問。 「他不是現在才提起的。」瑪莉說:

最近才死的,我猜他大概巳找了兩年。 「祇是最近才有綫索。那二個私家偵探是 司馬洛呷着餐後的那杯茶,凝視着瑪

是在想着你。」 司馬洛忽然微笑。「不是想着張根, 「你現在想甚麼?」瑪莉問。

好想的呢?」 「我?」瑪莉有點蓋赧。「我有甚麼

,怎麼會進了一種這麼不可愛的行業。」 「我在想,像你這樣可愛的一個女人

去去,雖然不是自己的錢,也是好的,世 界上有比錢更可愛的東西嗎?」 「我覺得管理賭場很可愛,那麼多錢來來 「你是指管理賭場嗎?」瑪莉微笑・

洛眯着眼睛看着她。 「你不真的是那麼愛錢的吧?」司馬

你也無論如何,决不會是爲了愛錢而幹這 「至少,這是每一個人都愛的東西。」 瑪莉的臉上仍然是那個可愛的微笑。 司馬洛點點頭。「我不能否認,但,

他的財產而生的。」 孩子,那又不同了。那個孩子不會是爲了

何必問呢?」 的事,傷心事都是不願告訴人的,所以 的事,傷心事都是不願告訴人的,所以,幹這一行的,那麽我一定是爲了有點傷心 變得有點生硬。「如果我不是爲了愛錢而 「你的好奇心太重了。」瑪莉的微笑行的。」

。」瑪莉說:「那麼第一步,你準備幹甚 「既然你現在已經决定爲張根服務了 「對不起。」司馬洛有點難爲情的。

麼?」 「向那二個私家偵探身上査一査。」

有機會告訴張根就死去了。」 司馬洛說。 「他們死了,一定是因爲他們 查出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很可惜他們沒

呢?」瑪莉問。 「已經死了的人,怎能回答你的問題

親人或者朋友可能知道內幕,也可能不知 道,這要看去調查的人的技巧是如何。」 司馬洛說。 「死了的人也有親人或朋友的,他的

着腕錶,打了一個呵欠。 司馬洛抱歉地微笑。「我就誤了你的 「唔,我猜這是一個方法。」瑪莉看

7. 睡眠了,好了,你去睡吧,我也應該起程

去吧,我在這裏再坐一會,讓我付這賬吧 機槍也阻不住我來找你的。」 反正是張根的錢。」 「我希望這是真的。」瑪莉說。「你

「當然。」司馬洛說。「而且,用重

「你會回來的吧?」她凝視着他。

了一下 再見、」司馬洛在她的臉頰上輕吻 ,便走了,瑪莉坐在那露台上,呷

> 馬洛的車子開得很快,幾秒鐘之後就不見 一次却是駛往遠遠那條海邊的公路上,司後來,又看見那車子再出現在視綫中,這 着茶,看着司馬洛的車子開去,不見了

根。 然有人問。瑪莉轉過頭來,看見原來是張 「很可愛的男人,是不是?」耳邊忽

,你這麼早就會出現在這裏!」 「噢。」瑪莉微笑••「我倒沒有想到

替我工作,這使我很興奮。」 「我睡不着!」張根微笑。「司馬洛

匙打開

應用的話,大部份普通的鎖都可以用這條串一百條的各點鎖匙都更有效,如果懂得

是你的錢付的賬!」 「要吃點早餐嗎?」瑪莉問•「反正

坐下來。「我今天忽然有很好的食慾。」 「很好!」張根在司馬洛坐過的位子

,因此司馬洛首先就是到藍石城去。當他 那二個私家偵探是在藍石城被謀殺的

時間了。即使是私家偵探社,也未必一定 厦門口。 的車子首先當然是停在那私家偵探社的大的車子到達的時候,已經是晚間。司馬洛 他下了車,相信他已經浪費了一天的

看。 班關了門的了。 在晚上都辦公的。事實上,多半是已經下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那私家偵探社裏 不過,他還是姑且上去看

燈,就祇有這一間寫字問是仍然亮着燈 有人在着。整條走廊,其他的門口都熄了 司馬洛伸手在門上敵一敵。沒有甚麼

寫字問裏的人在下班之前忘記了熄燈。不反應。司馬洛燚起眉頭。怎會呢?除非是

過這個可能性也不大的。但爲甚麼沒有人

百合鎖匙。他那是一條很特別的百合鎖匙他的手輕輕伸進衣袋裏,掏出了一條 奇怪的預感,覺得事情似乎不大對勁了。 他頸背上的汗毛就豎立起來。他有了一種 ,其實祇是一條彎曲的銅綫。這反而比一 忽然

樣快。 一下,那鎖便開了。開得和用普通鎖匙一可馬洛把這條鋼錢插進鎖內,輕輕扭

能地以快動作一跳,跳進了門內。那人的經看出了這是一個拿着槍的人,因此他本經看出了這是一個拿着槍的人,因此他本經看出了這是一個拿着槍的人,因此他本質門一開的時候,事情就發生了。走當門一開的時候,事情就發生了。走 槍响了

洞。

於了好幾槍。那木門上出現了好幾個子彈放了好幾槍。那木門上出現了好幾個子彈一連 碎掉了, 的槍已經拔了出來。但是他一時沒有機會碎掉了,但是司馬洛並沒有中擊。司馬洛 門上的那塊方型的磨砂玻璃喧啷一聲 但是司馬洛並沒有中擊。

不適宜衝出去和他硬碰,所以暫時他祇好的。那人在門外佔的地位是較有利的。他司馬洛緊緊地挨在門邊,一動也不動 以靜制動了

沒有了人,在十幾層樓上的槍聲,即使樓又靜了下來。這整幢寫字間大厦根本已經那一連串的槍聲响過了之後,周圍便

搜索後,就更加是亂七八糟。 並不齊整的了,再經過不知甚麼人的一番 清楚房中的情形。他發覺這並不是一間很 ,裏面很亂。本來用這寫字間的人已經是 司馬洛望望房中。 ,面積大約祗有丁方二百呎吧 現在他才有時間看

這時忽然熄掉 能是已經死了,也可能祇是暈過去了而已 看得見的頭頂是有一塊血漬的。這個人可 ,祇知道是一個男人,祇看得見頭頂。他 但司馬洛沒有機會看清楚了,因爲電燈 那寫字桌上伏着一 個人。看不見面貌

了

關掉了,所以就造成一片黑暗。 道這是表示,連走廊中的照路燈都熄掉了 那人一定是在總電掣的旁邊,把總電掣 那黑暗簡直是絕對的漆黑,司馬洛知

早不開槍呢?大概那人是想穩當一點,等一定是善於在黑暗中作戰的。為甚麼那人 然那麼快就把門弄開 時就會較有把握。他沒有想到,司馬洛竟 馬洛蹲下來弄那門鎖的時候才放槍,那 所以才要把燈熄掉。不論這人是誰,他 那人一定是决心對司馬洛趕盡殺絕了 ,因此他放槍也已經

現在,他是打算繼續進來殺死司馬洛

,正正前面就有一度門,於是他便摸索着是憑記憶去分辨方向的。他記得熄燈之前 司馬洛現在是在一片漆黑之中,他祇 ,於是他便摸索着

> 慎的,顯然那人一定知道司馬洛是一個有 响在房外的走廊中。那脚步聲是小心而謹 向這度門走過去。一方面,他聽見脚步聲

的玻璃窓。司馬洛把這小房間的門關上了裏面是另一間小房間,而房內有一扇朝街 。他身上穿的是一套近乎黑色的西服,躺 。夜風吹進來,吹得窻簾一揚 ,於是便走到窻前,匆匆地把窻子打開了 ,推開 司馬洛跟着就在憲旁的地上躺了下來 司馬洛找到了那門的抓手 ,果然就有一 點亮光了。 一揚的。 ,把它扭動 因爲那

在那陰影最濃的地方 ,便簡直完全看不見

他就索性躺在那裏等着。

是有人正在扭動那門的門球,很慢很慢,。司馬洛分析了兩秒鐘,才知道那聲音就怪的聲音,一陣細碎到幾乎聽不到的聲音 很輕很輕地扭動着,扭得很小心,不希望是有人正在扭動那門自門工 猾的,很善於在黑暗中作戰!他是脫了鞋就已經在扭門了?答案就是,這人是很狡 怪那人爲甚麼還不進來時,就聽到一陣奇 原來是他故意發出來,使人不提防他以後 子才走進外面的房間裏的,剛才的脚步聲 那無聲的脚步 他沒有聽見脚步聲再响了 他正在奇

怕 司馬洛在黑暗中微笑。他對此並不害司馬洛在黑暗中微笑。他對此並不害 他也是很善於在黑暗中作戰的

並不是完全看不見那人。他仍然約略地可愈,窻外有微弱的光射進來,因此司馬洛那度門終於扭開了。司馬洛的上面有

在門口。以看到門縣了,那人出現

因為懲口的光使下面地上的黑暗顯得更黑 外望望,以爲司馬洛一定是逃出窻外了 ,他就馬上跑前去,到了窻前,伸頭出窻 但那人在門口却是看不見司馬洛的 這正是司馬洛要他做的事情。那人一 而且,那人一見窓子開着 ,愈廉飄飄

他一抬。那人整個向窻外跌出去。如果司,司馬洛就緊接着用兩手捉住他的脚,把 到了他的身邊,司馬洛就很快地動了。手 中的槍一揮,槍管擊中了那人的脚部。那 在司馬洛的兩隻手上 也祇是倒懸在那裏而已,他的體重就支持 馬洛沒有放手,因此那人雖然跌了出去 馬洛放手,他會就這樣跌出去的, 人痛得發出了一聲狂叫,再也沒法站得穩 但是司

「不要--不要-」那人恐怖地尖叫

人竟一扭身,就向他放了一槍。那人的反應却是使他大感意外的 ,那我們來談談吧!」 司馬洛吃吃笑。 「如果你想我不放你 他說着伸出頭去 。那

暴躁的了,因爲,即使他射中了司馬洛 暴躁的了,因為,即使他射中了司馬洛,這個人如果不是視死如歸,就是脾氣極爲 司馬洛做夢也料不到這人竟會如此

幾條頭髮,但效果和射中了司馬洛沒有甚是在司馬洛的鬢邊擦過,也許燒斷了他的是在司馬洛的鬢邊擦過,也許燒斷了他的是在司馬洛的鬢邊擦過,也許燒斷了他的 麼分別 , 司馬洛的反應還是本能地

> 皮膚上都像有小虫在爬動着似的 他那叫聲使司馬洛感到毛骨悚然 於是那人就跌下去了 面尖叫着 ,全身的

法自制 ,但是,那人向他放的那一槍,却使他無想這樣的,他並沒有打算把那人摔下樓去聲。司馬洛的額上冷汗冒了很多。他並不聲。司馬洛的額上冷汗冒了很多。他並不幾層樓上,也可以聽到他墮地時的轟隆一 ,但是,那人向他放的那一槍 接着那人的叫聲就中斷了,即使在十

,把電掣扳下了,外面就恢復光明。那像 看見那總電掣的所在。他伸手到電掣那裏 不的,還未致於完全漆黑,司馬洛一眼就 來的,還未致於完全漆黑,司馬洛一眼就 衝進走廊,跑到走廊盡頭那樓梯間之內快速地動起來了。他匆匆跑出了寫字間 伙果然是把電掣關掉後才闖進來的。 他站在那裏呆了 大約五秒鐘 ,就馬上

看看錶 希望他在十分鐘之內如果要來,也要十分 看錶。他相信他會有十分鐘時間,警察司馬洛匆匆地跑回那辦公室裏,一面果然是把電掣關掉後才關近多裏,一面 ,就能清楚他要查的

他發覺那人的身體是仍然微溫的 是已經死了 首先他是去看看那個伏在桌上的人 頭骨已經破裂了 ,是一件硬物在頭頂上一敲而的身體是仍然微溫的,不過人

偵探社的人員之一。 袋裏搜出 而造成的。他再搜搜那個死者的身上,從 要是由於抽屜中的資料存案都給翻了出 馬洛四面望望,發覺那亂七八糟主 一張名片, 知道這人就是這私家 來

情形似乎是,這個墮樓的人比司馬洛

先來了一步,先把這個私家偵探也打死了 -搜索甚麼?

也殺掉。他也似乎知道司馬洛是會於此時外面,等着司馬洛到來,似乎要把司馬洛 些文件在這裏面燒掉了!司馬洛 這時司馬洛又注意到 在這裏面患道。 那墮樓的人巳經找到他要找的東這裏面燒掉了!司馬洛的心一沉 !然後 ,那人就退到走廊 金屬

所找的 的也正是司馬洛所要的東西了 一定也就是司馬洛要找的 ,而他所

手不論是誰,總之似乎消息十分靈通,司定就是那有關張根的女兒的資料。他的對 馬洛一來偵查 馬洛咬着牙齒咒罵起來。燒掉的 ,他就知道了 ,而搶先來這

再查遍。警察快要來了。 甚麼希望的。已經弄亂了的資料,他很難 混亂的資料中找尋着,但是相信也是沒有 司馬洛姑且在那裏巡視一遍,在那些

車 那裏。當他回到他那部車子 的警號聲才剛剛來到 司馬洛失望地嘆了一口氣, 因此他祇好從路的開端從新找起 走了。現在 ,他想走的捷徑是走不

查一次 也祇是查回來的而已 仍然查到同樣的資料 ,司馬洛祗要從頭再

K78

那私家偵探查到的任何資料

时候,他是預算會在 小知道他該到什麼地

就不會接連有四個人都因他而死亡了然是籠罩着一陣十分神秘的氣氛,否 肯定了一點 。事實上,他可以說是毫無收穫的。他祇却不能在這裏逗留多久,也沒有什麼收穫這間私家偵探社逗留一段時間的,但是他 ,那就是,張根女兒的周圍果

然一片空白,似乎精神不够集中一般。想來想去,都像毫無頭緒似的,腦子裏仍後又推敲到有關張根的女兒那一方面,但後又推敲到有關張根的女兒那一方面,但可馬洛埋頭思索,推敲着那一連串發 司馬洛倒眞有興趣知道,她現在究竟

如果是為了利益問題,那麼,那些人祇要張根是願意出錢買到他的女兒的消息的, 有子 開着車子,在那座城市中兜了幾個圈是在幹什麼,以及她現在是什麼樣子的。 把消息賣給張根,就可以獲利甚豐了 人不肯讓張根的女兒被找到呢?其實 司馬洛一面在想着這件事情。爲什麼

是沒有殺成功 裏等着,則是一條捷徑 停留在這裏等待事情的進一步發展 趣 使他的好奇心大受刺激, 《等着,則是一條捷徑,他們要殺他,但從頭開始偵査是吃力一點的,如果在這 他應該馬上就去着手 司馬洛是一個好奇心重的人 一定會再派人來的 。他現在是遲疑着,奇怪他是否應該 這會使他好奇心更重,更 不想他繼續偵查 從頭再開始偵查 因此他也更感興 八,這件事 。抑或

終於,司馬洛决定還是走捷徑了

所喜歡的。 照整刺激的事情 0 刺激也是他

騷擾 屋,而不是十幾層的大厦。那好處就是够空地上建築的,每一問房間都是獨立的小 ,而且,汽車可以直接開到門口 ,不會受到樓上樓下或者左右隔隣的 間汽車旅館 ,是在一大塊

他 爲他喜歡淸靜,而是因爲在這個地方 算是比較容易的 司馬洛故意住到這個地方,倒不是因 。他希望多一些人來暗算而是因爲在這個地方,暗

綫索可以提供! 那裏的那件命案了,不過暫時却沒有什麼。晚間的電視新聞已經有報導私家偵探社就躺在沙發上,扭開電視機,看着,等着 司馬洛在那房間裏安頓下來了之後

因爲 那麼打電話來找他的 中的電話就响起來了。司馬洛的心一跳 ,他並沒有通知什麼人他住在這裏 然後,當電視新聞剛剛報告完畢,房 人 , 定不會是他的

視新聞了吧?」 他拿起聽筒 「司馬洛先生,你大概已經看過電拿起聽筒。那邊一把低沉的男人聲

「你是誰?」 司馬洛問

來應該是你,但你的運氣却很好!」 敵人,」那人說●●「那個墮樓而死的人本 「我可以是你的朋友,也可以是你的

你的人?」司馬洛問。 「因此你也很生氣我了 因爲我殺了

我們寬大爲懷 寬大為懷,所以不打算追究!」「我們應該生氣的。」那人說。 。」那人說: 但

> 你們眞是大方!」 我們更大方!」那人也吃吃笑着說 「看看我們給你那包東西 ,你會覺得

司馬洛吃吃笑。

就在這時,便有人敲門了。那人說 在有人敲門了,是不是,司馬洛?」 「甚麼包裹?」司馬洛愕然。

「先去開 門吧! 」那邊的人說。

呃

洛先生。」那侍者說: 來給你的!」 走過去開了門。門外就是那個旅館的侍者 那 司馬洛緊皺着眉頭,祇好放下電話 侍者手上拿着一隻鷄皮紙袋•• 「剛剛 有一 個人送 同人送

「基麼人?」司馬洛問

下這個就走了 「我不認識的!」那侍者說。「他留

張支票和一張飛機票 司馬洛把鷄皮紙袋打開來,發覺裏面是 司馬洛接過那鷄皮紙袋,那侍者走了 0

馬洛走過去拿起電話。馬洛走過去拿起電話。馬洛走過去拿起電話。 那張支票的面額並不小 ,至於那張飛

「你究竟想要甚麼?」

滿意了吧?」 離開這裏!不管這件事!這個數目你應該 「很明顯的了。」 那人說。「我想你

「我很感激你 個很大的數目 ,但我不能接受!」 0 司馬洛說

在是要命令你離開這裏 這不是一個請求 「你眞會開玩笑,司馬洛先生,我們 ,而是一個命令。 ,你不論接受與否個命令。我們現

「你們究竟是甚麼人,講話用 司馬洛咬着牙冷冷地問 這麼大

你用不着要知道

祇存着這個燉目的錢,因此是查不出甚麼開的假名戶口,祇發這一張支票,戶口裏用的戶口。這可能是一個專爲這個用途而不是一個眞名,那也可能不是一個經常應 量着那張支票和那張飛機票。那張支票上起來了,但司馬洛沒有去接聽,他祇是打起來了,但司馬洛沒有去接聽,他祇是打「你們自己到地獄去吧!」司馬洛說 東西來的 大概也查不出甚麼來的。這上面簽的可能 是有簽名的,不過,他相信根據這張支票

司馬洛看着那隻電話在响 ,他才起來,開始行動。 直等到

陷入漆黑中,然後他就四面望望。 他的第一步行動就是把電燈熄了,使

爲了美觀,也是爲了隔熱。 此斜頂與平頂之間一定有一個空位。 。這屋子是斜頂的 後來,他的視綫停留在頭上的天花板 ,但屋內却是平頂, 這是 因

上去。那裏面就是斜頂與平頂之間 了,他嗅到一股强烈霉味。 司馬洛把一張椅子放到桌面上,站上 ,研究一下那天花板的構造,最後輕 就把其中一部份掀開了。 的空間 他探頭

體重。相當結實的木架子的 他把手探進摸一摸!那裏面是有一層 ,相信可 以支持他的

> 位 ,他再小心地,把那一小塊天花板拉回原,把身子揚了上去,爬進了洞之內,然後上桌面,輕輕地一跳,扳住了洞口的邊緣 於是司馬洛就把椅子放回地上,再站

任何跡象顯示他是巳經爬了上去的 跟着 司馬洛就靜了下來 ,所以下面並沒有 9 伏在那裏

等着 司馬洛伏在那裏,等待着,很想吸。他相信他一定可以等到他要等的

作有妨碍的。 是工作的時候 口 香烟 時候,一根香烟可能會對他的工但是却沒有把香烟取出來,現在

門 有 有 聽到有人來,他祇是忽然聽到有人扭動房 他是可以相當清楚聽到房中的聲音的。他 。而且那聲音也是細碎到幾乎不可聽聞 **點佩服對方派來的人,他竟然完全沒有** 人扭動房門了。透過天花板上一條縫 大約等了半個鐘頭之後,他忽然聽見 ,

出現在門口,接着那人就伸手扳亮電燈來,司馬洛從那條天花板縫窺見一個黑 司馬洛也幾乎忽略了 ,司馬洛從那條天花板縫窺見 接着門給推開了 有燈光從外面透進 一個黑影

道 「他不在這裏!」 先進來的 一個人說

房中亮起來了。

他進來的 「媽的! ,這時就罵道 熄燈吧 還有一 個人跟着

來的 燈又熄了 個說•「他不在這裏怎麼辦?」 ,房間又恢復了黑暗 ,先進

這裏嗎?他的車子也還在外面 第二個說: 「他暫時出 車子也還在外面,他走不遠「你沒有看見他的東西還在 去了吧,他還會回來的 D

的!

道嗎?別和他說話!還有記着別吸烟 來的,他回來你就開槍, ?别和他說話!還有記着別吸烟。」的,他回來你就開槍,把他殺掉,知「我在外面他的車子旁邊等着,他會

他那個顯然是他上引与了十個是結果又是把烟包放回袋裏。他緊記着 經取出了手槍來, 馬洛通過那條地板縫室下去,看見那人已 一個人就在桌子上坐下來,等着,那第二個人退出去了,把門再關上 不安地玩弄着那彈膛 司,

洞下面的,因此那塊板跌下去,就剛好跌脆下的天花板推脫了,讓它掉下去,由於脫下的天花板推脫了,讓它掉下去,由於脫下的天花板推脫了,讓它掉下去,由於 着司 已經跳下來了。司馬洛的手掌在他的手上了過去。到那人定一定神的時候,司馬洛,擊在那個打手的頭上,就使那人幾乎暈 他在床上壓定了, 把他一拋拋到床上,在床上彈了幾彈, 暫時痳痺不能動! 中了那個打手的頭。那塊板的重量並不輕 在那裏動也不動。 知道他現在是不適宜動的,所以他祗好呆 馬洛的槍咀在那人的肚子上 那人的槍就跌在地下了 那人雖然驚魂未定 馬洛揪住他的衣領 壓 而且 9 也把接 也

司馬洛坐在他的身邊槍咀緊緊地抵着 朋友,現在我們來好

那人吶吶着

好地談談吧。

你想怎樣?」

「好吧,」那人說:「你呢?」

「你

你究竟是誰?」

「我就是你要找的人。」

司馬洛說.

人吶吶地說: 「現在你可以告訴我,你是誰吧! 「我-

替阿富工作的 司馬洛點點頭。 「我們 點頭:「你和阿富又是替誰工作,阿富,外面的人就是阿富。」就:「全是外面阿富做主的。」就-—我——這不關我的事。」那 ٥ 我不知道 我 我是

個糊塗虫 很好的槍法,有殺人的胆子 那人吶吶着。 ,但他却是 他也許有

聲音漸漸提高了 「我已經說過我不知道!」那人說着「阿富是替誰工作的?」司馬洛問。

掌在他的鼻樑上一劈 人便痛得哭泣起來 司馬洛的槍咀抵着他 ٥ 。祇是輕輕一劈,那一一一一一一一 ,看了他好一會

「媽的,別大聲!

會把甚麼秘密信任此人的 麼來的了, 床上拉起來, 去了。司馬洛還是執住他的衣襟,把他從人的左太陽穴,那人哼也沒哼一聲就暈過 於是司 的了,如果他是這人的上司,他也不信他大概是不能從這個人身上問出甚 一聲响,那張桌子差點給壓塌 馬洛的槍忽然揮動 如果他是這人的上司 向房間中央那張桌子推過去 擊中了那

司馬洛實在並非有意虐待此人 ,他的

「嘩啦」

車子旁邊的那另一個打手則剛好的聲,再遠一些的地方是聽不到的 車子旁邊的那另一個打手則剛好聽到,這聲,再遠一些的地方是聽不到的,但門外嘩啦一聲也果然收到了預期的效果,這一時的祇是在壓塌桌子的那一聲而已,而這目的祇是在壓塌桌子的那一聲而已,而這

人家的錢來殺你,不是我們殺你,就是 你!我們不會講甚麼條件的。我們拿「我不是提議。」那人說:「我祇是 口供的 他原來的計劃是躱在這裏捉一個人問一的司機位上,他不免有一種悵惘的感覺 他很可能還要殺死 口供來,現在還要逃命,在逃命的途中 ,但是人是捉到了,却問不出的計劃是躱在這裏捉一個人問 一些人

中,麼一些

告訴你!

你殺我們 然這並不是一個好人,但總算是一個問馬洛忽然對這人有了一點好感 訴我的嗎?」他問那人。 ,他喜歡坦白的人••「還有甚麼能告 坦 白 雖

他開動了車子

但沒有開車頭燈,

而 祇

好一些吧!」 許會請十四個人 **熟去找這個主使的人談條件吧!這個人這** 隊軍隊,你不能抵抗他,就還是順從他 次請得起七個人來對付你,下 那就是,假如這一次你逃得脫,你就快那人狡猾地吃吃笑••「我倒有點忠告 ,再下一次說不定會派來 一次他也

却不知道這個究竟是甚麼人?」 人的忠告是對的。 司馬洛頸後的汗毛豎起來了 「但——」他說。 因 爲這

那人難以置信地笑起來 「你自己的敵人 ,你也會不認識?」

那人聳聳肩•「那是你自 「信不信由你!」司馬洛說。 己的事了

,我已經給了你忠告 ,現在你可以殺

動就行了 沒有需要殺死這人的 殺這人,因爲殺人並不是他的嗜好之一。 他祇是把槍揮動,槍管就擊在那人的後腦 司馬洛在黑暗中微笑 那人身子一軟,便量了過去, ,祇要使他暫時不能 ,他並沒有動手 司馬洛

車子上 行李,悄悄地出了那間小屋子, 司馬洛棄下了那兩個人,拿回了他的 ,盡可能不發出聲音來。 回到他的 坐到車子

> 被槍彈射中的可能性也較低。一方面,去。不開車頭燈,就比較減少些人注目去。不開車頭燈,就比較減少些人注目 盡量坐得低一點。

他

頭的前面 那人眼花撩亂,連槍都射歪了,在最後一前,就扭動了車頭燈。閃了兩三次,這使 沒有被司馬洛的車子撞中。 刹間,他拚命地向旁一跳,總算跳開了 的車子就衝出了門外 在出口 前面,擧起槍來。司馬洛在他放槍之出口處,一個拿着槍的人一跳跳進車司馬洛踏盡了油門,車子開得更快了 接着 司馬洛

之間的距離却不是經常保持一樣的,這表有兩盞車頭燈像流星般在馳行着,但兩燈鬆弛下來,因為後頭那黑暗的路面上,正 那些搶潬再也追不上他。司馬洛舒了一口有給射破,然後司馬洛的車子就遠去了,**对** 彈 示這兩盞燈是屬於不同的兩部車子的 ,但是,奇跡般地,車子的擋風玻璃沒後面响起了一連串槍聲,車身中了幾 司馬洛皺起眉頭, 摩托車

那裏面 也受不了多少次的 次的重壓了,這種重壓就是最優良的床褥 出嚴重的抗議聲,這已經是幾分鐘內第二 個抽了起來,丢到床上,那床褥的彈簧發 他的另一隻手執住那人的衣襟,把那人整 手腕,使那人手中 那人在床上震得呆了一呆,連忙用 司馬洛相當容易地一掌劈中了那人的 的槍跌在地上了,然後

了他的身邊,司馬洛的槍一揮動,槍咀擊隻手支撑着要爬起身,但是司馬洛已經到 道 那隻手失去了支持身體之力又倒下去了 中了那人的手肘骨,那人痛得嘩叫一聲 「伏在那裏不要動!」 司馬洛柔聲喝

很 人不敢動了 他知道眼前情勢對他

不利 「你的同伴回答不出我的問題。」 ,他是反抗不來的

就是 馬洛說:「也許你回答得出吧! 那人緊閉着咀巴不做聲。 ,你們是替誰工作的?」 我的問題

說 示我不知道令人痛苦的方法。」 「我不喜歡令人痛苦,但這却不就表 「你想多享受一些痛苦嗎?」 司馬洛

「**甚麼意思?**」司馬洛問。 你問不出甚麼的 。」那人說: 因因

,我們的老板是妙票 ,我

> 主使人的身份和名字的 是白費了。他不能從那些人的口中, 是誰,我們不知道,也沒有興趣知道!」們祇是爲鈔票而工作的,至於出鈔票的人 裝着的鈔票而殺一個人 **批職業兇手**, 司馬洛的心忽然一冷,如果這些人祇 **能從那些人的口中,問出一個人,那麼他的努力就,可以為了一個匿名信封**

因此他完全沒有預料到還會有另一個人在

,也肯定了並沒有別人闖進過去

房中是沒有別人的,而他自己又是一直守

人馬上就推門衝進來,一面罵道··「媽的

你又在攪甚麼鬼?」他剛才已經斷定了

的 有本事的話!但你也問不出出錢的人是誰你可以把我們每一個人都捉下來,如果你 因爲他們都不知道!」 「是的。」那人說:「一共有七個! 「你們像有許多人來!」 司馬洛說

「你說謊!」司馬洛說。

敗了 「我幹這一行是隨時準備死的,我們失「我幹這一行是隨時準備死的,我們失 就祇好被殺,但我沒有騙你!」

此 很闊綽的手段了 但司馬洛還是再試一試:「七個人 果此人是說謊,那他的謊話說得太好了 人的臉,但他覺得此人不像說謊的, 的臉,但他覺得此人不像說說的,如司馬洛遲疑着,他雖然不大看得淸楚 ,本地有誰花得起?」 ,這是

我猜不出是那一個。 朋友,這是一座大城市 那人想了一 大城市,有不少大人物想,搖搖頭··「對不起

司

爲要脅, 的人,一 使他束手無策的人就是那種置生死於度外 司馬洛怔怔地看着他。 就很難奈何他了。 個人不怕死,你不能以殺死他作 這世界上,最

我們還有五個人在外面等着你,你應付得 五個人嗎? 朋友!」那人說:

司馬洛一咬牙 ,問道.. 「你有甚麼提

K80

文 令

新穎俠情中篇

••「這一百九十一個地方,都是呂三班察巴那點頭,表示讚許。然後告訴

夜深了,燈光亮了 \cap

用薄羊皮紙描出的地 班察巴那取出 世上有很多事都是這樣子 一張圖鋪在桌上

地區之大,廣及五萬五千里。 都在內的一張地圖 「這是玉門關內外包括戈壁拉薩聖峯

河嶽的地形,只用硃砂筆點出了一些重要 人烟的地方並不多。 地圖畫得並不詳細,並沒有畫出山川

古盧

班察巴那再問小方: 小方已經數過,所以立刻就回答: 「你數一數,這 共多少?」

搜尋狡 発窟

的秘密巢穴所在地。

欲擒反先縱

察巴那。剛好,班察巴那來了,他告訴小方,那些蠟人都是呂三做的,像中藏着活人 兒。起先小方以為那是他的孩子,後來才晓得那是呂三的毒計,威脅小方為他殺死班

,目的是要刺殺班察巴那,小方及卜鷹等人::

去,可是眼睛才觸及蠟像便刺痛得昏過去。醒來看見陽光、齊小燕、蘇蘇與及一個嬰發生打鬥,被迫退入店中時即倒下身亡。小方見卜廳的蠟像流血,便不顧一切的衝入

誰料却被暗藏着的高人用暗器打掉武器。其中一人與小方

上回書至五條大漢欲撲入鷹記商店把那些蠟像毀掉,

文提要:

夜色越深 , 燈光

越亮

他又說:「可是在廣大的地域中

的市鄉山

張圖上用硃砂筆點過的地方一 一共有一百九十一處。

其他的分舵。秘穴,暗卡,也不會太多的查出了這麽多,可是,我相信他就算還有他又說:「到目前為止,我們雖然只

現在他已經完完全全信任班察巴那的 「我也相信。

巴那說・「無論甚麼事都一定要找到他才巴那說・「無論甚麼事都一定要找到呂三。」班察

「不錯!

能解决。」

到他! 小方也相信,只可惜他們應該要去找 「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在這些地方找

穴裏?」 的地方實在太多了? 「你知不知道他究竟在那一 小方問。 個分舵秘

知道。 「不知道,」 班察巴那道。 「沒有人

小方苦笑

一百九十一個市鎭鄉村, 分 作在

他盯着小方。「如果我們兩個人之間 常就是他最愉快的時候。 用純金鑄成的東西,看着閃動的金光,通 一個人坐在這問屋子裏,面對着這些

三坐在上面却顯得很舒服

用純金鑄成的屋子雖然冰冷堅硬,呂

定要有一個人要死,我也只有讓你去死 他既沒有憤怒激動,也沒有反對抗議 願別人來分享他的黃金一樣 願別人來分享他的愉快,就正如他也不 他喜歡一 個人待在這屋子裏, 因爲他

連他最親近的人都不例外 所以很少有人敢闖進他這屋子裏來

今天却有了例外

黄金的純度,絕對比金杯中的醇酒更

個人都似巳放鬆了。 擺在對面一張用純金鑄成的桌子上,整 極好的指甲,修剪得極乾淨整齊的赤足 呂三後後的啜了一 口酒, 把一雙保養

顏色,絕對完全一樣。絕對是黃金色的,和純金完全一樣的

屋子裏每樣東西都是黃金色的

因爲這屋子的四壁和頂都鍍上了一層

最親信的人才知道這個地方,尤其是在他 只有在這裏他才會喝酒,因爲只有他

喝酒的時候,更沒有人敢來打擾他

許,就已經推開門闖了進來。 候 ,外面居然有人在敲門,而且不等他允 可是今天就在他正準備喝第二杯的時

點都沒有表露出來。 呂三很不愉快,但是他表面上連一點 這並非因爲敲門闖進

聽到他獨生子死在小方手裏的時候,他臉 他本來就是個喜怒不形於色的人,就連他 來的人是他最親信的屬下苗宣。 他表面上完全不動聲色,只不過因爲

上都沒有露出一 他不像班察巴那 點悲慘憤怒的神色

班察巴那的臉就像是花崗岩石,從來

「我想。」小方說。「非常想。」的計劃?」 班察巴那的計劃是這樣子的

甚麼地方,可是我們一直都沒有動手去找「我們雖然早就查出了呂三的窩在些

。」班察巴那說道。

秘密藏身處。」 呂三知道我們已經査出了他一百九十一個「第一,我們一定要先放出消息,讓

力。 秘圖公開,讓他確信我們已經有了這種實

只淡淡的說•「好!我去。

小方的反應很奇怪。

「我相信他從來都沒有輕視過你。」

黄金色的屋頂。

黄金的屋子, 黄金的牆, 黄金的地

動之後,一定會嚴加戒備的!」班察巴那 說·「不管他在那裏,一定會立刻調集他

幔都是用金絲編成的

西都是黃金所鑄,甚至連桌椅都是,連寫 純金,地上鋪的是金磚。屋子裏每一樣東

我們就可以查出他在什麼地方?」 「是的!」班察巴那微笑點頭••

做沒有把握的事。

方忍不住又問:

「現在你已經有把

「所以我們絕不可輕學妄動,絕不能

」班察巴那道:「 我們絶不能

的計劃就是這樣子。」

麽樣的屋子裏,就很少有人能受得了!

黄金雖然可愛,但是太冷、

太硬,也

每個人都喜歡黃金。可是住在一間這 因爲這間屋子的主人喜歡黃金。

我們還是沒有必勝的把握。」 很凶險,呂三財雄勢大,屬下高手如雲,

太無情

的法子了。

「現在我至少已經想出了一個對付他

「甚麼法子?

班察巴那道•「也許這已經是我們最後一 「但是這次機會我們絕不可錯過。」

上,用水晶杯喝酒

幔的屋子裏,坐在一張有絲絨墊子的軟榻

大多數人都寧願坐在一張掛着絲絨蔥

但是却可以要他自己把自己的行蹤暴露出

「現在我們雖然還是一樣找不到他

算明知要下地獄,也非去不可!

如此廣大的一個區域裏,叫他們如何去找

所以我只有讓你去一

「是的

。」班察巴那說得很坦白••

有別的事要做,你不能冒這種險!」

「可是你不能去。」小方說:「你還

班察巴那道••「我們甚至不妨將這張

不會再存輕敵之心了。」 「經過了這次挫敗之後,他對我們絕

弱

方同意這一點

就算我們能分出來,力量必定也已很薄,可以分成一百九十一隊人,分頭去找班察巴那解釋:「我們沒有這麼多人

「因爲我們知道找不到他的!」

小方說:「誰也不敢輕視你!」 「所以他知道我們已開始準備有所行

「如果我們一繫不中,再想找他那就更難他們的對手。」班察巴那分析得很清楚:定極森嚴,就算我們能够找到他,也不是定極森嚴,就算我們能够找到他,也不是

屬下的高手到那裏去。」 小方立刻明白他的意思 「只要他()開始調動他屬下的高手

他凝視小方••「只不過這項行動仍然

「我明白。」

次機會了。 「我明白。」小方說··「所以我們就

K82

做到?」

小方又忍不住問:

「你真的有把握能

般的銳光,沉着問小方:「你想不想聽我

班察巴那點頭,眼中又露出鷹隼狡狐

人都多得多。

他擁有的黃金,也比這世界任何 這間屋子的主人却喜歡黃金

個

這間屋子的主人就是呂三

都沒有表情

己。 表情,通常都跟他心裏的感覺並不一樣而 呂三的臉上有表情,只不過他臉上的

現在他心裏雖然很不愉快,臉上却帶

他微笑着問苗宣

來陪我喝一杯?」 「你是不是也想喝杯酒?要不要坐下

立刻就會露出來。 他不像他的主人,他心裏有了事臉上 「不想。」苗宣說: 「不要。

現在,他臉上的表情看來就好像家裏 「我不想喝酒,也不要喝。」 苗宣說

「我不是爲了喝酒而來的!」 他喜歡直腸直肚直性的人,雖然他自 呂三笑了。

他一向認爲這種人最好駕馭。 己不是這種人,可是他喜歡這種人,因爲 就因爲他自己不是這種人,所以才會

他問苗宣,道:「你是爲了甚麼事來 親信。

那個班察巴那 「爲了一件大事。 苗宣說··「爲了

呂三仍然在微笑。

他指了指對面的椅子。 「有關班察巴那的事,當然都是大事 「你坐下來慢

苗宜這次並沒有聽他的話,沒有坐下

都查出來了,而且已經下令調集人手「班察巴那已經把我們一百九十一個

,發動攻擊。」

時候發動攻擊?」 沒有變,只是淡淡的問。「他準備在甚麼 呂三非但臉色沒有變,連坐的姿勢都

見分暁了。」 「現在他既然已下令,不出十天,就會 「班察巴那一向令出如風。」 苗宣說

呂三也承認這一點。「這個人不但令

出如風, 他又淺淺的啜了一口酒,然後才問苗 而且,令出如山。」

宜: 該立刻把好手都調集到這裏來。」 苗宣毫不考慮就回答••「我們現在應 「你看我們現在應該怎麼辦呢?」

「哦?」 「班察巴那屬下 的好手,

說••「我們如果能將好手都調集到這裏來 ,但要分到一百九十一個地方去。」苗宣 以逸待勞,以衆擊寡,這一次他就死定 雖然也不少

了。 了得意之色,因爲他認爲這是個好主意 說話的時候,他臉上已經忍不住露出

而且相信這是個好主意。 大多數的人想法都會跟他一樣,都會

熱烈贊成他這個主意。 呂三却沒有反應。

很久之後,忽然問出句很奇怪的話 ,他看着杯中酒上的閃動金光,過了很久 金光在閃動,杯中的酒也有金光閃動

多久了?」 他忽然問苗宣•「你跟我做事已經有

整十年了!」 「十年。」苗宜雖然不懂呂三爲甚麼

呂三忽然抬起頭來看他,看着他醜陋

「不對?甚麼地方不對?」

個月,要到下個月的十三才滿十年。」 苗宣吸了口氣,臉上露出了佩服之神 「不是十年。」呂三說。「是九年十

色

也不敢反辯。

他想不到竟然好得如此驚人。 呂三輕輕搖盪着杯中的酒,讓閃動的

「你知不知道我最大的長處是那一點 「我多少總能看得出一點。」

來的話就是命令!」

「你還記不記得我曾經說過,我說出

「你有沒有陪我喝酒?」

「你有沒有坐下來?」

「我記得。」

「我最大的長處就是公正。」

的人最少的也有八、九千個,如果我不公 他說••「我不能不公正,跟着我做事

苗宣承認這一點,呂三確實是個處事

才我進來時說過甚麼話?」

不管甚麼人都一樣。」

「你是不是人?」

「現在你是不是已經進來了「我是!」

誠實而富於表情的臉。

呂三看了很久之後方說。「不對。」

他知道呂三的記憶力一向很好,可是

下來陪我喝杯酒!」

呂三又問他•「剛才我有沒有叫你坐

金光看來更耀眼。

我是個甚麼樣的人。」 算太短了。」呂三道•「巳經應該看得出

苗宣還在考慮,呂三已經先說了出來

正,怎麼能服得住人?」

公正的人。而且絕對賞罸分明!

恨不得一拳往呂三的鼻子上打過去。

他不敢並不是因爲他怕死。 他沒有這麼做,他不敢。

他不敢只因爲他三年前已經娶了妻,

握的雙拳上青筋一根根凸起,看起來好像

苗宣的臉色已經變成像是張白紙,緊

經不再有苗宜這麼樣一個人存在。

張誠實而醜陋的臉了,

就好像這屋子裏巳

說過了這句話,呂三就再也不去看那

令的人應該怎麼辦!」

「那麼你當然也應該記得,違背我命

苗宣記得。

一粒粒比黄豆還大的冷汗已經從苗宜

「我有要緊的事。 「我不一樣。」苗宣巳經有點發急。

在你是不是已經進來了?」

「是!」苗宣心裏雖然不服,可是再

看來也像是黃金鑄成的••「我只問你,現

呂三沉下臉。他的臉在閃動的金光中

「不管怎樣,你跟着我的時候已經不

呂三又問。

呂三忽然又問他·「你還記不記得剛

「你說,任何人都不許走進這屋子的

他的妻子已經爲他生了個兒子。

一個又白叉胖又可愛的兒子

今天早

上剛剛學會叫他「爸爸」。

吕三說··「所以我們絕不能這樣做,絕為的就是要我自己暴露出自己的行蹤。 「班察巴那故意公開宜佈要發動攻擊

巴那已下令要來攻擊我們?」 「你知不知道我們現在應該怎樣做才

往呂三心口上刺過去,不管成敗他都會試

如果是在三年前,他一定會用這把刀

也沒有忘記過一次。

會走進這屋子的門!

呂三還沒有下令要他進去,他就絕不

呂三說過的話,他從來沒有忘記過一句他和苗宣絕對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

雖然開着,可是他的人並沒有走來

滿意了

界上根本就沒有這麼樣一個人生存過。

他們却沒有提起苗宣的死,就好像世

呂三只問沙平道•「你知不知道班察

因爲他不是苗宣。

可是現在他不敢,連試都不敢

可愛的兒子,可愛的笑臉,叫起

「爸爸」來笑得多麼可愛。

苗宣忽然一刀刺出,刺入了自己的心

以入人的心臟

出一把刀,刀鋒薄而利,輕輕一刺就可刺

他用他那雙青筋凸起的手,從身上拔

應該知道的事,沙平絕不會不知道 「不知道。」

不該知道的事,他絕不會知道

也不能表現得太聰明。 在呂三面前,旣不能顯得太笨

到這裏來?」呂三又問。 「現在我們是不是應該將人手都調集

不應該。」沙平回答

在那裏。」沙平說•「如果我們不告訴他 ,他永遠都不會知道的!」 「因爲班察巴那現在一定還不知道你

於巳經告訴他了 他又說:「如果我們這麼樣做,就等

幻象,

雖然他也知道這只不過是他臨死前的

可是他偏偏又相信這是一定會實現

五十萬両以上的存款。

可是他在山西四大錢莊中都已經存了

穿得非常簡樸。

他不喝酒,不賭錢,吃得非常簡單

非常溫柔的妻子正在爲他們的兒子挑選新

他彷彿看見他那雖然不太美麗,但却

麻煩

直認爲「名氣」能帶給人的只有困擾和

因爲他根本不想要江湖中的虛名,他

一個健康强壯的少年。

他彷彿看見他的兒子在成長,長成爲

平凡,在江湖中連一點名氣都沒有。

沙平今年四十八歲,身材瘦小,容貌

幅美麗的圖畫

苗宣倒下去,眼前彷彿忽然出現了一

宣活得長些。

苗宣那麼忠誠熱心!

可是他自己一直相信,他一定會比苗

來也沒有苗宣聰明,無論做甚麼事都沒有

每個人都認爲他的武功不及苗宣,看

對

可是呂三却知道他的勁氣內力暗器掌法都 雖然大家都認爲他的武功不及苗宣,

「你既然明白這一點,就應該知道我

們現在應該怎麼樣做了?」 「我不知道, 」沙平說・「我想過

可是我不知道要怎麼樣做才是對的 L.

不能算太聰明。 「看來你雖然比苗宣聰明得多,却還

呂三看到他的時候,眼中總是會忍不

無論誰有了這麼樣一個部下都不能不 他這一生中從來都不想做一個聰明人 至少在十三歲以後就沒有再想過。

不能讓他如願。」

「可是我們也不能放過這次機會,」 「是的。」

抓這條老狐狸,就不能放過這次機會。」 呂三說•「班察巴那是頭老狐狸 「是的。」 一,我們要

「所以我們一定要另外製造個陷阱

讓他自己往下掉。 「是的。」

杯中的酒已空了,呂三自己又斟滿

他從來不要任何人爲他斟酒 「,別人爲

他斟的酒他從來沒有喝過一口。

的。」 訓練的戰士,但是其中並沒有眞正的高手 ,」呂三沉吟着道: 「班察巴那的屬下,雖然全都是久經 「只有一個人是例外

「誰?」

「小方!」呂三道:「方偉!

命。」 一下子就會跳到你的頭上來了 你去打他一下,他說不定就會突然跳起來 你不去動他,他好像一點用都沒有,如果 我才知道,這個人就像是個橡皮球一 一下子就會跳到你的頭上來了,要了你的,你打得越用力,他就跳得越高,說不定 他說。「我本來一直低估了他,現在 樣

要命的小方。」 像是個這麼樣的人,所以別人才會稱他爲 「是的。」沙平說•「看起來他的確

「你知不知道他的行蹤?」

K8 4

在 他才輕輕的叫了聲。「沙平。」 過了半晌,門外才有人回應:「沙平

他回應得雖然不快,也不算太慢,門

住露出滿意的表情。

去看他這個忠心的屬下

直到苗宣刀口上的鮮血開始凝結時

屋子

慢

呂三還是沒有抬頭,還是連看都沒有

吃鷄蛋,也不必在家裏蓋個鷄棚。

因爲他一直認爲就算一個人每天都要

直等到呂三下令之後,沙平才走進這

,走得並不太快,可是也絕對不能太

不在武林中任何一位名家之下。

他至今還是獨身。

他相信他的死已經有了代價

因爲他相信「公正的呂三」一定會好

「我知道。」

「在拉薩。」沙平說•「在拉薩的飛 「這兩天他在那裏?」 也就是以前鷹記商號接待客戶的地

<u>L_</u>

十三號, 久又問沙平: 問沙平:「你知不知道『三號』、『呂三凝視着杯中閃動的金光,過了很 和『二十三號』這幾天都在那

殺

從另外一種觀點去看。

他們能活着,就因爲他們能够替

的

命令去殺人的人。

「我知道。」

「你能不能找得到他們?」

以找到。 「那就好極了。 「能!」沙平道: 「六個時辰之內就

他們 呂三將杯中酒一飲而盡•「你一找到 ,就帶他們到燕子樓去。」

是這樣子的-

在那本紀錄上

,有關這三個人的資料

二十三號。

「你知不知道我要他們去幹甚麼?」

「去殺小方。」呂三道・・ 不知道。」

「我要他們

定要記住,你絕不能讓他們三個人同時出 他慢慢的接着道•「可是有一點你一

絕不是個容易對付的人 呂三要殺人是從來不擇手段的 ,小方

人大得多, 三個人同時出手,力量無疑要比一 成功的機會也大得多 個

份簡單的資料。

胡大麟的紀錄就是這樣子的。

在那份資料裏,有關於

「二十三號」

妻子兒女。無。 兄弟姐妹●●無。 家世••父••胡祖昌。母••孫永淑籍貫••浙江,杭州。

年齡。二十一。 姓別•男。 姓名:胡大麟。

替呂三做事的人,永遠只有這麼樣一

可是呂三却不要這麼做。 沙平沒有問 他爲甚麼不要這麼做?

資料又不同了

在這份紀錄裏,才把

「胡大麟」

這個

到的紀錄裏,有關「二十三號」

胡大麟的

可是另外一份只有呂三一個人可以看

出多麼奇怪的命令,他都只有服從接受。 他從來不問「爲甚麼」,不管呂三發

> ,當然不是三個數字,而是三個人 三個殺人的人,隨時都在等待着呂三 「三號」。 五 「十三號」、 「二十三號

> > 面是這樣子的。

每個人都有另外一面,胡大麟的另外

他們所以活着,就是爲了要替呂三去

----即胡大麟之媽。 鏢局」之厨師,母爲 胡大麟,男,二十三歲,父爲 「永利

有關胡大麟的資料就是這麼多,雖然 「永利鏢局」之奶媽

多事! 明也够經驗,就不難從這些資料裏挖出很 不太多,可是已經够多了 够多的意思就是說,如果一個人够聰

料編號的,更全都是一流高手中的高手。這個組織並不容易,能够列入這份秘密資 呂三的組織龐大而嚴密,要加入

三一個人可開啓的鐵櫃裏,有一本紀錄。

那本紀錄是絕不公開的。

個用花崗石築成的地室中,在一

個只有呂

在某一個非常非常秘密的地方,在

呂三去殺人。

多別人認爲他絕無可能擊敗的人。 高手中的高手。掌中一柄劍已經擊敗過很 胡大麟在十七歲的時候,已經是

的决心。 敢做也做不到的事,而且有一份百折不撓,他當然吃過很多苦,做過很多不會做不 十七歲的時候,竟成爲江湖中的一流高手 一個厨師和奶媽的兒子,能够在

變成一個只有編號沒有名姓的人了。 可是一加入呂三的組織後 ,他就

名聲地位放棄,胡大麟這麼做,當然有他 不得巳的苦衷。 誰也不願意將自己用血淚換來的

是個 多不該做的事, 厨師和奶媽的兒子 · 因為他始終不能忘記自己 · 太多不該殺的人,做了太

所以才會加入呂三的組織 的卑賤,所以才會做出很多不該做的事 就因爲他始終不能忘記自己出 身

世上有很多事都是這樣子的

人是個甚麼樣子的人挖出來。

年的磨練後,他犯錯的時候更少了。 很少犯錯,可是一錯就不可收拾! 三年前他才加入呂三的組織,經過三

他的劍法也跟他的人一樣,出身名門

所以他只有加入呂三的組織

同的人,爲甚麼他們現在會加入同一組織 做一種同樣性質的事? 胡大麟和杜永無疑是兩種典型完全不

有的一切加入呂三的組織?

來沒有做過一件讓父母傷心討厭的事。

杜永的兒子聰明孝順,誠實規矩,從

像杜永這麼樣一個人,怎麼會放棄所

的

人都在羡慕他的福氣。

,十五歲的時候就嫁給他,所有認得他

命運常常會使人遭遇到一些奇奇怪怪 也許這就是命運。 這問題誰也沒法子答覆。

誰也無法預料到的事。

餘地。只不過眞正有勇氣的人,是永遠不 可笑的境遇中,使人根本完全沒有選擇的 命運也常常會使人落入某種既可悲又

生

讓他操心的事。

都安排好了,這世界上已經沒有甚麼能够 太有名,他在十歲的時候就已經把他一 明白他受不了的是甚麼了。

他的父親太强,太能幹,太有錢,也

樣的環境,他還有甚麼受不了的。

如果你更深入瞭解他的一切,你就會

大醉之後才回答··「因爲我受不了。」

這問題當然有人問過他,有一次他在

這麼樣的生活,這麼樣的家庭,這麼

中學會忍受,只要一有機會,他們就會挺 起胸膛,繼續掙扎奮鬥。 會向命運屈服的。 他們早已在困境中學會忍耐,在逆境

,也從來沒有做過一件讓他父親操心的

他從小就被訓練成一個規規矩矩的孩

時候。 只要他們還沒有死,他們就有抬頭的

的人,有幸福的家庭,有成功的事業,有

他這一生好像已經注定是個成功幸福

地位,有名氣。

人 林正雄無疑又是一種完全不同典型的

他是閩人。

來的,而是依靠他的父親而已。

可是這一切都不是靠他自己的奮鬥得

慕他,可是,真正尊敬他的人却不多。

江湖中有很多人妒忌他,有很多人羡

所以他才想做幾件令人注目的事,讓

,每一鎭,每一村都有姓林叫正雄的人。常普通非常普通的名字,每一城,每一鄉 他生長在閩境沿海一帶倭寇出沒最多 在閩,林姓是大族,林正雄也是個非

的地方,據說在他十六歲的時候,就會以 一柄長刀刺殺倭寇的首級一百三十餘級。 在倭語中,他的名字被稱爲「馬沙」

了家鄉,浪跡天涯,去闖天下。望風而逃。後來倭寇漸被殲滅,他也遠離

是出身於名門正派的子弟,無論他走到那 因爲他旣沒有顯赫的家世背景, 也不

在江湖中他混得很不得意

裏, 所以幾年之後,「馬沙」這個人就從 無論他做甚麼,都會受到排擠

爲樂。 職業殺手,雖然以殺人爲業,並不以殺人 江湖中消失了,林正雄這個人也消失了 然後江湖中就出現了一個冷酷無情的

悠久,紀錄却很短 後爲順序的:「三號」 在呂三的紀錄中,是以加入組織的先 的歷史無疑巳非常

姓名•林正雄 (混號馬沙)

年紀·四十三

的熱情和衝動。 當時他已非少年,已經沒有學劍少年們 他當然也沒有杜永那麼好的師資和敎

他們 加 起來都要多得多,他身上的刀疤,也比 加起來多得多

創造了一種獨特的劍法 他以少年時與倭寇貼身肉搏的經驗 ,一種混合了東瀛

才有後果,有後果必有前因。

徒。 想出人頭地,無論對任何人任何事都充滿 了反叛性,在別人眼光中,他當然是個叛 就因爲他的身世如此,所以才會拚命

激、 充滿了反叛性。 他的劍法也跟他的人一樣,衝動、

非常良好 都應該是個非常正常的人,家世和教育都 不管根據那一份資料的記載中,杜永 杜永的家世就和胡大麟完全不同了

十三號。

姓別。男。 姓名•杜永。

籍貫。江蘇徐州

母•陳素貞。早歿 父•杜安。

妻••朱貴芬。

有子女各一。

千萬。 和生意人,白手起家,廿七歲時就已積資 杜永的母親早逝,他的父親從未續弦 杜永的父親杜安是江北最成功的鏢師

位有名的武師來和一位武當名宿教導他 巳文采斐然,劍法也得到了相當的精粹 希望他成爲一個文武全才的年輕人。 七歲的時候,就已請了三位飽學通儒和兩 而且從未放鬆過對兒子的教養,在杜永 杜永並沒有讓他的父親失望,早年就

被公認爲武當後起一輩中的佼佼者。

杜永的妻子也是世家女,溫柔賢淑美

但却絕對有效

呂三屬下中的高手 三號、十三號,二十三號,無疑都是

型,三個人的武功和劍法也完全不同 三個人代表了三種絕對不同的人格和

命令絕對下得很正確。 呂三下的命令一向不會不正確的

遠比一個人大得多? 同時出手?三個人同時出手的機會 出手?三個人同時出手的機會,豈非奇怪的是,他為甚麼不讓他們三個人

他的用意是甚麼?

人知道他的計劃 沒有人知道他的用意是甚麼 ,也沒有

非但沙平不問,連胡大麟、没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問。

雄也不問 杜永、 林

句將呂三的命令下達。 沙平找到了他們三個人,用最簡單的

「要你們三個人單獨分別去殺他 他們三個人的回答同樣只有一個字 「老板要你們去殺方偉!」沙平說。

方 然後他們就在最短的時間裏找到了小

行動已展開 雖然還沒有人知道呂三的計劃,可是

巳開始· 於是計劃的時期已結束,行動的時期 班察巴那的屬下無疑也巳開始行動 當然是全面行動。

K86

定會做錯的。

大家改變對他的看法。

如果你急着想去做這種事

他却還是去做出來了 杜永也不例外。 也許他並不是眞的想去做那些事

,但

家世:不詳 籍貫。閩。

二十五歲之後,林正雄就開始用劍了

可是他有經驗 劍法的精義也很可能完全一竅不通

他的經驗也許比胡大麟和杜永兩個人

劍法雖然並不花悄,變化也不

個三下面居然藏了個么?」

去難受,直到這個時候,大家才注意到她 反常的態度,體會到其中必然有着一些不 她似乎跟自己家裏的錢有仇,不輸出

轉風卽收,現在就是該收的時候了! 去,只學會了一件事兒,就是見好卽止, 現在足足有了十五年了,大把的銀洋輸出 時候,在奉天就是個很有名的小賭徒,到 着家裏底子厚,供得起我揮霍,十三歲的 得住什麼時候收手,我從小就不學好,靠 個賭徒最高的境界不是每賭皆勝,而是把 他先前跟別人合賭時贏的,笑笑道:「一 元外,大概還有一千多元散的,那大概是 於自己的籌碼略加整理,除了現換的十萬 散散的把面前贏來的籌碼推了出去,把屬 秦風却沉着,很鎭定,依然那麼懶懶

張字據,妳就撕了吧,至於這一千多元錢 這是妳代我塡出的本錢,原封交回,我那 ,就請大家喝杯茶吧!」 他把整叠的籌碼指了指:「雲姑娘

就這麼輕輕鬆鬆地站了起來,準備離

,坐在對面的沈君山淡淡地道··「秦

我這茅山小道士能捉得了的,看樣子我還 在最後才現出原形,足見道行太高,不是想不到最低下的山根裏藏着妖,這頭妖精 得到少林寺去面壁十年,把功夫練到家了 秦風笑笑道:「不了!五三一十五,

骰面上一個點兒叫么,么妖同音,他

牌收了起來,才創了不動天王名號。」 是栽在這傢伙的手中,發憤把神仙手的招 二,這是易三和的習慣,三十年前,我就 定也是十七點,而且一定是五個三,一個 龍擲了個十七點,我捉摸着對方的點子一 有在絶頂高手之前,才能起得了作用。飛開出來却是一點,公二之間相差極微,只

一點秘密 如此,王莊才放心地敞開賭局,不怕被人 **决策,都是在這裏决定的,他們自然都很** 這三個人,幾乎是王莊的靈魂,這座亭子 來撈一票去。現在居然聽說有人能令沈君 彼此了解,也許每個人或多或少還保存着 同時間的出口・「易三和是誰?」 山吃了敗仗,怎麽不驚奇呢,兩個人幾乎 人深信的,他幾乎每一門都很精,正因爲 ,就像是王莊的心臟,一切重要的事情, 這番話說得兩個人都爲之一驚,因爲

道中的至尊!」

鐵飛龍忍不住道:

服氣,要找他捨命一搏時,他才炫露神技 手,一連三次和局作爲警告,對方如果再 都是小勝,絕不會趕盡殺絕,遇上有人不 他在賭場中用的,他跟人對賭很絶,每次 和大概只是他千萬化身之一,這個名字是 不留名,而且千面千變,詭異莫測,易三 多驚天動地的大事, 不收手,他才在第四局上,以一點之差吃 ,不管對方有多大的點子,他都能追成平

很不自然,而哈瑞雲更是臉色大變。 他是說笑話,只有沈君山聽了,神色顯得

飛龍會意地囘了他一個眼色,沈君山點點 頭,拿起了桌上的骰子跟套杯,跟鐵飛龍 才微微有點發怔,朝鐵飛龍一示眼色,鐵 鞭子,氣冲冲地走向後面去了,沈君山這 是終於忍住了,虎地起身,抓起了桌上的 一起走向後院。 張開了嘴,哈瑞雲似乎想說什麼,但

來的人,不必帶路,也能找到要去的地方 着槍,拖着紅綢穗子,顯得殺氣騰騰,宜 六年的人,也不可能找得到 春院的屋子建得秩序分明,只要是第二次 終站着四個孔武有力的彪形大漢,腰間別 都是敞着的,方便每個前來尋芳求樂的客 了,宜春院的屋子很多,但每間屋子的門 山石,一口小魚池外,幾乎沒有別的空間 是出奇的小,小得只有一個亭子,幾塊假 ,就是這個院子,那怕是在這兒住過五 ,在通往院子的走道上,不分日夜,始,只有這所院子却是禁地,不管有人沒 宜春院的屋子很大,但是這所院子却

地方,更別說是到過了。 部份王莊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有這麽一 除了有限的幾個人能進這所院子 個

他們也好像沒見到這四名漢子,擦身而過 之中的兩個,他們經過那四名站班的漢子 裏的游魚!看見了哈瑞雲騎在亭欄上,用鞭子抽着水 ,還沒走進亭子,就聽見吧吧的水響,也 ,似乎沒看見他們似的,一動都沒動,而 沈君山跟鐵飛龍就是那有限的幾個人

「那不可能,四十年前 ,易三和巳經

犯不着您動這種手法去贏他,二叔,現在 賭技,必然是出自易三和的傳授!」 咱們又不是在靠賭局過日子,宜春院中設 哈瑞雲吁了口氣••「就算是吧」,那也

個小子是怎麼搭上關係的?爲什麼妳一再 「三妞兒,我正想問妳,妳跟秦風這

> 真是南邊派來的,也只有他們惹得起! 他們擔負了,還有一點,假如那兩個主兒 定了這個理由,以前的那些損失,也該由 主兒,一定可以有辦法,再說,只要他認 耳目普遍,如果他們肯出頭來對付那兩個 們手上去,實在太高了,他們人多將廣, 明,妳能想出這個理由,把火栗子塞到他

哈瑞雲哼了一聲··「只可惜叫二叔的

率天趕回來,就是爲了他,這個人萬萬贏 不得,尤其不能在他面前玩兒假。 「我當然有我的道理,我急巴巴地從

以後我眞不知道怎麼收拾?」

顆骰子把我的所有努力都給弄砸了

,叫人挑了十二處去?」 ,妳知道咱們所屬的分支舵上接連出 「三妞兒,妳有妳的道理,我有我的

二叔有其辦法挽囘!」

妳把話說明白了,只要眞是二叔的錯

沈君山淡淡地道:「三妞兒,別生氣

咱們的交易。」

這消息很嚴重,沈君山跟鐵飛龍都爲

個人對南滿的事兒可以作九成的主,可也

天,人家還不是不信,恰好南滿會社的清

哈瑞雲深深地嘆了口氣:「我說了牛

水子爵來了,他是頭山滿的得意門生,這

色大金魚,翻了肚子 ,因而水面上已經有兩三條鳳尾凸眼的彩 等他們走近了,發覺到事態更不尋常

溫暖如春。 着最週全的設備,即使是刮風下雪的日子 裏,因爲這兒不但有着嚴密的警戒,也有 拱璧,就是怕人偷了去,才養在這個魚池 它的個兒,實心打造,一條抵一尾,視同 是名種,身價與黃金等量,是用黃金比着 ,這一片院子敞着天光,也能始終保持着 一尺來長的鳳尾凸眼大金魚,每條身價 ,而這種魚兒太嬌嫩,就是挨不起凍 人咋舌,哈瑞雲的這十尾金魚,聽說 在北方養金魚很不容易,因爲天氣太

臉道: 「三妞兒,什麼事使妳這麼氣!」 看看鐵飛龍,然後才悄然地走過去陪着笑 可見她心中的火大到什麽程度,沈君山 現在她居然拿這些名貴的金魚來出氣

們難道輸不起十萬元大洋?你居然要在骰 飛龍:「姓鐵的,你說你是什麼意思?咱 多大!」 上玩手脚,你知道這下子咱們的損失有 哈瑞雲猛地轉過身子,鞭梢子指着鐵

七點出來,我壓根兒就沒動一下……」 不通,我要是會玩兒假,還能一把衝了十 **寃枉我嗎?別的賭具我都行,就是這一門** 鐵飛龍怔住了:「三格格,妳這不是

覺到,還能瞞過秦風那個精靈鬼!」 自己有數,那是顆灌了心的,連我都能感 「你還敢賴,開到第六顆骰子時,我

•「三妞兒,不要怪飛龍,他的確不知鐵飛龍滿口叫冤枉,沈君山却淡淡地

「三格格,妳可得向他們好好解釋……」實,對王莊是多大損失,鐵飛龍連忙道:之一震,他們意識到這個消息如果成了事

任往他們身上推,往南邊推,說是他們事 心,跟人家說了幾車子好話,而且還把責 ,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我在奉天賠盡小 哈瑞雲白了他一眼:「還要你來提醒 格有兩手兒!」

來的江湖恩怨,他們就管不着了。」 出了話,據他的判斷,或許是咱們自己惹 「這怎麼可能呢,我們一向很小心

足了交情,王莊能有今日,就是咱們江湖混兒,只要有點來歷淵源的,咱們都是賣 對江湖朋友,更是仁至義盡,那怕是個混 人緣好。」

回去,他說咱們不規矩!玩兒假手法。」 東洋賭骰子的高手,在王莊却碰一鼻子灰 去年有個叫吉田次郎的代表來,那傢伙是

像伙還配稱高手,我閉上眼睛也能殺他個 沈君山哼了一聲・「豈有此理,那個

窄,向來都是贏得起輸不起的,他自稱高 哈瑞雲笑笑道:「二叔,東洋人氣量

做生意,那王莊不賺這個錢,他們也撈不們也吃不下去,東洋人要是用這種態度去 我們道兒上的朋友,我怎麽能不管,王莊 找路子扔出去,我們如果開罪了那些朋友 的生意固然要靠他們供應貨源,但是也得 不是來當祖宗的,放開手大殺,吃的全是 沒讓他光着囘去,他到這兒是談生意,可 ,就算日本人一毛錢不要白送給我們 沈君山怒道・「我已經給他面子了 情,是我動的手脚!」

?以您的身份,還會來這一手?」 「二叔!是您!您換了骰子,那是爲什麽 哈瑞雲張大了嘴,透着滿臉的驚愕。

「是的!我有我的用意,我要衡量一

下這小子的道行!」

一樣,所以才沒多說……」 到了火候,可以做得天衣無縫,就像以前假。我相信您這位不動天王的神仙手已經 局之先,我就給您打了暗示,叫您輸給他 麼,是拆我的台,還是跟王莊過不去?入 ,但是要輸得技巧,讓對方瞧不出一點兒 哈瑞雲叫了起來··「二叔!您這算什

果總算不錯,這小子到底沒有我這塊老薑手上,我玩了點手法,摸摸他的底子,結 辣,叫我吃住了他,使他知難而退!」 眞正的輸,不是故意相讓!所以在最後 我都是拿出了全力,但還是輸給了他,是 雙,比我這神仙手高明多了,一連五手, 妳說,這小子的一手賭技已經到了舉世無 沈君山輕嘆了口氣:「三妞兒,不瞞

您的神仙手招牌!」 他,只是爲了您不肯輸這口氣,不肯砸了 哈瑞雲愕然道··「您玩兒手法壓倒了

是么二的點面互換,對方如果要攤個二,換進的這一顆,只能變化兩個點子,那就都沒什麽用,只對一個人能够尅制住,我 苦心才找了個高匠鑄出來的,它對別的人只換了一顆骰子,這顆骰子是我費了十年 了多年不用,等於是砸了,三十年前就砸 ,我是爲了摸摸那小子的底,妳看,我 「那倒不是,我這神仙手的招牌廢棄

「此人高在懂得藏拙,他也許幹過很 「是個賭中的天才,人中的俊傑,黑 ,但是沈君山的賭技却是他們兩 却從來不留痕跡,也 「我怎麼沒聽過這 下感情而已!」

他,直到今天才遇上!」 時對付他的,那知道始終沒有機會遇上了 ,才造成了這麽一副骰子,準備再見到他下對方,我觀察此人多次,研究他的習慣 「秦風難道會是那個易三和?」 這是

是個半百老頭兒,縱然他有千變之能,也 不可能把自己變得那麽年青,可是秦風的

一片雲,多半是南邊派來的,要他們以全機不密,才害得我們遭受損失,一陣風跟

力支持,共同對付那個敵人!」

鐵飛龍拍腿道:「高!還是三格格高

是爲了迎合一些特殊客戶的興趣,連絡 賭局,只是為了方便咱們的行動,而且也

暗示不讓我贏他?」

大客戶,都對咱們失去了信心,要停止對 的,咱們却連對方是什麼樣子都弄不清楚 片雲也挑了六處,都是跟咱們直接有關係 ,這使我很爲難,而且跟咱們交易的幾家 「我當然知道,一陣風挑了六處,一

回事吧!」

去,絶不會破壞大局

,妳說究竟是怎麽

「那是我的事,最多我把這條老命賠 「砸都已經砸了,還能挽囘嗎?」

倒是有幾分相信了! 是個挺厲害的脚色,我向他解釋了半天 鐵飛龍笑道:「這就好了,到底是格

哈瑞雲又哼了一聲··「可是人家也擺

「那是你的想法,人家可不這麼想

片甲不囘,還用得着做假?」

手,自然更輸不起!」

(未完)



因責任而死 爲正義而生

因他倆之間也有矛盾,而金輝把那絕對不傳給第三者的秘密武功私自傳了別人 宮俊一邊,幾個年青人擺了個四方連鎖劍陣,金輝在陣前又和紀寶珠鬧別扭,

所以寶珠即時退入後堂,而南宮俊一行人在翁長健的指點下進入後廳,金輝

與寶珠帶了手下一大帮人迎了出來……

少武林高手遭人暗算,並擄走他們的小兒女,懷疑是金輝那魔教的作爲,並示

身契,金輝不肯,南宮老夫人來了,她指出廿多年前不 上回書至南宮俊要金輝拿出日月山海等年青人的賣

前文提要:

一張證據來,此時不少年青人已認出自己身世來,使日月山海等人均歸向南

度應付,不要自亂章法。」 朋友請冷靜一下,既然各位推許老身爲主 聲挑戰,東門雲鳳平靜地道:「少林各位 ,就請給老身以充分的支持,由老身來調 他的那些少林同門也都憤然不平,出

夫人原諒。」 道:「是,老夫人,再晚太失禮了,請老 東門雲鳳一笑道:「尚英雄言重,不 尚達仁聽得滿臉飛紅,十分慚愧地說

過對方就是想利用機會造成混亂,我們可 上他的當。」 尚達仁躬身道· 「是,少林門下聽候

老夫人調度。」

寧人計,希望彼此不傷和氣,各位退囘西 在再申一遍,中原武林同道的志願爲息事 方去。」 東門雲鳳笑笑道。「金教主,老身現

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籌措預備,好容易現 金輝道··「敝教爲了東來立足,已經

> 在時機已經成熟,老夫人要我們放棄一 再囘到原來的地方去?」

貴教的發展。」 東門雲鳳道:「是的,因爲中土不適

某却不以爲然,敝教能由二三十個人,發 二死士,敝人以爲大有可爲。」 展到今天有幾百位好手,都成爲做教的不 東門雲鳳嘆了一口氣道:「金教主, 金輝道:「那只是老夫人的說法,金

你們的蠱惑。」 你這樣想會後悔的,東方不是魔教的樂土 我中華武林同道,也沒有這麼容易就受

却不同。」 以前中原武林頗具名望之士,他們的看法 東門雲鳳道。「金教主能否請出一兩 金輝大笑道: 「本教有一部份人也是

如此感興趣,行嗎?」 位來,跟老身談一談,他們何以會對貴教

金輝道・「當然可以,秦護法,你跟

於是我就帶了本門六名弟子,一起投身教

晃臥底來的。」 翁長健笑道:「金教主,司徒統領以 金輝叫道。「好呀,原來你是替司馬

網羅的這麼多人中,我估計有一半是因爲 是他交遊廣,爲友熱心,所以肯帮忙的江 好,心思靈活固然是一個原因,最重要的 他的原故而投到魔教中的。 的游說,你怎麼能拉到這麼多的人,在你 湖豪傑很多,對你也很盡力的,要不是他 揮使之榮銜,自然是有原因的,他的功夫 介江湖人,而能遽贋廷寄,畀以一品指

奮地道··「匪號不足掛齒,有辱老夫人清

秦日松面上微現異色,但却是相當興

五雲捧日刀的?」

個暗示後才道··「秦朋友的外號可是人稱

東門雲鳳看了翁長健一眼,得到了一

手一拱道••「秦日松參見老夫人。」

他指定的是一名中年漢子,出來後雙

末經過吧。

南宮老夫人談談你加入本教的動機以及始

言亂語。」 金輝臉色激變,道。「我不信你的胡 門宗師

却是五雲刀門的唯一傳人,也稱得上是一

「秦朋友客氣了,你雖然遠在關外,

不仁的人。」 毫無反應,你也該想想,他豈是如此麻木 暗中擴張勢力,想要擠掉司徒統領,他却 翁長健道: 「我一點也不胡說,你在

你的反撲嗎?」 沒有相當把握,又豈敢輕率地採取行動了 ,以你所知他手下的那點實力,能擋得住 「再說你把好手集中金陵,司徒統領如果 金輝的臉色一陣急變,翁長健又道:

打得體無完膚!一 給他率領,本座也能在片刻之間,將他們 點力量,就算再把整個京師的錦衣尉都交 金輝傲然道••「別說司徒晃手中的那

任 此的不堪一擊,又豈能擔當綏靖京畿的重 翁長健一笑道…「大內廠衞如果是如

長春子忍不住道: 「翁老兒,你這話

> 要不是本教的人參加進去撑住場面,那還 早先是怎麼一副德性,本仙長太清楚了 能一看嗎?」 長是直接參與大內的廠衞訓練徵用的,那 可以唬別人,却唬不過本仙長,因爲本仙

魔教採取行動嗎?」 廠衞該全是你的天下了,司徒統領選敢對 說後來你推薦的那些好手都是魔教中人 翁長健哈哈大笑道…「長春子,如果

着我們離開的機會作怪,等我們携帶精銳 **囘去,你看看他還有什麼可神氣的!」** 再不動,本教就要動他了,現在他雖然趁 長春子道:•「他是非動不可,因爲他

的廠衞後進新血,再設法讓你們吸收進去 司徒統領的托付,故意投身魔教的,還有 在迷信魔教的勢力,我再告訴你一句實話 一些人則是他的故人子弟,以及秘密招募 ,你們網羅來的那些好手實際上都是受了 ,由你們代爲再加訓練一番,這個你可明 翁長健搖頭一嘆道。「長春子,你還

新進人員,本仙長一直都在嚴密監視及考 察中,從未發現有破綻!」 長春子冷笑道: 「我不信,對於本教

立場身份,就可以把魔教拖垮了。 半多數時,無須任何行動,只要及時表明 麼會有確實的報告呢,再說那些人也不必 從事什麼活動了,當他們佔了魔教中的一 爲代你考察的人就是司徒統領的人,你怎 翁長健道••「你自然找不出破綻,因

是本仙長絶難相信的事!」 之流混了進來,但要說能够滲入一半,那 也不會上你的當,對本教的忠心之士起疑 ,也許本教一時不察,讓一兩個如秦日松 長春子道。「本仙長自然不信,而且 翁長健笑笑道·· 「國師可是不信·

老朽不是在說空話的!」 到時候,不過遲早都有機會,讓國師明白 老朽本來可以立加證明的 翁長健道••「國師不相信也沒有辦法 ,只是還沒

等什麽時候呢?」 金輝忍不住道••「還沒到時候,你要

他們找機會把魔教的人一刀一個,在神不 ,大家兵刃相對,展開羣歐的時候,那時 翁長健笑道•• 「自然是等到最後關頭

顏色,假如眞是這個方法,那可就太厲害 一番話把魔教中人,說得個個都變了

也成爲泡影了 居然成了心腹之患,多年辛苦白費了不說 ,他們移居東土,在中原設立門戶的計劃 魔教倚爲長城的這一股潛在的勢力

弄成這個樣子的?」 紀寶珠忍不住道•• 「教主,你怎麼會

選出來的,絶不會有問題的!」 顧忌,不敢用那些人,其實妳想想,這些 見信口題河,他是在哄人的,叫我們心存 人都是妳我精心挑選訓練,嚴加考核而甄 金輝嘆口氣道:•「寶珠,妳別聽翁老

紀實珠說道•「那秦日松可親口承認

知鬼不覺之間,就把魔数瓦解掉!」

長春子道: 「你說這兒的人手有一半

K88

得不謹愼從事。

金輝臉色一變道··「秦護法,你說甚

的邀請都不明不白地丢了腦袋,使在下不

有幾個朋友因爲沒有答應教主

看中了,在下實在受寵若驚,本待拒絶的

,五雲刀門只是個小門戶,居然會被数主

秦日松一笑道:「是!我這就說到了

說的是加入本教的動機。」

秦護法,慢慢地再說客氣話不遲,我要你

金輝聽他們在寒暄,不耐煩地道。「

之厚望。」

先師之衣缽,却未能光大門戶,有辱先人

秦日松道:「慚愧,慚愧,再晚繼承

要我說,我還是交代明白一點的好,我正 在欲拒不能,猶豫之際,另一位老友司徒 教主應該明白我說甚麼了,不過教主既 秦日松道:「我只稱在下而不稱屬下

晃却暗中着人通知我,給我充份的支持

法的! 宮負責考核的,也是妳一力保舉被任爲護 金輝道・・ 「寶珠,秦日松可是妳百花

好意思怪我,不錯,人是老娘負責考核的 自己不加小心,把個有問題的人送來,還 的錯誤。 ,可是他在百花宮的這段時間,表現良好 ,一點也沒問題,這是你當初甄選人員時 紀寶珠怒道:•「人可是你送來的

丢不起這個臉。 輪,栽在司徒晃手中,囘西方去算了。」 當急之務,就是判斷翁老兒的話有幾分可 地倉皇東逸,現在又灰頭土臉地囘去,我 ,誰也別怪誰了,妳我可能都有錯,目前 ,假如他說的是眞話,那麼我們只有認 紀寶珠道··「在西方已經是狼狽不堪 金輝嘆了口氣道。「寶珠,事到如此

,再丢多大的臉都沒關係。 不怕沒柴燒,只要我們有一 「那也沒辦法,留得青山在 天能站起來

有立足之地了。」 了我們是被趕出來的,那時在西方已經沒 紀寶珠道:•「問題是囘得去嗎,別忘

然後化整爲零,先把幾個大山頭個別擊破 他們的防備已疏,我們只要偷偷地回去, 向我們,使我們不得不走,事隔二十年 我們在中原這些年所培植的人手,應該不 然後才公開身份,大局就定了,相信憑 金輝笑道••「那時是所有的矛頭都指

紀寶珠呆了 一下道·「看來你已經預

> 些人才,因爲我不能守定一處,狡冤數窟 但在中原活動,也在西方老家,安揷了一 金輝笑道。「不錯,我這些年來,不

,這是先師傳留給我的遺訓。」 紀寶珠哼了一聲道··「那老鬼如果有

業從那兒再建起來,仍然要靠此地的人員 好辦法,也不會被人在西方連根都拔走了 ,你雖然在西方預伏了人手,可是要把基 ,這些人你又知道那一個是靠得住的?」 紀寳珠道。「翁老兒說有一批是司徒 金輝一笑道:「個個都靠得住。」

些人,也該帮我們一手忙吧! 跟他們爭利,他就不會搗蛋,他安排的那 已,可是我們如果囘到西方去,不在中原 我相信絶沒有這麼多,最多只有幾個人而 金輝道:「翁老兒是故作驚人之談

不足爲用,只有認輸退回去了。南宮老夫 人……」金輝說道。 紀寶珠道••「那你是準備撤退了。 「時勢逼人,我們所把持的實力旣然

東門雲鳳囘答道。「教主又有什麽見

再趕盡殺絶吧。」 再囘西方去,想老夫人慈悲爲懷,當不至 金輝一嘆道:「時不我與,本教只有

教出玉門關。」 深感欣慰,當親率江南同仁,西行恭送貴 東門雲鳳道:「教主能够回去,老身

金輝一笑道:「老夫人該不是押我們

東門雲鳳道・「送佛上西天,老身不

相信在送行中途,參與的武林同道會越來 眼見貴教西出玉門,是無法放得下心的

已轟動四野了,那還能够安身嗎,老夫人 若要如此的話,金某情願一拚了 地行動,如若這般浩浩蕩蕩,未返西方就 東門雲鳳莊容道:「金教主,老身與 金輝道: 「本教要回去,也只能悄悄

辦法是消滅牠,把牠趕到隔壁隣人的圍中 脈 西方的武林道雖素無瓜葛,但彼此同爲一 ,那可不是解决問題的方法。」 條毒蛇如果出現在我的園子裏,最好的 ,老身又豈能做這種損人以利己的事,

容我們活命了?」 東門雲鳳道··「話不是這麽說 金輝道: 「這麽說來老夫人是根本不 ,金数

主試想,你在金陵開設百寶齋多年, 人干涉你了? 金輝道:•「百寶齋也常受到江湖朋友 可曾

義,破壞我風俗傳統,那就無法令人忍受 立門戶,如只爲發揚武學,大家仍是十分 沒人干涉你們。即使你們借此爲名目 **覦的,所以你們廣置武師,自設鏢局** 地歡迎的,只是你們要宣揚魔教的邪惡教 賈的是珠寶,財帛動人心,難免會受人覬 東門雲鳳道:「這話不錯,因爲你們 ,設 ,也

强迫那一個參加呀!」 什麽還有人自動要求加入呢,我們可沒有 祗是妳的看法,假如我們真是邪惡的,爲 紀寶珠道·「你說我們是邪惡的 ,這

> 可以請求所有江湖同道不去干擾,但是對 身不跟妳辯嘴勁,只告訴你一個道理,免 罔顧廉恥,爲惡之鉅,莫此爲甚。」 們放縱人慾,以奸淫爲手段,蠱惑人心 妳的百花宮,却絕對不允許存在,因爲妳 提組立魔教的話,老身可以不加干涉,也 得妳怪老身不教而誅,對金教主的百寶齋 ,只要他從此以後規規矩矩的做生意,不 東門雲鳳淡淡地道:「實珠夫人

禍的就是妳這老梆子 出本事來消滅老娘,否則第一個要遭災受 點,妳却不識抬舉,在老娘面前端起妳武 老婆子,我因爲妳上了年紀才對妳客氣一 地指責一個人,紀寳珠的臉色變了道: 的,妳出來,妳認爲老娘是禍水,就得拿 林盟主的架子來了,老娘豈是吃妳這一 這是東門雲鳳第一次疾言厲色,公開廉耶,無系工公 套

直皺眉頭道••「寳珠,說話要有點風度 雍容華貴的外表,完全不符合,金輝聽了 粗話,而且罵起來如同連珠炮似的 大祭司。 不可像這樣子發婦罵街似的,別忘了妳是 這個女人也眞潑,出口盡是市井上的 ,與她

又好聽到那裏去,只不過吐詞兒不帶髒字 的,南宫老婆子,妳出來! 而已,老娘學不來這一套,就是直來直往 ,人家在罵我你沒聽見,她說我喪盡廉恥 紀寶珠怒道••「去他娘的風度,金輝

門雲鳳無禮,南宮俊跨前一步道:「妖婦 不得妳!」 ,妳居然敢出言辱及我祖母,本少爺就容 每個人都顯出了怒色,爲的是她對東

站一邊兒去! 你還差得遠呢,老奶奶在說話,小孩子和寶珠輕蔑地看了他一眼道:「小子

無恥妖婦,出來領死!」 沒這個顧忌了,兩姊妹寫了出來,艾玉珍 子,可是南宮世家的門下武師黑白雙仙却 子弟,說什麼也不能先出手,攻擊一個女 就是打不出去,他究竟是名家受過教養的 一揚手,就是一拳攻出,口中還喝道: 南宮俊怒極衝出 ,已經高舉了手,可

麼眞打呢,老姊姊我可沒得罪妳呀!」 姿勢十分美妙,而她說話的聲音也嬌柔無 輕輕一扭,仰面挫身,使拳風擦身而過, 拳一出手,就帶有呼呼勁風,紀寳珠腰肢 艾玉珍一拳走空,在紀寶珠的如花笑 她雖是女子,走的却是陽剛的路子 一聲脆笑道:「喲,大妹子,怎

在發怔。 屬下,第二拳似乎遞不出去了,舉着拳頭

心功,艾女俠恐怕要着她的道兒了,老夫 ,我去把艾女俠替下來!」 紀寶玉忙道··「不好,她在施展狐媚

不下來的,妳若是去了,她們不但不領情 ,反而會找妳拚命!」 東門雲鳳道:「不要緊,她的姊姊艾 一邊,這兩姊妹一出手,誰都 替

統的武功來對敵,而是在施展一種邪功 她們不知道……」 紀寶玉道··「可是我妹妹並不是以正

是叫黑白 她們爲黑白雙仙,以前她們走江湖時,却 東門雲鳳低頭笑道:「現在大家尊稱 雙狐。不知有多少江湖上的好手

> 栽在她們姐妹手中 紀寶玉一怔道·「黑白雙狐!」

倒了霉了 也是笑嘻嘻的,可是一到接近她們,可就 們是女流之輩好欺負,以遊詞相挑 姊妹貌美如花,嫉惡如仇,有些人看見她 黑妖狐,她姊姊艾金花叫白妖狐,她們兩 東門雲鳳笑道:「是的,玉珍外號稱 ,她們

虧還不敢張聲,心裏也恨透了她們,弄得 的是非根,有些白道上的人士吃了她們的 仇家滿天下,是老身把她們聘在南宮門下 不傷人性命,只是操刀一割,割掉了對方 被什麼狐媚心功迷住嗎?」 後,才沒人敢對她們如何了,妳想她們會 東門雲鳳道。「很乾淨俐落,她們也 紀寳玉道·「她們怎麼對付人呢?」

妹子,看妳氣成這個樣子多叫人心疼呀, 別氣了,有什麼委屈,告訴老姊姊,我替 妳出氣!」 場中的紀寳珠仍是滿臉嬌笑道:「大

麼個給我出氣法?」 艾玉珍咬着牙道: 「就是妳,妳要怎

老姊姊我生氣呀,那老姊姊給妳打一拳出 旺氣好了。」 紀寶珠笑道:「弄了半天,原來是跟

的身上,雙手如電,抓向她的脇下 她的身子直靠了上來,貼近到艾玉珍

是妳要我打的。」 同時艾玉珍也茫然地道。「好,這可

出去 擊在紀賓珠隆起的胸膛上,把她打得飛了 一面說,一面拳出如電,砰的一聲

> 會出手,因此兩個人都着着實實地挨了一 兩個人的動作都快,誰都沒防到對方

艾金花忙扶住了她。 曾傷及內腑,看來無性命之虞,她的姊姊 連皮帶肉,而且肋骨也被抓斷了,幸好未 艾玉珍的脇下被抓破了一個洞,不但

但口中已噴出了大口的鮮血。 遠趕忙掏出一顆金創藥餵在她口中, 一張臉變得煞白,强掙着下地,王致 而 且

紀寳珠也被她的丈夫王致遠接住了

不過她還是撑着冷笑一聲道:「黑白雙仙 時,紀寶珠尖聲大叫疼起來。 替她按摩着推活氣血,可是手到達她胸前 ,名不虚傳,是有兩下子,居然還能在我 可見艾玉珍那一拳是真傷得她不輕,

雙鞭道。「妖婦,且慢發狂,把妳的兵刃 取出來! 艾金花慢步走到她跟前,舉起手中的 魔爪勾魂之下不死!」

向我挑戰!」 紀寶珠輕蔑地向她看了眼道•• 「妳是

兵刃來!」 艾金花點點頭道: 「不錯!取出妳的

向我挑戰,妳行下 姊妹倆人一起出手的,今天妳居然想掛單 紀賓珠道: 「你們黑白雙仙向來都是 47

道,只不過妳們這些化外之民却未必清楚 倆向來都是雙雙出手,中原的武林道都知 ,所以我剛才沒有出手,否則現在早已屍 艾金花淡然地道:「不錯!我們姊妹 ,正因爲我不能替中原武林丢臉

> 要出手的,取出妳的兵刃來!」 ,可是例子也不能在妳身上破,我是一定,落個以多爲勝之譏,才讓妳多活了一下

準備你們一起上的了……」 一對姊妹死黨了,妳們一出來,老娘已經 紀寶珠笑道。「老娘早就知道妳們是

我把兵刃取到手再動手啊! 砸而下,紀寳珠連忙飄開道:「妳也得等 話還沒說完,艾金花雙鞭已經迎頭猛

三次,打過了招呼,可沒精神陪你慢慢磨 艾金花冷冷地道:「我已經通知了妳

紀寶珠說道:「我若是一直不拿兵刃

不似先前那種蒼白之狀。 ,而且臉色變得很紅潤,顯得容光煥發 紀寶珠的臉上又現出那種迷人的笑容

是她的腦筋却似大有問題。 調息,就能恢復如初,看來頗爲驚人。 5,就能恢復如初,看來頗爲驚人。只這妖女的功力深厚,重傷之下,略經

呼過妳,也照樣出手不可!」 因此仍然大聲道:「你就是個死人,我招 意,不過她的性情比較梗直,不善作僞 功對艾氏姊妹無效,她居然又施展出來了 却及時給了她一拳重擊,可是她這狐媚心 ,艾金花不禁爲之一怔,想不透對方的用 先前對艾玉珍,她施展了這手迷魂魔 —狐媚心功,艾玉珍僞裝受惑,然後

這種事,我就站在這兒不還手,看妳是否 倒不信,你們自稱爲俠義道的,能做得出 紀寶珠嬌聲笑道:「妳可眞狠心。

K90

她是結結實實地挨了一鞭。 一聲嬌呼,整個人又飛了起來,看樣子 ,雙鞭一舉,橫掃過去,將紀寳珠掃得 她果真站在那兒不動,艾金花却不在

用鞭上的推勁飛了起來。 到紀寳珠,只是略沾上一點,紀寳珠就利 這是一種很奇妙的身法,也是一種很 但是艾金花却明白,她的鞭根本沒傷

高深的武學,必須把分寸時間拿捏得恰到 它與武當心法中的黏字訣相同 ,却更

份人雖然在爲艾金花叫好,也有些人覺得 沒動手,艾金花不該出手這麼兇的。 這一鞭勝得不值,因爲對方旣無兵刃,也 爲巧妙,場中羣衆多半沒看出蹊跷,大部 下之處又追了過去,雙鞭又擊道:「妖婦 艾金花却不理這一套,對準紀寶珠落

落下來的,恰好落在一名漢子的懷中,那 那一大羣人中間,她是掙扎着手舞足動地 大漢一把捧住了她,她喘息地呢聲道: 紀寶珠落地之處,正是她自己帶來的

艾金花恰好舉鞭攻來。他抽出腰間的板斧 器,在火花四激中,各退了一步。 醉護法救救我,那女人好狠!」 ,噹的一聲,反迎了上去,兩般俱是重兵 這姓薛的大漢把紀寶珠往地上一放

經略爲遜人一籌。 出手,兩人勁道相當,說起來,艾金花已 艾金花是急衝而前,那大漢却是就地

那妖婦送死。姑奶奶還會含糊你不成,看艾金花不管這些,沉聲道。「你要替

漢也舉起板斧道··「笑話,薛大爺還怕妳 連姓名都不問,雙鞭揮舞而上,那大

不成,我活劈了妳。」 而她的丈夫王致遠,却在一邊看着,不 紀寳珠一面呻吟嬌喘, 一面爬了開去

像先前那樣上去救扶了。 紀寳玉輕嘆一聲道··「我說寳珠怎麼

已受了她的蠱惑,爲她賣死命了。」 用她身後的那些人爲對象,現在那些人都 緊想想辦法!」 會那麽笨呢!狐媚心功在艾二姑身上無效 ·難道無術可解嗎?那可不妙了,妳得趕 又對艾大姑用上了,現在才明白,她是 翁長健惶恐地道·•「寶玉夫人,這··

法可想。」 來就是她裙下的死士,來爲她賣命的,現 在她再用媚術一催,更是賣命了,我也無 紀寶玉道·「那也沒什麼,這些人本

他們的,現在這一來可就糟了!」 底的,本來可以及時裏外合擊,一舉消滅 些人中有不少是司徒統領的心腹,派去臥 翁長健道··「唉!夫人有所不知,那

現在招呼一聲看看,是否能喝醒他!」 們既然定力不堅,只有忍痛犧牲一法,你 在各人的定力去抗拒,外人無由爲力,他 紀寶玉道:「沒有辦法,這種媚術全

不清醒,就是受惑已深,寶珠又在一邊繼金花打得十分激烈,紀寶玉道:「若是喝 怎麽認眞帮起那妖婦了,還不快住手。」 翁長健沉聲喝道:「薛舉,你瘋了, 那個大漢充耳不聞,手揮板斧,跟艾

> 聴了。」 已經紅了眼,除了寳珠之外,誰的話都不 續施術,只有硬拚硬砍之法了,現在他們

來帮忙了,欺負咱們人少,大家跟他們拚 前加入合攻,紀寳珠叫道:•「他們有人上 武師中,一名中年漢子,手執量天尺,上 大漢一頓急砍,殺得連連退後,南宮門下 這時艾金花已經呈現不支之狀,被那

捉對兒斯殺成一 沒有多久,雙方幾乎都出動了幾十個人 ,於是南宮武師羣中,也出去了兩個人 這一聲招呼,她身後又出來了兩個人

場面相當的亂! 上來增援,却又形成了以衆擊寡的情况 了對方,空出去帮自己人,而對方又有人 先是一對一,接下去有人迅速地解决

的重視與負敬 且入了南宫門下後,武功也有了長足的進 ,個個不凡,所以才在江湖上受到大家 南宮武師不僅是成名多年的好手,而

爲敵,却仍然可以彼此呼應救援。 的武師,他們佈成了一個方陣,雖然各自 是百花宮中的好手,沒有一個是南宮門中 在地下躺滿了一大片的殘屍與傷者,却都 現在他們表現出了驚人的武學成就

手下的人上去撲攻,只是那些人舉步猶豫 ,不再像先前那麼踴躍了。 紀寳珠仍然在大呼小叫,不斷叫自己

這麽樣子了,再下去就將衆叛親雕,再也 金輝走到她身邊道。「寶珠,妳不能

> 意的混帳死光了最好,至於我真正得力的 紀寶珠冷笑道··「笑話,這些三心兩

問道。「就是他們?」 然有一半的人,動也不動地站着。恍然地 金輝愕然地看了一下,但見她身邊仍

罰也好。」 能就有司徒晃的手下在內,讓他們受點懲 才投靠過來的,本來也不太靠得住,很可 影響,至於那些人,原來是在狐媚心功下 媚心功的蠱惑,所以神智清明,沒有受到 都是真心與我合作的好伙伴。沒有受過狐 紀實珠道·「是的,就是他們,他們

解而已,並不能確定是司徒晃派來臥底的 金輝道:•「妳只是對他們不太十分了

其咎,但現在追悔也遲了,只有引爲烱誠 來的人,也是他惹下的麻煩,我當然難辭 ,以後不再重蹈覆轍就是。」 紀寶珠冷笑道·「這都是我哥哥引進

本上我就反對你把勢力植入到宮中去,現 紀寳玉冷笑道··「也別怪你哥哥,根

關係與利害衝突,他照樣派人來臥底!」 不過他的注意,像妳的百花宮,跟他全無 老匹夫太精明,就算我不去惹他,仍然逃 金輝道:「不能這樣說,是司徒晃那 紀寳珠怒道··「那還不是你們的好事

宮的存在,你們存心不善,怕我的勢力太 爲了扯我的後腿,現在可好,連你們自己 大了會壓倒你們,才塞了些人來,目的是 ,你們若不洩我的底,誰也不知道我百花

的後腿也叫人給抽掉了筋,虧你還好意思

肯放過我嗎,恐怕首先下手的對象也就是 臥底嗎,而且妳的實力果眞壓過我時,妳 用呢,何况這實在也怪不得我,憑良心說 ,妳對我難道沒有使過心眼兒,塞人過來 金輝道:「寶珠!現在說這些有什麼

無損傷,百花宮下所屬的好手却傷亡累累 漸明朗,南宮門下的武師已大獲全勝, ,翁長健在一邊看了直搓手嘆氣。 紀寶珠這才不作聲,而這時的戰局已

叫本門的那些人停下手來供人屠殺!」 來找麻煩的,老身總不能爲了顧全他們, 看見的,實在由不得人,是他們自己要上 你爲難,對司徒晃不好交代,可是情形你 東門雲鳳道:「翁大人,我知道這使

否則老朽眞不知如何解釋才好!」 還望老夫人能修函一封,代爲證明一下, 當然怪不得老夫人,只是司徒統領那兒 翁長健只有嘆着氣道…「是!是!這

東門雲鳳道·「人是折在南宮門下武

武林道的領袖表率……」 夫人推崇備至,對南宮世家更是敬重有加 師的手中,老身的解釋,他肯接受嗎?」 ,說府上是安定武林的正義之師,是江南 翁長健道•「肯,肯,司徒統領對老

南宮世家尚可信任,老身就不必寫信給他 東門雲鳳淡淡地道。「既然他亦認爲

K92

翁長健急道:「不!老夫人,這祇是

任! 他,說南宮世家亦是在盡本份,並無野心什麽,倒是有一句忠告,請翁大人帶去給東門雲鳳慍然道:「我不必向他證朗 但也不可以忘了本份,忘了自己的根本責 人仕幹到這個三品統領是一件可喜的事, ,請他不必心存顧忌,他能够以江湖身份

「這……可徒統領不敢……

着這麼一條毒龍,不知道是何居心,若不 早就清楚了,就算他不願意多事得罪人, 還要繼續包庇下去呢?」 是魔教的勢力,威脅到他的地位,恐怕他 也不至於弄成今天這個局面了,他暗中養 也該通知我們一聲,讓我們心裏有個數, 東門雲鳳冷笑道:「他對魔教的底子

翁長健忙道:「不!不!司徒統領絶

翁長健道•「他是爲了未來着想,因 「那他是什麼意思呢?」

雅之士,不屑於入官府,略有名望的好手 爲中原武林的豪傑們,都是胸懷怡淡的高 人的行爲,破壞了我優美的傳統風俗,他 ,好容易有了這麽一批人來……」 ,多半是逍遙湖山,不肯入官府受拘束的 東門雲鳳冷笑道。「這批人的目的在

把最凡手的對象推給我們。」 地位時,他才緊張起來而採取行動,却又 他就什麽都不在乎,直到人家威脅到他的 難道不清楚嗎?爲了能充實自己的實力 侵佔我中原武林,你難道不知道嗎?這批

司徒統領的確難辭其咎,但是老夫人最後 翁長健聳肩道:「前面的那些指責,

> 佈在各地的殘餘勢力,老夫人就算能在今 給誰的,司徒統領配合各位,及時採取行 天擊敗他們,也解决不了問題……」 動,已經算是盡到責任了,否則以他們散 位的!這一批兇神惡煞,也不是想推說推 他們找上了各位,可不是司徒統領推給各 的那句話,老朽必須要辯白一番,是金輝

一定是你在帮他出的主意,我知道你是司 司徒晃一勇之夫,想不出這種計謀的 言,但是金輝却勃然震怒道:「老匹夫, ,說出來頭頭是道,東門雲鳳不禁閉口無 他的確能言善道,話一到了他的口 , 這

他節制,但是老夫才是最高的指揮者,所 夫還是他幕後主使人,大內密探雖然都歸 本座親眼看見你在司徒晃面前彎腰卑恭之 以你們今天之失,也是老夫一手爲之!」 金輝不信地道:「司徒晃會聽你的? 翁長健微微一笑道·「豈僅如此

們對官位高低都分不清楚,還想打進大內 不得正數,不像老夫在吏部銓註有案,終 得很多,何况他的官秩只是臨時授秩,作 個統領雖也是三品,但是武官比文官已差 分勞掌理財政,是正品的大員,司徒晃那 身不變,司徒晃又怎麼能跟老夫比呢,你 大嗎,度支尚書掌天下錢粮支應,替聖上 度支尚書的任上退仕,你知道這個官有多 過老夫可以舉出一個事實,老夫是在戶部 子,實際上誰指揮誰,我們心裏有數,不 ,擠入宮廷的勢力,不是太可笑嗎?」 翁長健一笑道··「那是在人前做做樣

> 你倒眞會裝…… 長春子十分難堪地道:「好一個老匹夫, 金輝眼看着長春子,頗有怪責之意,

而及時採取行動。 又怎麼能瞞過你們,盡得你們行動的機密 翁長健笑道: 「老夫要是不裝一下

手义住了他的咽喉。 春子已經存心拚命,忽而飛竄了過來,兩 他說得高興,却沒想到一腿重創的長

花四濺,長春子放開了手,一臉愕色。 **窩打去,噗的一聲,傘頭陷進了胸膛,血** 氣抗住,同時一拳掏出,對準長春子的心 翁長健再也沒有料到這變化,連忙使

頭子,豈非自己找死。」 武功,你們把我當成手無縛鷄之力的衰老 爲天下密探最高的指揮使,手下豈會沒有 裝不下去了,淡淡一笑道··「老夫既然身 際,無意間洩漏了自己武功底子, 這麼深厚的內勁,翁長健見自己在急危之 誰也沒想到一個文質彬彬的老頭兒有 知道再

殺無赦,然後突圍出去!」 色,金輝臉色急變,舉手一揮道··「上! 長春子類然倒下,滿臉都是不情願之

那批忠心部屬,都一哄而上,各自找到一 他手下的那些人,連同紀寶珠母邊的

個對象就展開了急戰 應戰,仍然難以堵截住,被漏網了一批。 他們究竟人數衆多,羣豪這邊已人人

回來幹嗎?」 狼狽地囘來了幾個,金輝怒問道••「你們 不過那些人只衝出了門口沒多久,又

「教主,外面的去路已遭

,是丐帮的人在看守 ,還有一批弓弩

就能攔住你們! 金輝道•「幾個叫化子 ,幾支破箭

都是死在那批弩箭之下。」 內家眞氣都擋它不住,我們有好幾個人, 發出,密集如雨,而且箭頭尖利無比,連 那人道:「教主,那些弩箭是由機弩

的神弩手,由總管歐陽叔叔率領着,你們 南宮俊道••「那是我南宮世家所訓練

珠被東門雲鳳截住了,王致遠則爲紀寶玉 金輝在怪吼聲中撲向了南宮俊,紀寶

找對方的弱點進攻,每一招都兇險無比 鳳之外,其餘五人修習的都是魔教的武功 出手路子差不多,武功也相近,各人專 這五堆是打得最激烈的,除了東門雲

風,又急又快又重。 盟主,一枝龍頭拐隨着白髮飛舞,虎虎生 雖不諳魔教的武功,却是領袖江南武林的 但是最危險的還是紀寶珠,她的對手

何况係跟艾玉珍對拚時挨了一拳,身體受 紀寳珠就是好好的也難以招架得住

她是最先落敗的一個 ,身子朝前一撲,俯跌在地 ,被東門雲鳳一

杖只打散了你的真氣,使妳失去功力而 不忍道: 「妳就靜靜地躺着吧,老身那 東門雲鳳看她努力掙扎爬起之狀,心

> 南宮俊見狀大叫一聲撲了過來! 如珠,東門雲鳳滿臉滿身都沾上了鮮血, 珠的面向上,那知紀寶珠張口一噴,血雨

儘管妳是天下第一高手,但是仍然受我這 雄霸天下,這就是一個證明……」 『魔血追魂』的一質,我魔教武學, 紀寳珠哈哈一笑道·「南宮老夫人,

丢下對手紀寶玉。跑過去抱起她叫道••「 說到後來她的頭已歪向一邊,王致遠

紀寶玉跟着過來,手起刀落把王致遠

紀寳珠軟弱地張開眼道··「妳殺了他

人那樣好心,還來扶妳一 紀寶玉道:「是的, 把,結果反而害 我不會像南宮老

我一向如此教我的紅粉金剛的……」 紀寶珠道:「好-,我只知道除惡務盡,殺人殺死, ·妳!我告訴妳一個

看了她一眼,也不再去管她,率領着紅粉 ,又去搏殺其他的人! 她是在狂笑中斷氣的,紀寶玉憐惜地

秘密,對付魔教的人,必須用魔教的方法

這叫以魔制魔,哈哈……」

下來,而且照常還以顏色,給予反擊。 絶學中的八項武功,翁長健仍然能從容接 ,居然身懷絶技,他一連施展了魔教十大長健,他才發現這頭老狐狸眞能藏拙隱晦 金輝在南宮俊離開後,又去找上了翁

南宮門下武士因爲東門雲鳳之死,個

預

告

傳奇故事 原野遊龍

下期刋出 敬請留意

近乎瘋狂的搏殺。

明了立場,陣上反戈。 之一是翁長健那邊派去臥底的 金輝手下的高手不少,可是却有三分 ,此時也表

吃虧的。 接應或帮助,這樣子在羣毆打濫仗中是最 每個人都只能單獨拚鬥,無法取得同伴 岌岌自危,對身邊的同伴不敢再信任了 地死在自己人手中,弄得其他的人也個個 這一來很絕,有很多人就是莫明其妙

接受你的處置。 ,我們認栽,南宮少主,我向你投降 金輝見大勢已去,大喝一聲道。「住 一個個地倒下去,等到只剩十來個

宮俊將手中抱着的東門雲鳳交給了灭氏雙 其餘幾個人也跟着渦來,放下了兵刃,南 他走向南宫俊,丢下了手中的長劍 然後說道:「教主,我要送你回

金輝顏然道。 「既已棄兵投降,自然

> 你自己知道如何解穴的。」 的穴道,閉起你們的武功,到達西方後 翁長健忙道:「少主,這批人可放不 「在到達西方之前,我還要封住你們

湖人在處理江湖事,不管你的官多大 南宮俊道:「翁大人,現在是我們江

,少主難道就此算了,不想爲令祖母報 「可是令祖母南宮老夫人死在他們手

個人都是為正義而死,消除邪惡是我們唯 的人沒有私仇,也從不跟人結仇,我們每 非命,可是誰看過我們報仇了,南宮世家 門主,死亡的家人計一十九人,無不死於 毅之色道··「南宮世家到現在,歷經四任 一的責任! 南宮俊頓了一頓,臉上現出了一片堅

,新一任的盟主又產生了, 大家都尊敬地看着他,每個人都明白 南宮世家是永

鐵橋龍虎鬥

子吊起十個彪形大漢,不會給那些人扯到 曾經試過伸出一條右臂,伸到直爲止,在 有獨特的本領,並非等閒之輩! 橋下來,這件事情也可以反映出鐵橋三確 辦得到,此外,他站在橋上,僅用一條繩 送五十両銀,他的朋友拳師當中無人能够 ,很難勝他,於是有鐵橋三這個雅號,他 一雙脚落地生根,故此,跟他過招的人鐵橋三名列廣東十虎,由於橋手堅硬

很佩服他, 尊稱他是鐵橋三居士! 是嬴實了的,因此之故,認識他的和尚都 任人想辦法把它扳倒。一般而論,拳師都 無法扳低他的右臂,何况和尚呢?當然他 居留,跟和尚談論佛偈,閒來研究武技 研究佛學,他沒有出家,每次到廟裏走動 講得高興,他就照常的把一隻手臂提高, 却是以居士的身份出現,有時他在佛寺 鐵橋三雖然是少林子弟,但却很喜歡

武林軼事

己,經常對奕,或者論武,變成了一對很 鐵橋扳落,總是辦不到,因此兩人結爲知 闊論的,大慧和尚不管如何想辦法把他的 寶萬林寺暫住幾天,總是跟大慧和尚高談 藏喇嘛派星龍長老的門徒,擅長獅子吼拳 常到之處,至於寺內的大慧和尚,却是西 ,那種拳脚另有獨特之處,鐵橋三每次到 他是南海人,麻奢鄉的寶萬林寺是他

正是嚴冬時份,西江的河水已經乾了許多 鐵橋三說知一事,他們搭肇慶船的時候, 雲寺到麻奢去,有個和尚同行,那和尚對 ,用想船在水中行走,便要舟子一部份登 剛巧那時星龍長老從肇慶鼎湖山的慶

K94

乾涸,十多個舟子牽引一岸拉纜,到達三水那一天 晚,明天潮漲,然後繼續開行,故此,渡 果不能够趕快通過,要在那個地方等候 法使那艘船移動,因爲潮水繼續退落,如 一條大纜,仍然無

老是個非常的人物,有意結識 地方已經渡過,水也漸漲,整船人都十分緩緩的移動,拉了十多遠丈,河道的險隘 ,鐵橋三聽了却心上一動, 下,他獨自一人牽引那艘渡輪,居然把它 自告奮勇,走到岸上去,喝令那班船夫退 · 凑巧星龍長老搭那艘船,目贴此狀船上面的人都十分焦急,却又束手無策 他知道星龍長 ,便請大慧

結識師傅,問問星龍長老可否相見 傳,告訴他鐵橋三的臂力有如銅鐵,很想 大慧和尚趁着星龍長老駕臨,尊稱師

三的手臂是否確實是鐵橋,憑着師傅的內星龍長老就向鐵橋三說知,最好硏究鐵橋 勁是否有本領把它扳倒! **虁房之內見面。兩個武林高手交談一會** 於是通過大慧和尚的介紹,他們兩人在 星龍長老認爲這種江湖好漢值得結交

房裏面紮下四平大馬,並把右臂伸直之後 有相當深厚的交情,不必客氣,即時在禪 再行提高,等於曲睜,握拳之處高過手 鐵橋三知道彼此都是武林高手,而且

星龍長老對他說知,這是研究性質 星龍長老便緩步走近他身邊 總之切勿動火,鐵橋

不對,如果你想用提勁去測驗我的武功 我們講好是用扳勁,忽然變成提勁,實在 這一種馬步功夫,確是令人驚異! 體懸空,四平大馬仍然沒有散開,鐵橋三 ,吃了一驚,因爲他的馬步結實,即使身 星龍長老把他放下來,鐵橋三說•

付 爲他知道對方能够提起自己,便用沉勁對 開馬,仍是四平大馬,而且豎起右臂,因 我改用沉勁對付,請即再試一試。」 ,落地生根。 星龍長老笑着點頭,於是鐵橋三再度

只有兩敗俱傷,於是立刻停止搏鬥,稱之 這時知道他不但馬步結實,而且能够化勁 裂,鐵橋三的一雙脚入地兩寸,星龍長老 落地生根,星龍長老沒法一下子把他托起 個托高,但因鐵橋三巳經使用沉勁,有如 爲嶺南獨一無二的英雄好漢。 ,兩種內勁搏鬥之際,地上的階磚忽然爆 使提勁無法施展出來,即使再鬥下去, 再用右手把他的右臂抓實,想把他整 星龍長老用左手握着鐵橋三右邊的前

跟星龍長老便有深厚的交情,不必細表。 經過這一次會面印證武功後,鐵橋三

他從星龍長老那邊學習得到的內勁功夫 鐵橋三本身的武功已經厲害,再加上

擺下了單龍伏虎的架式,準備厮殺。之上紮起子午馬,右手伸出,左手護胸,之所就到這裏,就在演武總前的天階

鐵橋三不饶不忙的說•

「官師傅,你

不能保持現狀,似乎會給他壓低,勃然大

,右手仍然使勁擋住鐵橋三,左手本來

是放在腰間,忽然變成穿心搥,向鐵橋三

心窩一搥打出,如果鐵橋三並非早有防

一槌,立刻胸骨碎裂倒地身亡!

否則 總算公平,阿三,請即發招 有辦法把我的橋手拉低,我就甘拜下風 當然是較量鐵橋,不必較量拳脚,如果你 想跟我較量拳脚呢?抑或較量橋手呢?」 ,不許你在此開設武館, 官勝說••「我叫你不必稱做鐵橋三, 如此交易

己使用星龍長老教授給他的提捌手與他鬥 勝决不 見官勝的橋手伸出來,心裏暗想,如果自 上還有一條條靑筋,粗如蚯蚓,一望就知上還有一條條靑筋,粗如蚯蚓,一望就知如木柱,膚色靑黑,有如用銅鐵打造,臂 分陰險,說不定自己使用內勁壓他的橋手 掃,那是非常危險的,再者,官勝此人十 鐧,狡猾異常,如果把他的橋手壓低, 勁,一定以柔制剛,把他的橋手壓落, 金鐧這種絕招, 有沒有地頭蛇, 就。鐵橋三開設武館之前, 不定他立刻乘我不備,抽出金鐧, 如木柱,膚色靑黑,有如用銅鐵打造 他會乘機出擊,因此之故,鐵橋三稍爲 鐵橋三看官勝伸出來的右臂,眞是粗 ,暫時沒有動手 會就此罷手,可能兩個門人帶備金 已經查得清清楚楚,他看 對於官勝擅長袖裏藏花和武館之前,當然查探附近

出又給別人壓住,兩手等於沒有手官勝右手已經伸到盡,預備鬥橋,

別人壓住,兩手等於沒有手,無從手已經伸到盡,預備鬥橋,左手打當中的穴道打去,快如閃電,那時

他胸部當中的穴道打去,快如閃電,而且一壓即打,右拳貼住官勝的橋手而且一壓即打,左拳貼住官勝的橋手

向向

右手往下一沉,壓在官勝打出的穿心搥,必然是運力在左手的穿心搥,立刻順勢把

勝的

右拳忽然失去原有的氣勁, 鐵橋三當然是一眼關七的

便知對方 他發覺官

動手呢?如果你不動手 鐵橋三突然大喝一 官勝大聲喝道。「阿三,爲甚麼你不 聲 ,說. 就算打輸。 「宮師傅

落,至於張榮

一條金鐧, ,毫無動靜

條金鐧,就向鐵橋三迎頭打他為了攻勢敏捷,只是向馬

,我發招了 官勝沒有回答,把全身氣力集中在右 。鐵橋三緩步走到官勝的臉前

K96

爲溫和許多,原因是他的內勁功夫增加之 ,出手傷人,不願意因此自尋煩惱。

罕見, 鐵石, 刀舞動, 之久,那時他只是四十歲,身材高大, 音閣旁邊的一座武館就是鐵橋三武館的遺 還可以順便練習一種武功,叫做「袖裏藏 武學的人,先要苦練一雙手臂,練到堅如 氣不喘,然後算得合格,故此 乃大刀,重四十八斤,如果有人能够把大 風凜凜,以前考武擧只考刀兵石三種, 紅旗之下,在該處開設武館,已經有十年 教頭,叫做「官勝」,正宗滿州人,屬於 時旗下街與西門接近之處,有一個旗籍的 隔不遠,只有半條街而已,那時旗籍的滿 址,不過,當時小市街却是非常熱鬧的 街改為惠福西路,觀音閣仍然屹立,在觀 那時廣州仍是有城門的,拆城之後,小市 活動自如,否則,一雙手藏在衣袖之內 花」,滿州人穿的闊袍大袖,只是袖口 **着演武廳環行一週,放回原處,臉不紅** 有一個重五百斤的大石股, 紅心,算爲合格,所謂石,那是抱大石, ,兵就是考弓箭,連射五箭,有三箭射中 可見旗下街是旗下人的勢力控制之地,當 小市街與滿州人集中居住的「旗下街」 街口,便即繞道而行,不敢入內,由此 人十分橫行,一般正宗的廣州人走到旗 ,上面窄,下面闊,把它捲起來,然後 當時他設館授徒之處,就在小市街 雙手能够抱起大石行走的人,甚爲 如果有這種人材,不但考到武學, 要出劈、抽、砍三招,便算合格 那個人穿了滿州衣裳,究竟 雙手抱起,繞 ,有資格考 刀

聲上前叩問··「師傅有何吩咐呢?」

送過來,到時我一出手就把鐵橋三的頭顧 跟隨我到觀音閣,找着鐵橋三迎頭痛擊 打爆,血肉横飛。」 如果我的右手向上一揚,你就把這種傢伙 官勝說。「你們兩人拿了我的傢伙

果他的確是手上有勁,隔着衣裳把敵人使 碎裂,倒地身亡,這種絕招叫做袖裏藏花 勁爛腰抱住,用力一挾,即時使對方腰骨 表示暗算的意味。

藏花」的了。官勝特別擠長這一招,所有 武林中人都把他否做鐵橋手官勝 如果此人懂得武功,十居其九兼練「袖裏 考過武學的人,手上總會有些斤兩

開向我挑戰了,他在隣街開設武館,所教 武功當中,只有我官勝一向給人稱做鐵橋 出來的徒弟逢打心贏,更加憤怒, 館授徒,巳經不高興, 的不過是小販之類,看來此人的武功有限 手,鐵橋三這個人居然亦稱鐵橋,等於公 譽鵲起。鐵橋手官勝知道鐵橋三在隣街設 到處打鬥都是贏的,因此鐵橋三很快就聲 頭小販,這種人聲勢浩大,學會了武功 地,故此鐵橋三的門徒多數是店伴或者街 ,他忽然怒火冲天,對門人說••「南派的 ,瓜菜檔以及鷄鴨,雀鳥店舖,都集中該 ,未滿三十歲,當時小市街豬肉店牛肉店 純盗虛聲,非打不可!」 鐵橋三在觀音閣旁邊開設武館的時候 後來發覺鐵橋三教 有一天

門人張榮馬佳「個武功最好,聽了齊

一條金鐧,雖然長達二尺多些,但却重五一招就是「袖裏藏花」,至於武器,却是 官勝的拳脚屬於硬橋硬馬,最擅長的

斗胆率領兩人到鐵橋三武館踢盤 苦練了六年之久,自信無人可敵 左右劈出,這一招喚做「闖三關」 金鐧兜頭劈落,任何武器都無法抵擋, 十斤,由雷公銅打造,別人休想把它揮舞 斷了對方的武器,跟着擴腰連劈三鐧,分 ,可是,宮勝舞動金鐧,風聲虎虎,一 ,於是他 ,官勝

三人昂然站在演武廳前,官勝大喝一 當先衝進來,張榮馬佳兩人分左右站立 天中午時份,正在演武廳授徒,官勝一馬 即有人踢盤,他有所準備,毫不畏懼。 金鐧在後相隨,冤得別人說他抓着武器上 街市的漢人特別多,官勝叫兩個徒弟拿着 說•「鐵橋三,你認得我嗎?」 門挑戰。當時鐵橋三的武館開張不久,便 因爲鐵橋三在小市街設館授徒,那 搫 那

如銅鐵,名符其實,你只是中等身材, 三,你居然認識我,好極了, 當然認識你,今日駕臨,有何指敎呢?」 官勝,立刻抱拳爲禮,說。「官師傅,我鐵橋三抬頭一望,認識他是旗下教頭 無人不知,我的一雙手粗如木柱, 官勝的雙眼向上一睜,厲聲說・「阿 我綽號鐵橋 那 堅

怎能逐個人勸告他們改口呢?」 有一個人自稱鐵橋,既然別人稱呼我,我 **橘三這個名字乃是武林中人稱呼我的,** 鐵橋三哈哈大笑,說••「官師傅, 没 鐵

如果你答應,我就轉身走開。

雙手如此瘦削,居然稱做鐵橋,對我有影

現時我命令你今後不准再叫鐵橋三,

是否銅鐵鑄造,請即放馬過來。」 就你自稱鐵橋好了,我想試試你的橋手 官勝大喝一聲,說•「既然如此

向下一沉。手搭在官勝的橘手,大喝一聲,運用柔勁 官勝覺得自己的橋手如受千斤壓力 知道他拔出武器應戰,立刻向張榮展開攻鬥輸,退後幾步,就在馬佳的身上撲去, 上的穴道,然後把張榮移過一邊,百忙,一手捉住張榮,施展擒拿手制住對方

連劈三次他就連擋三次,跟住用金鐧放橫此他絕無所懼,索性用金鐧鬥金鐧,對方 向上一推,下邊踢出掃堂腿來 樣的沉重,兩人的手 仗着他已經奪取了一條金鐧,兩條金鐧同 時,已經知道他必然使用這一 鋼的攻勢,以「闖三關」的招式,向鐵橋 鐧,不覺怒火攻心,一言不發,就展開金 ,立刻收手,跟住他看見鐵橋三使勁一推見失去了鐵橋三,換來的一個人就是張榮 中就在張榮的身上拔出另外一條金鐧來頸上的穴道,然後把張榮移過一邊,百 張榮整個人飛開幾尺,手上有了一條金 官勝的金鐧向對方迎頭打落,忽然看 鐵橋三事前調查對方的武功根底 也是相差不遠的,放 招進攻了

不料中了鐵橋三之計,兩鐧剛剛相交, 用金鐧放橫衝過來,立刻把金鐧劈落, 金鋼放橫衝過來,立刻把金鋼劈落,殊又怒又驚,不覺有點慌張,他發覺對方官勝見他居然擋住「闖三關」這一招 就給鐵橋三踢到飛開八尺過外 盤浮動,給鐵橋三掃跌在地, 邊。 這一

門外逃去,鐵橋三喝令他們不要逃走得那 兩個徒弟大驚失色 收回金鐧然後走開 ,立刻 扶起師傅向

添翼,不過,他為了攻勢敏捷,只是向防不測,必要時兩手各執金鐧打出,如歡使用金鐧,所以兩人各帶一條金鐧,

,如虎

預

以把腰間所藏的武器抽出來,囊藏在腰,同時衣裳有裂口,

同時衣裳有裂口

很容易就可 因爲官勝喜

個

衣裳是特別製造的,兩人的胸前都有一

當時他的門徒馬佳與張榮兩人所穿的

間拔出銅鐧來,向鐵橋三兜頭打落

動,向後倒退了七步,他覺得認眞丢臉 招架,轟隆一聲,右胸吃了一拳,馬步浮

索性用銅鐧拚搏,大喝一聲,便從馬佳腰

分別檢起金鐧,然後扶着官勝離去! 馬佳張榮兩人不敢不依 果然從命

官勝無顏再在廣州立足,跟他的門徒遠走 自此之後,鐵橋三的名氣就响噹噹

已經看得出來,故此,他跟官勝鬥橋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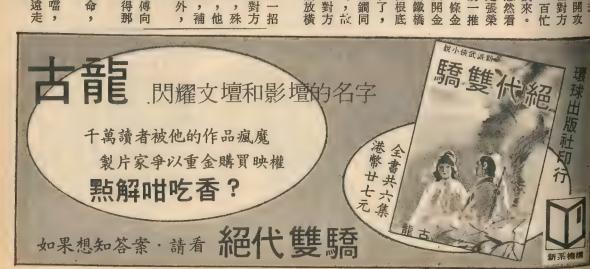
巳經預防兩

走進演武廳時,

脚步特別沉重,鐵橋三

其實馬佳與張榮兩人身上都懷

着武器



武俠長篇故事 伴霞樓主

該死 好,我要說個謝字,那可生分了,但我眞 顏如玉笑道:「這有何慚愧的,倒更 ,兄弟你貴姓也沒問過。」 朱逸道··「慚愧,兄弟,你待我這麼

紀,見識恁地不凡,更令我慚愧了,但兄朱逸道。「兄弟高見,難爲你這點年 兒們,李四張三又有何別。」 見咱們一見如故,相交以誠了。是則,名

弟的大名,還請賜告。 顏如玉眼珠一轉,說道••「我姓玉單

名個如字。」 說出口,才慌張起來,清朱逸是果

揭穿了行藏麼? 却非但不傻,且絕頂聰慧,這豈不是自我

過澡來。 喻,儒者之儒。兄弟,暫且別過,我去洗 不料朱逸道。「好名兒,必是口兪之

清逸之中更增添了些英爽之氣。 清逸出塵,更兼經過這近兩月來的打熬 了破舊的衣衫,換上了簇新的錦服,更見 當眞是佛要金裝, 人要衣衫 ,他脫下

先待茶。

小店可真是接得貴客了,兩位爺快請,且

些甚麼?

了華裳,頓覺渾身不帶勁了 奢華了,坦言着慣了粗布衣衫, 但他回到房中,却大搖其頭,直說太 這一換上

顏如玉笑着,也不睬他,夥計的却已

那飯吃了幾大碗。 液在面前,也休想勸得他多飲一 酒杯沾了沾唇,朱逸也不敢多飲,一心一備了酒飯,兩人暢飲了兩杯,顏如玉只把 要趕快把內功劍術練成,便有瓊漿玉 原來他趁朱逸沐浴之時,巳吩咐店家

K 98

正在這工夫,驀聽一陣急促的馬蹄聲

來,只聽一個漢子道••「還一家看來不錯 巳在店前人立,那前蹄落地,巳轉過馬頭 ,就是這裏吧。」 由遠而近,跟着馬嘶之聲入耳,兩匹馬

識這兩個馬上人?却不願與他相見? 先是眉兒一揚,跟着又掉過頭去,莫非認 不瞧這兩人,心下在奇怪,怎生這喩兄弟 那兩個馬上漢子已飄身下馬,朱逸却

住 上房。」 ,說·「兩位住店啦,有跨院,有乾淨 早見搶出了兩個夥計,把來人的馬拉

片金黃,竟已時近黃昏,未晚先投宿的時 朱逸這才覺對面簷上的陽光,已是

們可得好生侍候,一行三十餘人便到。」 部尚書家中的人,這是護送公子上京,你 那敢好,正是要個跨院,夥計,咱們是戶 只見一個漢子揚了揚馬鞭,說道••「 那掌櫃的聽說,早奔了出來,說••

快掌起燈來。 吩咐不再接客商了,天雖未黑,已吩咐快 茶水酒菜,一聽一行人不下三十餘人,又 又忙不迭吩咐夥計快快拾掇跨院,備

室狐黨 營私,貪賍枉法,如何能供養這麼多的狗 兄皺了,道・「兄弟,一位尚書的公子罷 了,瞧瞧這聲勢,上京倒要三十多人護送 他心下在想:參說得不錯,若不結黨 瞧着那店中一陣忙亂,朱逸不禁把眉

玉巳說道·「想必這張公子因道路不靖 幸是他心中想,並未說出,皆因顏如

> 護。」 在路途中曾經受過驚駭,故爾才帶多人保

記起來了,原來是他。」 朱逸陡然一拍桌子,道••「是了 ,我

關係?」

道他是誰?」 顏如玉一怔,說道•• 「你說甚麼,知

便是顏姑娘……」 朱逸道: 「兄弟,你一言把我提醒

顏如玉忙喝道•「住口!

頭 ,心想••「兄弟怎麼無端生起氣來?」 ,待兩人走過入內去了。朱逸才搔了搔 那店裏掌櫃的,正哈腰迎進兩個漢子

叫起她的名兒來?」 地方,在這大庭廣衆之中,你怎可一聲聲 若神明,是也不是?却怎生也不瞧在甚麼 顏如玉才又說道:「你把那顏姑娘奉

死 ,我該死,你說得是。」 朱逸把自己的頭連打了幾下說。 顏如玉道••「現在,你說吧,你記起 「該

顏姑娘的爹,便是爲了救這張家公子,受 送顏姑娘和她爹,前往秦中,這麼說,他 那惡老道的暗算,也就是這張公子 朱逸壓低了聲音,道• 「我記得了 護

是愛大驚小怪的,這又是怎麼啦? 啊呀一聲,一雙眼睜得又圓又大。 顏如玉皺了皺眉兒,說•「你啊,總

官,喪門劍古元 破廟,所聽到的黑判官的言語說了 這事兒可眞不得。」他隨把前晚在那荒野 「兄弟,這可是了不得麼?那個甚麼黑判 朱逸道••「兄弟,不是我大驚小怪

竹劍退羣賊 痴情動芳心

把武功練好,好能保護顏如玉,因此連晚上亦出外演練劍術……

尚不懂調勻呼吸,是以走得很吃力。因此顏如玉又敎他棄練內家功夫。朱逸由於心急着 那少年人自稱喻儒,原來乃是不告而別的顏如玉喬裝所扮。他們直奔濟南府,朱逸由於 逸為師傅,並代為擊退了那股賊子。朱逸雖驚愕不巳,然亦樂於與那少年人結伴上京。 後朱逸在林中遇見河朔三煞,正要和朱逸在劍上比個高下,忽然來了個少年人,口稱朱 削

文提要

•

,他以爲朱逸故意裝呆是眞人不露相,劍術定是高不可測 上回書至朱逸一路追尋顏如玉下落,途中遇到賊子石奇

的時候,顏如玉說道。 朱逸說道••「兄弟,你呶起咀來眞好 朱逸笑了,眞奇,這書呆子倒也有笑 「你笑什麼!」 來。」

看

臉兒一 女兒家的嬌態來?休要被他瞧破了 啊唷!這可更不像男子漢,忙不迭把 呔!顏如玉臉兒紅了 綳,她怎麼會一不小心,竟顯露出 啐了一口

顏如玉頭上。 個十五六歲的童子了,他說甚麼也想不到 七八歲的大姑娘了,但女孩家改扮起男裝 因是身材嬌小,膚色白嫩些,那就像 朱逸那能瞧得破,要知顏如玉是個十

較常人嬌嫩些,豐腴些,那有何奇? 眼兒更像,但富貴人家哥兒,養尊處優, 雙娥眉兒彎彎。臉蛋兒雖然有些像,鼻兒 何况這兄弟雙眉斜飛入鬢,顏如玉却

生尅演變,果然,劍招竟生出無窮的變化再根據兄弟你先時說過的,依照那易理的 了無數遍,直到得心應手,絲毫不差了, 夜裏,我先把顏姑娘教我的那八招劍法練 朱逸道: 「兄弟,你可眞了得,昨晚

> 練劍去了。」 朱逸兩眼發出光彩來,頭兒一昂,說 顏如玉點了點頭,道。「我就知你是

抹,道••「我可再不怕他們啦。」 中,嘿嘿!」他翻腕劃了個半圈,條遞乍 道。「兄弟,若是那河朔三煞再撞到我手

乍練,就能應敵。 顏如玉不禁皺了眉頭,絕不信他初學

朱逸的興頭 她今日趁朱逸熟睡之時,已去偵查了一遍 在河朔三煞巳傷其二,一時間不會回來 武功,論歷練,豈是初學者可勝的,但好 ,實是半個賊花也不見,故爾倒不願掃了 何况是像河朔三煞那般賊中魁首,論

不合身。 銀子的通帶也替你買來了,去試試看,合 去洗個澡來,我已替你買了衣衫在此,裝 你一身臭汗,濕了又乾,乾了又濕透,先 她道。「大哥,那可恭喜你了,却是

,顏如玉道・「你這是又怎麼啦!」 朱逸登時發起呆來,更呆呆地望着她

子毁了巢穴,自然曾懷恨那……那……」子石奇會合,還有個蝎子甚麼的,那般賊 顏如玉道••「這等事情與張公子有何

?那賊子們的巢穴是怎麼毀了的?可是因 子而起麼,那黑判官原已爲了要刦他的財 爲……因爲?推源禍始,可不是由這張公 豈會放過他的。」 ,若然知道這張公子也走到這條道上了 才跟踪南來,現下必然更要遷怒於他 朱逸道••「怎麼沒有,兄弟,你想想

三兩天工夫,倒來到此地了?」 他是跟隨接取張公子的人出京南來,那麼 南下也不會遠,必還沒到洛陽城,怎麼

未到,而他巳動了身,兩起人在途中相遇試的,現下考期巳近,多半是接取他人的 忘了,那張公子和你一樣,原是要上京應

打洛陽上京,那得走邯鄂道,怎會走到濟 遠門,也未上過京,但有道是秀才不出門 能知天下事,這山川地理,也遂知道, 朱逸也搖了搖頭,道。「我雖沒出過

眼兒發了直,盯在朱逸面上,瞬也不瞬。 南府這條道上來?兄弟,你說奇不奇?」 原來朱逸說着說着,那顏如玉的一雙

逃,逃出情關,擺脫情絲的纏縛,要知道門峽,她連夜逃走了,在她心上,那是眞 此行,必是爲她而來,那日在潼關外的三 原來那顏如玉被朱逸提醒,這張公子 瞧不出,你却想得到,說得不差。」 顏如玉把頭兒直點,道••「大哥,眞

「却是奇怪,那黑判官說,

顏如玉想了想,道。「那也不奇,你

倒不像富貴驕人的人。」說到這裏,忽然

得多些時日,怕不會生情呢,她想到這裏討厭,且還有些兒覺得他可親,若然相處顏如玉對那張珏公子,雖未生情,但並不 那眼兒就直了 ,怕不會生情呢,她想到這裏 直勾勾的,木然的望着

其實眼有朱逸 書呆這時一 有些亂 **熟**見也不呆,她倒呆了 那瞬間 中却無朱逸 她望着朱逸 時間

我去一趟就來。」

我去一趟就來。」

大哥,你慢慢吃了,站了起來,說:「大哥,你慢慢吃了,站了起來,說:「大哥,你慢慢吃 的 朱逸那一聲••「你… ,也點亮了 她快步走出店去,外面 但店裏的燈全掌上了 」却又不往下說 連往常不掌 天色巳暗了 ,是 紅

朱逸想了想,當真這位喩儒兄弟,玉消逝在人叢中的背影,他的眼也直了 他不但 ·逝在人叢中的背影,他的眼也直了。 奇怪?兄弟的臉怎麼紅了?望着顏如

然,怎生有些女兒態,只怕和這張公子有公子,必是在丫環僕婦堆中長大的,要不是武功劍術了得,但眞像個嬌生慣養的貴是武功劍術了得,當眞這位喩儒兄弟,雖 公子 是武功劍術了得,但眞像個嬌生慣養的

中 逸一想這張公子也曾護送顏如玉父女去秦其實,不用顏如玉替那張珏辯護,朱 無恩也有些德,有些好感

掌櫃上前對剛下馬的公子行禮說•• 店中的夥計也一湧而出 般,店門口來了一夥人,人喧馬嘶,不为コラート 不大工夫,馬蹄聲雜沓,眞似萬馬奔 「公子

,好大的派頭,那位一身

掌櫃的側着身子,却先退進店來,又錦繡的公子只是微一點頭,就走進店來。

了 道 • 「公子暫請坐地,房間這就快打掃好

不 只有 團和氣,連夥計送上茶也含笑照了照頭。 把那公子瞧了個仔細,心想,顏姑娘說得 差,他這氣派雖令人側目,但他倒是 得三五個人,當眞是人人側目 夥計送上茶去,店堂連朱逸在內 有人拖開板機,那公子落了坐,早 1。朱逸可 不過

家,此去湾南府,可是只得一日路程?」家模樣的人接了過去。那公子必然是張珏了,只聽他開了口,第一句就問道。「店麼手呈上,那公子却一擺手,傍邊一個管變手呈上,那公子却一擺手,傍邊一個管 的紙 店家忽又趨前,雙手展開一張寫滿字 ,道••「公子請過目,小店的菜肴可

時 ,過午就可到了,不過只得九十里路程店家躬身道。「若是起個早,馬又快

左右 的 我問你 那 張公子點了 **暁不暁得?** 湾南府有位顏老英雄,諱大剛子點了點頭,又問道••「店家

個聽候吩咐的夥計,也掃了 他說你們 時,那目光連店家身後的 下

劍,那北邊兒的,小老兒知得不多,打南間別人,小老兒也許不知,提起那顏老英雄,誰人不知,那個不晓,前些年,大江雄,誰人不知,那個不晓,前些年,大江太河,南南北北,多有人來找顏老英雄,雖人不知,那但是有淵源,店家登遺買賣的人,自也最是醒目,人家張公子之意買賣的人,自也最是醒目,人家張公子之前, 要知等閒的也不敢開招商客棧,久作

> 老英雄蓋世無雙。 那張公子深深的點了點頭,又道。

顏老英雄去了秦中,你可也知晓……」

去了秦中 了遠門 ,那自是人人皆知 ,那還錯得了,

中一問起 ,不知你是否也晓得?」 起顏如玉的爹來,已是尖起了耳朶 有位姑娘,月前獨自回來了

爾老英雄現在秦中,這又提起她來,那自 的,却繞了個大彎兒奔濟南府,既然明知 沒把這張公子和顏姑娘關連起來想過,現 沒把這張公子和顏姑娘關連起來想過,現 門當戶對的名門閨秀爲偶,是以他心下從 ,且也沒那個必要,這朱逸知有張珏公子何說得出口。何况那時與朱逸也還初相識何說得出口。何况那時與朱逸也還初相識一樁,不會說得出口,那就是她東出潼關 是爲這顏姑娘而來 樁,不會說得出口,那就是她東出潼關要知當日顏如玉對他述說往事,只有要知當日顏如玉對他述說往事,只有也一動。 莫非他為了顏姑娘而來? ,却也毫不放在心上,人家是貴公子

,就說不上來,反而 ,反而回身向那身後的夥計,却聽那店家連聲這個這個及此,可就心下不是滋味,

為那夥計搖了搖頭,顯然那張公子也失望,說。「你們也曾聽說過麼?」

邊來,可多是落在我這小店中,誰不誇讚

店家說•「這個……」人家公子都說

張公子又道••「不知他家下還有何人 說••「老英雄出

朱逸心裏啊了一聲,他一聽這張公子 這

何說得出

朱逸心念及此

,道•「店家,你下去打聽打聽,打聽 ,便立即來回話 ٥

着他,入內去了。 房間已收拾好了,一夥人隨即上前簇擁 說話間,已有張公子的家人前來禀報

廐 拴在馬椿上的馬匹,可不是還未全拉去一窩蜂兒般落店,却也手忙脚亂,那門 百十人,三十多個人,三十多匹馬, 當眞這位喩兄弟去了那裏? 可眞忙壞了那店家夥計 招呼店堂生意的夥計 可不是還未全拉去馬 便是這店住 四酒飯,他 朱逸飯也 作 口

所見的黑判官,竟然毫無忌憚地,睜大了簷下站着一人,分明就是前晚他在破廟中簷 只得起了身,走出店門口張墜。 桌櫈,顯是忙着侍候這夥人客的酒飯

(然便因這緣故,黑判官這賊子也就敢公然 人,還眞不少,要知一下子來個三數十 人,還眞不少,要知一下子來個三數十 人,還眞不少,要知一下子來個三數十 人,還眞不少,要知一下子來個三數十 人,還真不少,要知一下子來個三數十 人,是真不少,要知一下子來個三數十 人,是真不少,要知一下子來個三數十 人,是真不少,要知一下子來個三數十人 駐脚而望了

將在店,適才那三十多個來人中, 是說派去接取張公子的人 一想,却也不用替人家担 來。這麼看來,果眞不出他所料了,但 那黑判官,這賊子可 院,那麼,豈怕幾個賊子的擾亂以上帶着兵刃的,必是還有尚書 朱逸初時一

一日,巳把功 還哼了

那手中竹劍也掃了出去 腿上· 朱逸 竹劍也掃了出去,莫非巳掃在那逸一怔!皆因他在身子一歪之際一聲,幾乎一頭撞在台階上。

明晃晃的劍 他可 劍,他手拿的也是劍,只不過是不敢乘人之危,人家手中拿的是

」更對朱逸一拱手,道··「多承相助,請另一個道··「保護張公子要緊,快回去。打了個胡哨,晃身就不見了,一人要追,擋開兩般兵刃,竟仍能騰身上房,只聽他 賊,不料那人在受傷之下,手中劍一 …」話聲未落,房上早落下兩人, 出朱逸來,恨聲道: 那人總算站起了身來 算站起了身來,也認 直 圈取那

正是通往張公子住的跨院之門 夾雜着噯唷之聲, 這兩人飛身急掠 ,竄入一 顯然賊人巳傷了不少 道院門 ,門那裏,是院門,那

無恩亦有德,我如何不相助,立即也竄入了得,心想。這張公子旣然對顏姑娘父女了得,心想。這張公子旣然對顏姑娘父女功了得,旣然一招已傷在他竹劍之下,朱 那道院門 朔三煞的吳桐 朱逸巳然認出那逃走的 ,這賊子乃是三煞之首,武認出那逃走的賊子,乃是河

,只見一人長劍一揮,正要落下那瞬間,近院門的人又受了傷, 巳躺倒四個,叱咤聲雜着呻吟之聲,就在鶻落,十數人刀劍並起,鬥做一團,地上 啊唷!可了不得了 ·只見那 一好賊子 院中冤起

着了人家的道兒

顏如玉把手中一個沉甸甸的包兒一揚

「我去買些玩意兒,適才亂得很吧

朱逸却一

股正經

9

道。

眼觀鼻,

鼻觀心,運氣調元起來

大哥,

道。「大哥,這房給你住了

,

我去隔壁那

咱們回房去。」

回到房中,顏如玉

在 得 也學會了 ,連道兒這句江湖人口中的詞兒 顏如玉格的一聲笑道••「噯唷」人家的道兒。」 7,你現

麼 那就是好詞兒 顏姑娘就是這麼說的 ,那那顏姑娘放…… 顏如玉忍住了笑 ° ,她既然也這麼說 放 眯了眼, 「有甚不好? 她想說放 道。「那

••「兄弟,真被我猜中,那話兒來了。」。」說着就要轉身。朱逸忙喚住了他,道間,其實昨兒夜裏巳留下了,你偏往外跑

燈來 她是誰?可眞是姓喻名儒?那顏姑娘又是 「却是說正經的 顏如玉臉兒有些紅了 ,天色快黑盡了 ,你眞再練功夫,要學的 , 不怕他瞧見,道。 ,幸是還沒掌上

我寡,有時又不願露面的時候,也不能不還多得很呢,暗器雖欠光明,但遇到敵衆 ,故爾不用也不能不學,不過,用鏢也 常用的就是這種鐵彈兒。」

甚麼?」

响,道••「大哥,你瞧瞧

,我這玩意兒是

兒

,陡往桌上一擲,便發出一聲沉重的音

顏如玉略一遲疑,才再又一揚手中包

小的鐵彈子,不下五六十顆,奇道。「兄 朱逸打開包兒一看,原來是指頭兒大

兒

光光瞪着他的那黑漢子?」 湖話來,當下點了點頭,道••

朱逸答道··「不差,正是黑判官那賊

了兩日江湖,口中已不聞子曰

顏如

一怔,隨笑了

,這書呆子才闖

硬把這話留在嘴邊,總算未曾說出。當眞

,但及時猛吸了

氣

個屁也是香的了

•「敢是你眼」,倒說起江

弟

,你買來做什麼?」

我 霸道,兄弟 了,用鐵彈兒,傷人却不易喪命,沒那麼 朱逸聰明起來了 ,這可不錯 ,接口道·· 「我明白 ,你多早晚也教教

得你 兒上的功夫,但也要到內勁强才行 休說這些,大哥, 顏如玉道: 「那還不容易 黑麻麻地 **夜裏你要聽到有响動** 全都不識 這是指頭 ,此時

你放 ,黑地裏, 心,我不出去就是。 人家怕不也把我當賊了 「說得是 ,眞要有賊 人來了 ,兄弟

K100

不屑用

但是人家可會用,豈能不防。」

就得先學打

,行走在江湖之上

,你儘管

原來這鐵彈兒也是暗器。」

玉道•「學來防身啊,要學會接

朱逸玩弄着鐵彈,道:「那又爲何?

就欠光明

但可不能不學。」

,都不屑使用暗器,皆因旣是暗器

,那

顏如玉道•「本來武林中名門正派的

娘不可是

可是一不小心,她那麼大的本領,也朱逸猛點頭,道:「說得是,那顏姑

顔如 玉出房去了 ,他倒也不留她 皆

断不停的麼 課誤了 不停的麼,他今日睡了大半日他得趕快做功課,修練內功, 當下關了門 ,立即在床上跌坐

實, 而不知修練內功,氣行周天,亦如是 不過只以爲那是道家佛家導氣養生之法 而行之,是以早就會了,而且行之已久 奇而問之,朱子修教而誨之,朱逸繼之趣 那朱子修也常趺坐導氣,是以朱逸幼時已 道兩家而來,明其理而行之者,亦極衆 說他初學乍練更錯,皆因那年頭的讀書之 ,多懂得導氣養生之理,理可是從佛 那顏如玉說他進境神速,其實錯了 那有初次趺坐,則能渾然忘我的。 ,其 9

然忘我 而爲一,自能鼻觀心,即反虛生明,而渾顏如玉,當眞是一意一心一行,旣然皆合 皆在顏如 念者顏如玉,心中情深,但眞純唯一 這朱逸雖是念重情更深,但腦中有念 玉,他修練內功爲何,爲的亦是

容後謝。」

多 不覺間,伸手抓起了竹劍,門開奔出 知身外更漏遞傳 起 少時候,驀地璫 他頃刻之間 他才一躍而起,就知那話兒來了。 9 9 琅一聲暴响,叱咤之聲 星移斗轉 便巳渾然忘我 ,也不知過了 ,便也不 ٥

嚇慌了 ! 巧 亦無燈火,只有冷月清輝的,可就有那麼 ,倒躱過了那一劍,房上竄下的 一片寒光閃處,一把劍已臨頭頂 打左面房坡上竄下,兩下裏一凑,啊唷 那房外的院中,本來是靜悄悄,無人 ,他這裏才竄出房來, 躱過了那一劍,房上竄下的人,,兩腿一軟,那身子一歪,無巧 一腿瘤了 驀見一條人影 ,朱逸

未曾刺中,吳良這賊子怎又傷了 這這!這是怎麼回事?分明他的竹劍

,朱逸認得,正是給張公子打前站,最先還躍得起身,却見這面也有一人一個蹌踉 那黑判官的筆下 到的兩個漢子之一,啊呀!敢情他是傷在 他一怔之頃,那吳良早就地一滾,也 ,大腿洞穿,血如泉湧。

明是手腕,那可不是他刺的了,怪!這這 雖然一聲怒吼,却捧着右腕,一躍跳開! 是作怪,那黑判官的判官筆遞出,竟然失劍起便已連傷兩賊,呔!一劍定中原,却 在院中的石板上,閃出一溜火花,黑判官 了手,噹的一聲暴响,判官筆竟然脫手落 這番可是一躍躱開朱逸的劍,傷的分 朱逸那還容考慮,救人要緊,何况他

頓見金鐵交鳴聲中,幾片寒濤裹着幾條人 四個賊子,只聽喝道•「風緊,扯活!」 ……這是怎麼回事-朱逸一到,賊人立即傷了兩個,尚餘

影,已飛身上房,眨眼已去無踪影。 保護張公子,教人要緊。」 只聽有人高聲發話道。 「窮寇休追,

了進屋,朱逸見賊人巳去,正要回身,只見有人退後,有人把院中受傷的人抬 見一個老者趨前抱着一把金刀,拱手道•• 則我等必有更多傷亡,感激不盡。」 「今晚多承俠士相助,才得打跑賊子,否

「老人家,你認識

士你的大名。」 老者道。「恕老朽眼拙,正要請教俠

氣,我可不躭誤各位,賊子去了諒也不敢 生姓朱,名逸士,單名一個逸字,旣同住 ,那可是他的學名,於是道:•「不敢,學 個店房,豈有袖手之理,老人家休要客 原來老者稱他俠士 ,他可聽成是逸士

,道:「原來俠士是內家高手,這就不怪家啊了一聲,睜大的眼睛盯在他的竹劍上 住一店,且請大俠士回房,待我稍作料理果然英雄出少年,老朽好生敬佩,既然同 南北的英雄豪傑,不料今晚竟退賊不得 走鏢多年,手中這把金刀,也曾會過大江 即去拜候 ,適才這幾個賊子武功好生了得,老朽 他也有樣學樣 。 __ ,抱劍一拱手,那老人

乃我輩本色,老人家休再客氣,請行再相 也恁地讚嘆感謝他,那更假不了,一時間把賊子打跑了也不假,這見多識廣的老人 一笑,拱手道•「濟困扶危,當仁不讓 他眞像已是無敵天下了一般。不禁朗朗 朱逸神采飛揚,他救下兩條命是眞

逸餒 衣袂飄揚起來,更見瀟洒,要知氣盛與氣 他旋身邁開大步,那夜風把他簇新的 可不再是那剛才出房的書呆可比的 最易改變人的精神面貌,這回房的朱 0

然好夢正酣,不能分享他此刻那分得意 當眞奇妙得緊,他不過才練得幾日劍 可惜,那喻儒兄弟的房門兒緊閉,顯 ,就

> 竟也斗胆敢出來。 胆,這夥計的胆子可真不小,賊人未退 出房之時,分明未掌燈,怎麼房中燈火明 是他退賊之時,伙計來替他點上燈了?好 了?他推門一看,那房中却又無人?難道 且慢,他只笑得半聲,就呆住了,他

造化号,我武維揚;佳人佳人号,天一方 禁吟道•「纖纖之玉手兮,伐幽篁,窮奇 着在那燈光下更發出澄黃光彩的竹劍 ,欲往從之兮,路茫茫,劍兮劍兮……」 般,不禁輕憐密愛起來,輕輕兒地撫摸 他心下得意,因得意而吟,

石走路 這燈下的笑臉,像在那兒見過?道•• 然的笑臉,白白的齒兒,好紅的咀 ,原來是你!這燈也是你點的了?」 他進門後就順手把門關上了,那麼

幻,以幻作真,真幻不分,說道••「是了 是他心念專一,心無二用,便時常以眞作 看來却是呆裏呆氣?爲何會如此呢?其實 怎麼,瞪着人家望,敢是不認識我啦?」 ,是了, ,如何不面熟 朱逸不禁笑了, 便今晚燈下,我也見到過這喩兄 一個絕頂聰明的人

他在燈下橫着竹劍在胸 ,對劍如對人 吟起來也

嗤一聲,朱逸一回頭,只見燈光下一張燦 更得意了, 不料才劍兮劍兮,只聽身後噗 ,咦!

便當。 這喩兄弟當然先巳在屋,燈也是他點的了 ,抽出火摺子一晃 ,那年頭,出門在外的人,多隨身帶着火 ,是江湖中人,更備着火筒火摺子 ,便能燃起來,倒極是

下有些兒慌,生怕被他認出來,道••「你願如玉見他瞪大着眼,凝視着她,心

那還忍得住笑 顏如玉笑彎了腰,這書呆想的,却在 ,她不躭心,心也不慌了

不得啦,你來得眞好。 朱逸本是在得意頭上,道。

顏如玉道:「甚麼了不得啦?」

判官,喪門劍古元,全來啦,當然還少不才眞有賊子來了,了不得,河朔三煞,黑 浪子石奇那贼子。**」** 朱逸手中竹劍一揚,道•「兄弟,適

這麼一揮,那麼一論,又恁地一抹,就把這麼一揮,那麼一論,又恁地一抹,就把 顏如玉道•「讓我猜猜看,

朱逸說。「哈!兄弟,你倒像眼見賊子們打跑了,是不是。」 起頭來,說道••「兄弟,我幾乎有些不信 我!我才練了這兩晚!怎麼可能……。」 ,那般賊子可眞是我打跑的麼?這能麼? 你說,這可是了不得……」但忽又搖

起來,我……」那簡陋的客棧房間,那有向你道謝了,還說眞不眞。不行,我得躱沓的脚步聲入耳,顏如玉忙道••「人家來顏如玉突然一歪頭,她是在聽,有雜 可躱的地方,急道••「我過隔壁去。

搶前,屈了一膝,道。「戶部尚書張……,另一面一個大張字,一現身,早有一人,另一面一個大張字,一現身,早有一人出去,恰好迎着兩個大紗燈籠前導的一夥出去,恰好迎着兩個大紗燈籠前導的一夥出去,恰好迎着兩個大紗燈籠前導的一夥 不盡,在下張珏特來拜謝。」
泉而出,拱手道。「唇承拔刀相助,感激前,何得作鄙俗之言。」早見那張公子排前,何得作鄙俗之言。」早見那張公子排

珏這時也才看得明白,朱逸一身儒冠儒服 ,那像武林中人

他護送顏大剛至秦中,說是爲了報恩則假人,而不以富貴驕人,倒也非是裝假,但,雖說他生長富貴之家,平日已是平易近

要知這張珏自一見顏如玉,驚爲天人

前一拱手,道。「當眞英雄出少年,今晚 多承俠士相助,老朽有禮了。」 身邊的吳護院一眼,却見那老鏢頭也上 朱逸忙拱手,忙又一揖,心下惶恐 一怔之下, 由用懷疑的眼光,瞧

那得不手忙脚亂,道••「老人家休要多禮 令學生倍增惶恐 要知武林中人相見,抱拳不彎腰,益

這老人家也對他拱手爲禮,敬老尊賢,禮恭,朱逸慣於揖讓,先前還罷了,現下見 也 見豪邁,普通人與讀書之人,以揖到地爲 那老鏢頭笑道。「俠士再想眞人不露 是以慌忙躬身還了一揖

兩式,他不爲了要把武功學好,只求學個立即要幾個護院,教他武功,那怕是三招

架式,自然,要不學那江湖中人口語,

那

峽那顏如玉夜半出走,他撲了個空之後,富貴的,該順着她的性子,尤其是在三門明人,知道要親近顏如玉,可是炫耀不得

踏在脚下,却也不放在眼裏,

他可是個聰

,他耳目共覩,敢情武林中雖然沒把富貴 ,爲了親近顏如玉才是眞,却是那幾日中

那贼子才恁地自稱過,怎麼他…但他忙也

是女兒身,自不會稱在下,只有浪子石奇

朱逸那明究裏,登時一怔!那顏如玉

拱了手,道:「不敢,學生朱逸,稍效微

勞,何足掛齒。

,快把香茶取來

湖人了,故爾在家人報出官銜之時,立即,人家旣然一現身就退了羣賊,自也是江可就像江湖中人了,是以這番來拜會朱逸

喝退,也自稱在下張珏了

着張珏 人,本老江湖,自要多份小心,吳護院傍 即,方能退得羣賊,好生感激,不知俠踪,張珏再又拱手道••「今晚多承朱大俠相 ,當先入了屋,他是奉派前去接取張珏之 那朱逸已在相讓了,老鏢頭倒不客氣 ,也進了屋,家人已如飛取了茶來

房來,連在窻裏瞄一眼也不敢,却是賊去

前他的鏢師護院,與賊人惡鬥

他那敢出

必是武林中人,不料人家却自稱學生?先

那張珏可不是也怔住了,他只道朱逸

惶恐 朱逸道: 「學生乃是上京赴試 今後休要以大俠相稱 ,令學生倍增 ,路過

K102

兩次,也是同一夥賊了,現今賊人退去 劍古元,亦是前後同一賊子,是則這前後

,這才慫恿張珏前來結交

這吳護院前番也是護送之人,認出那喪門 邀其結件上京,便不怕賊人再來了。原來 便住同一客棧中,最好是前去拜謝爲名, 之後,那吳護院才說幸得一位俠士相助

老鏢頭把蒼蒼皓首直點,道。 「這可

> 們拿刀弄杖的。」 說人家這身裝束了, 名聲刻在額頭上,天下皆知,兩位瞧,別 比不得我們這些在刀口子上討飯吃的江湖 今後不可再恁地稱呼,武林隱逸之士,可是我等的不是了,張公子,吳讓院,我等 ,唯恐名頭不高大响亮 便這氣度,可是像咱 ,直恨不得把

識廣, 們該怎麼稱呼?」 吳護院也直點頭,道。 可真是露相不真人了,祇是……咱 「老鏢頭見多

單諱一個逸字,的是當之無愧。」說着 那三人都拱了拱手, 以相公相稱爲是,果然飄逸出塵,朱相公 張珏道·「朱相公以學中 齊稱朱相公 人自居,自

手 張珏道: 「這可巧啦,張相公也是上

言

,我一語,那容他分辯,慌忙也拱了拱

朱逸幾番臉脹得紅了,但這三人你

京, 也何似,朱相公隨行的 而已!」 朱逸道:「有…不不,只是學生一人朱逸道:「有…不不,只是學生一人 那顏如玉乃是途中相遇,雖道弟稱兄 我們這一路之上,能得蔭庇,這是幸 ,只是學生一人

益。 過, 同道可非隨行,張珏已道• 「那就再好 朱逸那願與他們同行, 明日動身,結件上京,正好領請教 但尚未推辭

並率營裏兵丁,前來保護。 ,只聽有家人來禀道··「地方官來拜 張珏不由一皺眉,道•• 「這可眞是賊

去興兵了,誰耐煩……

聲 却是朱逸正苦於不善應酬 「張公子倒是該見的 巴不得這 ,店裏

於他們,實萬千之幸也。」 於他們,實萬千之幸也。」

此吩咐,敢不從命。 張珏只得站身起,道。 「朱相公旣如

到前面,還是到後院去了 塞起耳朵,好半晌才靜了下來,也不知是 身拱手,三人退了出去,朱逸才鬆了口氣 逸當作無敵天下的大俠,慌得吳護院也起 朽也暫時別過。」這老鏢頭恭敬得真把朱 相公也嘆息了,豈可久擾,來日方長,老 耳不聞為靜 只聽院中一陣亂,忙不迭把門兒關上, 那老鏢頭也站起身來, ,他倒是眼不見 道••「便是朱

了,這一傳揚開去,那自是黑道上人人皆,現下連黑判官和喪門劍吉元,也可爲證信他劍術通神,再加有河朔三煞爲證,不?想一想。那黑道上的浪子石奇,千信萬 一來,他這位朱大俠,還怕不威震江湖麼還沒練得上兩夜的劍,倒立即露了臉,這 兄傳揚,這這!這怎麼好? 的名頭,豈不是也天下皆知麼?想一想: 他苦讀了不下十年之書,未曾揚名,不料 這張公子乃是富貴中人 上京,自要一路拜會武林中人,他這大俠 知。想想這位老鏢頭相交遍天下,這一路 那京城之中,官門之間 但朱逸心下可靜不下來,這是怎說? ,相交的非顯即貴 ,自也把他的

怎生這位喩兄弟也用他那胡謅的招兒,一的,那晚在微山湖濱,或可說是巧合,但 他自己也不信却又半疑,賊子分明是他退 ,那他自不惶恐,而令他煩惱的却是。 若然朱逸是有真功夫,當真是劍術通 得見大道上的人,下面的人可瞧不見她

人一行的車馬,由南而北

,像

眨眼巳打坡下過去了。

一行車

更有高與人齊的新棘地蔽,

是以她瞧

那草棚子是建在兩株碗口大的樹木之

上風,又分明他竹劍出手,立退霪賊?這 不行,得把喩兄弟喚來

復明時 ,喻兄弟可不是到了面前! 那門兒乍開修關,燈光暗而

煩死啦,你倒來打趣我。」 **兒拱了**,道·•「恭喜大哥,賀喜大哥。」 動,他就來了!顏如玉却嘻嘻笑着,把手 朱逸嘆了口氣,道•「喻兄弟,我已 朱逸的 一雙眼睛睁大了,怎麼心念才

是大喜, ?大哥,我問你,自古常言說得好••十年 窓下無人問 朱逸倒更重重地嘆了一聲,道。「還 顏如玉把臉兒一綳,道••「甚麼打趣 難道不該賀麼?」 ,一舉揚名天下聞,難道這不

要死,別人不知,難道兄弟你也不暁,若說喜,兄弟,爲了這個,我不是正煩愁得 分明是你勝了他 道。「大哥,你這是怎說?那浪子石奇 是說憑眞實本領,當眞揚威天下 ,但是我……」 顏如玉眼笑,那臉兒可绷得緊緊的 ,我學了你的劍招 ,是你 倒也罷

經 說•「難道我眞……眞……」他手中竹劍 也不自覺,點、抹 ,這喩兄弟的本領大得很,旣然他說得正 ,那自然假不了, 她說得正經, 難道不該恭喜你麼?」 朱逸的眼睛也愈睜愈大 ,再又横推 不禁喃喃自語起來

以後,你揚威天下

,那可是半點假不了的

出手就連敗兩賊,才把賊子嚇退了,從今

贏了河朔三煞,今晚更是有目共略

顏如玉拍手道。 「妙啊,三分春色二

> 分愁,更一分風雨。」她臉上只有喜容 何在?她却想不通。 前晚勝那浪子石奇,非是巧合僥倖,不不 **繁容,是她陡然間,有所領悟,明白朱逸** 他竹劍這麼比比劃劃,顯示 ,實在奇詭又精妙, ,但妙在何處? 其理劃,顯示出確有些道

劍先,先把敵人傷了,要不然怎麼朱逸劍在暗處,朱逸每一出手,她也出手,彈在 也不是戲耍朱逸,而是不得已 未着敵,巳傷了敵,她可不是爲了好玩 原來今晚她備下一袋鐵彈 0 ,一直隱身

在明裏,她躱在暗處。 露面,怎麼辦?沒法兒,只有把這書呆擺人對他不利,她豈能袖手,但她旣然不願 大圈兒走濟南府,就是爲她而來, 她更明白,這張公子不走邯鄂道, ,她生怕一露面,便被張公子認了 要知那張珏可不比這書呆,精明得很 一而繞個 既有賊

小就學過打暗器,接暗器,旣不常用,也根底,那手上又能有多大的勁道,便是從 高明不到那裏去。却怎會彈無虛發? 是暗器的高手,而她,內家功夫便有了些 也感到驚訝 說眞的,今晚她能够彈無虛發,連她 ,要知這顆賊子個個了得 都

朱逸必是內家了不得的高手,否則豈敢以强,因爲武功高强,見識淵博,可就認定 於是,她兩彈才無一虛發,也才把賊子們鐵交鳴聲,掩蓋了她那鐵彈的破空之聲。 竹劍對敵,是以先把賊嚇着了, 他這竹劍 也聚精會神在他竹劍上,何况叱咤聲,金 却因她瞧出朱逸竹劍的比劃 她可明白過來了,妙啊!妙的就是 ,妙就妙在來的賊人個個武功高 便不怯 ,確有些

彈 嚇跑了。 比劃有些道理,雖尚未明白完建,倒把她有道理,顏如玉因是悟出朱逸的竹劍

當下便說道:「大哥,走,想一想,道理,但道理何在? 無虛發的疑團解開了·心想·「我得好

咱們趕快

走啦,大哥,再見。」公子一道上京,那也隨你的便, 顏如玉道。「你想前呼後擁,和那唱朱逸一怔道。「怎麼,現在就走?」 我 和那張

如玉丢錠銀子在櫃上,說。「多餘的,賞水輝煌,店門大開,掌櫃夥計全起來,顏子是打房裏出來的,誰敢阻爛,店堂中燈水輝煌,都站着亮着刀的營兵,可都見張公本上,都站着亮着刀的營兵,可都見張公 給你們 ,忙抓起包袱就追了出去,只見院襄,再她一揮手,開門就往外走,朱逸饶了

追 攔 這後面一位使竹劍的相公打跑的 ,兩人出了店,鎮如玉緊走,朱逸就緊後面一位使竹劍的相公打跑的,誰敢阻店家全都知道,今晚來的賊子,便是 「喩兄弟 店家全都知道 等等我 0

出了街口 ,顏如玉的脚下雖然慢了些

出,本來她可以躲在房裏不出來,但那張就會被人認出來,除了張珏,還有吳護院就會被人認出來,除了張珏,還有吳護院就會被人認出來,除了張珏,還有吳護院就會被人認出來,除了張珏,還有吳護院 ,那怎麼躱得過,是以再一次連夜走了。 珏等人力邀朱逸同行,朱逸自然要去喚她 咱們去歇一歇。」嘿,這小兄弟真霸道額如玉道。「大哥,那裏有個草棚子那怎麼躱得過,是以再一次連夜走了。

揚了威,他那敢不跟着走,沒法兒,誰教着走,他跟這位喩兄弟學功夫,才開頭就,也不管他願不願意,朱逸不願意也得跟 人家小兄弟,也就是小師傅。

術通神,可不是神,仍然是人,人的身子適的床一樣,登時大大打了個哈欠,她劍厚的草。顏如玉瞧見那草,便像瞧見了舒 可不是鐵打的 下可沒青苗 原來那是農家看青苗 ,是以閒在那裏,裏面舖着厚是農家看靑苗的草棚子,但現

大亮了我再叫醒你上路 朱逸道: 「兄弟, 你睡 ° 一會罷,等天

行 棚子的草堆上睡覺,豈不成了同床共枕不睏,便又打了個哈欠,但兩人擠在小小草 胚 顏如玉遲疑起來 不,她真想睡 一覺,眞

草乾乾淨淨。」
草乾乾淨淨。」
「兄弟去睡吧,棚裏的麼紅了?催促道。「兄弟去睡吧,棚裏的晚怎 天色更亮了些 ,朱逸的眼睛也睜大了

朱逸說•「我 顏如玉不敢瞧他,說•• 我不硱 「那 你呢?」

解開來。 此時晨早無人,再依葫蘆,比劃比劃。兄弟的話亦有道理,也假不了,爲何不趁 就在城裏有家園,走快些,午間就能到了 · 捐來。打跑了賊子,那是假不了的,小何况,他腦子裹有多大的疑團,得把它 他怎會睏,前面就是濟南府,顏姑娘

那你一會就叫醒我 ,睜不開了 一個哈欠才打了一半,那眼皮早墜下來你一會就叫醒我。」這才一頭鑽入草棚 顏如玉說•「你眞不睏?好,大哥,

她立即入了夢鄉 ,而且做了個惡夢

了又等,故爾才動身晚了。

不出去,終於掙扎醒了,敢情是有甚麼東多可怕的夢,她要贼,贼不出來,劍也揮

西壓在她的心口上?她見到草棚外的陽光

啊,原來是一塲夢,且慢,

是甚麼壓在

不明白的 ?她想不通,可也不去想,誰教他是位富 高高揚起的塵土,一時呆住了,她有甚麼 貴中人, 論人品?講心性?但她爲甚麼總是躱開他 的就是她,說真的,這張珏有什麼不好? 顏如玉望着那馬車, 誰願與富貴中人論交,哼 這張珏公子恁地急忙趕路,爲 和那漸漸遠去的

她會做惡夢了,人在睡着後心上被壓,阻睡,就能側身而臥,睡眠中,那右手便不睡,就能側身而臥,睡眠中,那右手便不

碍了心臟的跳動,原是要發惡夢的

在她身邊睡着了,一個看守青苗的草棚

她心口上!啊呀!

是一隻手?原來是朱逸

草棚中悶聲呼叫,唔唔之聲不絕於耳。遠處尚未落盡的塵土。忽然,只聽朱逸在 遠了 更遠了,早已不見車馬,唯見

報應得快,她笑彎了腰。 顏如玉一怔,縮身,回頭 哈 ·當眞

楞 着笑彎了 朱逸身子睡夢中一挪,那手也掉在自己 ,笑什麽?一來她掉下了朱逸的手之頃 朱逸終於掙扎得醒了 ,也發起惡夢來。 腰的顏如玉— 卡 坐了起來,望 ,喻儒兄弟發

到她胸上來,顯然不是有意的,但無論如太小,他睡夢中手一伸,自然而然就全搭

如此,也無異摟着她睡覺,而她,可是,他也是和她並頭而眠,便是無意,這她胸上來,顯然不是有意的,但無論如

背靠在棚壁上,並沒擠着她,只因草棚

,他雖然躺在她身邊,但却是側着身子

棚

,皆因他明白

6因他明白,只有容一個人睡得下的草她有些兒惱,心有些跳,臉上有些熱

般如此

個大姑娘啊!

麼 顏如玉說。 朱逸楞楞地說•「兄弟你笑什麼?」 「我倒要先問你 ,你叫什

了 汗還眞的 多可怕。」 朱逸把額上的汗抹了抹 不少,說道: 「兄弟 ,那嚇出來的 可嚇死我

新,便是這書呆子醒來知道了,那也羞死人,是以,她把朱逸的手拿起來,並不移動那手,只把自己的身子往外挪,那稱如玉正在這瞬間,大道上人喧馬嘶,那顏如玉正在提心吊胆之頃,正怕被人瞧見了不像

夢? 好 ,你說說看 顏如玉道: 你做了個甚麼嚇死人的惡 「但你又活過來了不是

有大夥人,圍攻那顏姑娘,我要上前去帮門太歲的飛天狐,還有河朔三煞一夥,還 ,怎知他是做了惡夢?但 「我夢見那惡老道,就是那個甚麼叫滅 朱逸瞪了她半晌 ,奇怪 抹了 一下汗 他尚未說出 道

說 手 ,這多可怕。」

顏如玉啐了一 ,沒出息· 口 「這就會把你

本事,我就能保護得了顏姑娘 不料朱逸老大不悦,却又點頭道••「 你說得不差,我是沒出息 ,那就不怕 ,我要有

夢吧了 顏如玉嗤的一聲,笑道•• 「那不過是

强的賊子,都巳在逃,昨晚那一夥賊子,元和黑判官之言,才知雲陽觀中,本領高不知,那晚在荒山破廟之中,我聽得那古 現今巳與顏姑娘仇深似海,豈有不千方百 ,有道日有所思,夜才有所夢,那般賊子你已親眼見過了,兄弟,你休以爲那是夢 因今日之夢,也許明日就成眞,我又爲何 會歡喜若狂?爲何日夜苦練內功劍術?皆 白了吧?我爲何發現我的竹劍眞能尅敵 計找她,害她的 急着尋訪顏姑娘?也就是…… 朱逸正色道:「不然,兄弟 ,我日夜在担着心,你明 ,你有所

要去保護她?」 顏如玉不笑了 望着他,說••「就是

子怎麼說 顏如玉道••「若然那夥賊子找到她 朱逸道•• 只不過盼望能够守在她身邊 ,那晚我勝了石奇,任石奇那浪 是半點僥倖不來的,兄弟,任 也任你們怎麼說,我怎能保護 「非也 ,我知道劍術武功, 0

你在她身邊,豈不是也沒有命了?」

朱逸一臉肅容,道: 「兄弟,那就是 ,自古人生誰不死 ,死在

顏如玉的心跳加劇起來她身邊,是得其所。」

,說道..

那

也不明白,我的劍術武功未練成,保護她 是怎說?」 死相護,那自是盡了心 死也瞑目了。」 有心無力 朱逸道: 「嘿,兄弟 ,旣然無力 ,那就得盡心,能 ,當然也死得其所 ,你怎麼連這個

之死而脫危難,你死了 她又有何異?」 顏如玉道••「若然那顏姑娘並不因你 ,盡了心了 ,但對

兄弟,枉你也有一身武功,怎連這也不明 力敵,必以下駟對上駟, 有了計較,那古之用兵者,若雙方勢均而 白,這兩日來,我已仔仔細細想過了 道理,若然我只攻其要害, 訴我麼,說若攻者,攻其必救,果然大有 駟之兵臨之,則戰無不勝,昨日你不也告 娘却已變敵衆爲寡,那甚麼也不怕了。」 命,萬人莫敵,雖然早晚也是死,但顏姑 ,那他就非要自救不可,這就叫做一人拚 朱逸搖起頭來,說。 而後以勝對方下 不理他的兵刃 不然 地

訝,又感動,簡直感動得了 料不到,這書呆子竟存心如此,幸是他說 顏如玉張着咀,就合不攏來,她旣驚 否則 ,早晚他都會命喪那夥賊子手 不得,她萬萬

衆我寡時 我明白 肅容,她也千信萬信了。半晌 ,那有不暁得的 ,你是說若我一旦被攻,當處於敵 ,你就去找個武功最高强的拚命 ,不用瞧他那說時的一臉 一個多月 ,他的性子

K104

一陣風般而

出口了一會,她才驚覺起來,不自覺掩着 忘了她現在是喩儒,不是顏如玉了。話已 阻。糟了,相信這番再也瞞不過他了。 顏如玉大吃一驚,皆因她一時感動,

K105

不料這書呆就是呆,道••「我,是說

有顏姑娘,沒有我。」 故意一呶,說:「好啊,敢情你心中就只 顏如玉登時心中一寬,反道樂了

南,只怕巳早前往了,倒別再躭誤了時刻 既巳聚在一起了,且又巳知顏姑娘家在濟 置身事外,却是咱們快走,昨晚那夥賊子 有像顏姑娘一般的處境危難,自然我也不 都必欲得她而甘心。兄弟,你若有事,真 一者你武功高强,二來你可沒有仇家,便 咱們也快些上路。」 ,也不會像顏姑娘一般,那麼多賊子, 朱逸正式道:「兄弟,這又不是了

趕路,你走吧。」 中只有顏姑娘,可不關我的事,要走,要 **顏如玉故意一扭身子兒,說••「你心**

得你相助,那可眞會化險爲夷,眞的是打 行,兄弟,你簡直就是一位天降的福星, 着燈籠火把也找不到,兄弟,你就算帮我 你已知道那顏姑娘的處境有多危險了,若 ,將來必不忘你的大恩大德。」 朱逸慌了,兜頭一揖,道。「那可不

在你的份上,就算帮你啦。現在走吧。」 成那個樣兒,噗嗤一笑,說。「好啦,看 說着,早又一揖到地。顏如玉見他急

,走在路上,只差沒踱方步兒,朱逸要 兩人這才上路,朱逸急那顏如玉可不

> 得慢了?恁地時,你就獨自先走吧。」 顏如玉忍住笑,說。「你敢是嫌我走

養神,眼睛那麼一閉就睜不開了,要不然 我是怨我自己,本不該睡的,不料祇想養 ,大概這時咱們也應該趕到濟南府的。」 朱逸道••「不不,兄弟,你別多心

都是見不得光,要動手,也必得等到夜晚 , 豈不是仍然晚不了?」 ,天黑之前,咱們也可到了,大凡賊子, 顏如玉道··「其實,你大可不用急的

,也好知會顏姑娘,叫她早作提防。」 朱逸道••「雖說如此,但早到幾個時

怕不早到了,你去凑那個熱鬧做甚麼?」 去濟南府找她的,人家的馬快,這時光那 再說,你忘了還有個張公子呢,他可也是 北上麽?那她豈會在濟南停留?此其一, 南府?你不是說她家下無人?而又是追賊 無二用,我問你,你怎知那顏姑娘必在濟 顏如玉道:「大哥,你啊,可眞是心

朱逸啊了一聲,喜道。 「當眞我忘了

怎麼聽到有人去找她,而且還是個富家公 不明白了,這呆子一心一意皆在她身上, 他不煩惱,倒喜歡起來? 顏如玉瞅了他一眼,心下一怔!她可

過顏姑娘,兄弟,好了,好了。」 可問不出口,其實不用她問,朱逸巳道: 「好了,那夥賊子雖多,可多不過張公子 人,論本領,可沒一個賊子的本領大得 但她並非姓喻名儒,她就是顏如玉,

玉眼中的脈脈柔情,他不但一心一意於她 ,而且是毫無私慾地眞心眞意。 惜,這呆子就是呆,竟瞧不出顏如

> 面有個小市鎮,我們先去喝一杯。」 顏如玉道:•「好,那你不心急了

時辰就可到了,而且也真該吃些東西了, 可不敢不對這兄弟千依百順,朱逸一打聽 人是鐵,飯是鍋,吃飽了倒走得更快些。 距濟南府還不到三十里路程,不用一個 也切何會不心急,但爲了顏姑娘,他

飲醉了,可是不敢阻他高興。 他飲過酒,却不過是酒杯沾沾唇兒,今日 倒真喝起酒來?雖是怕誤了時刻,又怕她 但朱逸一怔!這位兄弟兩日來雖也陪

是似劍帶煞,扮成個姑娘,怕不是絕色的 兒紅紅,真好看,心想••那兩道眉兒要不

這位兄弟眞高興,兩杯酒落了肚,臉

瞅着我幹嗎?」 顏如玉被瞧得難爲情起來,說:「你

朱逸道: 「兄弟,你真英俊,喝了酒

險兒紅紅更好看。」

你慢慢吃,我去去就來。」 有事,忙忙把肚子填飽了,說··「兄弟 不飮了,但臉紅得更嬌嫩了,朱逸全不在 ,他已是見多不以爲怪了,何况他心裏 顏如玉啐了一口,把酒杯一推,還才

個姑娘,打這兒過去沒有?沒有。怪事? 家已行文到近州府縣,就不敢公然在道上 却不以爲怪,賊子們怕脏物抄了出來,官 有如此這般一夥人過去沒有?沒有。朱逸 他去當路的店舖打聽。有如此這般一

何會再訪不出行踪?倒像才走了不到一日 走路,豈敢結夥而行。 就失了踪跡?不過,他倒也不用担心 他怔怔地在路口之上出神,顏姑娘爲

> 這般賊子也在尋她,那自是流落在賊子們 老狐狸已傷在顏姑娘劍下,眞怪! 的手中,而且,那晚喪門劍古元說得明白 ,這夥人本領最大,要數飛天狐,但那隻

兄弟的聲音,他早被顏如玉拖了就跑, 料事如神,果然走在咱們後面了。」說着 聽有人叫道··「那不是朱相公麼,公子爺 ,有人在高叫着朱相公。 忽聽身後一聲啊呀 朱逸才聽出是喻

的跑到野外,鑽入一個林子深處。 朱逸那敢回頭,跟着顏如玉,一口氣

?」當眞那不過是張公子的派來家人罷了 ,有甚麼須要躱逃的? ,朱逸却一怔,道••「兄弟,我們跑甚麼 顏如玉向身後瞄了瞄,不見有人追來

起走道兒,慰是陪那張公子上京?」 顏如玉道··「我問你,你是要和我一

是他的家人,我不願意,敢相强不成?」 京,昨晚也不連夜溜了,朱逸道••「但那 顏如玉道。「但他發現了你,跟定你 那還用說麼,要是願意陪那張公子上

會苦苦求你這位朱大俠携帶携帶,你想想 ,到時如何脫得了身。」 ,纏住你,一到濟南,那張公子一夥人就

了你,誰願同他們走道兒,我也不是甚麼朱逸道。「說得是,兄弟,我是跟定

吳護院,那雙眼睛可厲害得很 關守候她,在三門峽攔截她的,就是這個 話的人了,其中一個就是那吳護院,在潼 原來朱逸沒瞧見,顏如玉可見到那說 ,準會一旦



形成了死角,但是桑羽青把這些死角跑遍 却仍然沒有東凡和尚的下落! 這道冰溝,由於山勢的起伏,有幾處

這時一條人影如飛而至! 但等此人趕到,他才發現是邵南燕! 他原以爲這人可能是小猴兒! 桑羽青身形一閃,錯開了半步。 他只好放慢了步子,仔細的找…… 邵姑娘!!

羽桑青苦笑道• 「丢了!」 邵南燕大方的一笑,道:「桑兄,人

羽桑青現身相迎!

呢?」 邵南燕不信的笑道。「怎麼會追丢了

K106

幾轉幾轉就不見了!」 他口中却是笑道。「這和尚刁滑得很 桑羽青心想,本來就是追丢了嘛!

個冰溝裏面藏着的!」 邵南燕說道••「桑兄,那麼我們找 邵南燕嫣然一笑道。「那他還是在這 桑羽青點頭道•「我也這麼想

桑羽青道。「我正在找,不想姑娘就

邵南燕道。 「桑兄,我們再找一找如

何? 桑羽青道:「好,我們分兩邊找!」

步一步的查看! 說着,桑羽靑就向左邊,沿着冰壁

兩人查探得非常小心!

擋不得他一擊之威力一 如果他在暗中出手傷人的話,他們可真還 因爲那東凡和尚的武功 確是高明

突然 兩人這般小心翼翼地向前摸索了…

枯松,所以,適才桑羽青打這兒經過之時 由於這缺口的上面,生了一棵老死的 他發現了一個缺口,山岩的缺口 桑羽青暗暗的笑了

未曾發現一 邵南燕頓時像一隻黑燕子般向他飛來 他向遠在二十丈以外的邵南燕招手 這一回,他可 小心的看到了

「桑兄!」

「嘘!」

前文提要·

兒亦跟踪而至,然而白嬋却也被東凡和尚 挾走,錢木兒亦身中和尚的毒鏢… 凝掌」把東凡和尙嚇退時,邵南燕及小猴 青錢木兒二人憤怒之極,桑羽青使出「玄 和尚擄走的白嬋,欲要對白嬋施暴,桑羽 雪溝直入,竟是一野谷,更發現了被東凡 羽青及錢木兒二人追踪他來到一小山,沿 他一看紙團上的字,便嚇得疾飛而去。桑 毒手,突然有一小紙團向東凡和尚擊來, 愼被東凡和尚的鐵棍打在肩上正要向他下 ,由石室打至外面荒墳之中,麥休士不 上回書至東凡和尚與麥休士作龍虎相

桑羽青阻止她說話,指了指這個樹根

,這像是個洞門!」 她點頭輕輕地附耳向桑羽青道: 邵南燕的臉上,旋開一絲笑容。

她櫻口之中的氣息,宛如蘭麝! 而且此時看來,她似乎比白嬋更純 他這才發現,邵南燕不比白嬋差! 桑羽青呆了一呆! 她貼過來的身子,有一股熱力!

邵南燕說完了話,發覺桑羽青呆呆地

低下了頭 看着自己一言不發,不禁陡地粉面一紅

桑羽青也在心跳 輕喘忽聞,她似乎是心跳得很急一 可是她仍然站得那麼近 ,自己兩人是大敵當

洞中鑽去。 邵南燕跟着他 桑羽青一低腰身,便向那樹根下的小 邵南燕點頭,嫣然一笑道•「好!」 他按捺了心猿意馬,低低的說着。 「邵姑娘,我們得進去瞧瞧!」

陡地,前面傳來了燈光! 黑暗中,大約下降了二十多丈。 地勢似乎是斜斜向下伸展。 兩人摸索着,向前探進!

那感覺令兩人臉上同是一熱! 邵南燕幾乎跟他撞了個滿懷! 桑羽青一止身形!

紅 邵南燕低低說道。「桑兄,八成是對

不過

,這地道中太暗,暗得看不見臉

聲息皆無,兩人巳到達了那露了燈光的門 ! 邵姑娘我們得小心些!! 邵南燕學着桑羽青,提氣而行,一絲 說着,他展開身形,躡空行去! 桑羽青道。「這和尚的落脚處眞不少

燈光,是從中間的這一間石室中露出 果然是個地下石室! 戶所在!

除了上面的那盞吊燈,室內只有一個 而這間石室,却是空空的!

妈開啓着的門 但是,這石室左右各一邊,却都有

> 弄熄那盏燈!」 桑羽青回顧了邵南燕一眼道•「我要

桑羽青一笑道:「不會!」 邵南燕點頭,道。 「桑兄,你別冒

燈 ,應手而減! 他忽然一伸手,兩指一彈,那室中吊

邵南燕一笑,道•• 「桑兄好精純的指

カー 桑羽青道••「邵姑娘誇獎了…… 一拉邵南燕,躡手躡脚,就向室內掩

光亮! 去! 這時,靠左邊的那扇門,露出了一綫

桑羽青探出頭,向左邊這扇門內望過 這表示這間房子裏有人!

去 一點不錯,那高大的和尚,正在這房

內的 桑羽青皺起了眉! 只是,白姑娘却沒有看見! 一張石床之上,閉目打坐

他神目一轉,暗道•「只要擒住你東 心中想着,白嬋呢?難道……

你 凡和尚,不怕你不供出白姑娘下落! 「和尚,你少裝死,姓桑的不會暗算於 桑羽青目光噴火,指着東凡和尚叫道 邵南燕自然也跟了進去! 身形一閃,就撲進室內!

光劍』够不够利!」 ,你趕快下床,來試試你桑公子的『青 東凡和尙沒有答腔!

桑羽青皺起了眉! 邵南燕却動了火氣,一扭腰,閃身就

向東凡和尚撲去!

好脆的一個耳光-

打倒在那石床之上一 那東凡和尙居然被邵南燕的一個耳光

這等不經接?」 邵南燕驚叫道。「桑兄,這和尚怎麼

昏了頭似的,可是,實際上他却是在查探

桑羽青雖然嘴中在罵,顯得好像是氣

等會兒是誰剝誰的皮吧!」

東凡和尚忽然一沉道••

「小子,你看

剝你的皮!」

未停……

邵南燕也是

一聲陰笑,自兩人身後傳來!

進室內!

尚是假的!」 邵南燕此時已發覺了 「是啊,桑兄,這是個皮人……」

笑道:「你們少費心機了,等死吧!」

東凡和尚似是已然發覺兩人心意,怪

他們想找出東凡和尚話音是自何處透

桑羽青狂叫道•「死秃驢!你眞不是

快退! 那扇石門巳緊緊的封死了 可是,却遲了 兩人電疾一般的向室外撲出

呀!

東凡和尚大笑說道。

「你現在才知道

,我讓你在臨死之前,看一幕好戲了!

和尚忽然又一陣陰笑

,道。「桑羽青

話音忽然沉寂了!

桑羽青摸摸這室內四壁,忍不住地大 「混帳和尚……你有沒有種!」

碎屍萬段……

格!格」

作响!

麼花樣可耍……」

桑羽青搖頭道•「我猜不出他還有什

這時,那靠床的一面牆壁忽然一陣「

什麼花樣了?」

邵南燕一鷩道。「桑兄,這和尚又有

東凡和尚的話聲,忽然自那石床之後

平艺大匠,這一回你可別作夢想活了!」傳來。「桑羽靑,老子先前低估了你,幾

桑羽青叫道:「禿驢,你進來,我要

忽然一 桑羽青也呆了一呆道•「莫非……」

桑羽青大叫一聲道。「邵姑娘,那和

桑羽青目光一亮,喝道•「邵姑娘

邵南燕則驚得粉面花容失色! 桑羽青只氣得暴跳如雷!

「秃驢,小爺這回再抓住你,非將你

邵南燕雖然心驚,但却不好意思罵出

動起來了?」

桑羽青雙目一瞪

,叫道..

「這牆怎麼

邵南燕柳眉一皺道。

「桑兄,這是暗

道。 「只是一扇

深仇的事實而論,白嬋不可能會刹那間變 得如此淫蕩不堪。 東凡和尚一定在白嬋身上弄了手脚! 否則,以白嬋與東凡和尚也有着血海

見了什麼?有辦法出去嗎? 邵南燕走過來,笑道。 「桑兄,你看 桑羽青劍眉緊鎖的冷哼了一聲!

,是東凡和尚在攪鬼!我們先別理他! 桑羽青面孔一紅,搖頭道:「沒什麼

定要羞死-邵南燕倒是不曾向內張望,否則,她

戰,在下且守住這座窗口,以防東凡和尚 先調息一會兒吧!少時說不定尚有一塲血 桑羽青淡淡的一笑道:「邵姑娘,妳

用毒! 邵南燕嫣然一笑道:「好吧,我先調

息一刻,特會兒再換你來!」

桑羽青眉頭皺了一皺! 他沒有拒絕,心想,反正不讓妳到這

窗口就是:

這時那白嬋的臥房 突然傳來一陣笑

聲

赤條條的 那東凡和尚高大的身軀出現在床前! 他的血脈陡地一賁! 桑羽青駭然注目 ,向床上跨去!

在 那陣陣浪笑,聲聲淫語,好不誘人 幌眼,兩個赤身裸體的男女,已抱 桑羽青搖搖頭,

桑羽青尋思未畢,東凡和尚又巳發話

忽然,東凡和尚的話音突然止住! 英選大不成!老子不給妳嘗點苦頭……」

容得他驚覺之下

,他忽然明白了一件

桑羽青眉頭倏揚!

「邵姑娘,小心了

徒兒?」 桑羽青眉頭一皺,怒道。「這你管不 「桑羽青,你身邊的妞兒可是羅英的

否則,桑羽青可以用縮骨神功穿過去可惜這扇小窗子只有半尺見方! 不錯,是一扇小窗子!

着 識抬舉得很……」 東凡和尙大笑道: 「小子,你眞是不

圓洞之前!

他心裏在想,這魔頭在攪什麼鬼?

伸頭望去,他不禁一呆!

敢情那小洞正對着一間極爲明亮的臥

怕呢!」

桑羽青笑了一笑,大步走到那小小的

邵南燕不屑的哼了一聲道••「我才不

决一死戰!」 桑羽青叫道••「有種你就跟我面對面

石頭跟那古墓是一樣的,你那寶劍派不上

桑羽青洩氣了

他已經試出這牆果然與那古墓中的石

尚巳大笑道•「桑羽青,你少做夢了,這就在他「青光劍」出鞘之際,東凡和

他想試試,能不能挖大這扇小窗!

惹你那惡鬼師父……」 東凡和尚大笑道•「不必!老子不想

室

小命!」 邊那妞兒最好表明態度,以免冤枉的丢了 子也不想和那羅英作對,所以,你小子身 東凡和尚忽然頓了一頓,又道:「老

的女人……

床之上,正躺着一位千嬌百媚,玉膚似雪

臥室之內,那張陳設得甚是華麗的牙

質一

邵南燕低聲道。「桑兄,我們等一等

小猴兒會去告訴我師父的!」

桑羽青低嘆了一聲道: 「也只好如此

桑羽青聞言,忖道•「最好別把她帶

何只這麼一刻之間,竟變了一個人似的

使得桑羽青不解的是,這位白姑娘爲

不再抗拒東凡和尚!

最好你立即將她放出去!」 進去!」 口中立即叫道··「我的事與她無關

哼, 子 ,等你死後,老子自會放她!除非…… 東凡和尚怪笑道。「現在可不行,小 邵南燕此刻忽然冷冷笑道••「東凡, 除非她跟你小子一樣不識抬舉!」

震

概不會有什麼問題?」

下之事,連累了姑娘在此受困,真是令在

桑羽青略略放心的苦笑道•「爲了在

心中不安得很……

邵南燕嫣然一笑道。「桑兄,你這麼

娘,那錢木兒怎麼了?」

他忽然想起了錢木兒,又道。「邵姑

邵南燕笑道••「有小猴兒照顧他,大

妳可別害怕……我的手段,哈!哈!」 麼手段,不妨施展,姑娘不在乎得很!」 姑娘不要你賣乖討好!不領情……你有什 東凡和尚聽得怪笑一聲道:「好哇!

手

,在自己那細嫩的皮膚上撫動,按摩

一雙妙目,水汪汪的轉動着,一

雙玉

横陳牙榻之上的玉體,充滿了誘惑。

那一片思春情懷,看得桑羽青心頭大

她的臉上,閃耀着紅光!

像是要冒出火花!

桑羽青幾乎迷眩……

東凡和尚却不在等人

扭動着的嬌軀,曲伸着玉腿…

但邵南燕却冷冷一笑道。 桑羽青聽得好不心驚! 「禿驢你最

好留心自己的老命…

K108

笑得如此動人?

他想不出身困虎穴之中,她怎能依然

桑羽青被她笑得心中一動!

他忍不住暗忖道•「女人真是奇怪得

說未免太見外了……」

很:

父也不敢出此狂言 |不敢出此狂言,妳這丫頭胆子真比羅東凡和尚桀桀大笑道·「就是妳那師

然被白嬋的媚態所惑,但亦僅只是那麼 桑羽青終究是心地純良的大俠,他雖 任那白嬋在床上難耐的扭屈……

桑羽靑幾曾見過這等陣仗?

話音未落,忽地又是一聲長笑道:

心吧!」

說着,人巳鑽了進去!

小猴兒笑道。「我會小心的,妳老放

東凡和尚大吃一驚,連忙縮頭!

得當心啊!」

「好小子,你……」

你真是忘恩負義得很呢……哈……」 邵南燕! 衲成全之德麼?」 桑羽青,這妞兒的味道如何?你不感激老 八間妙趣,你怎麼倒恨起我來?桑羽青, 桑羽青目光噴火,吼道:「秃驢!」 東凡和尚却大笑道。「老衲助你嚐盡 他確已怒極一 然後,他穿起中衣,騰身下床 忽然 十指忽彈,直射東凡和尚那露在小洞 他緩緩的拉起一條被單,掩向自己和 桑羽青却是冷靜得很! 邵南燕急暈了過去! 東凡和尚的話音,更缺德了! 但是擠到那兒去呢? 邵南燕嚶嚀一聲,向桑羽青懷中擠! 他們同時羞死了 這句話,宛如九天霹靂! 東凡和尚的怪笑在他們耳邊升起·「 命運,注定了這個,誰能改變? 他們,似是分不開的了 但是,兩個膩在一起的肉體,却不曾 「東凡,小爺不將你碎屍萬段,誓不 「小妞兒,妳的是妙物。…」 「我……燕妹我不會負妳……」 「你……我怎麼辦?」 「燕妹妹……」 老婆婆羅英! 向內張望 床上的白嬋! 桑羽青存身的那石室之內丈高石頂上一條東凡和尚笑聲未已,一縷細烟,巳自 小縫中向下吹來! 桑羽青,你等着快活吧!」

就在這兒等着吧!

銅爐之前! 她忽然靈機一動,向錢木兒道•• 邵南燕此時正站在這丹室中間的那座 「錢

陡地;他一抖那銅爐的左脚! 左摸摸,右捏捏一 他忽地一步搶到丹爐之前 「毒……毒……」 「不錯!在下這一會眞是鬼迷了 心竅

哥

我們去找東凡吧!

小猴兒不由桑羽青多想,笑道•「師

他心中忖着,除非是另外還有一個白

剛才明明在那一間哩? 白嬋怎會在這一間呢? 桑羽青真的不解了

兄

這座銅爐……

她這句話提醒了錢木兒!

錢木兒道••「正是……」桑羽青一呆道••「在這一間麼?」

找他……

桑羽青一驚道。「是啊!我們現在去

人劈來! 小猴兒大樂道•「是這兒了……」 一語未畢,陡地一陣强烈勁道,向五

一陣大聲過處,左側的石壁果然上昇

了

間丹室!

穿過中間石室的左側門

,他們又發現

五人不再躭擱,大步向後面行去!

這間丹室除了通往外間的這小小石門

,別無其他門戶!

這是一問死室!

西在手中! 的高大身影,右手彷彿還抱了一包什麼東 真就要着了對方的道見了! 勁力一來,五人全都閃身避讓! 而且還是一個赤條條的人! 這一讓,可就放走了兇人了! 五人一時大意,若非個個武功高明 不過,桑羽青眼快;他發現這赤條條 一條高大的人影,向外如飛而遁!

去!

錢木兒却一拉白嬋,向石屋內間走了

的最後一間了!」

桑羽青冷笑道:「門!」

「師哥,你找什麼?」

小猴兒笑道。「師哥,這是這地府中

他到處尋找…… 但是桑羽青却不信一

桑羽青搖頭道•「你晓得什麼?那東

羅前輩在洞外,這和尚有天大的本事也逃 桑羽青身形一閃,就追上了出去! 錢木兒道。「不錯!是他!」 小猴兒叫道。「師哥,你不要追,有 小猴兒拉直了噪子就喊!

站在小猴兒身後的,是錢木兒和白髮 小猴兒格格一笑道:「老婆婆,妳老 錢木兒話音一落,就搶先鑽了進去! 他此刻的目光,已經恢復了原先的精 錢木兒的毒,已經由白髮老婆婆替他 在這冰溝地下石室的入口之處,有人 他沒有看桑羽青,因爲他已轉身去找 而邵南燕也吸入了那股香味! 桑羽青那裏防得到那細香是來自頭頂 羅英慈祥的一笑道。「小猴兒,你可 石室 嬋一 逃不了! 彩 迷的白嬋! 桑羽青剛才見到的那個女人並不是白 首先,他們在右側的房中,找到了昏 他又怎知……小猴兒會尋來了? 桑羽青和邵南燕已是掌中之物!他們 雖然,這種結合來說不尋常也不够光 想着過去未來! 他們救醒了白嬋,然後去找桑羽青! 敢情這才是眞正的白嬋! 錢木兒和小猴兒輕悄悄的進了那中間 而且,會在一瞬之間,毀了他這座石 於是,他只顧自尋其樂…… 此刻他放心得很! 這兒的石室,是他的淫窟! 他仍然沉醉在脂粉陣中! 東凡和尙呢? 但他們却不能彼此相負對方 他們已經是被注定要結合在一起的 他們相互凝視着!

他們找來了一

他是小猴兒!

小猴兒低聲笑着!

「大概就是這裏了

老前輩怎好與他動手,快追……」 ,這東凡和尚赤身露體,未着寸縷 這和尚怎會不穿衣服? 小猴兒一聽可愕了 ,那羅

東凡和尙照面,更何况與他動手! ,妳呢?羽靑兄的私仇,從不願我們這些 邵南燕粉面緋紅道:「我去給他掠陣 錢木兒看了邵南燕一眼道:「邵姑娘 想那羅英老婆婆是不便與赤身露體的 小猴兒一急可也跟了出去!

們,也算得是一樁功德!」 被東凡和尚陷害的男女,錢兄不妨放了他 姑娘,最好查查這座石府,如果還有什麼 她語聲一頓,又道:「錢兄,你和白 錢木兒笑道:「在下正有此意!」 邵南燕一笑而去!

名少女ー 而其中就有一個是化裝成了白嬋的女 他倆果然在這石室之內搜出了二十多

要她們各自歸家,自尋生路! 錢木兒把石室內的金錢分給了她們 她們是無辜的! 他倆並沒有爲難這批人一 然後,錢木兒在室內放了一把火!

着一塊花布包袱,跟桑羽青怒目對立! 此時,在那水溝的外面,東凡和尚圍

> 却是過人,他在石室之內,四處尋找終於 找到了機關樞鈕一 錢木兒究竟是東凡和尚的首徒,心機

桑羽青和邵南燕大出意外的笑了! 他打開了左邊的石室! 「你們的友誼是如此的眞摯!」

巳清醒過來!

這時,石室之內的桑羽青和邵南燕早

來了 100 桑羽青聞言一驚,道。「她老人家也 「師哥羅老前輩在外面呢……」

邵南燕却紅上粉腮的問道。「我師父

東凡和尙則怪笑不巳!

於是,兩個人又瘋狂了!

頓時他神智又是一迷!

桑羽青目光一亮道:「對!這一回可東凡和尙是逃不了的!」 小猴兒笑道。「有她老人家堵住出口 她好羞一 她忽然說不下去!

來搜吧! 不能再讓東凡和尙溜了…… 錢木兒低低一笑道:「羽青我們分頭

後面的石室……」 桑羽青道•「不必搜!東凡秃賊正在

見東凡呢? 他奇怪了!白嬋怎會被救而他們却未 他忽然一怔道•「白姑娘!妳……

就量過去了 白嬋一笑道。「沒有,我在入室之後 「白姑娘,妳沒受驚麼?

那兒救了白姑娘? 桑羽青向錢木兒道。 「木兒!你們在

困在這間室內! 錢木兒一指右側石室道: 「白姑娘被

敢情那白髮老婆婆羅英果然未會擋得

飄身遠退! 跑出來的竟是一個赤身男人之時,她只好 來是堵在石洞出口的,可是當她發覺洞內 東凡和尚赤身逃出石室之際,羅英本

袱園住下身! 來的這麼快,快得只害他將拿在手中的包 桑羽青面色鐵青,狠狠的說道:「東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 但是,東凡和尚却沒想到桑羽青追出

莫以爲你從石塵子那兒學了幾手掌法劍術 凡,你今天是死定了!」 ,就是你師父來了,我也不在乎! ,就能奈何得了我……哈!哈!我告訴你 東凡和尚冷冷一笑道。「桑羽青,你 桑羽青聽得吃了一驚!

好伸頸受戮,也好少吃一點苦頭!」 門十五年的血仇,今日一定要報了,你最 然看出我的武功來歷了……」 但是,他口中却喝道:「東凡,我桑

心道。「這和尚果然有些鬼門道,居

夢……」 東凡和尚怪笑道:「小子,你這是作 話聲未已,忽的拍出一掌!

東凡和尚心頭一凜,閃身讓開一尺! 這一掌乃是石塵子的「玄凝掌」! 他呵呵一笑,還擊一掌! 桑羽青看清了東凡的嘴臉了 而且,是對一個武林後輩! 他連招呼都沒打,就出手傷人了! 這一掌發得極不光彩! 桑羽靑嘿嘿一笑道•「再試試看…」

到地面!

結果却什麼都沒找到!

K110

我們找找看,這丹室門戶何在?」 凡和尚就在這丹室後面的暗屋之中……」 白嬋跟錢木兒兩人從丹室的石頂,找 白嬋點頭一笑道。「好!」 錢木兒目光向白嬋一轉道:「嬋妹 桑羽青道:「我曾親眼看見!」 錢木兒道·「真的麼?」

「不好!東凡逃了!」

不了……」 桑羽青却大叫道:「你忘了!

小猴兒

身形一振,一雙虎掌挾着千鈞之力,

子

,老子跟你拚了

這一口氣一 東凡和尚心中雖是胆寒,但却忍不下 他也雙手一錯,搶上半步發掌一

兩掌一觸,一陣巨大的裂帛之聲便告 搶上半步使他掌力增加了三成! 這是他討巧之處!

站在一旁的小猴兒不禁叫起來! 東凡和尚則退了三步! 「好掌法!」

後看着 他笑向邵南燕道:「邵姐姐,你看桑 這一來,小猴兒放了心了! 這老婆婆正高踞在一塊冰岩之上! 小猴兒目光一轉,向身旁邵南燕道。 這一來,兩人立即打在一起一 小猴兒回頭,她却點頭一笑! 小猴兒一掉頭果然發現了羅英! 邵南燕一笑道:「她老人家在我們身 雙掌暴揚連環拍出! 姐姐,老婆婆呢?」

邵南燕笑道。「青哥不怕他的!」 一怔一

家曹若冰,擅於佈 局,詭秘迷離,未 看到最後一頁,仍 未能知道結局如何 武俠小說著作名 受的讀者,對曹先 生之新作「寒星劍 愛好找尋刺激感 ,豈能失諸交臂 環球 小說·本本精彩 港幣三元六角

東凡和尚雙目欲裂的大叫一聲。「小 桑羽青目光一閃,虎的一 桑羽青一連退了五步! 聲,又撲了 師哥是不是東凡的對手?」 是什麼時候 「桑兄」變成了「靑哥」

聞言一笑道··「嬋妹,妳別爲羽靑担

……東凡和尚的厲害麼?」 心 白嬋一呆道。「怎麼?你不知道師父

是石塵子老人的徒弟啊!」 錢木兒笑道:「嬋妹,你忘了,羽青

白嬋聞言點點頭道。「是了,妾身懂

她懂了!

而小猴兒和邵南燕却不懂!

「錢兄,這究竟是……」

羽青的師父! 少敵手,可是他却最怕一個人,那人就是 邵姑娘,東凡和尚武功之高,當然確是甚 邵南燕剛剛一問,錢木兒已笑道。「

錢木兒道•「當然真的!不信妳在稍 邵南燕一笑道:「眞的麼?」

候片刻就 既得了!」

場中激鬥的兩人又告分開了。 看來兩人仍是平分定局! 桑羽青的長衫,也缺了一角! 東凡和尚的左臂,有一絲血漬流出!

件大事,只好明天再來跟你算帳了……」 ,佛爺子本想超渡於你,只是忽然想起一 話音未落,人巳激射而起! 東凡和尚桀桀怪笑了三聲道:「小子

小猴兒急得大叫了。

身如電閃,劍似游龍,化作一縷晶光 桑羽青嘿嘿一笑道:「你逃?簡直作

來 一聲清叱傳來••「東凡和尚給我滾回

退了 回來 又是一聲大震之下,那東凡和尚果是

東凡和尚却反向一旁竄了過去! 「孩子,好好的困住他,你勝得了他

桑羽青飛身而退! 是白髮婆婆羅英!

妳老成全!」 身軀一轉,大喝道:「東凡,納命來 他感激的向白髮婆婆一揖道•• 「多謝

吧 髮老婆婆的武功,比之當年,巳高出數倍 劍掌、 他剛才吃羅英一掌逼退,已試出這白 東凡和尚,這回可不再從容了。 圍攻,勁風四起!

是以,他心志已餒! 眼前,僅她一人,自己就鬥他不過!

錢木兒笑道。「不錯,羽靑勝定了… 小猴兒拍手道:「師哥勝定了!」 百招一過,東凡巳氣喘如牛! 五十招不到,東凡已連中三劍! 但在氣勢上 桑羽青攻勢一發,他被迫盡出全力相 ,巳不能與適才相比!

向桑羽青胸前硬生生的擊出一掌! 桑羽青一劍斬斷了東凡和尚的左臂, 原來,東凡和尚竟是拚了一條左臂 他忽然發出一聲驚叫一

却料不到東凡和尚如此兇戾,依然能够向

東凡和尙搖搖頭說道: 「在那石洞之

之氣已然褪盡了

因之,他閃讓得雖快自己出掌還擊! 凡和尚掌緣削及! 頓時肩骨折了半截。 ,左肩却仍被東

掃 桑羽青强忍痛楚,大喝一聲,揮劍

任憑東凡再强,此時已疼得暈倒地上 東凡和尚的右腕,又齊根削斷!

了肩骨而已!」 但他却搖搖頭道。「不要緊,只是折 桑羽青的臉色,白得可怕! 邵南燕如飛的奔了過去! 「青哥,你……」

「東凡,你也有今天了!」 「桑羽青,你殺了我吧!」 東凡和尚此刻疼得面無人色,呻吟道 他大步走向東凡和尚,怒笑一聲道。

桑羽青冷笑道:「我會殺了你,可是

却得先將話問明!」 桑羽青冷笑道:「你想死不難,如你 東凡和尙搖頭道:「沒有什麼可說的

樣做會有報應的! 不把話說明,小爺要你活不得死不了。」 他怒吼着:「東凡,劍譜呢?」 現在,他達到了這一時刻…… 這是十五年來朝朝盼望的時刻。 東凡和尚目光一黯道。「桑羽青你那 這是十五年父母血仇鬱積的怨火 他的笑聲,比哭還要難聽! 桑羽青大笑道••「是麼,我……」

他歪着頭笑道。 「邵姐姐,我要喝酒 光迎了上去! 得你……

他倏地拔出「靑光劍」

,飛起一片晶

桑羽青目光一閃冷笑道。「我更饒不

酒呢?」 邵南燕一呆道.. 「你怎會忽然想起喝

要讓我喝酒呢?」 小猴兒拍手道: 「妳有了親哥,怎不

猴兒,我要告訴他……要他整你!」 邵南燕正面飛紅,啐道:「你壞!小

稍稍遜色。

法,比之自己家門的「星月劍」並不見得

桑羽青這套得自石塵子的「旋風劍」

一眨眼,兩人已換了七招-

顯得相當吃力了。

因此,東凡和尚赤手空拳的應對,就

不過,東凡和尚的武功,也委實非同

,我不說了,你千萬不可向師哥說啊?」 邵南燕看他一臉可憐相,不禁笑道: 小猴兒一聽就慌了,忙道。「邵姐姐

「好,饒你頭遭!」 小猴兒伸舌道。「下次我真的也不敢

小可

能不時還擊一

他居然在桑羽青的凌厲攻勢之下,仍

他話聲未落,從場中忽然傳來一聲大

他可是臉色蒼白,混身直抖 東凡和尚呢? 桑羽青俊面連紅,額際見汗 只見那獨鬥的兩人已經分開了 邵南燕和小猴兒同時一驚一

頭!

打下去,桑大俠要吃虧的!」

白嬋向邵南燕道··「邵妹妹,這樣的

他倆看了看眼前的戰况不禁皺起了眉

這時,錢木兒和白嬋走了出來。 百招過後,兩人依然是個不了之局。 邵南燕更是芳心怔忡不已!

小猴兒只看得直搖頭。

邵南燕搖頭道. 小猴兒大喜道。「邵姐姐,師哥可勝 「不見得!

危險了!」

邵南燕叫得芳心大震道: 「那怎麼辦

白嬋道·「桑大俠後力不繼之時 邵南燕一驚道•「爲什麽?」

果然! 他只是氣成了這樣而已一 東凡和尚並未受傷。 「小子,我今天非要你知道佛爺的利

害不可……」 駭人得很。 狂吼聲中,東凡和尚虎撲而出

啊! 哥不答應的!」 此時,錢木見巳走了過來一 白嬋道。「事有權宜緩急啊! 白嬋道。 小猴兒忽然搖頭道:「那不行,我師 「暗暗助那桑大俠一臂之力

騙你?」 桑羽青冷笑道:「你還想騙人麼?」 東凡目光一凜道。「小子,我爲何要

的魔星……」 ,你以爲小爺那麼好騙?」 東凡一嘆道。「桑羽青你眞是我命中

桑羽青怒道•「你明明剛才拿了出來

根的洞內!」 他喘息了一下 ,又道·「劍譜在那樹

取來?」 桑羽青冷笑道。 「小猴兒,去把劍譜

他一跳就跳到枯樹的根上。 可是,却沒有找到「劍譜」! 他找到了一個碗大的樹洞。 小猴兒應了一聲:「是! 「師哥,那『星月劍譜』並不在這洞

凡:「你眞是至死不悟了……」 東凡和尚的臉色條變,大聲道。 「桑 桑羽青雙目一定,「青光劍」抵上東

麼? 羽青,劍譜我確是放在那小洞之內……」 桑羽青冷笑道••「你還想要我相信你

至,何必又要騙你?」 東凡和尚忽然長嘆道:「老衲死期已

何處?」 桑羽青道: 「很好,你說劍譜究竟在

他大概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暴戾 東凡搖頭道•「老衲不知……」 桑羽青冷笑道:「爲何不見了?」 東凡應聲道。「樹洞之內!

K112

夢! 追了上去!

他身後傳來一聲冷笑-

桑羽青正自看得心中一動!

兩大鉅著

楚留香全套港幣18元 全套港幣27元

即將出版

說小俠武派新

(部三第)

漠沙大

姬陰母水

(部二第

♠ 說小俠武派新

(部四第

,那是先人遺物……」 但是,遲了。葉劍瀛已一合掌,將那 桑羽青一聽大聲道。「葉兄,你別魯

桑羽青聽呆了。

沒有用處,孩子,聽為娘的話,也毀了它該是含笑九泉了,劍譜已毀,圖解留着也 吧!我實在不忍再見不祥的事在你的身上 「孩子,別哭,你爹有你這樣的兒子, 羅英伸手按着桑羽青的頭,黯然道。

「娘,孩子不忍手毀祖先遺物,煩妳老人

桑羽青點頭,道。「眞可不是?可 就在桑羽青氣得發呆之際,葉劍贏已 「桑師兄!那姓葉的眞的把那劍譜毀 的娘。」 件小事反目,才娶了你娘的。」

樓輕烟般的消失在冰谷之內

小猴兒溜了回來!

弟傳家之物!」

桑羽青目光一定道:「那劍譜乃是兄 他捧着那份劍譜含笑站在十丈之外! 是葉劍瀛。

桑羽青等人一驚回顧!

劍譜捏成了粉碎!

「桑兄,去此禍害,乃是你的大幸

「我知道那劍譜何在!」

兒倒是覺悟得很快啊……可惜老衲懂得太,懷璧其罪了……小子,那麼麥休士的徒 東凡和尚却長嘆一聲道。「匹夫無罪 邵南燕忽然一笑道•「青哥他的話不 家動手吧!」 出現了…… 桑羽青含淚取出圖解,交給羅英道。

羅英接過圖解,看了半晌,悽然笑道

雙手一揚,已成碎粉 「孩子,你的恩仇已了 東凡和尚的

當他們重聚之時,已是三對英雄夫婦

(全文完

錢木兒和白嬋却含淚相送… 小猴兒跟在他們身後。 的目光中,含滿了淚! 他話音一落,大步向羅英走去! 「老前輩,你老與先父母…

羅英悽然一笑道。「你爹跟我因爲

緩緩的向冰谷之外走去!

該走了!錢木兒你們也快些……」

一手拉起桑羽青,一手拉着邵南燕

羅英白髮一揚,笑道:「是啊,我們

……還有,錢大哥和白姑娘安頓了他師

也要來的!」

,我們這就走吧,別讓我師父等得發急

只是小猴兒老臉皮厚,笑道:「老婆

下 期

他忽然問不下去,因爲那白髮老婆婆

「孩子,桑雲從是我的丈夫!」

桑羽青聽得淚珠奪眶而出

他撲在老婆婆膝前道:「妳老也是我

預 告

什麼用?只不過給你家帶來家破人亡之禍

桑羽青一怔道:「葉劍贏,你少在此

葉劍瀛大笑道:

「在下

向來不賣狂!

陡然,他舉起「青光劍」 桑羽青呆呆地看了他半天!

「東凡和尚,我們的仇恨,到此爲止

去的好,否則將來還是要惹禍招不想要,但這等惹起兇殺之物,

桑家號稱的三寶,是『靑光劍』,『星月

和

『劍譜圖解』

可是這三寶有

迫老衲這一門幾達百年,所以,老衲不得 不邈從長輩之命,除去你父母,而今,你

爲人報仇,老衲也不會怪你,孩子,下手

這個大暴戾的老和尚,忽然流淚了

年傷你父母,實因門戶之見,桑家劍法壓

東凡和尚慘然一笑道。「桑羽青,昔 桑羽青聞言一呆道•「是麼……」

他話音一頓忽然長笑道。「桑兄,你

是自己之物一

,任何物品,不在自己手上,就算不得

葉劍瀛大笑道:

「桑兄,

你知道不知

遲了……」

明白的事麼?」

桑羽青怒道•「那圖解也是我桑家之

,你盗去圖解,又爲了什麼?這不是很

桑羽青看了

她一眼,未作表示!

葉劍瀛道:

「那圖解乃是兄弟恩師之

桑羽青聽得神色一變道:

「葉兄這是

葉劍瀛笑了:「桑兄,你把圖解也先

桑羽青道:「還我!」 葉劍瀛笑道•「不錯!」

回去如何?」

,恩師……」

羅英一笑道。

「石塵子老人已在爲娘

桑羽青點點頭道:「孩兒遵命,不過

傷勢,可由他的徒兒們料理,你且隨爲娘

哩……」

桑羽青的臉紅了

邵南燕的臉,也紅了

,小猴兒和凌姑娘的事,特別趕了來的羅英笑着說道•「今師是爲了你跟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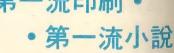
桑羽青笑道:「是真的麼?」

長篇版本事 山 俠

蕭逸 著

別出心載,情節新頴脫俗,下期起連載刊出,敬請留意。是篇爲名作家蕭逸先生繼「鶴高飛」後最新之作,故事結構

第一流印刷•



最低廉代價• • 最高尚享受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電話H-48826 I (10線

鳥眉畫



真材實料的成功人仕,經常服食